

# 美赫主

## 第四卷

作者：宝·喀邱瑞

翻译：美赫燕

校对：田心

# 目录

恩惠众生者 .....	1
极乐化身 .....	12
活得值得 .....	22
体验过程 .....	34
百思而行 .....	44
伊朗之行 .....	58
切莫违诺 .....	68
离开波斯 .....	77
自我囚禁 .....	84
访问南印度 .....	98
爱的性质 .....	106
虎谷闭关 .....	117
重访克什米尔 .....	131
服务机会 .....	138
神圣使者 .....	148
三访波斯 .....	162
会见甘地 .....	173
再会甘地 .....	184
首访英国 .....	193
西方爱者 .....	206
三会甘地 .....	216
访土耳其 .....	227

首访美国 .....	235
摩耶一触 .....	251
返回印度 .....	266

# 恩惠众生者

5月10日，巴巴一行乘巴士到曼马德，接着乘德里-安拉阿巴德特快列车前往哈德瓦。在堪德瓦村附近出了事故；有个人被火车撞伤，伤势严重。他躺在地上，一大群人围观。与此同时，巴巴遣查干速去售货车买一些米饭豆糊。查干心想：“有人伤成这样，大家都跑去看他，可这位神却饿了，要东西吃！巴巴怎么会这么无情？这种时候谁能吃得下去？”查干边想边挤过人群去买食物，但因站台上激动的人群，无法快速返回。过了一阵，巴巴失去耐心，遣古斯塔吉去找他，查干返回，巴巴批评他去得太久。

看着巴巴吃饭，查干想：“外面有人快死了，里面神本人却心安理得地享用午餐。巴巴怎么这么冷酷？”

巴巴对查干打手势：“你在想什么？”

查干回答说没什么。巴巴耸耸肩，接着拼写出：“你只想那个受了伤的人，却一点都不想我。你光靠想怎么帮他？你的同情是空洞的；没有分量。

“你看见我在吃饭，但你怎么知道我实际为那个人所做的？你若是相信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没有我的意志，一片叶子都动弹不得，那你为何不接受——对他所发生的一切，将要发生的一切，皆依照我的意愿？你唯一的职责是遵从我的希望。为什么要重视你的希望？”

“我在吃这些东西，但它到了那个人的胃！你看不见这个！记住我是一切众生的施惠者。你的同情什么都做不了！为了满足我的希望，你必须焚烧自己的欲望。唯有那样，你才适合服务我。”

巴巴随后遣查干去查看那个受伤者。眼前情景让查干目瞪口呆。那个人不但恢复知觉，而且正在喝热茶！他将要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医生说伤得不重。他会好的，骨折一接好，就能走路。听此，查干后悔生出那些念头。

事实是巴巴并不饿，但他装作饿了，以便救活那个人，并给查干一次教训——以明白他有时候的工作方式。为了让弟子明白一个道理，巴巴会不遗余力，为了他们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舒适，往往花上数小时。

一行人5月11日到达德里，当晚休息。翌日进山区到哈德瓦。第二天上午，巴巴走到恒河边一个僻静处，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让满德里惊讶的是，巴巴接着宣布，他在哈德瓦的工作已结束，希望离开。

美赫巴巴在此僻静地短暂静坐，  
所为者何？  
唯有拥有无限意识者方能测量，  
因为阿瓦塔的工作触及，  
其无限影子造物界的一切生物和无生物。  
每一个微粒，每一个生命总是在他眼前。

巴巴当天即从哈德瓦前往瑞希克什。一队圣徒和弃世者走过，巴巴评论道：“看看他们：留长发，身体涂灰，着长袍，给人讲道。不过是外在表演；内心他们却深陷摩耶。”

“他们这是虚伪；假装远离摩耶，乃是罪恶。这些所谓的圣徒充满欲望，想着吃喝、穿好衣裳。他们外部表现为圣徒，内里恰好相反。”巴巴最后说：“唯有舍弃自己者方为真圣徒。”

在瑞希克什巴巴似乎不愉快，便乘火车前往奎达。5月16日，在罗赫里镇同禅吉讨论事情时，巴巴突然病倒。无法休息，频繁腹泻。

5月的印度极其炎热。火车车厢拥挤窒息。晚11点45分，巴巴在罗赫里站下车，静静在站台站了一会儿。说他心痛，随即面色苍白。他变得不安宁；一会儿想坐，一会儿又站起。因候车室人满，他们在月台上露宿。车站太嘈杂喧闹，他们离开，在一家客栈找到歇息处。

翌日，巴巴病情依旧，满德里担心他的状况。巴巴不但未要东西缓解，反而要他们去镇上逛逛。没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巴巴。他们完全为他的奇怪命令所震惊。感情受伤，渴望减轻巴巴的痛苦。

见其反应，巴巴评论道：“永远记住，当你心中的情感和愿望有悖于我的命令时，要超越它们。我必须粉碎你们的头脑与心灵！最伟大的服务是服从我。相对于我的命令，你们的思想情感不算什么。若不能执行我的话，你们就不能服务我；只能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

满德里不情愿地去河边游览洗浴。在溪水中沐浴后返回。巴巴同他们一起去观看苏库尔大坝——印度河上一个大型建筑工程。深夜返回，天气依然异常闷热。

5月17日，他们从罗赫里出发去奎达。火车还是拥挤不堪，佩苏不得不使劲挤进车厢。气得差点跟一个拒绝让道的旅客打起来。巴巴只得制止他。火车开动后，巴巴批评佩苏：“不要征服别人，而要努力征服自己。打击我们自己的愤怒比打击别人更可取。控制我们的脾气才是真勇敢，受其摆布乃是十足的懦弱。不要像罗赫里的酷热天气，要像奎达的凉爽气候。”

巴巴一行5月18日上午到达奎达。鲁西·伊朗尼在站台迎接，还有5个月来一直在奎达的彭度。巴巴住鲁西家，他的两个女儿高荷和恺娣，对巴巴的到来欢欣雀跃。巴巴对鲁西说：“你知道我从多远的地方专门来看你吗？你是多么幸运。”

翌日巴巴访问“紧张”的墓地，似乎他来奎达是专程为拜谒他亲爱的朋友和弟子的。巴巴在“紧张”的墓碑上放了鲜花，静静坐了一会儿。接着环视整个帕西人公墓，说：“埋在这里的人很幸运。因为‘紧张’，他们今天有机会见到我。”

巴巴接着去游览奎达及周边地区，晚间返回。在凉爽的气候中巴巴的身体明显好转，但胸部疼痛依旧。

5月21日，遵巴巴命令，鲁西为巴巴一行另外租了房子，巴巴在此开始流食禁食。但发现房子不适合巴巴闭关，于是开始另找住处。

像以往旅行中的其他满德里，查干成了巴巴棒下的替罪羊。因从旅行开始就接二连三受巴巴嘲弄，查干越来越消沉。5月22日，巴巴批评他们：“没人为我作伴。满德里一点不为我考虑。我心间疼痛，还得因满德里情绪不佳额外受苦。没人为我着想，他们只想自己。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痛苦了。它在害死我！你们都想害死我！”

接着严斥查干和布阿先生，连续四个小时，直到晚间7点。气氛极其压抑，大家提心吊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最后巴巴训斥：“我弄不清查干到底要我做什么。他自己受苦，还让别人受苦。我得忍受什么样的折磨！我身体很不好——这个你们都知道——此外我还得迎合你们的情绪。”巴巴指着查干，说：“现在，你若想留，就留下。否则，卷铺盖滚蛋。我不会忍受这种行为了。”

过了几分钟，巴巴对其他满德里说：“我太难为查干了。他整夜在我身边守夜，白天想休息时，我又不让他睡。他能怎么办呢？可我有办法？我不喜欢他睡觉，想要他在我身边，但不睡觉他怎能保持好心情？因此，我们两个谁都无可指责。”

“这条道布满艰辛，唯有英雄能行走。许多大学者在那儿发表演讲，谈论哲学，但唯有英雄才能行道。就好比走在刀刃上，保持身体平衡。我有什么办法？我把刀刺进你们的胸膛，还得让你们活着，这让你们哭叫不止。我们能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由于在奎达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巴巴对鲁西说：“现在没我住的地方，你们住这儿有何用？你最好举家永远离开奎达。”看似随意，但巴巴话中有话。遗憾的是，经过几件事以后，鲁西才明白其中的含义。

5月23日，巴巴和满德里乘火车离开奎达。三天后，于5月26日上午到达孟买。卡卡·巴瑞亚和妹妹芭奴拜、妹夫玛尼克吉在车站迎候。卡卡把自己的车给巴巴在孟买逗留期间使用。

巴巴去了纳罗吉·达达禅吉家，在那里洗浴，并给一些来访者达善。巴巴离开孟买，于5月27日上午到达美拉巴德。18天行程约3700英里。从11天前到达奎达开始，巴巴一直禁食。



6月1日上午，巴巴打破禁食，吃了一小点米饭豆糊。返回美拉巴德后不久，一天巴巴到阿冉岗附近的家属区。他遣人去叫韦希奴。韦希奴立刻就走，光着脚跑向巴巴。简短讨论后，巴巴指示韦希奴去叫劳先生。韦希奴正要走，巴巴对他说：“别光着脚走路；把我的鞋穿上。”韦希奴拿起巴巴的凉鞋，触了一下额头，又放回巴巴足前。说：“大师，我绝不能穿您神圣的鞋子。”

对此，巴巴向在场的其他人尖锐地指出：“韦希奴好没福！我把我的凉鞋给他穿，他只是触了触额头，又放了回去。这种崇拜与尊敬让我心痛。这不是崇拜；是惩罚。因违背我的命令，韦希奴不是崇拜我；而是惩罚我。悲哀的是他以为自己在崇敬我。”

“不听从我的话，而去膜拜自己的情感，乃十足的违背。韦希奴并不尊敬我。他尊敬的是自己的感情，在他眼里，它们显然高于我的命令。这种事让我深感痛心。”

查干困惑地问：“我们不该把您的鞋子视作神圣吗？”

“我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神圣的，”巴巴回答，“对它们怀有敬意是好的。但它们不比我更重要。我的话是至高无上的！因此，要尊敬我的话，而不是我的物件。在执行我的希望时，不要让你自己的情感感受有任何表现的余地。”

巴巴一改情绪，问在场的人：“你们看过我的排泄物吗？”

有人回答说：“看过。”有的说：“没看过。”但没有一个人的描述让巴巴满意。

他自己解释道：“你们根本不晓得我的排泄物里包含着什么。创造伊始我便排泄，所有的太阳、月亮、星辰和宇宙涌出。这些全是我的粪便！但想想看！当这些污物就如此之美，你们怎能想象我的真正荣光？即使一瞥也会让你们失去知觉。”

这个时期，韦希奴的儿时伙伴尼鲁在孟买攻读医学。他出身体面的婆罗门家庭，在普纳的新英语中学读书时遇到韦希奴。韦希奴突然中断学业，

加入美赫巴巴。尼鲁则继续学业，入学孟买的格兰特医学院。每次见面，韦希奴谈的都是巴巴，还经常给尼鲁写信，邀他拜访美拉巴德。

1925年，尼鲁到美拉巴德，理由是看望老友，因为他对成为大师或古鲁的弟子或者灵性不感兴趣。见了大师，巴巴指示他去看韦希奴，想谈多久就谈多久。尼鲁听此吃了一惊，确信巴巴知道他的心思。尼鲁对巴巴说：“我就是抱着那个意图来的。但我改主意了，我也希望加入您。”

巴巴很高兴，建议说：“你若能从学习中抽出时间，就想我。把我当做朋友或者兄弟来想。”

从此，尼鲁每逢假期就来美拉巴德。1929年6月1日，他来拜访。一时巴巴对满德里说：“你们不能照料我的健康。我这儿需要个医生，我打算开办一座大药局。他会照顾我，并给外来的病人治病。”

巴巴转向尼鲁，指着在场的男满德里说：“这么多人整个没用！他们不舒服，我还得给他们开药。确实我是万医之医，拥有治百病的药，但那种药相当不同。我想要一个医生，能为我的病人解除病痛。这样的医生必须在这儿。”

尼鲁升起想留在美拉巴德的愿望，但巴巴建议他：“要专心学业，先别想着来这儿。韦希奴会不断写信催你来，但别理他。”巴巴表面上的不情愿，更增强了尼鲁要和他一起生活的渴望。（6年后，尼鲁永久来到埃舍，同美赫巴巴一起生活。）

6月2日，希度向巴巴抱怨，说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违逆巴巴的希望，同满德里讲话。巴巴叫来两个孩子，批评他们违令。阿里·阿克巴发火，大声顶撞。巴巴警告他：“你若不想待在这儿，最好离开。”

阿里·阿克巴吼着说他要离开，巴巴打响指，示意道：“你若想走，就走！谁在乎？你什么时候离开？”阿里·阿克巴不吭声。巴巴随后安抚他和阿伽·阿里：“你们不知道住在这里有多幸运。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的话。通过听从我，你们才能爱我。”

当时，来自阿冉岗的拉玛吉是埃舍学校的大龄生。巴巴很喜爱拉玛吉，禁止他结婚，但男孩父亲不顾建议，安排了他的婚事，拉玛吉只得从命。6

月5日，当婚礼队伍游行阿冉岗时，一头公牛忽然倒地死亡。接着下起大雨，婚礼延搁。村子附近河水暴涨，过河时，有三四个人陷进水里；但均获救。

与此同时，巴巴一直问询拉玛吉的情况。最后指示宝·奇玛去把拉玛吉叫来，让他婚前至少达善一次；否则，拉玛吉将不得不遭受可怕的痛苦。

拉玛吉得知巴巴的希望后，次日来寻求巴巴宽恕。见他哭泣，巴巴原谅了他，解释说：“你不知道，违背我使你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既已悔过，你已得到宽恕。那条牛若不死，你的新娘就会死。你知道为救你的新娘，我受了多大的麻烦吗？”巴巴随后问：“牛是怎么死的？生病了吗？”

“它很强壮，相当健康，”拉玛吉回答，“只是忽然倒下死了。”

“你永远不会明白的。记住再不要违抗我的命令了。”拉玛吉难过异常，在巴巴足前流泪不止。巴巴的拥抱让他平静下来。

6月7日，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59岁生日。上午满德里为巴巴洗浴。巴巴坐着轿子，轿子连在马车上，由满德里拉着。队伍游行至阿冉岗村。演唱巴赞，宴请众人。当天许多人来达善，活动延至午夜。

居住纳西科的女满德里正经受分离之痛。她们盼望巴巴从奎达来，但他去了美拉巴德，看修爱院的孩子们。只有4名男孩留下来，自从返回，巴巴一直不让孩子们接近他，但他决定为他们专设一所埃舍。6月8日，巴巴为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瓦森特和夏普尔单独设了埃舍，指派查干为其看守。截至目前，劳先生受够了孩子们的行为，巴巴却让他任新修爱院的主管，说：“这些年轻人在考验你的耐心。他们给你带来诸多好处，但你不明白。最好的孩子变成最坏的。”

做好上述安排，巴巴同禅吉、凯库希如·玛萨和苏娜于6月9日离开，到纳西科看望女满德里。美婁、娜佳和蔻诗德面带幸福的微笑欢迎巴巴，给他戴上她们编的花环。巴巴不在时，女子们会利用空闲时间为巴巴制备饰物，等他来时给他穿戴上。有时她们会做王冠，长袍及精美的花环。

这些物件浸透无从纪录的醇酒。

她们的爱慕品质无比，难以言喻。

其爱超越了神圣陶醉。

晚间，巴巴去游览纳西科的潘杜雷纳石窟。他非常喜爱这个地方，评论道：“这个地方最适合孩子们静心了。”巴巴要鲁斯特姆去找看守人，征得使用许可。鲁斯特姆去询问时，才发现此人无权许可。

翌日，巴巴又去纳西科稍远的山中访问了两处圣地。一处是耆那教庙宇，因属于某个信托，也不可用于静心。另一处圣地在一座极陡峭的山上；传说罗摩主临世时曾住过该地。找不到通往圣地的台阶，但又认为攀爬太冒险。

当晚鲁斯特姆带巴巴去观赏甘伽普尔瀑布。在此鲁斯特姆对巴巴讲了他想拍一部电影的打算：“拍电影的想法在我脑子里已有很长时间了。有位电影导演，D·G·帕尔基，愿意资助（D·G·帕尔基后来成为印度电影界的有影响人物）。我的想法是通过电影描绘灵性主题，公众从未见识过的东西。这也是向全世界传播您的教导的最佳媒介。”巴巴喜欢这个主意，让他做下去。鲁斯特姆备受鼓舞，满德里也对这个计划兴奋不已。

在纳西科逗留两天后，6月11日，巴巴乘火车返回美拉巴德。他一回来，就得知阿德希尔已回波斯。巴巴评论道：“我曾想把他置于道路上，但他走了。他命中与道路无缘。”

巴巴随后看望了修爱院的四名男孩。发现劳先生情绪低落，便询问缘由。劳先生解释说：“我不喜欢这些孩子对您的态度。先前那些爱您的孩子，现在都变成了捣乱的恶魔！阿里·阿克巴是他们的头，带坏了另外三个。曾那么爱您的孩子现在违抗您的命令。在您为他们付出那么多之后，这太让人失望了。”

巴巴安慰劳先生：“这是爱的第二种状态。别为之烦恼。这旨在教会你宽容。爱的这个阶段将告终结。要耐心。”

巴巴次日访问男孩埃舍时，几年来第一次骑自行车。四名男孩开心地观看。这件事后，他们的行为有了明显的改善，劳先生心中欢喜。

6月12日，巴巴同满德里去阿冉岗，参加一位曾就读埃舍学校的男孩的婚礼。在瓦露·帕瓦家喝茶时，纽瑟文·萨达和卡卡·钦考卡来见巴巴。

巴巴见到他们很高兴，赞扬他们对他财务上的帮助，说：“重大的灵性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做的。这也是考验的时刻。”大师接着谈到欲望：

欲望在满足时和未满足时都有害。。例如，一个人产生性欲。被强烈的渴望征服，和某个异性睡觉，满足了欲望。然后呢？该行为之后，又会感到沮丧。

既然欲望得到了满足，人为什么还会这样？这似乎不可思议，但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是带来失望沮丧的欲望得到表现后的最终结果。

一个欲望满足了，就会产生另一个欲望，有待满足。那个欲望满足时，又会有一个，等等。要想逃脱欲望的钳制并不容易。唯有至师能毁灭其跟随者、弟子和其恩典惠顾的那些人的欲望。

6月15日，巴巴开始在山上过夜，而不是他的小屋。起先住在墓屋，但后来因下大雨，屋顶漏水，遂搬到水塔的一个厅里。指定古斯塔吉和禅吉守卫。

6月17日，一位求道者来到美拉巴德。他名叫比哈里拉·甘伽拉姆·阿格拉瓦，居住阿美纳伽。阿格拉瓦此前曾到访过，但这一次，巴巴叫他放弃一切，之后回来。阿格拉瓦遵巴巴指示安排妥当后返回。请求巴巴：“请别再让我回去了。我已做好和您在一起的充分准备。”

巴巴让阿格拉瓦在美拉巴德住了7天，接着指示他：“去见赫兹拉·巴巴简，再去见杜尼瓦拉。在每位大师那里待一个月。乞讨食物，作为我的帕萨德食用。我也在那儿，所以什么都别担心。两个月后，你应回到美拉巴德。我将让你在的小屋闭关两个月，这个期间你将仅靠牛奶禁食。”阿格拉瓦同意，于6月23日出发，去见赫兹拉·巴巴简。

6月22日，同满德里讨论怎样战胜欲望时，美赫巴巴用了下面的譬喻：

从前能量与欲望之间发生争斗；能量战败，因此心介入角逐。一场大战在心与欲望之间爆发。心不是那么容易服输，但最后，淫欲再度获胜。

**灵魂挑战欲望，来决一雌雄。较量的结果是，欲望被彻底击败，再也爬不起来，与大灵叫战了。**

5月末，从奎达回来后不久，巴巴开始疏远男孩们，特别是阿伽·阿里。不让他们陪他上山或者散步。这让他们难过不安，结果，他们不愿服从劳先生了。不过，巴巴的身体疏远，意味着与这四个孩子的亲密内在联系。通过这种分离，他们将学会服从大师的希望，赢得他的爱。

几周过去，巴巴停止见孩子们或叫他们来他跟前。这给他们造成前所未有的痛苦。6月17日，阿里·阿克巴静静来到，站在墓屋边哭泣，尽管这违背了严格命令。巴巴出来拥抱亲吻他。阿里·阿克巴恳求允许待在巴巴跟前。这之后，巴巴允许他连续10天每天来两个小时，条件是阿里要保密。

6月17日，山上的临时建筑全部拆除。从6月21日起，巴巴开始从上午8点至11点教授四名修爱院男孩。他的亲自关注焕发了他们的精神。遵巴巴指示，弟弟佳尔开始给他们上音乐课，巴巴为他们做饭，两名男孩协助。

6月下旬，巴巴提出为阿冉岗男孩找工作：“应该教他们在印刷场工作，或者怎样驾驶机动车。但我必须确保这些今天的年轻人，明天的成年人，被授予道德品行，并充分唤起责任感。没有德行，无论他们接受什么教育——即便头脑聪明成绩一流，都毫无价值。”

对那些大龄男孩，巴巴评论道：“他们若保持独身，不结婚，确实是最好的。他们是这条道路上的未来工作者。如果像达图和瓦森特那样的男孩被迫结婚，一切都将乱套！”

巴巴后来补充说：“应该以这些孩子的名义为美拉巴德山设立信托，但实施前，必须征求其父母的意见。如果他们要孩子结婚，那么把信托置于孩子们名下则没有用。”（指新修爱院的男孩们。）

6月24日，韦希奴和查干去村里叫有关的家长们。过河时，韦希奴滑倒，被大水冲走，但游泳健将查干救了他。

浑身湿透的韦希奴和查干带着孩子们的家长返回。家长们都同意让孩子留在巴巴身边，但不喜欢让他们不结婚的主意。巴巴建议：“目前而言，让你们的儿子同我生活一到四年。把他们未来的一切责任都留给我。我将照看一切。我希望时，就会安排他们的婚事。此外，他们在印刷厂或汽车修理厂挣得的薪水将全部交与你们。”

家长们总的来说愿意服从，但对婚姻方面犹豫不定。6月26日，瓦森特的父母不顾其反对，将他带到60英里外的伽姆基德村。埃舍的穆斯林部分就此关闭。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同劳先生居住美拉巴德山。夏普尔同其他孩子们住在一起。这期间，阿卜度拉（小巴巴）和卡林伽德与男满德里同住。

6月25日，就印度时报对威尔士“单身王子”——后来成为国王爱德华八世——的一篇社论，产生了讨论。令人惊讶的是，巴巴对他赞赏有加：“对于一个他所在位置的人，他有一个良好品格。他往世与我有联系，将会加入我。”

满德里不由暗自嘀咕：“但是何时？”

巴巴继续说：“我喜爱拿破仑和希瓦吉那样的英雄；他们从不懦弱。拿破仑直到最终都勇气可嘉。亚历山大大帝也英勇无畏。帝王阿克巴勇敢，但不及希瓦吉。即使境遇无望，他们也不逃脱。这就是勇敢。一个人必须战斗到最后，要么战，要么死！”

6月26日未装订的拉姆玖著作《啜泣与悸动》运到，但巴巴对整件事表现得漠不关心。他的缺乏兴趣，是他最近对孩子们态度冷淡的一部分。当天稍晚，巴巴去纳西科看望女满德里，两天后返回。

直到此时，巴巴仍穿着他的卡姆里外衣，那是多年前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送他的。对换去这件外衣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听。6月29日，满德里再次恳求巴巴为近期旅行另做一件外衣。这次巴巴同意了。拉姆玖很快到普纳买材料，韦希奴去阿美纳伽找裁缝。四天后，棕色外衣做好，巴巴让韦希奴保管。

# 极乐化身

从 1929 年 7 月的第一天，巴巴开始郑重考虑未来的计划。提出关闭埃舍，去克什米尔。他一直为男孩们做安排，就是由于即将的行期。

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和阿卜度拉都在旅行计划之内。只让阿莫德·堪和嘉姆希德留在美拉巴德。其他孩子被送回家。五名男孩留在阿克巴棉纺厂。男孩埃舍因此自 7 月 9 日起临时关闭。

7 月的第一周，巴巴决定旅行的诸多细节。他希望乘客车旅行，命帕椎为旅行建造一辆专用客车。7 月 2 日，帕椎前往孟买，买了个一吨重的雪弗莱卡车底盘。

7 月 5 日，男孩瓦森特来到美拉巴德。他逃离父母，从 60 英里外的伽姆基德村徒步走来，但巴巴当天把他送回家。

随行巴巴人员名单定下，每人都有各自的职责。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坐车里巴巴后面，只能同劳先生讲话。巴巴命满德里不可看或对孩子们说话，反之亦然。帕椎驾车，布阿先生负责旅行需用品，拉姆玖负责旅程中与途中旅行者和其他人讲话，韦希奴做帕椎的助理技工。禅吉处理信件，查干做饭，劳先生照顾两个孩子——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阿卜度拉和古斯塔吉坐前面，帕椎旁边。每人带一套铺盖卷，四套换洗衣服。

弟弟佳尔、希度、达斯托、卡瑞姆和伯曼吉一家受令留在美拉巴德。希度任地产临时主管，达斯托继续写作，不得干扰其他人的工作。已回美拉巴德的佩苏、霍米和达拉·罕索提亚被遣往孟买。这样，7 月 9 日止，动身安排全部就绪。

7 月 10 日，一行人凌晨 2 点乘几部轿车离开美拉巴德。这是巴巴沉默四周年，但他对此未做特别安排。在阿美纳伽阿克巴棉纺厂稍事停留后，他们上午 10 点半到达纳西科。巴巴会见女满德里，午饭后同她们去了潘杜雷纳石窟。回途中，巴巴将克什米尔旅行计划告知女子们。



到纳西科的其中一部汽车由萨若希驾驶，巴巴叫他根据巴巴详示，用帕椎从孟买购来的材料建一个客车身。巴巴希望旅行中完全闭关，甚至在客车里。因此要为他在司机座后建一间小室。授述这些指示时，巴巴拿过萨若希的新相机，赠给了阿伽·阿里。

许久未见巴巴的赛义德先生来纳西科看望巴巴，巴巴私下会见了。次日，拉姆玖·阿卜度拉和伽尼·穆斯夫从普纳来到。拉姆玖曾病倒，巴巴建议他留在纳西科，同帕椎和客车在杜利亚与队伍会合。巴巴已受杜利亚的卡里玛玛邀请，打算从纳西科去那里。

一切都似乎安排妥当之际，阿伽·阿里的父亲不期而至。固执地要求带走阿里。满德里用了几个小时劝他，他终于态度缓和，离去。

之后不久，巴巴同女子们出游一天。队伍当晚7点乘汽车前往杜利亚。在昌都的客栈过夜后，于7月12日上午10点半到达杜利亚。

卡里玛玛在杜利亚担任要职，是市政工程。他在潘多巴和玛尼卡的协助下，为迎接巴巴做好了一切安排。随着巴巴到来，欢呼声“胜利属于赛古鲁美赫巴巴！”响起。巴巴满戴花环，在欢呼雀跃声中，前往卡里玛玛家。

虽然巴巴间接暗示过他的阿瓦塔身份，但大多数人仍把他视作至师。他尚未直接提及或公开宣称其神圣地位，因此人们仍称他为赛古鲁美赫巴巴，或者只是师利美赫巴巴。

在杜利亚，巴巴对来见他的人给出灵性阐释。两个年长的帕西人来达善，被深深打动，邀巴巴去他们家。第二天巴巴去了那里，还访问了一位马瓦尔商人的家。

在杜利亚，巴巴给出几段很有意思的语录。第一个有关极乐：

实际上，整个宇宙处处是极乐。全是极乐，极乐，极乐！但愚昧可怜的人类却不能享受之，因为人不知道如何享受。整个宇宙充满无限喜乐，人却追求短暂的幸福——富裕，影响，财产和声名。这一切皆虚假不实，但人仅仅追求这些。这归因于对什么

是真实的无知。一个人应该通过避开虚假之物，来努力谋取真正的幸福。

我乃极乐的化身！你所见的这个五英尺六英寸的形体不是真的。你若是见到我的真形，你将不再是你自己。受限的人心对这个萨特-契特-阿南达（sat-chit-ananda）状态——无限能力-知识-喜乐状态——没有丝毫的概念。该状态超越心的领域。被称作涅未卡帕状态——“我是神”状态。涅未卡帕是帕若玛特玛的无限喜乐状态，或者说神的无限意识。

每个人都注定到达这个状态，朝此目的努力是每个人的职责。有些人也许今天获得证悟；若不是今天，那就明天。有些人也许多年后得之，有些人也许在很多世之后。但不是这时，就是那时，所有一切人都必须体验这个崇高状态。

接着是有关提供社会服务的讨论。美赫巴巴评论道：

你们从事的服务国家和民众的活动是好的。但要想通过羯磨瑜伽获得全乐，只有一条道路和方法。那就是，在提供服务时，不应有丝毫的“我服务，我做此工作”的念头或感受。真正的服务要求无私，应该无私地提供。不应有丝毫的“我性”或“我做此”的念头。因为这种自我念头制造骄傲，从而造成极其深重的业相，这些类型的业相最难消除。

全世界的人都在从事某种服务。有人服务社区，有人服务国家。但在他们的服务中，有极大程度的自尊和自私。有人服务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字上报纸，有人希望被人重视高看，有人为了赢得名望赞誉，有人是想在别人眼里显得善良体面。因此，每个人都抱着某种自私野心或优越骄傲的隐蔽动机去服务，这根本不是服务。所做的一切全都无用，没有价值，毫无意义。

要做真正的羯磨瑜伽者；服务，但要以绝对的无私去服务。别让你的“我”靠近。要以至爱上帝的名义服务。

一名跟随者请求美赫巴巴阐释巴克提瑜伽——奉爱修行之道路。大师陈述道：

在道路上获得进步并最终获得永恒极乐，一个较容易的途径是巴克提瑜伽。这个方法比羯磨瑜伽容易，但需要坚定的决心。只应有一个决心：到达神，证悟神。怀着这种坚定决心的奉爱将富有成效。奉爱不是靠怀着自私动机哭叫达到的：“神啊，给我个妻子，给我个儿子，给我财富——让荣誉流向我！”这种奉爱枯燥无趣，相当空洞。

奉爱应伴同着强烈的渴望——见神，与神合一。奉爱者的心应完全由这种专一的奉爱占据。在这种奉爱实践中，不应对环境、亲眷或世间有任何考虑。

奉爱不在于整天阅读圣典，或连续数小时念神名。那不是奉爱；而是纯粹的欺骗，表演。应该心灵与神相连。不抱任何其它念头，只专注于神的真正奉爱，哪怕只有五分钟，也是真格的。这种真诚的奉爱逐渐生发出爱神的渴望，最终使你融入神爱海洋。你的专注越深，奉爱就越强烈，成效也越快。

巴克提瑜伽尤其要求求道者的超然；这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来到。随着心越来越专注于奉爱，它也将越来越超然于世俗及其事务。这不同于羯磨瑜伽，后者保持与世间的联系。

若同时修习巴克提和羯磨瑜伽，会相得益彰。但应按我所说的方式进行。这两种瑜伽需要全心全意的强烈渴望和无私奉爱——为了证神。

有人问：“我们静心时，应该念谁的名？有人念‘罗摩’，有人念‘奎师那’，有人念神名帕若玛特玛或伊希瓦。哪个最好？”美赫巴巴解释道：

念哪个都行——罗摩，奎师那，耶稣，穆罕默德，佛陀或上帝。但你打算怎样念神名？忆念罗摩、奎师那或任何其他先知时，你可以将其形象呈现在心目前——但上帝怎么办？仅仅念名是没有意义的。应怀着专一的奉爱，心里想着上帝的形象。如果你眼

前有他的某个形象，就会变得容易。你如何能只是专注想上帝？你眼前必须有某位阿瓦塔或赛古鲁的合适形象。

若是心飘忽不定，即便像个鹦鹉一样不停地念，“罗摩，罗摩，罗摩”，就是念上12年也没用。你若有古鲁，就把他的形象置于眼前。那样最好。

这位跟随者又说：“我发现很难专注。请祝福我，让我能够做到。”

“我会照看这个的，”巴巴保证，“静坐念记时，专注于我。把我的形象置于眼前。你若这么做，我将负责其余的一切。”

在杜利亚，一位读过许多宗教典籍，对灵性怀有真正兴趣的知识分子来达善巴巴。他不满足于阅读书籍；渴望舍弃世间，但其性欲坚持不去。他表明自己的意图，请求巴巴祝福。大师解释道：

舍弃是通往灵性道路的踏脚石。一旦舍弃产生，求道者即进入道路，但这种舍弃最难。不是容易的事情。原因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心——必须停止。只有心歼灭时，舍弃才发生。但让心停止或是歼灭并不容易。跟把喜马拉雅山顶在头上一样难！

排除心的困扰；彻底的舍弃才会来到。要想摆脱心这个诅咒，你应努力渴望神性，乃至忘了自己。达到舍弃即失去自我；只有当你在每一个念头、言语和行为中都让至爱在场，让低我缺席时，你才能丢掉自我。

在杜利亚，满德里隔壁住着一位婆罗门牧师。他每天清晨早早起床，大声诵读印度教经典里的诗偈。满德里为此向巴巴抱怨。

7月14日，提到这个婆罗门牧师，美赫巴巴解释道：

世界上处处是这类以祈祷崇拜名义的无用絮叨。靠这个什么都得不到；毫无实质。做这个的人从中一无所获。他们想过一下这种高声喧哗能带来结果吗？年复一年，一直如此，还将继续多年。长期以来，婆罗门、大毛拉、达斯托和牧师们念叨着受雇的祷文。竟然有人出钱让他们去这么胡说八道！结果是谁都得不到任何好处。

原因是他们没人全心全意真诚地做。其祈祷不过是声带的喋喋不休，里面毫无情感。他们的心智、注意力和念头移游不定，继续着这种无聊的念念有词。若是一个人头脑清静并诚心诚意地做，其祈祷则直接抵达神。神要的是诚实和敞开的心灵——不是无意义的絮叨表演。

从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对神诚心诚意的忆念，即便来自最坏的罪人或最低微卑贱的人，都会立即抵达神的耳朵。我听不见那个婆罗门牧师的诵读，尽管离得这么近。我听不见是因为它没有打动我。对我无效果。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类型的大声不诚祈祷，都让我们大师无动于衷，因为那只是噪音，不含感情。这种枯燥无味的祈祷，不管声音多高篇幅多长，也不管做了多少年，对我们大师都毫无影响。相反，若有人诚实纯洁地向神、向我祈祷，不管从多远的地方，也不管声音多慢多轻，我，作为神，则立即听见。某种联系得以建立。

比如说长途电话站。其它电话都与之相连，只要一拨，想要的联系就立即接通。同理，库特博是人类的中心主站；若是一个人全心全意地真诚想念，不管从多远的地方，其呼喊都被听见，联系得以建立。这里不存在距离的问题。库特博是中心，是与造物界一切万物等距离的焦点。他作为该中心服务上述目的，不仅为这个世界或宇宙，而且为三界及其各个层次层面。

但所有的祷文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被听到？千千万万人的祈祷呼唤，又怎么可能立即与库特博联系上？答案很简单。库特博是什么？是无限无量能力的主宰！对于他，不存在一个或二十一个，一千个或十万个，百万个或亿万个的问题。在他眼里，人人平等。但你的呼唤应是发自内心的最深处。这样才会抵达他的耳朵，不管距离多远或线路多拥堵。

若非源自心灵，祈祷和念诵皆是表演。这种祈祷不管声音多高，篇幅多长，都毫无意义。但比这个更糟糕的是，通过婆罗门、大毛拉、达斯托和牧师们，提供雇来的祷文。那是十足的虚伪。

有人问巴巴：“如果是怀着奉爱情感做的，这对一个没时间自己祈祷，让人代劳的人不好吗？”

美赫巴巴答道：

此乃荒诞愚蠢之至。这是借口，无用的托辞。根本站不住脚。是对人的常识的侮辱。对神的祈祷、崇拜或求助是可以租售的吗？无法想象。就好比一边受摩耶诱惑，一边把自己的行动负担扔到他人肩上，付他们钱，来把他带往神。这是让自己沉溺于摩耶快乐的借口。

有人说：“我没时间祈祷。”怎么没时间？因为他不愿为之花费时间。此乃毫无意义的借口，以便掩盖自己对世间的沉迷。没时间是因为其欲望——继续卷入摩耶追求。心陷于摩耶，不想解脱；于是提供雇来的祈祷，以获取功德。这何以能带来德行功德？

你若是想忆念或崇拜神，就诚实地全心全意地做。即使每天只能对他想念或祈祷几分钟，也要诚实地做。比起一连几个小时的念念有词，两分钟的真诚祈祷会更有效。它立即到达上帝的耳朵。因为上帝总是听取心灵的声音。

7月13日，阿卜度拉在劳先生的帮助下为大师洗浴。之后，巴巴穿上一件新黑色外衣，把棕色外衣给了阿里·阿克巴。

7月14日，帕椎伴随拉姆玖、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乘新客车到达杜利亚。鲁斯特姆和馥芮妮见巴巴后，当晚离开，回纳西科。巴赞演唱延至深夜。

卡里玛玛及家人竭力确保巴巴和满德里舒适。整个家庭都被巴巴的爱吸引，将一生献给他。卡里玛玛的两个儿子，巴卜和莫里还在美拉巴德。巴卜渴望作为满德里永久跟大师在一起。

7月15日，上午10点，巴巴坐新客车离开，前往印多尔。许多人来为他送行，含泪跟他告别。巴巴的专间两面开窗，有单独的门。男子们坐在后排凳子上；他们的窗户没有玻璃，只有粗帆布窗帘。离开杜利亚时，

巴巴命男满德里 24 小时只穿蓝格提（腰布）。违令者将勒令下车，丢到马路上。但有些人未带蓝格提，巴巴便赦免了他们。

他们当晚 9 点到了帕尔加特的客栈，晚饭后休息。7 月 16 日早上 7 点，他们茶后离开帕尔加特，到达印多尔。在印多尔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离开，前往博帕尔，近中午时抵达。

在博帕尔，巴巴把布阿先生叫到一边，指示他：“开始学克什米尔语，因为你需要在那儿住些时日。”

7 月 18 日，一行人从博帕尔驱车前往古纳。因雨季大雨不断，路况极差。他们好不容易于傍晚到达古纳的客栈。查干备茶，接着做晚饭。

同时，巴巴同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和劳先生出去散步。路上，一个只着腰布，身体半裸，外貌奇怪的人走近巴巴，默默鞠躬。随后送巴巴一朵花和一块手帕，并同样神秘地走开。

散步后，7 点半，巴巴把满德里叫到厨房阳台，解释说已见过这个地区的灵性负责人：

这次旅行，我的下一个真正工作从今天开始。如你们所知，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这种旅行，皆有含义。可将这次旅行比作国王亲自视察国家，看看其工作在各地的进展情况。

今晚我散步时，此地的负责人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将其责任交给了我。我们看见一个像圣徒的人，只穿着腰布，迎面向我们径直走来。经过我们时，送我一朵花，向我合掌，转身径直朝他来的方向回去。无论向我们走来，还是走开时，他都不左顾右盼，而是目光直视，毫不关心周围的一切。他的眼睛非常明亮，像罗摩克里希那的眼睛（加尔各答的赛古鲁）。

正是像他这样的人，才真正知道我。他们怀着爱愉快地履行委托给他们的职责。这样的人生值得过。另一方面，有成百上千的人带着千百个世俗问题来找我。他们没有真的来我这儿，而是怀着千百个欲望与我保持距离。

那个景象相当独特，当时和我在一起的人会告诉你们：那个瘦弱、貌似疯癫的圣徒径直走向我们，恭敬鞠躬，然后给我一朵花，又目不斜视径自走回。是个景观。更奇怪的是，此人消失后，注意到我们的每个人，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也都纷纷向我们合掌。

因此我的工作现在开始，我再次提醒你们所有的人，24小时束紧腰布——准备行动，彻底执行我的一切命令。旅行中紧跟我直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连我也不知道。你们知道我是按照我的拉哈（心血来潮）工作的。我的严格一如我的温和，谁知道我的心血来潮会做什么，或者我的一时奇想会把我们带到何处！因此我再次提醒你们把腰布束紧，在下面的24小时服从我；否则，不但你们会挨揍，我也会。相信我；我所说的全是实话。

别问为什么；是有原因的。你们清楚我最初有多爱阿伽·阿里。他首次返回时，我还宴请了美拉巴德所有的人。有段时间我让他离我很近。之后弃之不顾——很长时间疏远他，实际上许多天都不看他一眼。最近，我又让他格外靠近我。但从今天起，我将再次疏远他，连碰都不碰。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但让它该怎样就怎样吧。听从我的话。

你们都不应和阿伽·阿里讲话；甚至不要看他碰他。他心情好时是个很好的孩子。发作起来是个极坏的孩子。他的心地好，但头脑太倔强。他对我的爱很好，但他太顽固，会故意拗着干。不要对此介意。他想做什么，别拦他，他最终会厌倦而放弃。

这次旅行，我将一无反顾地走下去，甚至会丢下那些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抓住我或跟随我的人。因此努力紧跟我。途中腰布脱落者将被弃之不顾。

我想进山闭关。但回到我们走过的那些山，没有用。将在克什米尔找到这样一座山。我将在那里逗留10到12天，让一两个人，比如布阿先生或禅吉，和我一起待几天。



禅吉问：“您会给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克什米尔的墓地吗？”

巴巴回答说会的。并继续说道：

是的，我将让你们看的景象，壮观得让你们惊愕！但我们首先去克什米尔。我闭关一出来，就将射击！（巴巴举起手仿佛握枪射击。满德里无人明白他的手势是什么意思。）只要按我的命令行事，即使违背你们的意愿希望。不要激动或愤怒。这次旅行意义极其重大。因此，如我所说，紧跟我直到最终，继续照我的命令做。

帕椎开车，禅吉回信，查干做饭。因此，所有的人都应继续同我的亲密联系。但要记住下面的波斯诗句：

我愈想结合，至爱愈要分离！

我于是放弃结合之望。

就让至爱将我投入分离之火吧，

燃烧多久凭其所愿。

有关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巴巴再次做了解释：

要特别注意的是，别和这两个孩子有任何联系，尤其是阿伽·阿里。他也许会成为离我最近者，我也许会让他离得最远；这取决于我的选择。我只想让他在道路上进步，他若进入道路，将有所得；否则结果也许会一团糟。他那么精力十足，他会的！他的自我膨胀，但他毕竟只是个孩子。无论他发展出什么样的习惯——好的坏的，他都会以充沛的精力坚守之。但变坏的机会很多，因为有许多许多的诱惑。我试图以我的方式让阿里避开这种习气。你们对此无须顾虑，但要听从我，服从我的命令。

# 活得值得

7月19日上午，一个叫道提瓦拉的人来达善，请求巴巴降雨。就在他陈情的当儿，一场大雨降下，巴巴幽默地押韵说道：“你得到尼尔（水），我得到提尔（箭）。”

由于大雨，巴巴一行未能如期早些离开古纳。11点半左右离开，2小时左右到达希沃布里。在希沃布里，去游萨克亚萨加湖，劳先生取出一幅望远镜，开始观景。巴巴一把夺过望远镜，命帕椎扔进湖里。

巴巴生气地给了他响亮的一巴掌，劳先生的脸变得通红，开始颤抖。巴巴叫他停止旅行；劳先生不能自己。巴巴训斥：“你不顾我的警告，让自己的腰布滑脱。”接着又眨眼打趣道：“最好把它提起来；若进而滑落，人们会笑你！”劳先生的苦闷一扫而光，破涕为笑。

回途中，一行人于8点45分到达瓜廖尔，住进公园旅馆。7月20日上午，巴巴同几个满德里去漫步。与此同时，韦希奴和古斯塔吉去市场，查干在旅馆忙着做饭。巴巴访问了瓜廖尔城堡。午饭后，他们下午2点离开镇子，当晚到达阿格拉。

旅行至此，查干的心情已是极坏，不和任何人讲话。在阿格拉，他们住入兵站的女皇饭店。巴巴说只在阿格拉逗留一天。

翌日上午8点，巴巴集合满德里。质问自头天起一直阴郁不快的查干，为何脾气不好。接着指出：

**这种频繁的发脾气和坏情绪没什么用处，特别是在你的大师身边。他的意愿、希望和言语必须成为你的律法。哈菲兹说：**

**“我爱护我的敌人，却让我的朋友消亡。**

**但没人胆敢质问我的愿望之智慧。”**

因此，无论何时我叫你做事情，绝不要问：“为什么？”只是说：“是，大师。”不仅在外表，而且在内里，从你的心灵深

处，相应行事。那是你对我——你的大师——的真正服务，即便你对道路、静心及灵性的东西一无所知或一无所求。唯有这种对大师的服务，才能使你进入道路。这胜过所有其它奉爱和瑜伽修炼。

除了对大师罗姆达斯的绝对服从，门徒喀延一无所知。喀延在适当的时间得到了奖励，你们也一样。我希望你们一直尽心尽力愉悦我。但这会儿却相反，我不得不俯就你们，每次你们哪位情绪不好，我得问他是否舒服。不得不迁就他，安慰他，赞美奉承他，逗他开心。这对你们不好，也不适宜。

你不能为我就做这么多吗？只是听我的话和服从。你留胡须，就要像个男人。否则就剃掉那个男子汉象征，做女人好了，你这个懦夫。

巴巴进一步对查干指出：

拿个锣鼓去闹市，象太监似的击打，这就是你！别像个孩子为琐碎小事哭闹。你是6尺高的婴儿还是成年人？要做个汉子，不要斤斤计较，为琐事生气。

即便你确实有借口或有理由发怒，因一时激动，情绪不安，也不要抓住那一点小理由不放，嘟着腮阴着脸郁闷下去。激动一消退，就立刻努力冷静下来，忘记所发生的事。把恼怒的起因永远扔出头脑。别一次又一次把它带回记忆中，抱住不放，像个女人或孩童哭闹不止。愤怒一过去，就立刻全忘掉。

不过，就是你不这么做，我又有什么好在乎的？为何要在乎？你们都十分清楚我对埃舍孩子们的爱，两年来我与他们保持的密切联系，乃至忽略你们满德里及外界。但时间一到，我也放弃了他们——我最亲爱的儿子们！我还远离那些忠爱我的人。总之，我甚至切断了与那些我所爱的人的联系。

我也可以随时切断与现在同我在一起的你们这些人的联系。即便在目前，我与你们的联系也极少，日夜专注于那两个孩子，

同他们玩耍，逗他们开心。我只是偶尔去你们的住处，一天一两次而已。时间一到——会到的——我还将切断与这两个孩子的联系，独自留下。我在逐渐地切断所有的系缚和联系。

同理，注意我的衣着方式和品味。那件补着上百块补丁的黑色卡姆里外衣，我穿了数年。我的凉鞋也是穿到最后一刻——直到其原材料全被取代。现在你们看到我做了件新外衣，配着新鞋新袜，穿戴整洁体面——与一直的穿着大相径庭。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我会放弃所有这些衣服，只穿一件腰布，甚至赤身裸体！谁也说不准。

赛古鲁和库特博，虽已证悟，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赫兹拉·巴巴简喜欢长袍加身，还戴戒指。纳拉延·马哈拉吉像个国王过着宫廷般的生活。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却赤裸着身体，只在腰间围着块麻袋片。因此，每一位都长期保持一定的方式。

我的风格相当不同。我经常改变食物和穿着，其背后自有原因。即便是这种外在的生活方式，也与我对世界的内在工作有关。

巴巴进一步阐释：

赛古鲁从不在一般意义上睡眠，而是在第六与第七层面之间的歇息处休息。即使人们也许发现他打呼噜，他也不是在睡。从那个状态下降几乎是不可能的。唯有赛古鲁能做到；其他人则不能。这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师都选择一个不会受扰的单独僻静地休息的原因——你可称之为睡眠。因为我知道，大师在休息期间对打扰者的一踢会是致命的——此人会死去。

除了不同的休息处所，至师的休息方式也迥异。赛古鲁们的行为不都是一样的。赛巴巴在一个高悬的平台上休息，以免受扰。赫兹拉·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休息时，哪怕被手指最轻微的碰触，都会突然起来。因此，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根据各自的喜好，在不同的僻静处休息。我也一样，避免最轻微的打扰可能。

因此，我建议你们千万不要碰正在休息的至师。我也许并确实不时地容忍打扰，但其他大师或许不会，一般也不会容忍。他们在那个状态的一脚会要你的命。

巴巴随后安慰查干：“你是因为累了，情绪才变坏。我们中途无论在哪儿停顿，你都得做饭；其他人出去散步或赏景，你不能去，因为你担负着做饭的职责。可我有什么办法？这是你的命运。你是多么幸运，为我做饭吃。另外，我喜欢你做的食物。”

巴巴带查干和满德里去看阿格拉城堡和泰姬陵。晚间，他同两个孩子和劳先生去散步。卡卡·夏哈内曾得到指示在阿格拉与巴巴一行会合。他当天抵达，开始随他们旅行。

巴巴一行7月22日离开阿格拉，前往德里。他们先朝电报局的方向开，但帕椎错过了岔路口，误开了十英里。按正常路线，阿格拉到德里要经由马图拉，但巴巴出于自己的原因，选择经由阿里格尔。头10英里，路面因大雨泥泞不堪，他们用了一个多小时。

在哈施拉斯村，巴巴独自吃了午饭。在阿里格尔附近停留时，巴巴远远地独自坐在一棵树下。指示满德里去吃饭。他们吃饭时，巴巴注意到韦希奴没穿衬衫坐在那儿。问他：“刮着冷风。你怎么不穿衬衫吃饭？”

“您知道脱掉衬衫吃饭是婆罗门的习俗。”韦希奴回答。

这让巴巴不悦，他厉声道：“你要是着凉或咳嗽，会很快忘记你的习俗。你若是认为自己的习俗比我的愉悦更重要，你留在我身边就没有用。”

韦希奴答道：“我不相信任何习俗，但这已成了一种习惯。如果这让您不悦，我现在就停止。”便开始穿衬衫，这取悦了巴巴。

韦希奴一只手拿着饭，太急着穿衬衫，食物洒在衣服上。大家不禁笑了。“今天告别有生以来的一个老习俗旧习惯。”韦希奴笑道。

午饭后前往阿里格尔，走了10英里，巴巴示意停车。由劳先生和两个孩子陪同，巴巴沿路走了一会儿。他们当晚9点到达德里，入住泰姬陵饭店。

翌日，7月23日，从上午8点至中午，巴巴同满德里游览了新旧德里，接着去了库图布塔和红堡等名胜古迹。巴巴的信件已转到德里，从邮局取回。巴巴回复后，遣查干同卡卡·夏哈内去本特尔布尔，指示查干在那里禁食7天。

7月24日离开德里，一行人行程8小时191英里，当晚到达鲁迪亚那。巴巴对满德里说：“此地的负责人是盲人。”

查干不在，帕椎做饭，其他满德里帮忙。次日前往拉合尔，11点到阿姆利则。阿姆利则被视作圣地，其居民基本都是锡克教徒。金庙是锡克教徒的主要朝圣中心。巴巴在外面的大院，从远处观看了镀金的寺庙，但未入内。

离开阿姆利则，当晚6点到达拉合尔，在旅店住宿。城内禁止公交车通行，他们只得步行7英里，找个地方吃饭。帕椎当天未做饭，因忙着和韦希奴一起清洗汽车。

7月26日，入住拉合尔的皇后饭店。这是他们旅行以来第一次住进一家体面的旅店，感到舒适怡然。巴巴评论道：

“今日阿姆瑞，明日法几瑞！”

（今日是富翁，明日苦行僧！）

接着对满德里说：“你们必须学会接受各个类型的生活，在一切境遇中保持平衡。每一种情形毕竟都是暂时的，且易于改变。因此要保持超然，不受变化所影响；立于不变之中。”

巴巴一整天听唱片，同满德里打牌。晚间同劳先生、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一同去漫步。

7月27日，离开拉合尔，前往拉瓦尔品第，9点到达。夜间在一棵树下宿营。这是与头天在高级旅店休息，完全相反的体验。那时他们两次在餐厅用餐，由穿白制服的侍者侍候；今夜却露天席地而卧。巴巴独自睡在车里。

7月28日离开拉瓦尔品第，晚上到考哈拉客栈。到考哈拉要一路沿喜马拉雅山丘上坡，因此车开得缓慢艰难。汽车抛锚数次，不得不推着走。到达时，大家都筋疲力尽。

翌日上午一早离开考哈拉。在杰赫勒姆河岸，遇到一位相貌不凡的长者，看上去像个乞丐，但面容格外明亮。老者静静地向巴巴致意，接着离开，一语未发，未有任何要求。

走了一段，巴巴从小室的提拉窗示意把车停在桥上。（车内巴巴小室和司机座位之间有一扇提拉窗，以便巴巴指示帕椎。）巴巴下车，脱掉外衣，观赏四周的群山峡谷，评论道：“此地壮丽非凡；吹拂着道路之风！”

巴巴走到河边，双手放入流水里，饮了几口。随后说：“在克什米尔若找不到合适之地闭关，我将回到这里的一座山里，住在临时搭的小屋，满德里住下面山谷的一所房子。”

晚上6点抵达乌瑞。天气很冷，但巴巴整天未穿外衣。他做了豆糊，亲自盛给每个人。美赫巴巴旅行时通常隐匿身份，但在乌瑞，他的名字上了客栈登记簿。首次允许提及大师之名。

7月30日上午7点离开乌瑞，走了一段，巴巴却指示帕椎掉头。回到乌瑞，巴巴找到一个盲童，慈爱地递给他一块棉围巾。盲童深受当地人敬拜，人们相信他是高级灵魂。

离开乌瑞，中午12点20分到达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在城边湖上的船屋住宿。背后的故事值得一提：巴巴到斯利那加的前一天夜里，船屋主人4岁的儿子苏塔纳梦见大师。孩子听见巴巴对他说：“我是神，明天我来你们城里住。”次日早晨，男孩激动地把梦讲给母亲，她只是慈爱地笑笑。

巴巴到斯利那加湖时，男孩远远瞅见他，指着巴巴喊道：“这就是昨夜我梦见的那个神！”巴巴停在苏塔纳家的船旁，孩子的母亲对巴巴讲了儿子的梦。巴巴住进他们家的船屋，满德里住附近的另一个船屋。

消息很快传开，船夫都来见巴巴。祈求他光顾他们的船屋。因此那天巴巴访问了许多船屋，在他们的首领卡瑞姆的船屋坐了一阵。晚间，船夫

们返回，围坐在巴巴身边。播放唱片，4岁的男孩跳了一段舞。在大师身边，所有的克什米尔人都快乐洋溢。

7月31日上午，巴巴访问满德里住的船。发现他的早餐尚未准备，显出不悦。男子们情绪一落千丈，因巴巴未叫他们为他准备早餐。见其反应，巴巴责备道：“要学会忍受各种各样的困难，别指望我老是哄劝迁就你们。你们若像这样行事，同我在一起就没用。对这些困难忍受一段时间，等到我进入闭关，之后你们想享乐就享乐。”

巴巴补充道：“你们愿意的话，现在就服务我，一天达善我一千次。生活没有真正的确定，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转换话题，巴巴就克什米尔解释道：

在克什米尔，上帝与摩耶的能力之间有某种平衡，应该是这样。哪里有真我（上帝），行动的结果就伤害不到你；但在摩耶，行动的结果成为束缚。例如两河的交汇。独自奔流时，河是独立的，但在两河交汇处，它便受到束缚。

克什米尔有一位王公；他是这里的王。为克什米尔人定下律法，他们必须服从。这些律法是为了普通人的利益。但对他自己的亲密者，则没有这些律法束缚；他们活得轻松。同理，你们因和我在一起，在许多方面也是自由的。

遣布阿先生去为巴巴找个闭关的地方。因韦希奴和劳先生未经允许进食，巴巴打了他们耳光。事态平静下来后，巴巴一行坐在树下用早餐和茶。

接着去布阿先生被遣往的伊斯兰堡和阿奇巴尔地区，巴巴选了个地点闭关。因未得到许可，又去帕哈地玛坦德山，巴巴在那里选了个山洞。离开此地，走下山谷，坐在一处小溪旁。巴巴用手掬起流水，给男孩们和满德里口里倒一点水喝。

翌日，8月1日，巴巴去看曼斯巴尔湖附近的一个山洞，但不喜此地。接着去了尼沙特和沙里玛尔，达尔湖四周群山巍峨，景色壮美，但巴巴也不喜欢那里的山洞。次日去了哈万——距斯利那加12英里的一个小村。他



喜爱那里金色草原和山峦起伏的美景，但对所选之处表示不满意，遂返回斯利那加。

哈万的地主很快来见巴巴，表示愿把自己的土地供给大师使用。巴巴接受了他的提议，命在山上建一座小屋。他对满德里说：“这个地方很好，但当地人若发现我住在这里，我将从早到晚受到干扰。他们将来此朝拜我。”

与此同时，鲁斯特姆从纳西科发来电报，告知巴巴凯库希如·玛萨被其亲属绑架，被从纳西科带往孟买。次日，巴巴指出事态严重，但谁都无须为玛萨担忧。巴巴给每个人发水果，敦促他们：“吃掉它，摆脱对玛萨的担忧。”

巴巴计划次日，8月3日，离开船屋去哈万。讨论了他闭关时满德里的饮食和住宿安排。讨论中，巴巴指出：“明日离开威尼斯，我们将去巴勒斯坦。”（巴巴的话也许是指他作为耶稣时的一生。他有次评论说，耶稣旅行时，曾向西远游至当时为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威尼斯。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被认为是欧洲四大灵性中心之一，其余为意大利的阿西西、利古里亚海岸和西班牙的阿维拉。）

船主的妻子来达善巴巴，流下泪。巴巴祝福她：“你的命运已改变！”巴巴将自己的新黑色外衣赠给了她丈夫苏塔纳。苏塔纳抱住巴巴的双足，哭得像个孩子。当晚，船主的妻子弹奏西塔琴娱乐巴巴。

后来巴巴对禅吉生气，说：“你的坟墓将在克什米尔此地。”

8月3日上午11点，巴巴同满德里从斯利那加前往哈万。所有的船夫聚集达善。巴巴安慰他们：“要相信神。他注视着每个人。一个都不忘。但你们也不应忘记他。”巴巴赠卡瑞姆一件披巾和一件羊毛衣。卡瑞姆啜泣。每人都要巴巴照片和坠盒，一一得到满足。巴巴离开的情景感人至深；似乎巴巴的爱与慈悲打动了每一颗心，人人流泪不止。

在哈万山下租了两间小屋，一间给满德里，一间给男孩们。在山坡500英尺高处，正为巴巴建一间棚屋。巴巴将住棚屋，两名满德里住旁边。其余人住下面的房舍。

到了哈万，巴巴上山视察工作，一小时后返回。俯瞰山谷，看到克什米尔的贫困村落，巴巴评论说：“这些克什米尔人多年洗不上一次澡。你们这些人若4天不洗澡，就开始抱怨。这也同样适用于你们的衣食。这都取决于习惯。你们正在习惯在小事上忍受麻烦和困难。现在我打算上山闭关，麻烦会一个接一个，但我会对付它们。”

巴巴再次穿上他的补丁卡姆里外衣，从满德里的小屋，同劳先生、禅吉、布阿先生、拉姆玖、阿卜度拉、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一道上山。回到山下小屋，挨了一夜冻。巴巴把自己的座毯给阿伽·阿里睡。

翌日，8月4日星期天，在满德里的小屋，巴巴问拉姆玖他是人还是动物。拉姆玖大吃一惊，回答：“人！”巴巴接着解释了人体及其属性：

人体是进化的最后形体，也是最高的。虽然是造物界最后和最高的形体，但它仍然充满动物欲望和低等品质，诸如吃、喝、嫉妒、仇恨、愤怒和淫欲。这些污点的存在，是因为人身经造物界进化而来；在此进化过程中，动物身上的所有缺陷不足也存在于人类。

但上述观点并不全面。与这些低等品质并行，人在自身还生成一些高等的天使般品质，比如摆脱低级欲望的能力，和友善仁慈的属性。在普通人中，是低等动物品质与高等天使品质几乎对半的混合。虽然在证悟前二者都必须毁灭，但低等品质必须首先消失。这些低等品质的消失，会使人能够在天使品质中进一步前进。最终，天使品质也被摧毁，人与神合一。

作为人并不仅仅意味着依然带着最低等的动物品质以人身出生。动物品质毁灭，天使品质成长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但即使那个也不是完美状态。天使品质发展到最高程度，仍不能成为完人。天使摆脱了低等动物品质，拥有高等神圣品质，但他们没有爱与渴望——对神的真爱——唯此才能使之配得结合。天使当然有爱，但那属于其天性——本质。他们具有可被称作“天然爱”的东西，这使天使高于人类。但因缺乏对神的爱，天使不能证悟神。为此，他们必须带着这些发展出的高等品质采用人身。唯有

在人身中，他们才能生发对神的爱，才有资格成道。没有人身，永远不能证神；天使必须以人身出生一次，才能证神。

巴巴随后再次转向拉姆玖，示意道：“现在告诉我，你是人还是动物。”

拉姆玖回答：“似乎我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兽。但我不明白天使的天然爱是怎么回事。”

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巴巴拼写道：“看看母亲是怎样爱子女的；她不必培养自己的爱。这种情感自然天成，但它不是对神的爱。天使的爱也是天生的。正因为是先天的，所以说它被称为天然爱。”

指定帕椎做饭，禅吉给巴巴、劳先生和男孩们送饭。其他满德里下山在农舍用餐；布阿先生、古斯塔吉和禅吉除外，他们是守卫，整夜在山上。

在哈万逗留期间，巴巴对满德里解释了无欲自由：

一个人只要没摆脱欲望，就未做好解脱的准备。欲望无论好坏皆是束缚。好欲望以金链绑人，坏欲望以铁链束人。你因何感到不安？因为你有对妻子儿女及世间的一千个念头。人应摆脱希望和欲望，但它们却在那儿。是什么创造了它们？是什么欲望这些欲望，是什么思想这些思想？是心。

只要欲望坚持，就没有自由。完全无欲的人成为王中之王。但人不知如何变得无欲。无欲之自由是真正的生活。人必须超越欲望才能享受自由。该自由绝对无法想象；它超越了心。心制造欲望，只要心继续不灭，人就不能解脱，享受自由。

灵魂像只鸟。当欲望全部消失时，鸟的眼睛便张开。它见到神，并与神合一。我就是鸟眼睛睁开时所见的。但欲望蒙住了鸟的双目，它看不到我，虽然我就站在它面前。

接着，巴巴回答了男子们提的不同问题：

极乐与苦乐截然不同。苦乐通过心的体验获得。极乐则完全不同；心死亡后，灵魂通过神所获得的是极乐。苦乐归因于心，而极乐因灵魂而存在。极乐不可描述，不可领悟。必须体验。

“可为何总是有痛苦，没有快乐？”一个满德里问。

你这个傻瓜，我试图告诉你，没有痛苦这种东西！是心制造了痛苦和悲伤。实际上，苦乐皆不存在。唯有极乐是真实的，灵魂解脱后便享受之。因此要想获得解脱，首先要毁灭心。先解放你自己，再享受极乐。成为一，融入极乐！

成道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与神合一。靠思考和想象，人绝不能与神合一。只有思想和想象死亡后，结合才有可能——心必须死掉。

一个人如何知道自己已证神？自动地知道。你是人。你想过——“我是个人吗？”你不这么自问，因为你是一个人。同理，人一旦成道，自动知道自己是神。他通过亲身体验，完全体验之。巴巴心情不错，继续回答问题：

神与人之间的区别超过天堂与人间的区别。人被欲求和欲望所束缚。你们吃喝，不论做什么都束缚你。我吃喝，但我自由。动物也吃喝，人也一样。你们与动物之间没有区别吗？有着巨大的区别。同理，你们与我之间也有区别。你们是人；我是神。

一个人今天对我满怀信心，跟随我。但明天他若改了主意，违逆我的希望和命令，变节诽谤，完全放弃对我的信心，我将依然是我。发生变化的是他，不是我。我永远不变。始终如一。

比如说照镜子；你是什么就照见什么。你严肃，镜子里的你就表情严肃；你微笑，就看见你在笑。你将五官扭曲，就会看见你面目扭曲。你大笑，就会看见你大笑。区别在于你，不在镜子。镜子没有变化；变的是你的面部表情。镜子不变不移，如如不动。我也如同镜子。你看到的变化在你那儿——不在我这儿。我总是恒定静止得难以想象。

我们讨论得已经够多。现在仔细听着。你们从不照我说的做。这次要注意听。今天是8月4日，我的工作从今天开始。因此不要拿做饭，睡觉或任何其它问题来打扰我。你们自己管好一切！

不多时，劳先生带来一位名叫潘迪特·穆罕默德·杜堪达的克什米尔男孩。当天早些时候，潘迪特就强烈要求达善巴巴。巴巴叫他过来，说：“他心地纯洁；聪明无邪。”

巴巴问潘迪特有什么想问的。“没有，先生。现在没有，”男孩说，“我回头再来。”

“好吧。半小时或一小时内来，但一定要回来。”巴巴示意。但潘迪特没有离开，而是坐了下来。巴巴随后问：“你想完成学业？你想找一份工作？你想要解脱？”

“我想要对神的爱！”潘迪特叫道。

“这是最好的选择，”巴巴回答，“我将给予你；别担心。”潘迪特随后触巴巴的足，临走时说他会再回来。

那天许多人来求达善。但巴巴只给少数人施了达善，指示满德里告诉其他人，说他不能见他们，并要他们离开。

8月5日，鲁斯特姆又发来一封电报，通知巴巴凯库希如·玛萨现在不知去向。给纳西科回电，敦促鲁斯特姆去找凯库希如。当天巴巴透露：“我已决定在哈万闭关40天。因此做好准备。确保买够这么长时间的需用品。”

8月6日上午9点，巴巴同劳先生、拉姆玖和男孩们上山视察工作。棚屋基本完工。为巴巴从翌日起的闭关做好准备。棚屋很小；只是个狭窄的房间，仅够巴巴躺下。屋顶两边伸出，为在外一直守护的两位满德里做遮挡。巴巴打算把自己锁在屋内。

棚屋周边区域是老虎出没的出名地方，禅吉告诉巴巴，他听村民们说他们有被袭击的危险。巴巴回答：“别怕；我在这儿。老虎至多会做什么？会吃了你，但你将活得值得，因为你在服务我时牺牲了生命。”

# 体验过程

8月7日巴巴上山闭关前，发布以下命令：

今天起任何人不得达善或碰触巴巴。

除守护小棚屋的古斯塔吉和布阿先生外，任何人不得接近巴巴的棚屋。拉姆玖送信件和电报，交与他们后即回山下。只有古斯塔吉和布阿先生才能回应巴巴的召唤。

任何人不得碰触阿卜度拉。他将随巴巴在棚屋里，但下山用茶饭。

任何人不得同男孩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讲话，不得碰触他们或与他们有任何联系。

任何人不得去男孩们的小屋，男孩们不得访问满德里的小屋。

只有禅吉可以把巴巴的讯息带给满德里。他的任务是为巴巴、劳先生和男孩们送饭，并将空盘带回。

巴巴随后评论此次闭关的性质：“上帝在内也在外——显现。他二者皆是。这里的情况也一样。我本人和阿卜度拉两个在里面闭关，或者说在内；古斯塔吉和布阿先生两个在外。这意味着一半在内，一半在外。”

巴巴环顾景色，透露：“我选择闭关的这个地方与耶稣基督有关。他的肉身葬在附近的一个山洞。”

下午，给满德里其它具体指示后，巴巴让人把他上午给满德里的命令，对孩子们宣读。之后，巴巴对大家解释了与他接触的价值：

我先是停止说话，接着停止书写，现在不再碰钱。尽管如此，我仍允许大批的人来达善，乐意友爱地拥抱他们。我反复告诉你们所有人——允许接触时，你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我让你们为我按摩，按摩我的足，达善并拥抱我。用每一种的方式接触我。这种身体接触是无价的。我还提醒过你们以后不会如此受益了。你们将不得不哭喊着要它；只有那时你们才会领悟这种

接触的重要性，才会欣赏它的价值。因此趁还有时间，要好好利用它——在追悔莫及之前。

当时有些人听从我并且获益，但大部分人让机会白白流失。现在情况不同了。40天将没有接触，谁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重新开始。也许会，也许不会。我若愿意，会吃，喝，洗浴，让你们为我梳理头发。否则，我也许会放弃一切，甚至脱去衣服，只留下蓝格提；我若愿意，也许把它也丢开，甚至在公众面前赤身裸体。在后一种情况下，将不允许任何的接触。

巴巴指着想拥抱巴巴且头天夜里为此哭泣的阿伽·阿里，说道：

当你有机会接触我，我去拥抱和亲吻你时，你傲慢做作，从而失去机会。现在哭有何用？你忽视了机会，在允许拥抱时犹豫不决，现在哭也无用。但接触到底有何意义？内在的爱与外在的身体毫无关系。如果你有那种情感和爱，就足够了——完全够了。

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这些孩子可以待在我的身边，这是满德里这些日子都得不到的特权。现在你们待在我身边，可以自由地挖洞——你们打算在我棚屋旁挖掘的作为后世子孙永久纪念的象征；也可以坐在这儿或在四周走动。

我若有心情，也许会叫你，阿里，播放留声机，那将是我在棚屋的全部唯一生活。有时我也许甚至叫你，阿里，为我做茶。两天来，你看见我为每个人备茶，昨日还做了饭。

除了和我在一起，阿卜度拉没有要做的工作。他只在用茶饭时离开；除此之外，他将昼夜在我身边。他没有职责，也不能触碰我，但他将在小屋内和我在一起。这是为了他的利益，任何人不得向他致敬或触碰他。

我白天大部分时间在小屋内休息，夜间做我的工作。谁都不得来达善，即便是从远处。我要是为了我的工作叫谁来，他都要小心别碰着我。

巴巴继续阐释：

为何不能触碰？其后大有用意。常言道：“当爱者不易。”当至爱则更不易——应该说是最难的。许多人可成为爱者，但极少极少的人——几乎没有人——能成为至爱。原因是爱者为至爱——非一般寻常的被爱者——放弃身体、心和灵魂；总之，放弃生命。库特博不是一般的人和被爱。而是一切的知道者！他可以在任何时间命令他的爱者做任何事情，这会在爱者心中引起疑惑。这种疑惑是前功尽弃，爱者辜负至爱。

相传从前有个弟子睡在大师——一位库特博身边。不多时，弟子醒了，发现大师在酣睡，便恭敬坐在一旁。忽然大师夜间遗精，醒了。接着去河边洗浴清洁，静静回到床前，再次睡去。令弟子无比震惊的是，大师整夜遗精不断——75次，每次他都醒来，去洗浴，再躺下入睡。

见此，弟子满腹狐疑。“库特博怎么会梦遗？还这么多次？”

翌日早晨，大师什么都未说，静静去见他的圈子成员。在所有人面前，包括那位疑惑的弟子，宣布他头天晚上遗精多达75次。

听此，全场鸦雀无声。其中有个聪明人说：“大师，因为您与宇宙中一切万物相连，所以才有这些排泄。同理，您上厕所是因为您像常人一样吃喝。所以，您也有那些遗精，因为您与您的身体系统相连。这很自然，因为您有个身体——与万物相连。”

大师却说：“不然。这些夜间遗精的发生并非因身体原因，也非因我的身体与万物相连。

“它的发生乃是为了你们，我的亲密弟子的利益。这个无足轻重的事件在你们心中造成了什么疑惑？甚至疑惑我的大师资格！你们若完全信任我，就不会有那些念头。真正的信心应如磐石般不动摇。我想测试你们的信心，因为我发现，你们尽管跟随我这么多年，仍然缺乏信心。”

巴巴进一步说明：



至爱的爱不是寻常或普通的。他的奇想或者拉哈（心血来潮），他的情绪和他的行动都能瞬间在爱者心里产生疑惑。有疑惑，就没有爱，因为疑惑和爱不能同生共栖。怀疑大师的爱者对大师没有爱。

喀延和阿朱那是其至爱大师，斯瓦米·罗姆达斯和奎师那主之所爱；但耶稣基督一个都没有。阿瓦塔降临地球是为了他的所爱——他真正的爱者；他一边为整个宇宙工作，一边为爱者工作。但不是所有的阿瓦塔都必须有一位所爱。

先知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大约 6000 年前。他的大师是希伯来人。但世人对源自于他的宗教几乎一无所知。琐罗亚斯德教的所有这些仪式教规，皆形成于琐罗亚斯德去世数世纪之后，皆来自他的跟随者和达斯托（帕西牧师）们。例如，琐罗亚斯德教的那些饰物——圣衫和圣带——皆是琐罗亚斯德降临后若干世纪，达斯托们讲经布道的产物。圣衫和圣带与他的教导无关。仅仅是后来的发明。我对你们说的全是真话。

琐罗亚斯德是最伟大的苏非。他是苏非教之父和奠基人。苏非教始于琐罗亚斯德，止于穆罕默德。

上述阐释后，下午 3 点，巴巴同全体人员上山。途中三次，巴巴停在溪边浴足；一次亲手捧水给男孩们。巴巴命禅吉和布阿先生保持静默。指示古斯塔吉、布阿先生和韦希奴禁食，一天两次食用牛奶和水果。3 点半，满德里离开棚屋处。劳先生和男孩们晚餐后 7 点离开。古斯塔吉和布阿先生在棚屋外守夜。

从 8 月 7 日起，巴巴在整个闭关期间禁食，只饮水，水从棚屋小窗递给他。每天在一个固定时间，巴巴会从里面敲击，从窗口接水，不让任何人看见。

拉姆玖和禅吉一天上山两次，为巴巴带来饮水，为古斯塔吉和布阿先生带来牛奶和水果。他们在棚屋边守卫期间，必须保持静默。只在必要时

打手势交流。做事情不得弄出声响，因为巴巴指出：“死一般的沉寂对我在这里的工作是必要的。”

翌日，巴巴通知拉姆玖和韦希奴，说可能会遣他们回阿美纳伽，后者同意遵守巴巴的决定（虽然这并未发生）。巴巴接着指派韦希奴每天在棚屋边守卫3小时，而不是一天念神名1万次。帕椎虽身体不佳，仍履行做饭、开车去镇里采购和收取邮件的职责。帕椎是唯一每天不上山者。

8月8日下午，遵巴巴之令，大宴哈万村民，众村民喜气洋洋。当晚，巴巴让禅吉和布阿先生轮流守夜。

那时哈万山区是上选的狩猎地。盛产老虎、熊、狼及其它野生动物。

布阿先生、古斯塔吉或禅吉整夜都能听见这些猛兽不断发出的咆哮和喧闹声。但巴巴给出严格指示，任何情况下不得擅离棚屋。村民曾警告满德里，夜间不带手枪或步枪露宿是蛮干。他们唯一的保护是一根棍子，用来驱赶蛇、蝎和小动物。因此夜间生火，预防野生动物侵扰。

但8月9日晚，拉姆玖忘记从村里把柴火带上山。禅吉在巴巴小屋边守夜，在漆黑的夜里听见嚎叫声从四面传来，恐惧发毛。伸手不见五指，禅吉能听见动物游荡的脚步声，近在咫尺。他告诉巴巴：“我害怕。我感到不能整晚坐在这儿。”

巴巴通过阿卜度拉回答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离你不到一步。为何害怕？老虎若来，我会让你骑到他背上！”

“不行，巴巴，我永远不能坐在老虎的背上。”

“好吧，那我就让老虎坐在你的背上。”

禅吉恳求道：“巴巴，请宽恕我。我独自在黑暗里会吓死在这里的。”

“那好吧；你将不得不死在这里——在克什米尔。那么为何要怕死？别怕。今晚即便是老虎的老爹也不会杀你。我在这儿，若有老虎来，我一声响指就把他打发跑。”

禅吉仍不情愿接受守夜任务，但巴巴用幽默的打趣让他每夜从凌晨1点守夜至凌晨6点。从晚上守夜至凌晨1点的布阿先生一点不怕。

8月10日，巴巴日出后离开棚屋，下山到满德里的农舍。见到他们，巴巴出乎意料地建议离开克什米尔——虽然他闭关仅仅两天半，非计划中的40天。禅吉第一个同意这项建议，因为昨晚的经历对他极其恐惧可怕。

巴巴对帕椎在哈万逗留期间的服务高度满意，赠给他牡鹿角。满德里当天早晨打破4天的禁食。自闭关以来一直禁食的巴巴，只喝了酪乳。

巴巴随后在劳先生和两个孩子的陪同下上山到他的小屋，他们同他待了一整天。

心地纯洁的克什米尔男孩潘迪特再次来到，得到一个装有巴巴照片的坠盒。巴巴决定次日离开克什米尔。村民们得知后，排长队达善。虽然过去三天禁止达善，但许多人还是来求达善。村长宣布：“整个哈万因美赫巴巴的亲临而圣洁。”

晚间6点一刻，布阿先生、禅吉、帕椎、拉姆玖和韦希奴最后一次上山。帕椎为棚屋拍了张照片，还拍了张大师拿字母板的照片。美赫巴巴的照片放在小屋里作为纪念。7点，满德里返回，巴巴在哈万山闭关度过最后一晚。

8月11日星期天，巴巴和满德里上午8点匆匆离开哈万，避免了村民们又一次列长队送别。离开克什米尔后，巴巴脱去卡姆里外衣。这件外衣与他在克什米尔工作的联系意义深刻。

翌日，客车行驶途中，巴巴通知满德里，他打算结束禁食，命他们做米饭豆糊。在颠簸动荡的后车厢里做饭可不容易。尽管极其不便，拉姆玖和韦希奴还是点着了煤油炉，做了新鲜的豆糊。他们做饭时烫伤了手，但巴巴的话安慰了他们：“你们今天为我做豆糊烧了手指，使我有责任让你们有一天成为非凡。”

旅行4天后，8月15日到达巴尼帕特。巴巴在阿伽·阿里的协助下备茶。他后来评论说：“今天起，我们余下的旅行将不在任何城镇停留。”因此自巴尼帕特起，夜间在树下露宿。赴克什米尔时，他们睡旅馆和客栈；但从现在起，巴巴希望在星空下、树林里或河边过夜。他们的车一开一整天，只停下来吃早饭，一直开到很晚到天黑，睡在外面，有时甚至在雨中。

次日，距阿格拉 8 英里处，巴巴选了个宿营地点。巴巴做饭，由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协助。

在多普尔和瓜廖尔之间，一些士兵从帕椎穿戴的装束误把他认作军官，在他开车经过时，利落地向他敬礼。当同样的事在古纳发生时，帕椎不禁大笑，知道他们不晓得自己的实际情况：“我独自日夜兼程开车，此外还要忍受巴巴的取笑，嘲弄折磨。我是一位无情大师的奴隶。”

在瓜廖尔，帕椎将拍过的胶卷寄给阿美纳伽的一家照相馆冲洗，但胶卷在邮寄中丢失，因此此次旅行一张照片都未留下。大师在哈万山耶稣墓地附近的闭关，是当时任何满德里都无从想象的。

主啊，您的方式多么不可思议，即使当您作为弥赛亚降世之时。

对您作为耶稣基督，我们所知的极其隐秘模糊——笼罩于神秘中。

您作为耶稣来时，您的使命和对世界的灵性工作，实际上一直不为人知，

鉴于耶稣受难后在印度生活的事实。

主啊，你的方式何其伟大，

等到最伟大的显现时代才披露这些实情。

在从克什米尔返回途中，巴巴继续亲自做饭。这对满德里却不是帕萨德；而是痛苦的嘲弄。他们不得不忍受巴巴的再三指责：“没关系。你们休息；你们都那么累。我为你们做饭；别担心。”这些讥讽刺刺心，但又无力缓解情况。巴巴不但不许帮忙做饭，反而因此嘲笑，令大家愈加气恼。他的尖锐言辞和挑剔无不刺痛，他们只得忍住愤慨，咽下受伤的感情。

8 月 18 日，因雨季多雨，绑在车顶的铺盖卷湿透。当晚他们只得不用铺盖睡觉，暴露在潮湿的天气中。真是悲惨的一夜。

从印多尔，古斯塔吉的哥哥斯拉姆森加入队伍，巴巴做饭时开始接受男子们的帮助。次日，在帕尔加特，距尼姆拉尼 31 英里，巴巴叫车停下。备茶，茶后巴巴同男孩们和劳先生去纳玛达河洗浴。指示满德里待在附近。

过了几分钟，叫他们来。他们依巴巴的希望，轮流为他洗浴。接着巴巴亲自为古斯塔吉洗浴，说古斯塔吉被他洗浴有多幸运。巴巴心情愉快，帕椎为他和满德里拍了张照片，又为巴巴和男孩们拍了一张。拉姆玖、帕椎和韦希奴做米饭豆糊作晚餐。巴巴不再希望做饭，他们终于从苦恼中解脱。

旅行中，韦希奴清洗餐具。他边洗，巴巴边倒水帮忙。即使是洗盘子，也无人知晓大师内在工作的深度。外部巴巴昼夜活跃，但他于内层面做的更多工作，是任何满德里都意识不到的。

翌日，巴巴遣拉姆玖和查干去纳西科。杜利亚的一位法官萨万特先生带儿子来达善巴巴，倾诉对生活的不满。巴巴用灵性解释安慰萨万特先生，给出有关极乐的语录，还引出其它话题：

整个宇宙充满极乐。事实上，除了极乐什么都不存在。但普通人却得不到它。他们追求物质快乐，试图靠获取财富从世间索取快乐。人尝试了一个又一个快乐，但全都化为泡影，他永不满足。厌倦了一个，便尝试另一个。那个的结果不合意时，就尝试别的，等等。一个又一个时代，一次又一次人生，人徒劳地试图从世间获取幸福。

但哪里能找到极乐？如果经过了很多时代，人的努力还是徒劳无益，他该怎么做？怎样找到真正的极乐？只有赛古鲁和阿瓦塔享受这种神圣极乐。你若是需要某物，就得去找那个拥有它的人。同理，要想获得这种极乐，人必须去找那些拥有它、持续体验和享受它者——已证悟的完人。唯有他们才能给予你。你必须和他们在一起，才能获得那种极乐。

伴随这些完人是获得极乐的**最佳媒介和途径**。靠赛古鲁的恩典，你能在瞬间获得这种极乐。因此大师的恩典是根本，但你必须通过伴随他并全心全意地服务他来争取之。

大师进一步阐明：

这些证悟者有两类：撒里克或者说赛古鲁；玛居卜或者说卜拉弥-布特。二者皆证得并享受完全的极乐；但在外表，这两类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玛居卜，虽然成道，却衣衫褴褛或完全赤裸地四处走动；他们身处肮脏的环境，无视世界和世人，在世人看来，他们就像象疯癫的乞丐。另一方面，撒里克和赛古鲁，虽然完全成道，却像常人一样行事。他们吃，喝，睡，谈话，并且像其他常人一样受苦。

你怎样才能识别他们？在 10 万个所谓的圣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是真的。如何检验？最佳的检验是伴随他。同他保持联系；跟他一起生活。那样你就能知道他，甚至以你自己的有限方式，用你的标准来判断他，获得对他的一定认识。

比如，有两只装满水的杯子。一只杯里含有少许盐。但怎样才能知道哪个是哪个？为此你必须尝一尝水，才能知道区别。同理，通过亲密伴随所谓的圣人或大师，你将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有人问：“可我们怎样才能获得想伴随圣人的愿望？”

巴巴回答：“通过消灭一切的欲望，只怀着一个愿望——渴望真正的极乐。只有通过渴望极乐，你才会有机会同一个至师建立联系。之后，如我所言，剩下的就是伴随他，接触他，服务他。你将获得真正的极乐。”

接着又有人问：“可我们如何争取那种机会？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念神并且强烈渴望真正极乐。”

巴巴详细解释道：

自然，这取决于一个人的业相。有一个体验过程，人人都必须经历才能证神。假设有一个普通人，不想神或渴望真正极乐，但出于博爱天性和对穷人的感情，进行慈善捐赠。这是善行，他也因该行为和对受苦者的仁慈，而得到内在的帮助，获得进步。他的善良和慷慨心地使他越来越进步，直到时机成熟——对真正

极乐的渴望产生。对极乐的渴望在他内里自动产生。这个渴望把他引向赛古鲁。经此抵达万物的本源，他最终能够获得极乐。但在获得能够生发对真正极乐渴望的状态之前，他必须经历一系列的体验——好的和坏的。

事实上，不存在苦乐、善恶或好坏之类的东西。只有极乐存在！苦乐、善恶、好坏等体验什么都不是。但它们是通往更高事物过程中的踏脚石，虽然虚幻不实，但人人都得经历。

唯有赛古鲁能改变、扭转或毁灭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他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进程。这在一个人联系上这样一位大师时自动发生。除非该过程的一切体验和业相彻底消除，否则弟子便没有证悟的机会；只有至师能做到这一点。

巴巴用水源探测者的例子来比喻爱：

有五种人：探测水源者，认识探测水源者的人，用机器探测水源者，开始打井者，为饮水而找井者。

探测水源者是至师和成道者；他们知道水（爱）会在某个具体地方找到，并把其他人领到此地。认识探测水源者的人是其弟子和爱者，他们通过遵循知识可靠的水源探测者的指示最终找到水。其他还有依赖机器（其头脑）尝试找水者。再有不加勘测就开始掘井者，先在一处，后在另一处，东跑西跑——跟随一位大师，之后跟另一位。最后是那些尚未开始找水者。他们发现某口井里有水时，只是饮水；换句话说，他们甚至不尝试寻找。

因此，要想确保找到水（获得真爱和真知），就要找到一定能把你引向水的水源探测者，并且抓住他不放。

有人询问瑜伽，巴巴回答：

瑜伽造成的状态类似于一种陶醉状态。就像个不得要领的醉汉。因此要制造渴望，怀着饥渴，不停地想：“神啊，我何时会遇见您；我何时会遇见您？”有了这种饥渴，就能制造爱。

# 百思而行

巴巴一行在杜利亚时，每天都有达善、巴赞歌唱和灵性语录。巴巴喜爱此地，开始寻找一个适合长期居住之地。他尤其喜爱伽若德先生地产上的一处，这个虔诚的人毫不犹豫地献出那块地，供巴巴使用。巴巴指示卡里玛玛在那里为他建一所棚屋。

与此同时，从纳西科传来消息，说凯库希如·玛萨仍被亲属监禁在孟买，凡与美赫巴巴有关联者一律不准见他。巴巴评论道：“虽然事态严重，但我并不担心结果。”凯库希如亲属令人发指的行为背后隐藏着某种动机。他们异常敌视美赫巴巴，不赞同凯库希如、苏娜玛西和蔻诗德跟随巴巴，在他的指导下生活。他们害怕这个家庭的财产全部送给美赫巴巴；于是亲属们抢在凯库希如之前，强迫他把财产合法移交给他们，之后还他自由。

黑暗的势力鸣锣开道。

与神的仁慈游戏并驾齐驱。

8月23日，巴巴希望前往奥兰加巴德。他们下午3点乘车离开。杜利亚的许多跟随者来为巴巴送行；卡里玛玛和家人怀着特别沉重的心情送别巴巴。

车开了一段，巴巴改变主意，指示帕椎先去马莱岗。到达时，布阿先生问：“我们从这儿到底要去哪儿？”

这让巴巴不悦，他尖锐地回答：“从一开始我就宣布打算去奥兰加巴德。你为何还要问这个问题？显然你把我当成傻子，那就告诉我，你想去哪儿。美拉巴德、纳西科还是盘奇伽尼？”最后，巴巴拼出：“你们谁想去美拉巴德，就立刻收拾东西，各自回家。”

布阿先生强忍着没说话，着手打点行李离开。巴巴叫他回来，解释道：“你无法理解我的计划的这些突然和频繁变动。这些变动的背后有着大奥秘。紧跟我，耐心地忍受一切。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像罗摩，巴巴把箭射入亲密者的心，  
刺穿我心之面纱以创造爱之情感。

自从查干离开，帕椎成了巴巴最爱嘲弄的靶子之一。帕椎边开车，巴巴边向他放箭，打手势：“我叫你开快点，你为何不？为何不听？”

“巴巴，路况很差，”帕椎说，“要是加速，可能会出事故。”

“那么说你比我还知道！”巴巴厉声说，“你父亲开过车吗？”

“我父亲做过司机；现在我也是！”（帕椎的父亲是火车司机。）

“你的五官像动物，”巴巴宣布，“长得像长颈鹿！个头高，还说大话！”帕椎把车停下。

巴巴继续嘲弄，帕椎站起来要走。巴巴向他示意：“我会狠狠揍你，把你捆起来，让你走不开。坐下，白痴！”

事态平静下来后，巴巴带领队伍参观马莱岗市场。中间，他们在一家饭馆停下喝茶。帕椎因自我受伤内心仍气愤不平，拒绝喝茶。巴巴抓住他，递给他一杯茶，强迫他喝下。

茶后，巴巴问男子们：“现在我们该去哪儿？”经过讨论，决定去耶奥拉。到后，在镇子里转了一圈，在一棵树下宿营过夜。次日，8月24日早上，出发前往奥兰加巴德。

下午3点到埃洛拉石窟，巴巴在其中一个石窟独自坐了15分钟。接着去贾尔纳，在那里一处阴凉的小树林宿营。巴巴想继续前往本特尔布尔——印度教的朝圣地，但经询问得知没有去本特尔布尔的通道，到那里须过河，开车过去将极其困难。

巴巴决定在奥兰加巴德休息一晚，将汽车泊在树下。因雨水频多，地面濡湿，睡在外面很难受。禅吉夜间在巴巴身边守护。

8月25日星期天上午，巴巴讨论去另外几个地方。不过，最后决定去纳西科，并于当晚9点到达。旅行对三个男孩突然终止；巴巴决定送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阿卜度拉随劳先生去奎达。次日，巴巴同满德里去火车站为其送行，巴巴拥抱三个男孩的情景感人至深。

从车站回来，巴巴评论道：“我同情阿伽·阿里。很长一个时期，日日夜夜，我让他离我那么近，现在我把他打发到几千里之外。我的拉哈（游戏）实在奇妙！此刻我能感受他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他将分外感受到分离。他的痛苦之箭已刺痛我！”

“我也一样同情瓦森特，他被迫待在家里，同父母在一起，而他一心只渴望在我身边。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同情，这种痛是我给瓦森特和阿里的礼物。”

当天，弟弟佳尔和纽瑟文·萨达来到纳西科。汇报了普纳和阿美纳伽的最新消息。

每当巴巴外出旅行，女满德里都会准备一部剧或小品，等他回来时上演。除了具体职责，巴巴还要求她们编排一部有趣的剧。为了取悦巴巴，她们会尽心排练，巴巴观看时，总是格外开心。

居住纳西科的女满德里有美婳，朵拉特，娜佳，大蔻诗德，苏娜玛西，小蔻诗德。顾麦的女儿朵丽在巴巴去克什米尔前返回阿美纳伽。（她后来重新归队。）马萨吉在纳西科照顾女子们，去市场采购，尽力提供帮助。

8月27日，巴巴同男满德里离开纳西科前往美拉巴德。行驶77英里后，巴巴要车停在距拉乎里几英里的地方。大家下车，巴巴坐在树下讨论未来的计划。太阳落山时，巴巴忽然要求唱他的阿提。阿提之后满德里向他顶礼达善。讨论又持续了5分钟，巴巴令人惊讶地再次要求唱阿提。

为听神之歌，必须崇拜大师。

大师的拉哈多奇妙！静寂数月后，

他又心血来潮让唱阿提。

傍晚抵达阿美纳伽。为欢迎巴巴，在阿克巴棉纺厂举行达善活动。晚饭后，巴巴前往美拉巴德。

从1929年8月28日至9月2日，巴巴举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落实又一次赴波斯的旅行计划。巴巴决定以下11人随行：布阿先生，禅吉，查干，古斯塔吉，弟弟佳尔，卡林伽德，卡瑞姆，马如提·帕特尔，马萨

吉，希度和韦希奴。与此同时，给远在奎达的劳先生、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拍电报，让他们在波斯与巴巴会合。伯曼吉、贝利、达斯托、帕椎、拉姆玖和玛司特马斯坦留守美拉巴德。赛勒被遣往纳西科，巴布·赛克瓦拉迁至曼马德。

这个时期，另有 5 名修爱院男孩，巴巴与之保持亲密联系。孩子们住在阿克巴棉纺厂。虽不情愿，瓦森特尚在伽姆基德村的父母家。9 月 1 日，巴巴评论说：“瓦森特是修爱院男孩中最好的。下次出门旅行，不让他陪伴我至少半小时，我就不会离开美拉巴德。他若知道我在这里，不见他就离开，会伤心得以至死去！”

翌日，巴巴驱车 60 英里去伽姆基德，专程去见这个幸运的孩子。瓦森特有福得到巴巴的达善，欣喜若狂；得知大师大老远来看望他，深感谦卑。

9 月 3 日，巴巴比原计划提前两周，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孟买。他决定提早去办理访问波斯所需的护照和签证。在孟买，巴巴住在贝库拉的希沃拉楼的纳沃和迪娜·塔拉提家。此次孟买逗留期间，许多新的跟随者同巴巴建立了联系。

起初巴巴指示迪娜·塔拉提不要让任何人进屋达善。于是她站在家门口，阻止人们入内。但有些人从后门进了家，巴巴会见了他们。他们走时，批评迪娜：“别以为这是你家。神住的地方属于所有人。”

迪娜无助地回答：“这不是我的主意；这是巴巴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她将此事讲给巴巴，巴巴开心大笑。

晚饭后，巴巴每天都会出去散步。他会随时要食物，迪娜只得总是备着。一天晚上，晚饭前，巴巴要迪娜陪他去散步。为急着赶上巴巴，迪娜忘了把巴巴的食物留在一边。巴巴和迪娜离开后，满德里不知迪娜没给巴巴留饭，便吃光了所有的食物，把锅盘洗净收好。

漫步回来的路上，巴巴告诉迪娜：“我很饿。事实上，我感到饥饿难耐！你今晚做了什么？”

迪娜报上菜单，说：“饭已经做好了；我们一到家我就盛给您。”然而当他们返回时，迪娜沮丧地发现什么都没剩下，便哭了起来。同时，巴巴遣韦希奴来问为何还不给他端饭。

韦希奴发现迪娜在厨房哭泣，将此禀告了巴巴。巴巴过来询问缘由。迪娜告诉了巴巴。巴巴叫道：“你对我连这么点的尊敬都没有？你就那么粗心，忘了给我留下饭菜？你难道只想自己？”

巴巴的表情缓和下来，安慰迪娜：“别担心。我利用你做了一些内在工作。”

迪娜说她会在 5 分钟内为他做点吃的。但巴巴回答：“我的工作已做；忘了它。”迪娜坚持让巴巴吃。巴巴不情愿地同意，吃了点东西。

后来迪娜明白了这件事的意义。这给了她一次大教训：

服务大师切莫骄傲。

一个人能为服务宇宙者做什么？

巴巴在迪娜家逗留期间，迪娜骄傲地想：“我把大师服务得多好。没人能像我一样服侍他。我按照巴巴的命令，只要他需要什么，不分昼夜，都立即提供。还有谁能做到这个？”

还有一件事令迪娜深切意识到这种念头的愚蠢：一天，巴巴指示迪娜为他和满德里做饭，但要男子们协助她。饭做好，迪娜通知了巴巴。巴巴同当天来达善的所有人走进餐厅。见有这么多的客人，迪娜慌了神。把巴巴拉到一边，低声说：“饭不够每个人吃的啊。我没意识到您希望我为这么多人做饭。”

巴巴问：“怎么？你做少了吗？”

“我和平时一样只为您和满德里做了饭。我不知道还有另外 50 人和您一起。”

巴巴没再说什么，开始亲自盛饭，给每人一大份。迪娜在一旁紧张地看着。所有人都盛了，还有大量的饭剩在那里。巴巴叫来迪娜，打手势：“你把其余的吃下。”见还剩这么多食物，迪娜无比震惊。

耶稣也曾用鱼和面包施过类似的奇迹。

美赫拜·阿德希尔·莫钦特是来达善巴巴的孟买妇女之一。这是她第一次见大师。她望着巴巴的金棕色长发，倍感吃惊。暗忖：“一个男人怎么可能有这么美的头发？一定是人造的——假发，吸引人的。”

带着这些念头，她走向巴巴座椅，触他的足。巴巴俯下头，好像在邀她抚摩他的头发。美赫拜感到羞愧，巴巴会心一笑，示意：“你可以摸摸我的头发。”出于好奇，美赫拜轻轻揪了揪，窘迫地发现头发是真的。从此全心全意地忠爱大师。

此次孟买达善期间，纳罗吉·达达禅吉携妻子巴查麦、三个女儿阿娜瓦丝、罗姐、娜格丝、儿子特姆通来到。巴巴问询了阿娜瓦丝的学习，建议她不要再这么用功。这让喜爱上学的阿娜瓦丝吃惊不小。纳罗吉也吃了一惊，因为他希望女儿继续学业。他反对道：“巴巴，阿娜瓦丝很聪明，也是我的长女。要是她放弃学业，会对我的其他孩子造成不好影响；他们会对上学失去兴趣。”

“你难道对我没信心？”巴巴问，“让她停学一年，再接着上。”用这个简单的命令，巴巴在培养阿娜瓦丝，以便将来服务他。

这期间，一位年轻的帕西男子，16岁的纳瑞曼·默文·达达禅吉来达善巴巴。他拿着一只花环和一束鲜花默默站在巴巴面前。巴巴拥抱了他，什么都没说。他们之间没有语言交流。惯常的介绍和礼节奇怪地缺少。但这个静静拥抱的结果是——纳瑞曼以彻底的信心将一生献给了美赫巴巴的事业。

阿拉麦·M·卡特拉克从姐姐捷拜，瑙萨里的凯库希如·达斯托之妻处听说了美赫巴巴。她还从邻居阿德希尔（卡卡）·巴瑞亚那里听到很多有关大师之事。一年前曾在美拉巴德见过巴巴。这次她带着甜奶做的美味甜食和油炸煎饼，到塔拉提家达善巴巴。炸饼是给大师的，但巴巴却示意她分给在场的所有人。阿拉麦困惑不解，巴巴问：“你怎么带了这么少的炸饼？”

巴巴拉了拉她的胳膊肘，示意她慷慨分发炸饼。阿拉麦犹豫地服从了。巴巴走在她身边，看着她做。给所有人发完后，阿拉麦大为惊奇地发现，盆里剩下的炸饼跟她带来的一样多！巴巴告诉她：“你为何犹豫？除了炸饼，你还带来了永不减少的东西——不管怎样分发。你带来了爱。”

一天，在塔拉提家的起居室，卡卡·巴瑞亚、卡卡的姐姐芭奴拜和玛尼克，坐在巴巴身边。有个来达善的人带来一篮子无花果。巴巴指示玛尼克去洗这些水果。玛尼克返回，巴巴对在场的人示意道：“我给你们每个人扔水果，要保持警觉，设法抓住。”巴巴会朝一个方向看，向另一个方向抛无花果。气氛愉快，芭奴拜对巴巴说：“给玛尼克扔一个。别忘了让他得到您的帕萨德。”

巴巴扔了许多无花果，但没一个是玛尼克的。就剩最后一颗了，巴巴把它举起来，看了看，自己吃了。芭奴拜失望地盯着巴巴，因丈夫未受惠而伤心，但玛尼克自己解开了秘密。他后来向妻子坦白，说洗无花果时，他未经巴巴许可吃了一颗。他告诉芭奴拜：“巴巴是坐在起居室里，但我现在完全确信——他的眼睛无处不在。”

很多亲近者都想要一张大师的近照，于是9月5日，巴巴同卡卡·巴瑞亚、古斯塔吉、禅吉、拉姆玖、纳沃和普度姆吉去了罗素照相馆。照了几张巴巴单人照和一张集体照后，巴巴访问了普度姆吉的家。

一次，丁肖·马基尔和家人邀巴巴光临其家。他们家的房子“波姆别墅”位于孟买郊区的堪迪沃里。没人愿住那所房子，据说那里闹鬼。但9月6日巴巴去时却喜欢，甚至向马基尔保证，说他去波斯前会在此住几天。

当天，凯库希如·普利得来到，问巴巴成道的问题。大师解释道：

证悟前，面纱必须撕开，心必须死亡。正是因为这个面纱，每个个体心才在浊体和精体中运作。除去面纱会使浊与精分离；这个发生时，在精状态你能看见内里的事物，如你看浊物一样清晰。在进行所有的身体活动，诸如吃、喝、坐、站等，你的身体发挥作用时，在精界里也有同步的前进。浊与精分离时，就像一石两鸟。

不过，面纱必须撕掉。这个面纱虽薄，同时也非常坚固。不易撕开，但至师能在瞬间做到。若面纱撕开，灵魂的意识立即进入第一层面。鹦鹉逃出笼子时，会直向天空飞去，头也不回。

如果靠个人努力或某个瑜伽士或圣人——不完美古鲁——的帮助撕裂面纱，那么在第一层面就会出现停顿。求道者独立前进，但于终极上无益，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落入陷阱。至师帮助的话，在求道者充分准备好之前，则不会撕开面纱；之后大师会把他直接带往目标。

巴巴接着向普利得解释：

只有赛古鲁能把一个人从幻相牢笼中解放出来。但需要三个条件——渴望、耐心和磐石般的信心。没有渴望，什么都得不到。只需要这些。但求道者应该保持骚动不安。比如，一个人被蝎子咬伤，会不停地想着怎样消除灼痛。他忘了吃喝及世俗追求。他忘了一切，只有一个念头：怎样减轻疼痛。

同理，应该不停地渴望与神合一。“我必须今天与神合一，此时此刻！”——除此之外不应有其它的念头。头脑与心灵必须摆脱其它任何念头。即使可能会经历许多年的痛苦，也绝不应放弃耐心。首先渴望强烈，但渐渐冷淡衰减。不应这样。切莫失去耐心。务必坚持不懈。开始时一个人热情巨大，确信自己将很快成道。但随着时间流逝，其热情衰减。

大师也许故意诱使某个人，而后弃之不顾！我也做这种事。但聪明者会默默忍受来自大师的一切。不聪明的人会失去耐心，开始抱怨。但大师总是哄着求道者，逐渐地在道路上推动他。大师总是像这样行事；这是他们的本性。

行道好比一场推来拉去的拔河比赛。但聪明人不这样做事。聪明的鸟陷入圈套，不会拍打翅膀试图挣脱。而是镇静自若，等待逃生的机会。没经验的鸟会拍打翅膀，胡乱折腾，惊慌失措，愈发伤害自己。

哈菲兹 40 年被大师磨练，想想他是怎样的耐心！你们的坚定和决心应像蓖麻油倒出时一样稳稳流溢。

普利得习惯拜访不同的圣人和圣徒，巴巴警告建议道：

别追慕看门人或守卫；要抓住皇帝！切莫追随他的仆从；大臣或秘书帮不上忙。皇帝毕竟是皇帝，其仆人只是仆人。一旦直接接近皇帝，对其仆人保持友好态度则没好处。你与皇帝的友谊会引发任何情形，但应忠于他。即使你行将死去，也绝不应松开他的手。

皇帝是完全知识。在他身边，一个人应忘记一切人和一切事。应停止从前的习惯。不应去想静心、念神名或任何其它类型的崇拜。这些修习至多能让你进入三摩地；绝不能让你与神合一。

相反，一个人应顺从皇帝的意愿，只怀着这个念头：“神啊，您何时见我？”必须一天 24 小时心怀这个渴望。如果情感足够强烈，神一定会满足之。为人服务是好的，但依照至师的指示，在他指导下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半生不熟的古鲁和假圣人，会使你陷入困境。那些伪善者会把你悬在那儿。你若不幸找到假古鲁，他会接受你和你的服务。但随后就把你放弃，那将冷却你的渴望！你不但失去，反而积累业相，变得失望厌倦。

这些假圣人什么都给不了你，而那些在第一、第二层面的人，以及第五和第六层面的瓦隶和辟尔，用一个眼神就能把你提到一个更高状态！但那不是完美状态，因为这些高级灵魂还不完美。有时，连至师都无法帮助那些陷入这些罗网的人。因此，除了完人，不要被甚至第五和第六层面的高级灵魂诱惑。

紧跟皇帝，不为任何理由离开他！我在每个人内里；你若抓住我，便掌握了整个造物界的根。那时，你将无需追逐枝叶。你若有幸抓住皇帝，千万，千万不要离开他。不断地挖掘，直到掘出水。不要老是换地方。你若失去耐心，这儿挖 2 尺，那儿挖 4 尺，永远都找不到水。你若挖个浅井，得到的将是浊水。只有辛



劳耐心地挖，才会让你找到水晶般纯净的水；为此，你必须竭尽全力，深挖不辍。

这条道绝非易事；你若进入，就不会在这儿找到快乐。因此，我特此警告，进入前要七思而行！你若追求上帝，就必须放弃一切——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整个世界。你必须舍弃所有一切。因此，慎重考虑再迈步。否则，离开此道，去履行世俗责任。

一旦爱上道路，就别担心世间的任何事情。“谁来照顾我的父母？我的工作怎么办？世人会怎么看我？”这些顾虑徒劳无益。你若是死了，谁来照顾你的亲人？受影响者会照顾自己。上帝照顾每一个人。是真正的维持者。你一旦进入道路，就应抵制这些念头。

努力成为爱神者。你若得知如何爱他，也许会发疯。真正的爱者从不受世俗或别人看法的影响；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他将始终保持自己——对世界漠不关心，对什么都不感到羞耻。

巴巴最后在字母板上拼出：

一切的河流都流向我。我是海洋。停止往别处看，只盯着海洋。通过专注我，你自己将成为海洋。盯着海洋意味着随时执行我的希望。

普利得被巴巴的语录深深打动，将巴巴的沉默授述铭记在心。

翌日，帕椎把克什米尔之行使用的客车开到阿美纳伽，以 2500 卢比的价格售给了钦乔卡。经过很长一个时期后，巴巴当天会见了穆西吉、赛义德·萨赫伯和拉提夫。

在纳沃和迪娜·塔拉提家住了一个星期后，巴巴和满德里于 9 月 9 日迁至马基尔的房子。按照命令，迪娜继续为巴巴做饭，巴查麦·达达禅吉为满德里做饭。

巴巴命令迪娜做饭时，不要让任何人碰他的食物，迪娜一般警惕不让仆人或其他女士帮助她。然而，一天，有位巴巴跟随者来到，尽管迪娜谢

绝她的帮助，这位妇女还是削了一颗洋葱。迪娜端上饭食，巴巴不屑地说：“今天，我不要你的食物。”

迪娜大吃一惊，巴巴随后问：“说实话。今天有人动过任何配料吗？”迪娜这才明白过来，承认了所发生的事。巴巴批评她未守命令，但随即原谅了她，把饭吃了。后来迪娜问巴巴：“您怎么知道有人碰过什么？厨房里做饭时您不是在这儿吗？”

巴巴拼写道：“这种傻问题也是你该问的吗？我当然知道；饭里的洋葱告诉我发生过什么。这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迪娜听了忍不住大笑，从此为巴巴做饭和执行命令时更加警觉。

许多人来堪迪沃里看望巴巴。9月9日，萨瓦克·考特沃来到，祈求大师把他置于道路。巴巴向他保证，说他在巴巴的纳扎——关注——之下。“这条道路最为艰难，”巴巴说道，“唯有英雄才能行走。最好三思后行。你要想好后再问我要这个。”

“想想这条道上要经历的无数痛苦和牺牲——放弃一切，甚至你最亲近的人及整个世界。在这个道路上，你必须置生命于度外！放弃一切之后，对这些牺牲不应有丝毫的念头。连想都不要去想它。你应全心全意地准备好放弃一切。”

“把您的恩典降给我，巴巴，以便我除了您，别无所念。”考特沃请求。

“何为恩典？让你像我一样。那才是恩典，”巴巴回答，“恩典不是把人引向弃世；它意味着一个人一接受大师的恩典，就成为像大师一样的人。”

考特沃引用卡比尔的话说，“神的恩典是赐予人身；大师的恩典是让人放弃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都要放弃。让一个人变得如其大师，才是恩典。”巴巴回答。

“巴巴，让我成为您的。”考特沃说。

“古鲁的恩典降临时，他让一个人做一切，结果将是他本人的，”巴巴回答，“但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并按他说的做。执行他的命令时，绝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头脑不应转向其它别物。你准备好了吗？”考特沃不做声，巴巴问他：“你准备好这么做了吗？现在是时候了；这桩买卖很划算——太容易了。你准备好接受交易吗？”

考特沃似乎在脑子里掂量着上述提议，沉默不语。巴巴问：“你在想什么？除了神无处不在，别无一物。思想有什么用？不管用。所以我说，‘踏上道路之前，不要一思，而要百思。’”

“如果我要你在阳台坐上一年，你就会开始生疑。那会使你陷入越来越深的思虑，你的头脑会折磨你。你若是同意这么做，却做不到，就会后悔，头脑会用千万个念头烦扰你。

“因此，我坦白告诉你，不要试图跟我们大师交朋友；你如果想要那种友谊，就把生命捧在手里去寻找。否则，你不但一无所获，反而会毁了自己。相反，你最好达善完就走，远远表示敬意就可以了。”

考特沃心乱如麻，这次未作答复。直到几年后，他才准备好彻底臣服于美赫巴巴。

有个穷人名叫鲁斯特姆·丁尼亚，多年前曾在普纳卡斯巴佩斯的棕榈酒店见过巴巴。他还曾带一位名叫卡曼玛西的妇女到大师之家见巴巴。他们已成美拉巴德的常客，卡曼玛西之子，霍米、默文和萨若希，曾在美赫埃舍学校生活学习。（鲁斯特姆·丁尼亚把卡曼介绍给巴巴时，卡曼玛西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并同他生育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孩子。这个人后来去世，巴巴安排卡曼玛西嫁给了鲁斯特姆·丁尼亚。）

此次孟买逗留期间，巴巴访问了卡曼玛西的家。访问时，巴巴对她说他很饿。卡曼玛西回答说食物正从外面买来。“我不喜欢餐馆的饭菜，”巴巴回答，“我只要剩饭、面饼和豆糊就可以。”

奇怪的是，这正是她家仅有的剩饭。卡曼玛西打开橱柜取食物时，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她一脸疑惑，巴巴询问缘故。听了卡曼玛西的解释，

巴巴说：“你洗浴的时候，有个贼进来，把豆糊面饼都吃掉了。你知道那个贼是谁吗？他就站在你面前。”

卡曼玛西热泪盈眶，叫道：“神啊，您的方式不可思议！会吃像我这样一个穷妇家里的剩面饼豆糊。”她凝望着巴巴，说：“您对我这样的不配者是那么慈爱。您是穷人的唯一支持，巴巴！”

巴巴拥抱她，打手势：“你不贫穷；你很富有！还有什么财富比爱更伟大高贵？我来到你家是因为你的爱。”（卡曼玛西对大师的爱堪为表率。她 1940 年开始在巴巴埃舍生活了两年。）

消息传遍了孟买。从早到晚，首度要求美赫巴巴达善的新来者，蜂拥到堪迪沃里的房子。因禅吉的影响，许多琐罗亚斯德教徒了解到有关美赫巴巴活动的事实真相。禅吉的说明与盛行于当时古吉拉特报刊的言论形成对比。亲见美赫巴巴后，许多人怀疑消除。曾一度诋毁巴巴的人中间，有些成了他坚定的爱者。因此，反对也有其秘密意图，那些公开散播反对言论者，实际上是在做巴巴的工作。但忍受这种敌对批评并非易事；只有阿瓦塔能战胜此敌对势力。

他在幻相里的显现带来爱之光束。

阿瓦塔的工作是个喜悦与泪水交织的故事——

他从悬于时空的十字架上

慈爱地含笑将之献给世界。

美赫巴巴自 1927 年起已停止书写，而没有他的签名则不可能取得护照。去波斯前两周，为办理必要手续尽了各种努力。禅吉去见最高行政官员，但无功而返。巴巴不愿签名。最后，9 月 12 日，经过重重困难，用巴巴的指印证明，拿到了护照。巴巴随行人员也须办理护照，他们对如何填写确切的职业有些犹豫不定。多数人只是简单写道：“M·S·伊朗尼的私人仆从。”

巴巴成功取得护照，但申请签证只有指印还不够。大英领事馆官员称没有适当的署名申请无效。他还补充说，他们可以自由前往波斯，但返回

印度很可能困难。既然没有签名英方当局拒发印度护照，巴巴决定以波斯公民的身份取得波斯护照。以此方式将签证问题办妥，以合法地重入印度。

9月16日，禅吉向巴巴解释了签证困难，巴巴回答：“麻烦愈大，对一切愈好。”指示禅吉继续努力办理签证。

巴巴离开孟买前往纳西科，向女满德里告别。翌日返回孟买，听取最新进展汇报。9月18日，委托鲁斯特姆在巴巴离开期间作为全权代理人。

次日，禅吉就巴巴的情况约见总督，禅吉曾得到警告，说他成功的机会渺茫。禅吉在总督办公室期间，巴巴忽然评论道：“今天一切都会解决。”禅吉同总督谈了半个小时，这个拖了两周的签证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旅行证件签发，一切安排齐备，只等第二天水路赴波斯。

与此同时，阿伽·阿里的父母来到，要求知道巴巴对他们儿子的打算。由劳先生照料，阿里同阿里·阿克巴和阿卜度拉在奎达居住。在众多孟买跟随者的告别达善活动中，巴巴耐心地对阿伽·阿里的父母解释了当前的计划。

离开前，巴巴命拉姆玖、帕椎、纳沃、卡卡·巴瑞亚、达斯托和普利得在美拉巴德仅喝牛奶禁食，共住一屋。但命令随即取消，只对普利得一人；其他人牛奶禁食一天即可。

# 伊朗之行

## 伊斯法罕与亚兹德

1929年9月20日上午9点15分，卡卡·巴瑞亚驱车载巴巴和满德里至维多利亚码头，大师的一些跟随者从普纳、阿美纳伽和孟买赶来为他送行。希芮茵麦和顾麦首先给巴巴献花环。巴巴一行登上S·S·维索瓦号，当晚11点驶离港口。跟随者齐声欢呼，祝愿一路平安。爱者们深情飞吻，似乎在告别生命之源。

望着大师从甲板向爱者——各种姓阶层，贫穷或富有——挥手致意，

天使为神与人之间的爱而落泪。

天使以火电之舌说话，爱者则透过泪水向至爱倾诉。

这无法描述，唯有心灵知晓他们之间爱的沉默。

船上，其他旅客不解地看着露天甲板上，这个受到如此爱戴和盛大欢送者。来自纳西科的一位名叫布玖尔·F·约希的帕西富商，对禅吉低语：“像美赫巴巴这样重要的圣人不该乘三等舱旅行。我来为他安排一间专用舱。”禅吉解释说美赫巴巴总是乘三等舱旅行。商人不甘心，直接找巴巴请求：“甲板是不适合像您这样的圣人的。请允许我为您及您的随从安排一间头等舱。”

巴巴用手势回答：“我很高兴在我所在之处。苦行僧的位置总是在穷人中间。”

但商人无法接受这个。约希找到船长，要求出资为巴巴和满德里提供舒适完备的适当住宿，还特别要求船长亲自照料他们的一切所需。船长按要求一一做了安排，尽管约希再三请求，巴巴谢绝这个提议。不过，在后者的恳请下，巴巴终于同意移到二等舱。富有的帕西人第一次见美赫巴巴，

首次会面在他心里引起了深深的骚动。他想方设法想要巴巴舒适，其努力在生命的某一点，一定会成为某个祝福。

船上，巴巴频繁地想念阿伽·阿里，时常亲吻他的照片。旅途中，马如提·帕特尔和布阿先生晕船，得到治疗。二人瘫软无力。

9月21日夜，船抵达卡拉奇。琵拉麦·霍姆兹德，巴巴的姨母芭奴及两个曾在美赫埃舍学校学习的儿子，默文和霍米，来迎接巴巴和满德里。来迎接的其他人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卡拉奇市长嘉姆希德·N·R·梅塔。琵拉麦邀巴巴到她家，巴巴在布阿先生和韦希奴的陪同下于11点半到那里。

直到凌晨2点，巴巴一直会见人们。对嘉姆希德·梅塔授予一篇有关神爱的语录，赞扬他在卡拉奇所做的无私服务。巴巴随后说：

**真正的崇拜在内里——在心里——不在外部的念念有词。一个人要想进入灵性道路，就必须超越宗教仪式。不可能通过智力来掌握真理，但目前人们对此一点儿都不愿知道。**

**世上所有的混乱皆归因于头脑。征服它的人便征服了一切，是真正的英雄。**

芭奴姨妈身体一直不佳，巴巴安排她在卡拉奇做手术，并指示表弟默文照料她。巴巴的另一位表弟霍米希望永久同巴巴一起生活。巴巴当时未作答复，但要霍米在他从波斯返回时记着提醒他。

9月22日，巴巴同满德里在爱的送别中离开卡拉奇。这个初次接触意义重大，嘉姆希德·梅塔同巴巴建立了亲密联系，全心接受了巴巴。嘉姆希德·梅塔是圣雄甘地的好友，正是通过他的影响，甘地最终得以与美赫巴巴会面。

余下的旅途中，巴巴拒绝到甲板上。舱位在底舱，男子们热得发昏。巴巴评论道：“这是我的运气。这个底舱是为我注定的，我喜欢。”

9月24日，巴巴开始刺激布阿先生。一次，受巴巴嘲弄时，布阿先生恼怒中说了些令人遗憾的话，巴巴建议他：“要学会咽下愤怒。努力在一切境遇中保持快乐。争取做到谦卑，莫再顶撞我。”

“我的这些利箭对你的精神很有好处；酒就藏在它们里面。你伴随我的时间最长。要有勇气；正因为你的勇气，我才打算去波斯。要让我高兴，并对此满足。我得闭关4个月，之后我们将不得不环球旅行。”

巴巴接着给出如下特别命令，让男子们遵循：

“谁都不得谈起我，不管是在船上还是在波斯。未经我允许，谁都不得散发任何书册、照片或像盒。谁都不得知道我在此，因为那会干扰我的闭关。我的工作完成后，我自己将开口说话，告知他人。在此之前，保持安静，继续按我的命令行事。”

接到上述指示前，布阿先生曾把一本K·J·达斯托写的有关美赫埃舍的书送给了一名乘客。次日禅吉发现这个情况，告知巴巴。巴巴对布阿先生很生气。禅吉设法从那人手里要回书，但因为这个，又有两三个人来船舱求巴巴达善。

巴巴评论道：“七年了，我试图待在一个安静之处，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这是最后一次努力。如若失败，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种种困难，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随后言道：

**“基督掌握着开启世界的钥匙，  
但他的手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没人向旅客透露美赫巴巴的身份，但人们一见巴巴，就忍不住盯着他看。在船机室工作的一位穆斯林默默站在角落凝望巴巴，感动得说不出话。他从未发过一言，巴巴似乎也未注意他。5天后，巴巴叫他来，把自己的手帕递给他。此人感激地失声落泪，亲吻着这个珍贵礼物。

另一次，来自果阿的一位天主教徒问禅吉：“这个像基督的人是谁？他是你的在世大师？你的古鲁？”

“他是我们的朋友，”禅吉轻声回答，“也是你的。”

9月26日，抵达波斯的穆罕默拉港（霍拉姆沙赫尔），所有人都要求接种霍乱疫苗。因巴巴出发前已在孟买打过预防针，禅吉试图让巴巴避免注射。但未获成功，巴巴被迫接受注射。



离船登岸，过海关时，海关官员没收了他们携带的全部书籍、像盒、照片和唱片，声称这些是反伊斯兰教的。巴巴评论：“他们是不会把这些东西还给我们的。他们将制造困难，干扰我的工作——我的闭关。”

巴巴指着布阿先生说：“因为你的稍许违抗，整个计划受扰失调。如此的灾难，都是因为一人的疏忽！有何必要带这些书？你造成了怎样的不幸；现在你该知道一次好意的谈话有时会导致混乱了吧。”

与此同时，与高级官员的面谈未能使行李通关。书籍被运往德黑兰结关，大家无不感到头疼。布阿先生为自己的错误难过不安。巴巴指出：“即使在这一切混乱中，我也很快乐，因为我忆起往世曾在此地漫游。”（巴巴指的是他从前作为琐罗亚斯德的降临，琐罗亚斯德于6000多年前在波斯出生并履行使命。）

经过两天的寻找，在一位苏非云游僧的帮助下，他们在穆罕默拉找到合适的住处。弟弟佳尔幽默地说：“我们没少听说波斯葡萄和石榴，都哪儿去了？据说葡萄有劳先生的脑袋那么大！”

自从到达，大家无不想念劳先生，因他未能如期带阿卜度拉、阿伽·阿里和阿里·阿克巴到达穆罕默拉。巴巴让速给在波斯寻找他们的不同人发电报。因乘坐的公交车发生事故，劳先生和男孩们未能如期抵达。在电报遍发波斯的同时，劳先生和男孩们在距穆罕默拉仅几英里处滞留了三天。第三日，谈话再次集中于他们的行踪，这时传来敲门声。门外站着劳先生和三个孩子。巴巴高兴地微笑着欢迎他们。

9月的波斯寒冷异常。说起天气，佳尔打趣马如提·帕特尔：“在伊斯法罕和耶兹德，天气冷得人不喝酒就活不成！看来我们也得不住地喝才能活命！”马如提把佳尔的话当真，他是个严格的马拉地人，担心自己会被迫饮酒。

巴巴得知后评论道：“确实，天气将会冷得厉害，但你为何担心饮酒？我们吃不到素食的时候，不也吃肉吗？这种话纯属垃圾！”

大师进一步对男子们解释道：

酒对健康及灵性生活皆有好处。对于二者，它是陶醉与强身剂。若饮酒后，念头转向灵性进步，是向目标的巨大推动；否则它就会引向地狱。酒是那种要么把你升至巅峰，要么让你堕入深渊的东西。

在古代，陶醉品的主要目的是灵性的。那时求道者不但用酒而且用大麻，海洛因，哈吸希和鸦片；甚至连库特博都纵情其中。你们都听说过赛巴巴吸水烟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吸比蒂烟。但最终那时的普通人为了错误的原因沉迷于这些陶醉剂。他们不明白其适当用途，陶醉剂的效果使其念转向肉欲——最糟糕的是，转向淫欲——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灵性道路上，淫欲是最大的障碍。甚至连一个这种念头都不该进入头脑。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要束紧你的蓝格提（腰布）”，这意味着不怀淫欲之念，不做淫欲之事，不碰甚至不看女人。淫欲如此强大，就连看女人一眼都会生起妄念；妄念引向行动。

对比一下孩子与母亲之间的爱；孩子在她的怀抱里玩耍触摸，却不生丝毫的淫欲念头。但父母之间的稍微碰触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淫念。

几天后，巴巴指示劳先生为穿行波斯租一辆客车。有 14 人随行巴巴（三名男孩和 11 名男子），计划从这个国家的一角旅行至另一角——由西到东。其时，从穆罕默拉到伊斯法罕，沿途有遭遇劫匪强盗的巨大危险；沿该路线旅行，可以说是在将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

瑞扎·夏（Reza Shah）登上王位后，在主干线沿途设点部署了巡逻部队，这减低了路匪的威胁。此外，自巴巴 1924 年首访波斯后，宗教敌对情感已不似从前，兄弟之情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穆斯林和琐罗亚斯德教徒之间，这对巴巴和一些琐罗亚斯德裔男子而言，降低了旅行风险。然而，机动车交通堵塞新近在波斯发生，道路极其不畅，一天之内根本走不了很远。

另一个问题是，沿途未设城镇指示路标，这使得对确切区域的识别相当混乱，而他们在波斯旅行的最大困难是获取素食，因为根本没人提供。大家时常只得啃干面包充饥。要找到穿越沙漠地带的合适交通工具也是个问题，但劳先生设法办妥了所有的交通安排。

自从到达波斯，巴巴的健康恶化。口腔肿痛，受寒感冒，头疼胃疼。9月30日，巴巴评论道：“我的内在灵性工作加强时，会对我的身体产生影响和压力。但我不在乎这种身体负担。”当天，巴巴剃掉了数月未剃的胡须，禅吉也如此做。

穆罕默拉警察局长和其他官员想见美赫巴巴，有人将此汇报给巴巴，巴巴严厉批评此人：“我警告过你一千次，不要向外界透露我的身份。我不喜欢这样，我在这儿不希望见任何人。我或许在别处主动施达善，但不是这里。你们没人听我的话，这制造了所有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后来发现是为他们安排住处的苏非云游僧，把美赫巴巴的情况告诉别人的。初见面时，云游僧不知巴巴的真实身份，但在巴巴于穆罕默拉访问阿德希尔家时得知。巴巴态度淡然，未答应给穆罕默拉的任何人施达善。

10月3日，巴巴决定前往伊斯法罕。租了三部车，巴巴希望一辆紧跟一辆，但因司机之间的分歧，三部车朝三个不同的方向驶出。除了巴巴坐的车，其余两辆均发生机械故障，开出不远即告抛锚。因此只得另作交通安排。租了一辆卡车，以载运满德里和全组的行李。巴巴继续同劳先生和三名男孩乘汽车旅行。经过11天的行驶，巴巴于10月15日抵达伊斯法罕，但满德里乘坐的卡车抛锚，两天后才到。

如后所述，这次旅行除了满德里，尚有79件行李。此外，司机还偷偷将14包很重的糖放到了卡车上。因超载，旅行次日轮胎即爆裂。这发生在一处荒凉地带，满德里只得在此待了两天，等待新轮胎的到来。除了黄瓜，什么食物都没有。终于起身时，汽车再度抛锚，途中又被迫在两处停留。

他们在一处逗留两天一夜，那里除了肉和蛋，一无所有。只得再次以黄瓜充饥。接下来的停留处是一座7000英尺高的山口，无蔽身之处。他们睡在卡车上，冻了一宿，次日早上皆浑身酸痛。找不到可吃的东西，只得

挨饿。该地区盗匪横行，他们感到随时都有遭抢劫的危险；但除了继续前进，别无选择。接着卡车再度抛锚，无法修理。等了两天，又租了一辆客车，抵达伊斯法罕，于10月17日赶上巴巴。13天的旅行悲惨无比，男子们个个筋疲力尽。

在伊斯法罕，入住阿斯利泰莱饭店。到伊斯法罕时，禅吉和卡瑞姆皆发高烧。卡瑞姆失去知觉，双唇紧闭。似乎陷入昏迷，在死亡边缘。

然而巴巴根本不注意他，只是询问满德里有关旅行的情况。过了一小时，他问道：“谁躺在角落里？”有人告诉说是卡瑞姆。巴巴要了杯温茶。卡瑞姆脉搏微弱，面色如死人般苍白。巴巴撬开卡瑞姆的嘴唇，用勺子给他灌茶。不多时，卡瑞姆开始发汗，一小时后苏醒，两天后完全康复，敏捷如常。

10月18日，经过16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洗澡洗衣了。伊斯法罕寒冷异常，但洗去旅途的尘沙，让大家精神振奋。

翌日，巴巴给满德里盛完晚饭，就伊朗人的不道德状况评论如下：“我们应同情他们。不应责备他们；这是他们无知。既然我已来波斯，返回印度前，我将完成净化气氛的工作。”

巴巴接着质对满德里：“告诉我一件事，要坦白；我这么问自有原因。今天我想要你们向我透露，你们加入我之前或之后做过的任何错事。你们若做了什么，我希望你们敞开心扉，无所惧怕地坦言——无论那会是什么。”

每个人都在巴巴面前坦白了自己的弱点。巴巴感到满意，接着指出：“现在你们不必忏悔任何事情。你们对我坦诚。我已宽恕了你们的每一件过失。你们中间有几个没有任何的过失，但我已宽恕其他所有的人。”

巴巴接着解释道：

正如我今天要你们公开坦白弱点，耶稣也每日在固定时间会见弟子们，宽恕他们的过失，并给予他们建议指导。从耶稣的这一行为中，天主教徒找牧师忏悔，直至今日。这是个好的行持。但在忏悔与宽恕之后，不应再重复那些行为。如若重蹈覆辙，又

有何益？你若7天之内犯700个错误，去找牧师忏悔，只是为了日后重复之，则是毫无益处的。

牧师，达斯托，毛拉和布道者，喋喋不休地说教，但没有效果。人们一只耳朵听，一只耳朵出，因为他们继续犯错。原因是只有库特博或赛古鲁能对付人类罪恶的结果，强调其严重性，影响罪者的心。教士的话能产生什么印象？造成真正印象的是赛古鲁的知识，产生影响的是他的知识。

因此要警觉；不要犯日后你会后悔的错误。淫欲的强度曾经打破了甚至睿希和穆尼们的忏悔苦行。而你们呢？你们的好运将你们带到我身边，你们的忏悔让你们得到宽恕。事实上，你们的心应被我的慈爱宽恕化为水，我对你们的缺点并不感到生气。但我在这样的条件下宽恕你们——不再放纵于那些过失。你们都有多么幸运——今天得到我的宽恕。宽恕是我的本性；我一旦宽恕，就再无可忏悔的了。

巴巴随后让每一位满德里保证绝不怀着淫欲碰触任何女人。至于已婚者，他们要保证除了自己的妻子，不碰任何女人。

满德里因被巴巴宽恕而感欣慰，但也为自己过去的弱点不好意思和愧疚。巴巴随即对上述所言加以说明：

淫欲并不是坏事。因为这个淫欲，你们得以生为人。正是因为这个淫欲，你们将从人变为神！但你即使有淫欲，也莫付诸行动。从灵性角度看，淫欲是最坏的弱点。真正的英雄乃是成功战胜它的人。跟不是你妻子的女人睡觉是最坏的罪过之一。必须发生的已经发生；但从现在起，要当心淫欲。遵守我的命令，远离淫欲。从那种发臭的部位能得到什么持久的快乐？那会毁坏你的精神和性格，并且侵染身体。

我知道每个事情，虽知一切，我却一直观看，也许你们会想：“既然巴巴知道一切，为何不让我们避免犯错？”在你做任何错事之前，我就知道你打算要那么做了。

而我为何不阻止你们？这是我的秘密。我的工作的秘密是，虽然我知一切，但我并不干预。事实是，你应该有这个淫欲，但你应尽最大努力不成为其牺牲品。你应该打一场硬仗，即使失败一千次，也应再次准备好继续与之搏斗。

我若愿意，能于瞬间摧毁你的淫欲。但摧毁它有什么用？我必然将摧毁之。同时，你们要继续自身内的战争。这是法则；是必要的，到时快乐将随战胜淫欲而到来。没有拼搏，则无战斗的喜悦。真正的喜悦在于多次失败后的成功。没有障碍，没有牺牲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而赢取的战争则无任何的喜悦。那应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淫欲在那儿是为了让你战胜之。这是终生的斗争。这种内在冲突会坚持下去，直至你的生命终点。它应该在那儿与你争战。你应随时保持警觉，做好搏斗准备——拼杀。

爱我并信任我者，将双倍地努力服从我。你若碰触任何女人，立即告诉我；这是一个治疗方法。另一个方法是想想你前世是女子，曾与一位男子有过联系，现在你是男子，想同一位女子发生联系。你在诸往世已有过足够的满足。更多的淫欲又能带来什么？

首先，你应努力摆脱淫欲，因所有其它的罪恶皆因之而起。例如，若把鹦鹉的喉咙割断，它会毙命。但若剪去其翅膀，它则死不了；过些时候，翅膀的羽毛还会再生。可把淫欲比作鹦鹉的头颅。因此当淫欲仍在，我们征服愤怒等其它罪恶时，罪恶还会复生——一切皆发乎头颅。而若永远将淫欲杀死，其它每一种罪恶也被歼灭——你砍去了其首级。

不过，事实是淫欲对进化有必要。它在植物形体中开始发展。随着淫欲的增加，进化前进，因为淫欲意味着能量，意识随能量增强而扩展。

这些道路上的要点，你们是不会理解的。有成千上万个比发丝还细的要点。谨记，要想根除一生又一生所积聚的业相，并非易事。而淫欲是所有业相中最坚固的。但你们要当英雄，与淫欲作战；就会战胜之。真正的喜悦是与之搏斗，而非屈从之！我知

道这个，却让它保留，时机成熟时我会摧毁你的淫欲。在此之前，继续战斗，切莫放弃。

# 切莫违诺

翌日，10月20日星期日，巴巴又要全体满德里集合，公开坦白任何过失。有位满德里火了，问为何还得坦白，他们昨天已坦白过了。这让巴巴不悦，他责备道：“你这个傻子，白痴！此乃事出有因，你怎能知道我今天为何又让你们坦白？”巴巴进而解释道：

你怎能理解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这个国家的罪业有多邪恶？这是我来波斯的原因。凡是我需要做的，我都在做。你怎能理解这一点？你怎能理解我的工作方式？因此，保持安静，照我说的做。莫问为何与何为。你怎能探究我的神秘方式？不是每件事都可泄露。为了我自己的特别原因，即使我让你一千次感到害羞，你也要保持谦卑，低下头。如果我让你感到在世人眼里赤裸，那你将有多么幸运！

大师总是准备着把珠宝给你，但你的容器不空，满是垃圾！我想给你爱，但你心里充满淫欲。除非抛弃之，否则我就无法给你爱的体验。因此要战胜淫欲——把它赶走！

巴巴随后就伴随他的满德里评述如下：

“古斯塔吉真正属于第七层面——他应处于上帝状态！”

“韦希奴有灵感，重灵性；但冲动，易偶尔发怒。”

“查干看上去总像是在三昧中，像个瑜伽士；但他一生气激动，脸就胀得通红。”

“劳先生是我们的总管，严格对待每个人。”

“佳尔是我的音乐家。”

“希度是歌手。”

“禅吉是歌手的接力和继续者——鼓手。”

“布阿先生、卡瑞姆和马萨吉是观众。”



在伊斯法罕，巴巴花很多时间同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和阿卜度拉在一起。10月20日，巴巴准备继续前行，讨论了未来计划，巴巴评论道：“我必须闭关4个月，为此目的，伊斯法罕不是合适之处。我们得去别的地方。”

经过大量讨论，巴巴喜欢去耶兹德的建议，问道：“有谁希望在我闭关期间留在我身边。想回印度的人可由此地返回。”所有人都愿意同大师在一起，除了马如提·帕特尔，他不再想留在波斯。巴巴答应到耶兹德后送他回家。随后对满德里指出：“要三思——是伴随我还是离开我。”

“没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除了患感冒发烧，你们还可能面临其它的困难。想想你们目前为止所经历的困难再决定。”

“别相信我，如果外面下雪冰冷，如果我决定继续旅行，你们将不得不跟我一起走。我不受任何事情影响。你们应学会忍受一切。”

“因此要仔细考虑你的决定。若想回印度，就回。若希望留下来跟我，那更好。最好是同我在一起。但跟我在一起时，就当作你自己已经死了，因为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做事。每一刻你都得按我的希望行事，你若那么做，没人会动你头上的一根头发。”

为了帮大家下决心，巴巴从不同诗歌中引用了一些波斯对句：

你若想成为真正的爱者，  
就应连你的生命都清洗掉！

跨入大师的门槛前，  
一个人应敞开坦白。  
这个朝廷的方式是拧断爱者的脖颈，  
这个国王的习惯是漠不关心。

爱者应清除心中一切疑惑，

急切地用爱火把它填充。

很多马不能在这个比赛中奔跑——只有少数；

很多孔雀不会在这条小径上出现——只有少数。

爱者的心是狮子的窝穴，

进入这条道者，皆是在彻底厌倦生活时！

同别人谈论爱及其痛是个错误；

抱怨爱与服务是种侮辱。

一个人若碰巧得到哪怕一线那种爱，

他便获得世上的全部财富！

对于见到至爱的爱者，

其生命的财富只是爱，其生命即永恒存在。

巴巴随后问：“现在，说吧！谁想留下跟我？”所有人都同意，这让巴巴满意，最后他说：“很好；让我们看看未来会怎样。”巴巴后指出他想召鲁斯特姆、拉姆玖、达斯托、男孩瓦森特过来，他到耶兹德时，将做此决定。

同时，劳先生告诉巴巴，说他看见一些当地市民衣服上别着带巴巴照片的像盒，对美赫巴巴到伊斯法罕表示喜悦。他们正等待着面见大师的机会。巴巴问满德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谁把像盒给他们的？”

盘问为满德里做工的两个男孩——赛义德和哈森。起先他们说了谎，但最后承认是他们对别人讲的。巴巴把他俩拉到一边，警告道：“永远不要说谎，即使你会因所做的某个事而死。不论你在哪里，在世间还是跟我，都绝不要说谎。”巴巴让他们做保证，之后拥抱了他们。

伊斯法罕听说巴巴的人，不断请求大师达善。终于有一天，巴巴同意见他们。来了许多人，贫穷的，富有的。人们带走了巴巴的照片和像盒，虽然佩戴古鲁的像章违背其宗教。有些人甚至碰触巴巴的足，只有巴巴的爱才能让这些穆斯林如此做。

连狂热的宗教徒都在巴巴大爱的神圣力量面前俯身顶拜！

10月22日，巴巴一行离开伊斯法罕前往耶兹德。临行前，巴巴说：“若在耶兹德闭关可行，就好；否则我们要看看前头会是什么。”

快到贾夫拉巴德镇时，巴巴出乎意料地问：“我们应该去哪儿，贾夫拉巴德还是耶兹德？”接着遣劳先生去贾夫拉巴德的拜度家。五个月前被遣往波斯的拜度、美拉班普尔及六名美赫埃舍学校男孩前来欢迎他们。

旅行两天后，晚间到耶兹德，在一家客栈过夜。次日，巴巴一行受邀到一个名叫阿尔巴卜·鲁斯特姆·库希拉乌的商人家居住，巴巴接受了邀请。同时禅吉和卡瑞姆还在生病，希度奉命照料他们。二人患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波斯普遍存在的不卫生状况。污水处理及饮水系统的管理都不合卫生。在整个旅行期间，净水的获取是个严重问题。希度负责这项职责，他们住地外只有几个小池塘里有水。人们用皮囊取水，但连这种水也是污染的。希度去打水时，常常发现池岸附近有粪便，一次他还看见有个男子在池塘边小解。他把情况汇报给巴巴，巴巴指示他把水煮开了再煮开，直到洁净为止。

在耶兹德，许多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受吸引来达善巴巴，内怀难以解释的疼痛。一些波斯人请求巴巴访问他们家，他同意了。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巴巴急于在耶兹德寻找一个适合闭关之处，但未找到符合要求之地。他随后访问了贾夫拉巴德的拜度家，在那里会见了拜度的妻子苏彤和其他亲属。巴巴要苏彤准备午餐，但他急着吃，不等她把

米饭做好。为了快点吃饭，巴巴把所有的锅盆拿到餐厅，招待满德里和其他人。苏彤试图阻止他，大叫米饭不熟。巴巴问大家饭熟不熟，人人都说饭极好——这让苏彤大为吃惊。

10月27日，巴巴一行到穆巴卡城，巴巴在此会见了布阿先生的父亲法里敦。阿伽·阿里的亲属也在穆巴卡，一行人访问了他们的家。亲属们坚持让孩子留下，不让阿里再随巴巴旅行。巴巴对此不悦，但指示满德里让阿里留下。因上述干扰事件，阿里·阿克巴和阿卜度拉也被送回各自在波斯的家。阿伽·阿里的亲属极端反对美赫巴巴，他的一个叔叔实际上在靴子里藏了把手枪，打算杀死巴巴！但当此人面对面见巴巴时，完全忘了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反而向巴巴顶礼达善。接着忏悔了自己的不良意图，送给巴巴一大篮桃子做礼物。

不久，佳尔和马如提·帕特尔返回印度。巴巴决定从穆巴卡访问库拉姆沙尔——他祖父蒙德伽及父亲希瑞亚的出生地。到达该镇时，巴巴心情极佳，送禅吉一顶新帽，给韦希奴一件新衣。

巴巴回到耶兹德，还是发现此地不适合闭关，因此决定离开。10月28日，离开耶兹德当天，巴巴受邀访问凯库希如·玛基的学校，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见他。学校校长问巴巴何时开口说话，巴巴面带狡黠的微笑，在字母板上指出：“四个月后。”后来一大群人围住鲁斯特姆·库希拉乌的家，巴巴只得悄然离开，饭都未吃；人群得知大师离去，有些人眼含泪水，虽不能向他告别，但在泪水中想念了他。

次日上午到克尔曼镇，巴巴让几部车全部开进一个车库。他和满德里关上门待在里面。他解释说：“我不希望住在这个镇子，也不想见任何人。因此注意不要让任何人来见我。”

虽严加预防，一个名叫鲁斯特姆·索拉伯·伊朗尼的人还是得知了巴巴的到来。他请求巴巴到他的豪宅居住，巴巴谢绝。他向巴巴保证，说去他家有个秘密通道，怎么也得到访一次，巴巴接受了。

消息传开，一大群人聚集在车库外想见美赫巴巴。只得叫警察来驱散他们。因在耶兹德以大师名义举行的大型活动，人们获悉大师来波斯的旅

行，许多人希望国家的统治者瑞扎·夏来见巴巴。一些人急于促成这次会面，但巴巴坚决拒绝。

10月30日，一行人悄然离开克尔曼前往巴姆。中途停留时，巴巴感到饥饿，指示马萨吉在路边做饭。发现什么都没带，巴巴挖苦劳先生作为主管做的差劲安排，劳先生发火，因为他也这么想。生气地回答：“在耶兹德，还有克尔曼，我反复多次请求买土豆、黄油、面包、酸奶和水果，您都拒绝。我很清楚我们路上买不到这些食物。现在您饿了，我有什么办法？给青草还是干草？”

巴巴笑了，说道：“我一直就只想要草！在哪儿？”所谓草，巴巴指的是在波斯得不到的素食。因得不到，马萨吉才被迫在整个旅行期间做饭。又走了一程，发现有西瓜售卖。巴巴吃了一点，把余下的给了因这事一直气鼓鼓的劳先生。

当天到巴姆，多方打听怎样去度兹达卜。得知不在沙漠中途滞留，两天就能到达度兹达卜。不过，他们还得知，这条路线极其危险，沿途盗匪为患。有人警告说：“别犯傻了；没人用这条线路。若是有人走这条道儿安全抵达度兹达卜，可以说是被安拉给了第二条命。”

与此同时，劳先生为大家安排了一处房子。自从离开伊斯法罕他们第一次洗浴。不久，就返回美拉巴德进行讨论。巴巴希望另带一名品行良好的波斯男孩一起旅行，以代替阿伽·阿里。劳先生前去寻找，并找到了一个。

翌日，10月31日，古斯塔吉注意到房子附近有个圣人模样的人，告知巴巴。巴巴得知后很欢喜，立即去见他。这个人一见巴巴走来，就跑向巴巴，亲吻他的手。巴巴拥抱他后，他沿街走开。后来巴巴让人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单独同他坐一起。巴巴把自己的床垫给他，此人离去。巴巴透露此人是一位瓦隶——第五层面的大师。

当天，自少年以来，布阿先生第一次剃去胡须，戏剧性地改换了面貌。巴巴评论道：“罪业去除了。”

巴巴提到在耶兹德的活动和那里人们的爱。赞扬阿尔巴卜·库希拉乌——在耶兹德安排举办四次大活动的商人。见到巴巴，整个城市沸腾了，那是大师在波斯走出闭关公开露面，给群众施达善的唯一地方。

谈话转向巴哈伊信仰的领袖，后者曾专程从设拉子乘飞机来耶兹德，向美赫巴巴提问挑战。他来的目的明确——揭露巴巴不是拉苏，救世主。但他一见巴巴，便忘了打算问的一切，含泪宣布：“您是神本人！”他俯身顶拜，匍匐在巴巴脚前的地板上，啜泣不已。从巴巴房间出来，他向人们宣布：“今天我见到了神！”（注：巴哈伊是由巴哈欧拉（1817-1892）1863年间在波斯建立的神秘宗教，强调全人类的灵性一体性。巴哈欧拉是巴孛的跟随者。巴孛是对设拉子的库特博（至师）阿里·穆罕默德（1819-1850）的尊称。）

在巴姆，一位波斯军队的将军全副武装，挎着剑来到巴巴住处。他向满德里打听美赫巴巴的情况，却被告知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在此。将军请求：“请进去告诉你们的大师，就说有个乞丐站在他的门口。”巴巴得知后让他进来。他一到巴巴面前，就向巴巴行军礼，并抽出剑，放在地板上。俯在巴巴脚前，亲吻巴巴的手。

让他平静之后，巴巴问：“你是什么头衔？”

“在尊者您的面前，那什么都不是。”他回答。

“我问你在军队的头衔。”

“我是波斯军队的一名将军。”

巴巴拍拍他的头，说道：“在为国服务中死去的确伟大，但在为神服务中死去更伟大！”

将军点头，说：“我明白；我乞求您给我恩典，让我对神的爱增加。”

“我会帮助你的。”巴巴承诺。

将军崇敬地闭上眼，俯身顶拜，说：“如果允许，陛下，我想说，对我国家的拯救不在于军事力量，而在于灵性再生，这要凭借像您这样的大师的恩典。我恳切祈祷——您降恩于我不幸的国家及其蒙昧的人民。”

巴巴微笑，打手势：“这就是你在此见我的原因。”

“这对这个国家是巨大的荣幸。愿您的祝福净化这片土地！”

将军随后眼望巴巴，恭敬地一步步倒退而去。这个场面令满德里深为感动。接着巴姆的警察局长来询问美赫巴巴的情况。依照波斯的通行法律，警察有权登记所有到本国旅行的外国人的姓名、从业及来访目的。局长来收集这些信息。巴巴的秘书禅吉如实呈报，但他说，“我希望见你们的领导，阿尔巴卜·默文。”（注：阿尔巴卜在波斯是对先生的尊称。）

他被告知巴巴不见任何人，但他坚持：“按政府规定，我必须亲自面见他。”再次被告知这不可能时，他说：“我无法告诉你们，见赫兹拉·美赫巴巴对我意义有多重大。”随后道歉并坦言：“今天我利用特权，完全是为了能进来，得到他的达善。我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借口。”

禀报巴巴，巴巴召局长到他房间，局长谦卑地做自我介绍，亲吻巴巴的手。巴巴让他坐了一会儿，对他说：“我将从奎达返回，并将打破我的沉默，在波斯显现。”

局长说：“见到这么多人谈论的尊者，我实在是高兴。赫兹拉，我随时准备执行您的希望。”他转向满德里，说：“你们能一直陪伴大师实在幸运。”

不久，劳先生租了一辆客车准备赴度兹达卜，雇了一个名叫哈菲兹吉的有经验司机。在巴姆许多人来求达善，巴巴出乎意料地同意了。离开前，巴巴为劳先生找来的男孩洗浴，并为他穿上新衣。

11月10日下午4点，巴巴和满德里离开巴姆。特别指示司机，不得在车上载运任何其它物品。巴巴就坐时突然发火，没人知道其中的缘由。走了仅一英里，汽车便有两个轮胎爆胎。司机哈菲兹吉害怕了，因为轮胎是崭新的，且无任何明显爆胎因由。修补了轮胎，开到下一站，在此休息。

次日途中，哈菲兹吉注意到蒸汽从水箱喷出。他停下车，下来检查，弄不清哪儿出了问题。他往里加了冷水，重新启动汽车；但没过几分钟，水箱又滚烫如旧。

哈菲兹吉下车打开引擎，检查发动机，但未看出有何破损之处。哈菲兹吉狼狈不堪，不停地检查，终于在水箱底部找到一条小裂缝。他给水箱加满冷水，把车慢慢开到附近的法黑耶村，对着方向盘喃喃而语：“安拉，安拉。”他设法用蛋清补住裂缝，当晚到达法黑耶。老是听见他自言自语：“安拉，保佑我；我以前从未遇过这种麻烦。我做错了什么？”

翌日继续旅行，但走了不到几英里，散热器再次开锅。这次哈菲兹吉才竭智穷了。他试图修复破损处，但心灰意懒，又因迷信感到害怕。劳先生过来安慰他时，他猛然想起问题出在哪儿了，告诉劳先生：“现在我明白这一切为何发生了。现在对我一清二楚。我违背了对你们大师的承诺。离开巴姆前，我违背他的命令，往车上装了两麻袋杏仁。我该怎样去请求他的宽恕？我对自己的愚蠢无知无地自容。求你好心代我求他饶恕我。”

劳先生很同情，对他说：“我警告过你，坏运气会伴随那些违背对美赫巴巴承诺的人，但你不听我的建议。好吧，我带你去见美赫巴巴，求他宽恕你。”

劳先生将哈菲兹吉带到巴巴面前。巴巴饶恕了他，拼出：“切莫对布兹伽（大师）的话不敬，一旦承诺，切莫违背。好了，别再担心了。小心开回巴姆，换一辆车回来。”司机疑虑车能否开回巴姆，巴巴向他保证：“别担心。我会确保它安全抵达。”巴巴指示劳先生把波斯男孩送回家，他们与哈菲兹吉同行。

法黑耶村村长被巴巴强烈吸引。他对村民们宣布：“我服务过苦行僧，王公贵族们，但我从未见过美赫巴巴脸上的那种光！”

与此同时，哈菲兹吉遵从巴巴建议安全抵达巴姆。并即刻派出另一部巴士，但他自己未随车返回，他感到筋疲力尽和无比震惊，无法开车。为了给这个人一个教训，美赫巴巴经受了怎样的麻烦。大师在一个荒凉偏僻的村子里待了两天，几乎没有吃的东西，且匪盗猖獗，随时有被盗的威胁。但哈菲兹吉注定受祝福并得到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 离开波斯

另一部客车抵达，巴巴一行 11 月 4 日离开法黑耶。随车带了三名向导引路。重载的汽车在沙路上行驶相当困难；轮胎陷进沙里，满德里只得下车，帮忙推车。

旅行极其缓慢；一小时只能走 4 英里。终于穿越沙漠地带后，他们面临的是带危险急转弯的山路。巴巴间或下车，同大家一起走下陡坡，汽车一边缓慢下山。11 月 5 日午夜抵达度兹达卜镇。人人都因紧张的旅行筋疲力尽。

世界不知其所扮演的角色；

在大师的工作中逆境乃必要的恶。

巴巴本可采用海路返回印度，这样会较为方便，但出于很好的理由，他选择走陆路。满德里整个时间一直纳闷，巴巴为何选这么一条穿沙漠越山岭的可怕道路。他们一路困苦重重，有三人患了重病。

快到度兹达卜时，夜幕降临；天色已晚，司机怀疑走错了方向，想停车。但巴巴向他保证路是对的，并指示方向。一时，司机固执己见，说他不打算再往前走了。满德里劝他继续前行，但遭到拒绝。巴巴下车，不满意司机的态度，满德里跟随。僵持了几分钟，司机同意继续前行，但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开出不远，司机惊奇地看见前面有灯光，纳闷这是到了哪个镇子。见是度兹达卜时，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按他自己的推算，他们尚有几个小时的路程。

因旅途劳顿不堪，查干次晨起晚，受到巴巴严责：“我叫你做什么，你偏不做！”巴巴转向男子们，发火：“没人按我的要求做！你们都不在乎我！我试图五点唤你们醒来，你们却继续大睡。”巴巴还嘲弄布阿先生；因此，到吃饭时间，他和查干两个还在生气。

为哄查干摆脱沮丧，巴巴问道：“是你在这儿服务我，还是我该服务你？”查干拒绝展颜，不再吃饭。最后巴巴把他叫到一边，同他分享了一杯茶，安抚他。

马萨吉做了“旦萨克”，一种美味的波斯米饭豆糊。巴巴亲自盛给满德里。解释道：“今天我给你们盛旦萨克有两个原因：帮助治愈你们的饥饿；为了我的某个净化和拯救波斯人民的重要工作。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圣人或库特博采取过我在此所做的实际程序。但我现在所做仅限于此时此地。此后或别处，我将不再做这个。”

度兹达卜当时是波斯与英属印度边境的一个边防站。巴巴对劳先生和禅吉解释说：“签证将花很长时间，今天就去政府办公室开始办手续。我们若困在这里，就赶不上星期天的火车，将不得不为取得签证经受大量麻烦而滞留这里一个月或更长时间。”

从度兹达卜到奎达，每周两趟火车，星期四和星期天。在剩下的不多几天拿到所需签证不大可能，但巴巴提醒禅吉和劳先生快速返回印度的必要。命他们感到什么对及时取得文件有必要，就去做。

二人投入这项工作的同时，巴巴遣布阿先生进城寻找“好男孩”，协助巴巴的特殊工作。从美赫埃舍学校开始，大师无论去哪儿，都随身带一名男孩，他会给男孩洗澡、喂饭、穿新衣。通常几天以后，巴巴就会把这些孩子送回家。美赫巴巴工作的这一特殊方面持续了近28年，但在此长期过程中，满德里找到的男孩没有一次“配得”长时间服务巴巴。（注：寻找完美男孩数十载后，巴巴一次亲吻自己儿时的照片，评论道：“我想要一个像他一样的男孩，但从未找到一个。”）

布阿先生在度兹达卜找到三名男孩，带到巴巴跟前，但巴巴怒视布阿先生，发现他们不合适。尽管如此，他还是给男孩们喂饭，给他们新衣，然后送他们回去。

如此数次之后，巴巴和布阿先生之间发生如下激烈对白：

“白痴，你怎么老带来跟你一个样的男孩？”巴巴挖苦布阿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下次给我带个好的来，不要是一群小无赖！”

“找他们是很头疼的事，”布阿先生回答，“我选的年轻人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要是您对我带来的一个都不赞同，我有什么办法？”

“你这个动物，只带动物来！让我看这些叫花子，你就不害臊？”

布阿先生被激怒了，冲口而出：“现在我不要上帝也不要世间了！我无法忍受在您手下的这种生活。我走人！”

“不管你去哪儿，我也会在那儿！给我看看我不在的地方！你这个傻瓜，去亲眼看看；你会发现我的话一点不假。”

“巴巴，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能忍受您的嘲弄取笑了。”布阿先生恳求。

巴巴回答：“我生气是因为你；你的方式让我生气。我怎会无缘无故发火？既然我发了火，你就应该努力安抚我。可你却不，为一点小事就发作，我还得安慰你，这又让我生气。你的职责是服务我，但反而是我服务你！像这样和我一起生活有何用？”

巴巴随后解释道：“我的工作是为你逐步让你死去，但这种受伤若是让你又恼又怒，我该怎么办？停止伤你吗？我设法安抚你；给你解释。给你勇气。我不得不伤你，因此我想要你勇敢，能够忍受之。但你对我的仁慈无动于衷。”

布阿先生平静下来，巴巴同满德里讨论未来计划。通知他们：“现在我决定直接去纳西科。在那里闭关。布阿先生做我的勤务兵，从早到晚烧香！”这句讥讽令人人大笑。

在这样的旅行中，巴巴同某个满德里之间通常会出现紧张状况。在波斯，有时是马萨吉受指责；有时是希度。巴巴的责难会连根拔起一个人的思想或头脑，深刻动摇一个人的心理平衡。以此方式，每个人都学会怎样在大师的责难中同他一起生活，服务并取悦他。巴巴把这些责难称作“我的箭”。

刺破厚重的幻相面纱，让心灵因渴望而流血，从而将之唤醒的利箭。

11月7日，一位名叫代尼亚·伊朗尼的人来达善巴巴，但遭拒绝，因为巴巴不见任何人。代尼亚失望离去，但他将为大师所做之事，会使他名垂青史。

劳先生和禅吉尽最大努力办理签证；虽再三奔波，但截至11月9日下午，他们只从波斯领事馆拿到签证。还须获英国签证，才能进入印度。英国领事办公室星期六下午1点关门，巴巴想星期天离开。在如此短的呈报时间内办妥旅行手续不容易；但仰赖巴巴的内在帮助，他们得以进入领事办公室。因被严令不得泄露巴巴的身份，他们提供的信息含糊不清。未得到对一行人职业的满意答复，英国领事拒发回印度的签证。巴巴得知后非常失望。接着遣劳先生和禅吉直接到领事住处，但他们再次无功而返。

巴巴不悦。第四次要他们去找英国领事。他们犹豫了，巴巴责备道：“你们要是不想执行我的愿望，和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

劳先生回答：“这不是服从命令的问题，巴巴。我们得按世俗方式办理那些与此相关的事务。我们受令不得泄露您的名字，所有这些困难都归因于此；但我们仍继续忠实执行您在这方面的希望。”

巴巴宣布：“你们两个真没用，你们若更注重世俗方式，那更好啊。你们就是被赶出办公室又有何妨？忘记世俗方式，牢记我的命令。”

“我不明白这一切吗？我疯了吗？做事轻而易举有何意义？你们若照我的命令，做不可能之事，你们的男子汉气概就会展现！真正的弟子意味着彻底与绝对服从大师的意愿和指示。”

同时，代尼亚·伊朗尼返回，站在门口，但再次被拒入内。他恳求道：“我是为紧急的事情而来。我必须见美赫巴巴。”

巴巴得到通报，召见代尼亚：“你为何事来？”

“我给您带来一封信。”

巴巴吃惊地问：“给我？”

“不是给您本人的，是代表您写给英国领事的一封信。”

“谁带来的？”

“您忠实的奴仆！”

“来自何人？”

“来自度兹达卜区长。”

“为何事？”

“为了让您及您的随从乘明早的火车过境。”

巴巴容光焕发，宣布：“好！很好！”示意代尼亚过来，巴巴拍拍他的背，把手放在他头上，祝福他。

代尼亚曾急于见美赫巴巴，并以不凡的方式见到巴巴。满德里目瞪口呆。沉默片刻，巴巴瞅了一眼禅吉和劳先生，二人羞愧万状。巴巴说：“这表明爱所能做的！看看这个人；他是本城的一个穷商人，在政府圈子里并无多大影响，而他却设法找到此地的最高长官，区长本人，说服他给英国领事写信，以便让我们顺利出境。

“这不是区区小事或服务！他未经要求，甚至未告诉我们，就主动做了这一切。这种无私自发地提供，除了我的祝福，不期待任何酬报的服务，必定会成功。他确实成功了。为何？因为激发他去这么做的爱。这种爱给他带来成功。我非常高兴。他配得我的祝福！”

巴巴指着劳先生和禅吉，补充道：“看看这两个跟随我生活多年，且知道我的工作方式的人。他们自称我的圈子成员和弟子，却不顾我的反复指示，如何向英国领事解释，而是犹豫不决，生出一千零一个它念，自己计划怎么做最好。”

巴巴对禅吉和劳先生打手势道：“好了；你们俩别担心了。跟这位绅士去找英国领事，立刻把信交给他。”当晚 10 点，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找到使馆代办，把度兹达卜区长的信交给他。返回后，劳先生和禅吉彻夜难眠，四点就醒了，急于完成此事。

他们黎明时分到达领事住处，向他提供了有关巴巴和其他满德里的充分信息，对他解释说巴巴当天务必离开。领事让他们等候，8 点把他们叫

进办公室。他对区长的推荐信并不完全满意，将它撂在桌上。恼火地说：“起码要告诉我，你们是什么人。”

禅吉承认：“默文是我们的大师，我们是他的弟子。”这句简单的话打动了领事，他指示助手为他们填写签证，让他们签名。

当时度兹达卜英国领事之所以对签发签证极端谨慎，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出现，公开号召印度从英国独立，而巴巴一行多半是无职业的伊朗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度兹达卜的领事担心，美赫巴巴的同伴若是共产主义分子，而被允许进入印度，在那里制造混乱，他将难辞其咎。

实际上，不久之前，孟买的英国领事已给波斯边镇的所有领事馆传达指示，不许美赫巴巴返回印度，因为他拒绝签名，只有波斯护照，没有英国护照。满德里当时并不知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巴巴才选择了这条危险严酷的陆路，在领事馆尚未接到上述指示的度兹达卜过境。

数月后发生了一件趣事。返回印度后，禅吉为一位满德里办理护照，再次见到了孟买的英国领事。领事问他：“你们大师从波斯回来没有？”

“回来了，他几个月前就回来了，”禅吉回答。

“那他开始签名了？以前他可是拒绝这么做的？”

禅吉否认。此人又问：“那他没签证怎么能进入印度领土？”

禅吉简单回答：“他是大师，对于他没有不可能的事。”

领事困惑地问：“他从哪个口岸离开波斯的？”

“他走的是陆路，从度兹达卜出境。”

领事叫道：“现在我真的相信他是大师了——十全十美！”

离开度兹达卜前，布阿先生又找到个他认为符合巴巴要求的男孩，将他带给巴巴。巴巴给男孩穿上好衣裳，喂他吃饭，但把他送回了。他们乘上星期天的火车，火车里人满为患。给奎达的鲁西发电报，巴巴指出：“我们不会在奎达停留，将直接去纳西科。”

翌日，11月11日，到达斯匹赞德，彭度、弥亚·堪、鲁西和妻子珂希德，以及其他几人，在此迎候巴巴回印度。鲁西为巴巴和满德里带来了

新鲜食物。巴巴对食物表示满意，头探出车窗，对鲁西打手势：“你在奎达还有什么要做的？永久离开此地！”

鲁西把巴巴的话当作玩笑，打趣道：“离开亲爱的奎达，我们又上哪去吃葡萄？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就是为了品尝本地的水果。”

巴巴告别他在奎达的爱者，继续前行。在罗赫里转车。巴巴悄然进了洗手间，在那儿滞留许久。火车出发的汽笛拉响。满德里不知巴巴去向，在站台跑上跑下寻找巴巴。巴巴一从洗手间出来，火车就开动了。劳先生抱起巴巴追赶火车，将巴巴从一扇打开的窗户塞进车厢。接着他也跳上去，从车窗爬了进去。火车已经超载，门已锁了。虽上车上得粗鲁，巴巴对劳先生的机智感到满意。

巴巴和满德里 11 月 12 日深夜抵达拉合尔，在此休息一日。巴巴遣禅吉去邮局取可能发来的电报。没有电报，但巴巴遣他回去再次检查。禅吉再次被告知未收到电报。在他被遣回 5 次后，工作人员才发现一封退回纳西科的电报复印件。一位职员曾电告纳西科，说没有一位叫美赫巴巴的人住拉合尔。鲁斯特姆忘了写拉合尔邮局转巴巴收。发现这个失误，禅吉意识到巴巴为何遣他往返那么多次了。将鲁斯特姆的电报复印件带回。

11 月 14 日，乘火车离开拉合尔。巴巴已两天未进食。叫来食物，马萨吉不吃。巴巴问其缘故，马萨吉回答：“您这两天什么都没吃，今天也不吃。您饿着，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巴巴转向劳先生和布阿先生，批评道：“你们听见马萨吉刚才说什么了吗？听清楚，记好了；此乃学习的榜样。因为我不吃食物，马萨吉也不吃。而你两个却狼吞虎咽！你们对我薄情寡义，为何还继续跟着我？自称是我的弟子有啥用？”劳先生和布阿先生这次什么都没说，默默忍受大师话里的刺痛。

随着大师又一只利箭射入其心，

满德里感到对头脑的最后一击。

# 自我囚禁

11月16日，巴巴和满德里两天后到纳西科。纳沃·塔拉提和大阿迪在站台迎接。阿迪报告萨度·克里斯丁·雷克最近去世的消息。此前10月19日，雷克从徒步旅行印度归来，身体严重消耗，住在阿克巴棉纺厂。两天后被转移至美拉巴德，病重衰弱。于10月29日下午5点15分去世，次日上午10点葬于阿美纳伽基督教公墓。

在纳西科，巴巴住盖亚斯之家。他向女满德里和鲁斯特姆家人讲述了旅行情况，深情地回顾在波斯举行的达善活动，和那里人们的爱，特别是在耶兹德。

大师返回后不久，许多人开始来求达善。弟弟佳尔、卡卡·巴瑞亚、拉姆玖、伽尼、达斯托、纽瑟文·萨达等人到纳西科汇报各活动情况。巴巴告知满德里，他们的新驻地将在纳西科，只让伯曼吉一家留守美拉巴德。巴巴最后说：“我已决定，美拉巴德的男满德里到纳西科居住；大多数人将在鲁斯特姆的汽车修理厂工作。”

巴巴征求查干对该计划的意见，查干回答：“我是来伴随您的，不是来鲁斯特姆的修理厂干活的。您要是不再希望我留在您身边，我就走。”

“关键不是这个，”巴巴解释，“我命令你在鲁斯特姆的修理厂工作。你若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伴随我。”

“我想永远在您身边。”

“这种态度留下有何用？即便你在我身边，若不服从我，你还是离我很远很远。”

查干出去。一番思量后返回，求巴巴宽恕。作为惩罚，巴巴示意他像猿猴一样抓着两只耳朵，做5个下蹲，查干遵命。在场者都被查干的滑稽相逗乐。以这种方式，巴巴原谅了他。

11月17日星期天，巴巴同顾麦、鲁斯特姆、阿迪和弟弟佳尔去郊外的塔普万。这是纳西科附近的一处森林。很多世纪以来，人们在此静心，



忏悔和禁食。（塔普万是森林里指定的苦行忏悔地。“塔普”的意思是忏悔苦行，“万”的意思是森林。）在那儿，巴巴指出，“鉴于我的灵性工作，我希望一段时间摆脱所有的责任，尤其是财务方面。如果有人担起这项职责，会有助于我的工作。”鲁斯特姆提议，雇佣全体男满德里在他的修理厂工作。巴巴同意，还建议培训学校男孩做机械工人。

翌日，巴巴打趣满德里：“要是我发现你们有谁今天下午睡觉，就往谁的耳朵里灌水。”头天晚上谁也没睡成觉，因此有人午饭后瞌睡打盹，便开溜去小寐。巴巴蹑手蹑脚悄悄来到睡觉者跟前，兑现了自己的威胁，往他们耳朵里灌了一点水。随后指出：

**“时运好，时运坏。**

**紧抓我者成赢者。”**

11月19日，在通常的晚间漫步时，街上有人看见美赫巴巴，被他的长发及飘逸白袍深深吸引。看到走在他身后的满德里，人们纳闷怎么这么一群衣着古怪的人跟着。得出结论，巴巴是演员，满德里是他的剧团。后来得知，这些当地人试图打探这一行人的演出地点。

居住纳西科的女满德里有美婳，朵拉特，娜佳，蔻诗德，苏娜和瓦露。朵拉特同女儿馥芮妮住一起，馥芮妮的房子就在女满德里的住处“鸽屋”附近。迪娜·塔拉提和拉姆玖的姊妹阿米娜·伽斐尔，也住纳西科，经常来看望女满德里。

女子们大部分时间足不出户，巴巴命令她们每天静心两小时。此外，还命令她们为在纳西科，鲁斯特姆修理厂工作的阿冉岗男孩做饭。

巴巴的父母偶尔带玛妮到纳西科看望巴巴。玛妮当时是语法学校的学生。从孩提时，玛妮就深爱巴巴。这期间在普纳，玛妮听说巴巴即将打破沉默，就给巴巴写信：“巴巴，您答应过我，您打破沉默时，我会跟您在一起。我听说您就要打破沉默。我们现在还不放假，所以请等到母亲带我到纳西科。”

巴巴大乐，让禅吉带去如下回答：“别担心；专心学习，听母亲的话。我现在已推迟打破沉默，直到你放假来此。爱，巴巴。”

纳沃·塔拉提也已迁至纳西科。11月24日，巴巴访问他家，帕椎受令在此居住。这次，纳沃讲了最近发生在他家门前的一起汽车事故。问巴巴：“对那些以这种方式或因别的事故，在自然死亡前死去的人，会发生什么？”

巴巴解释回答：

如果一个人在自然死亡前因突发事故死去，他立即再次投生，完成前世所遗留的时间，之后死去。有的活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或五年；结束前生剩余的时间后，他们按照因意外死亡而突然终断的人生的业相，采用另一个人身。不过，他们活的时间不会超过完成该剩余时间所需的时间。这就是一些孩子夭折的原因——有的在几天后，有的数月后，有的几年后。

一般来说，儿童七岁之前不制造业相。七岁之前的人生是按照，并且有赖于，前世业相的推动。他们幸福还是不幸取决于该推动是温和还是剧烈。

印度教与帕西皈依仪式背后的灵性意义是，儿童7岁以后开始招致业相。（注：印度教和帕西皈依礼相当于基督教第一次圣餐或犹太教的成人礼。）这些仪式的潜在灵性意义是标志孩子进入严肃的人生，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但这种仪式现今已变得机械无用，因为没人明白灵性目的。人们看重这些仪式，办得规模盛大——也就是说，对那些付得起的人。但这全都无意义——表演而已！

萨瓦克·考特沃的妻子娜格丝到纳西科见巴巴。她很难过，因为自从丈夫达善过巴巴，经常外出拜访圣人。她因而感到受了冷落，并误以为萨瓦克见过美赫巴巴后，受影响要抛弃家庭。

娜格丝找到巴巴，一肚子不满：“你就是那个美赫巴巴？”巴巴微笑着点头。她道出苦处，萨瓦克如何漠视家庭。她恳求道：“他是哪种信徒？这就是你对跟随者的期望吗？”

巴巴从字母板拼出：“我不是来分离，而是来团结。就算你离开萨瓦克，萨瓦克也绝不会离开你。”这些简单话语深深打动了这位女子的心，她对自己的愤怒言语表示忏悔。

娜格丝后来成为美拉巴德居民，在那里生活了一些年，她丈夫同时加入男满德里。遇见巴巴时，娜格丝一直受肠结核之苦。巴巴指示她把他的像章放进一杯水，每天念着他的名饮下。她服从巴巴指示，一段时间后病愈。

这期间，巴巴遣禅吉去孟买寻找好男孩，找了四天，禅吉11月27日空手返回纳西科。巴巴之前曾先后给他发过两次电报，强调此事的重要性，但禅吉还是没成功。

回到纳西科，禅吉承认他没有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巴巴交给他的任务，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向人们谈大师。巴巴批评他：“你不做我派给你的工作，你无视我的电报。你说你把头放在我脚上，却违背我的希望！顶拜我又有何用？把头放在我脚上已成了一种形式，但其真正含义是，除了执行我的意愿，别无所求；我把这叫作顶拜！”

巴巴最后说：“今晚回孟买，不带一个好男孩就别回来。”禅吉很快离去。

禅吉走后，巴巴将每个满德里派往纳西科全城，指示他们：“找个像阿伽·阿里那样的好男孩。”每个人都尽了最大努力，三天时间，一打以上的男孩被带到盖亚斯之家。但巴巴要么立刻，要么几天后，把他们都一一送回。巴巴在对男孩们做一些特殊的内在工作，满德里只得像奴仆般服侍这些小家伙，保证他们高兴舒适。有时巴巴同男孩们游玩，给他们提供贵重衣服和丰盛食物。

男满德里只得全心全意服侍这些孩子，把他们当“小王子”对待。没人知道巴巴对这些男孩做怎样的工作，但对男门徒而言，却是击碎自我的一个媒介。这些孩子的要求变化无常，男满德里必须日夜满足其心血来潮。

巴巴后来对满德里解释：“如果为了我的工作，在这里找到一个我喜爱的好男孩，阿伽·阿里就会从波斯返回。为了阿里，为了使我的工作轻

松些，你们要尽最大努力找一个好男孩。我对阿里尚有许多要做的，他回到我身边会便利我的工作。”

寻找“完美”男孩此任将持续多年，但从来都不易。这个时期，该项工作是美赫巴巴交给满德里的最重要任务，他们不分昼夜投身于此。男满德里经常受令长途跋涉寻找男孩，而把他们带来时，巴巴无一例外留一两天，便将其送回。

11月间，巴巴数次访问潘杜雷纳石窟，一次游览甘伽普尔瀑布。11月30日，卡里玛玛同妻子和长兄阿纳·卡里来见巴巴。巴巴亲自照料他们，命令为其住宿做最好的安排，上述三人不久将成为他的永久圈子成员。

从巴巴在纳西科安顿下来那天起，人们就不断来求达善，偶尔还有巴赞活动。希度、佳尔和大阿迪还唱格扎尔娱乐大师。巴巴从早到晚忙于不同人的问题，阐释灵性问题。

12月1日晚，巴巴乘车外出，停在纳西科火车站。一位碰巧认识巴巴的售票员看见巴巴在站台踱步。就通知了站长，后者通过韦伯霍提听说过大师，立即出来迎接巴巴。

达善后，站长急忙安排接待。头等候车室准备就绪，还拿来了椅子，但巴巴仍坐在站台上一个空木头箱上。茶奉上，全体职员都来达善。巴巴祝福站长，站长说：“巴巴，我一直在不断想念您，渴望您的达善。”

巴巴回答：“这是我今天突然来此的原因。”

12月7日，巴巴和满德里访问孟买。达善设施安排就绪，许多跟随者借此机会来看望巴巴。凯克巴德·达斯托、卡卡·巴瑞亚和达达禅吉全家也在来者之列。在孟买三天后，巴巴返回纳西科。

12月10日在纳西科，巴巴就至师的工作解释道：

**善恶念头，情感，言语和行动皆归因于心的运作。心若消失，人就证悟高我。**

**赛古鲁及库特博是给予光明者，也同样是给予念头者。他们不但能预示一定的行动，还能提前很多年预言将要发生的事——**

甚至在一个人产生此念之前。因为他们与给予光明、念头和一切万有的宇宙心为一。因此，他们不但预言，而且预定。事物实际上按照至师的愿望而成为神圣意志。

有人问：“如果一个人出于自愿而犯罪，他对结果真的不负责任？”

巴巴回答：“老实讲，你没有责任。但为了谦卑，你得承认自己的责任，从而体验善与恶。以这种方式，不可避免地，你被引向完美状态。”

12月15日，到杜利亚短访卡里玛玛之后，巴巴向满德里解释了阿瓦塔与至师之间的区别：

每一个成道的人都是完美的。但那些下降并作为大师——赛古鲁和阿瓦塔——发挥作用者，乃是带着其宇宙心下降，并且使用神圣能力为他人工作。大师们工作和休息的处所叫“未尼安-布弥卡”。它类似于两地之间的门槛，大师们可以在那里为高等和低等世界进行工作。一个方面是为低等世界的灵魂做准备，把他们提升到高等世界，最终让他们证悟。大师们带着特殊目的下降——将成熟的灵魂带到最高状态。

至师带着这个责任降入尘世，日日对世人工作时，他们是带着宇宙心下降的。通过该宇宙心，他们把成熟灵魂的罪业（坏业相）承担到自身，因而让自己受苦。他们通过灵魂体验极乐，通过心体验痛苦。他们通过与大能一体的灵魂享受极乐，通过宇宙心承受宇宙痛苦。

作为阿瓦塔而显现者，必须给整个世界以灵性推动。这比所有赛古鲁都必须做的圈子准备工作更伟大。这个重要推动是他们职责的主要区别。

除了上述差异，阿瓦塔总是在一切方面皆完美：无论是灵性上还是物质上，尤其是身体方面。阿瓦塔总是具有人格魅力，面容和身体俊美匀称，而至师通常是体形异常，有某些缺陷，有时可憎得让人不愿目睹。（据说哈菲兹，虽有演唱格扎尔和诗歌的美妙嗓音，但长相不怎么英俊。）

基督，穆罕默德，琐罗亚斯德，佛陀，罗摩和奎师那是阿瓦塔，因此具有人格魅力。我也一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纳拉延·马哈拉吉及当前这些至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个人缺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个头太高——像巨人。纳拉延·马哈拉吉太矮小——像侏儒。但阿瓦塔与赛古鲁之间的这种身体区别，丝毫不对他们的灵性地位构成真正的差异——该地位永远是神圣的。

12月18日，两位欧洲人，维克多·斯托姆普斯和菲利普·鲍尔，到纳西科达善巴巴。他们是德国人，对佛教感兴趣，正在印度游历。巴巴为他们提供了当晚的膳宿。次日，巴巴建议维克多·斯托姆普斯：“去意大利；在那里你会找到一位佛教徒。他是我的跟随者，是高级行道者。他将教给你怎样认识我；他与你有往世的联系。”维克多听取巴巴建议，决定离开印度，返回欧洲。

另一位德国人菲利普·鲍尔，公开表示希望同大师一起生活。巴巴告知他：“你可以在这里住几日，再决定这种生活是否适合你，之后我会给你灵性指导。但什么都不用担心；让你的心保持稳定专一。决心要坚定，不要动摇。”

菲利普·鲍尔经考虑后同意，巴巴为他的住宿做了非同寻常的舒适安排。指派两名满德里照顾他，命他们关注他的一切所需。第二天，鲍尔对巴巴宣布，他决定去别处朝圣。“为什么？”巴巴问，“你在这儿不舒服？”

“不是，我的心太活跃。”

巴巴随后建议他：“只要你的心活跃运作，你就永远无法安心。你要是希望平和，就得让心保持稳定。对，你应该去朝圣，也要有那种体验。”巴巴最后说：“心是世上一切混乱的根源；你若屈从之，就永远无法跟从古鲁并找到上帝。”菲利普·鲍尔踏上朝圣之旅，从此再未见过美赫巴巴。

12月20日，巴巴同满德里去美拉巴德，搬运一些行李。在阿美纳伽，许多跟随者聚在阿克巴棉纺厂达善。

两天后，巴巴带着所有的行李返回纳西科。他在一边铺了一卷新铺盖，说：“这是给阿伽·阿里的。”接着转向劳先生，严厉批评道：“是你让阿里跑掉的！你嫉妒他，希望他离开。你这头倔骡，老是欺负他，不断和他争执。现在他走了，你这下满意啦。他是因为你离开的一一白痴！你没能考虑我的工作。你根本不知因阿里不在，我的工作要遭受多大损失。”

与此同时，在满德里多次失败，未带回一个合适的男孩后，12月26日，巴巴亲自外出寻找。走访了这个地区的不同学校村庄，失望返回，未找到一个喜欢的男孩。

因寻找受挫，巴巴很快给在哈万遇到的克什米尔男孩，潘迪特之父发了电报。电报要求父亲把儿子送到纳西科。巴巴指出：“若是潘迪特来，我的工作就会完成；否则，我只得亲自前往克什米尔见他。”又补充说：“潘德特是链接，我抓紧这个链接，阿伽·阿里将能从波斯返回。”

12月24日，索拉伯·K·瓦瑞亚瓦到纳西科见巴巴。巴巴对他解释了灵性道路和层面上的不同地点。瓦瑞亚瓦问道：“对于像您这样的人，巴巴，您的家在哪里？”

巴巴心情极佳，以问作答：“你见过我的家？谁能见到它？谁有那么幸运？单是该地的空气就会让你发狂！你会扯破衣裳抛掉，变得彻底疯狂——仅仅因感受到其空气！房屋本身还很远，很远。”

同时，乔哈尔邦（注：现已成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部分。数年后，巴巴指出印度将被划分为更多的州）州长古尼先生邀大师访问他家。12月28日下午4点，巴巴同几个满德里乘车前往乔哈尔。鲁斯特姆开车，须经过森林茂密的山道。路匪就藏匿林中，一次，一伙强盗试图拦截汽车。鲁斯特姆拒绝停车，加速开了过去，安全抵达乔哈尔。古尼先生隆重接待巴巴，巴巴给聚集在他家的人施达善。

次日上午返回纳西科途中，在达哈奴村附近，一个12岁左右的女孩头顶水罐，在汽车前方过马路。鲁斯特姆鸣喇叭，受惊吓的女孩慌了手脚，反而跑到汽车前头，汽车撞到她。鲁斯特姆大惊，急刹车。神奇的是，女孩没有受伤，只是水罐摔碎了。巴巴把她叫到跟前，慈爱地拥抱她。见此

情景，鲁斯特姆哭了。俯在巴巴脚前，失声哭泣：“巴巴，您救了我！我感到女孩完好脱险根本没指望。靠您的关注，她得救了！”

女孩来自穷苦家庭。用车把她送回家，赔偿了打碎的水罐。因身上穿的衣服弄脏，还给了她买新衣的钱。巴巴的身份未透露，女孩的父母不知他是谁，虽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巴巴进屋，在泥地上坐了一会儿，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净化了他们的茅屋。随后巴巴和满德里驱车返回纳西科。

12月底，巴巴同K·J·达斯托和满德里讨论《美赫讯息》期刊事宜。巴巴警告达斯托：“现在起停止出版《美赫讯息》。纳西科整个情形都不利于我住在这里。满德里没有工作来源，花费持续增加。纳西科作为圣地之一，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圣徒前来，居住此地的绝大多数是婆罗门，对居于这样一个圣地颇感自豪。他们因生在纳西科，而认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

伴随大师的生活往往艰苦，有时会使健康受到损害。1930年1月4日，巴巴对满德里解释，他为什么总是关心他们的健康：

你无论何时和我在一起，总是要照顾好自已的健康。你离开时，就没有问题。决不要给你的大师一点服务你的机会，比如因你自己的疏忽所导致的生病或不适。你若生病，你的大师就不得不照顾你，那对他是个额外负担。你不在他跟前，则不如此。因此和我在一起时，要总是注意自己的健康。

巴巴转换话题，问道：“男人有胡须，女人没有，这是为何？”满德里没人给出满意答案。巴巴解释道：

胡须乃男子汉的象征——在逆境中忍受一切压力，包括物质的和灵性的；并且抵制摩耶的强大力量。它是奋起抵抗愤怒、淫欲和贪婪的象征，而不是像个善变的女人一样脆弱、敏感和意志薄弱。一个男人必须是男子汉的化身，时机到来时，准备好献出自己的头颅。道路上就需要拥有这种品质的人。为达目标而忍受一切艰难困苦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其他的人皆是懦夫——不管胡子多大多威风。



总之，要对得起你的胡须；也就是说，做个男人。别皱眉烦恼，尚未获胜就像懦夫一样企图逃离道路之战场。英雄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大师在准备一次异常的闭关。1月9日，巴巴在盖亚斯之家楼上闭关。按照他的指示，特别为他建了一间笼子似的室内小屋。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笼屋，除了古斯塔吉、禅吉、布阿先生和一些男孩，他们也只有巴巴示意时才能进去。闭关期间，巴巴独自待在笼子里，古斯塔吉和布阿先生在外守护。

巴巴会将满德里召集到小屋外大厅，从笼内授述指示。被问为何要在身体上限制自己，巴巴回答：“这种身体限制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它丝毫不会给我带来不便。有一些我不得不在非身体领域做的工作，自动驱使我把自已关在一个小区域里。耶稣达到完美后，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一座山上待了40个昼夜，甚至不让使徒们靠近。”

此次闭关期间，巴巴会在晚间授述语录，之后，那些在纳西科受巴巴指导的修爱院和美赫埃舍学校男孩静心一个小时。在1月12日星期天的一次授述中，巴巴进一步解释了“七”这个数字的含义：

造物界的进化有七个阶段。有七个层面和七类的欲望。这些七都应该被永远消灭。

不过，七这个数字很重要。有七类业相，七类颜色，七类想象阶梯和七类声音。这些都有七种变化的原因是在创造之初，随着在神的超越超越状态中原始心血来潮的开始，物质（阿卡希）与能量（普拉那）之间发生冲突，能量被分成七个力量。

源自创世或噢姆点的原初音，也转变为七个声音。这个心和精层面的高级音乐难以描述地甜美。即使你24小时不间断地听，也不会厌倦。它令人狂喜；一个人会完全淹没于其音律中。但要谨记，在心和精领域，这种乐音的甜美仅仅是原初音的影子而已。

在浊界，这种甜美音乐的影子又被分为七个部分；只有歌唱专家才能表达这些音调与音阶。声音是由两个事物的接触产生的。

你说话时，你的声音穿过七层面纱；但你注意不到这个，因为声音来得极快。你的体格——你的业相的副产品——决定你的声音是甜美还是刺耳。

一切事物皆由七组成：第一个精层面（魂魄层面）的七个再划分，进化的七个阶段，内化中的七个层面及七个天堂。

巴巴的情绪改变，他总结道：

但我厌倦了这些不断的阐释，一个接一个。唯一剩下要做的是培养配得的人准备好成道。假如你给小孩子一大块蛋糕，就会让他吃不消。应一点一点给孩子吃，以便消化。

你们的情况也类似。一旦这些个麻烦结束，你们就会自由，我也将摆脱对你们的责任。然而，此刻，你们都在我的胸口上。

这次闭关期间，希芮茵母亲来访。1月20日，阿伽·阿里的父亲哈吉·穆罕默德来到纳西科，答应巴巴去接在波斯的儿子。与此同时，巴巴命令同家人住在罗纳乌拉的拉姆玖，加入纳西科的萨若希汽修厂，并从1月22日起在那里工作。

到1月24日，巴巴停止让人唱阿提，还禁止达善，使闭关更严格。他命令：“任何人不得到我近前。若有人有特殊事情传达，应首先通知布阿先生。只有在布阿先生告诉我之后，我才会考虑让这个人见我。”

两天后，彭度突然从奎达返回，他过去一年一直住在那里。他来重新加入满德里，他的到来让大家感到惊喜。

在笼屋禁闭两周多之后，1月27日巴巴宣布：“这次闭关让我筋疲力尽，想去别处待几天。但应该去哪儿？何时去？毕贾布尔，南印度，还是其它什么地方？”当时未作决定。

三天过去了。下午2点，巴巴突然走出闭关。他步出笼屋时，比瓦是第一个问候他者，赛勒是第一个达善他者。囚禁已达22天。不久，巴巴步行去鸽屋。会见女满德里后，巴巴立即同几个男满德里乘下午的公交车前往阿美纳伽。当晚9点到阿克巴棉纺厂，那里聚集了巴巴的几个跟随者等候达善。

巴巴经常不通知纽瑟文或萨达家族的人就来阿克巴棉纺厂。他在这里感觉就像在家里，走进厨房，在食品室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次饭尚未做好，巴巴拿起一块打算喂狗的发霉面包，就着酸辣酱吃了。他不会等到饭做好。这件事之后，顾拉玛西·萨达总是先给巴巴留出食物，以备他不期而至。然后才为家里的其他人盛饭。就这样，对巴巴的忆念之灯总是在阿克巴棉纺厂亮着。（后来巴巴多年没访问阿克巴棉纺厂，但顾拉玛西仍然坚持每日为巴巴留出食物。）

1月31日上午8点，巴巴前往美拉巴德。在此透露：“将来，美拉巴德会如同耶路撒冷。对于我的灵性工作，它是最好的地方。它将永远是我的工作中心。”

查干带来几个风筝，巴巴在美拉巴德山放飞。次日返回阿克巴棉纺厂，在此施达善后，巴巴于2月1日回到纳西科。

四天时间，巴巴活动正常。但2月5日上午，他再度于盖亚斯之家楼上的笼屋闭关。上午11点，他传达如下讯息：

“我将闭关到我的生日。盖亚斯之家的满德里谁都不得上楼。我叫谁来，谁才可以来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来找我达善；若有外人来，应把他打发走。楼下应保持严格守卫，任何人不得进入盖亚斯之家。鲁斯特姆、大阿迪和纳沃可以来，但仅限于公务。2月17日我将给所有人施达善。”

巴巴随后关闭屋门，只允许埃舍男孩接近他，但不能进屋里，除非被叫。每晚有两个小时，巴巴从笼里处理信件，就《美赫讯息》的生日专刊，给拉姆玖授述要点。

闭关一周后，2月11日上午，巴巴把满德里召集来。他打开笼子门，让他们进来拥抱一下。纳沃第一个入内，跟着是古斯塔吉、布阿先生、禅吉、希度和韦希奴。巴巴随后指示他们为2月17日的生日庆祝建篷盖，并为来访者安排食物。做饭之责交给了查干。

巴巴用以下话语结束会见：“静心，念神名和灵修本身没有意义。静心时，什么念头都会来。相比之下，服务和伴随我更好，因为它们含有爱的种子，唯一需要的是爱。”

10天后，2月14日，巴巴走出闭关，去看望女满德里。一小时后他返回盖亚斯之家，上楼进入笼屋。接下来三天，巴巴把自己关在里面。

1930年2月17日星期一，美赫巴巴36岁生日在纳西科盖亚斯之家欢乐庆祝。跟随者从普纳、阿美纳伽、孟买、卡拉奇、那格浦尔、杜利亚等地前来庆祝。达善清晨开始。水果、甜点、鲜花及花环堆得高高的，所有种姓、宗派的人都受益于大师的临在。安伽尔·普利得发表了关于巴巴慈悲的感人演讲，盘奇伽尼中学校长K·M·V·潘迪特诵读了自己写的一首诗赞美巴巴。还有巴赞和卡瓦里歌唱。

人人沐浴在大师的神圣光辉里，  
将其虚幻视觉的乌云驱散。

2月18日，在解释其工作时，美赫巴巴陈述道：

在如下三个条件下，我能最佳地工作，我的最佳工作得以完成：

在孩子们面前。为此原因我把男孩们留在身边，为他们提供一切，从食物到衣服到钱。

在音乐演奏或歌曲演唱时。

在做游戏时，比如放风筝，板球或阿塔-帕塔及弹子球。

巴巴接着就道路做了解释：

爱与自我臣服皆能引领一个人到达目标。但一般而言，行爱之道，一个人在抵达最终目的地后即离开肉身。而行臣服之道者，除了获得对上帝的意识，还获得对三界——浊，精和心——的意识，从而恢复浊意识，对其他的行道者发挥着灯塔作用。所以说臣服要胜于爱。

玛居卜除了神无其它意识——没有浊，精，或心意识。他完全而神圣地融入。不过，在获得正常意识后，一个人能够意识到浊、精和心层面；正因为如此，库特博能够引领他人行道，并使他们成为像他自己一样。库特博对正常意识的知识（真知）被（苏非教徒）称作伊拉法，它绝对独特——人无法想象。

除了神圣状态，至师还逗留于世间的尘埃——生活的海洋。在幻相世界的摩耶里工作，虽然该尘埃沾染不到他们。相反，他们从世间提升并净化他人。因此，臣服于一位至师是最佳的行道途径，对于抵达目标——成道——没有比此更好的方法了。

# 访问南印度

卡里玛玛的堂兄也在到纳西科庆祝美赫巴巴生日的新跟随者之列。达善中，他邀请巴巴访问他在库哈普尔的家。其他许多来自南印度的人也邀请巴巴到他们家。巴巴在考虑他们的请求，因为他想去旅行。

此次生日期间，人们会聚集在巴巴身边，向他诉说自己的困难——世俗的、政治的和其它的。一次，巴巴对他们的问题和担忧厌倦之极，向满德里抱怨：“这些人带给我多少麻烦；都为自己哭泣！没人考虑一下我或我的痛苦。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烦恼扔给我，只想着自己。”

巴巴皱着眉，接着问道：“我要是取消对库哈普尔的访问，会有什么不对吗？”

禅吉代表满德里回答：“那对我们无关紧要，但会对您不好。您去不去对我们都一样。但您若取消访问，您的爱者就会痛苦，这又会让您感到难过。”巴巴平静下来，认为这有道理，遂安排去南印度旅行事宜。

为巴巴租了汽车，由夏姆希尔·堪驾驶。比贾布尔的弥奴·坡霍瓦拉为满德里送来一辆巴士，由阿拉亚驾驶。一行人于2月23日上午6点离开纳西科，在普纳萨达希乌·帕特尔家里住了一宿。陪伴大师的满德里有：布阿先生，禅吉，查干，古斯塔吉，韦希奴，卡卡·夏哈内，卡里玛玛，马尼克·希若夫，劳先生和萨达希乌·帕特尔。巴巴还带上了巴布·卡姆卜里、禅德尔、卡林伽德和贤卡尔；他们是在纳西科萨若希汽修厂做学徒的前埃舍学校学生。

2月24日，巴巴到达库哈普尔，因闹市街区的嘈杂打扰他，未在卡里玛玛堂兄家住。立即为巴巴在塔普万林区做了居住安排，那里一处平房的一间屋子供他使用，满德里睡阳台上。

翌日，巴巴在库哈普尔中学施达善，他的一篇语录被宣读，涵盖灵性生活的各个方面——神圣体验，爱，恩典和自我舍弃。学校校长托普卡尼先生及副校长G·Y·迪克斯特表达了对大师的深深敬爱。这次在学校活动

期间，托普卡尼和迪克斯特向巴巴介绍了一位斯瓦米（宗教教师）。该斯瓦米曾是印度的一位高级公务员。他放弃了显赫的职业生涯，走上无私服务的道路。巴巴对见到斯瓦米表示高兴，向他指出：

你舍弃一切是好的，但即使舍弃一切后，“我”还在那儿。为了获得大知，这个“我”就必须彻底根除。连最伟大的物质牺牲也不会让这个“我”消失。我心说：“我做了这。我做了那。我为他人做好事。”心死亡时，所有的欲望便消失；但它持续到最后。要想成道，这个“我”必须永远走开。

巴巴对穆罕·夏哈内的学友，维纳亚克·卡纳塔基指出：

通过舍弃自我，把你的一生献给这所学校；但甚至不要有你为别人做这做那的一个念头。只有这样，我心——“我”——才会逐渐削弱。

参加理学士考试，争取获得学位，但考过了不要高兴，失败了也不要失望。应平等看待成功与失败。你若通过了，不要想：“现在我过了，要比没考过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不可取。这个“我”不可在那儿；不应有野心。除了极乐的存在，整个宇宙别无一物。

巴巴随后问维纳亚克在想什么，“我想拿个硕士学位。我父母一再要我这么做。”年轻人回答。

巴巴笑着指出：“很好。但在你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后，还邀请我到这个学校吗？”

“不邀请您就不来吗，巴巴？”

“你既然这么说，下次我将亲自为你来。”（维纳亚克·卡纳塔基后来改行，成为印度著名演员。）

巴巴计划前往马德拉斯，学校师生恳求他回途中再来。巴巴回答说可能的话，他会来。离开前，巴巴再次强调：“在这条道路上，心灵比头脑更重要。若两者都好，那是最好的，但心灵应占主导地位。”

2月25日近午时，巴巴离开库哈普尔，前往达瓦。途中他却问：“我们应该去哪儿？我们去马德拉斯，还是不去？若不去，萨姆帕施·艾扬伽和家人会大失所望。”艾扬伽是马德拉斯的一位亲近弟子，全家人忠爱大师。

巴巴决定去马德拉斯。给艾扬伽发了电报，通知他巴巴愿推迟对尼尔吉里丘陵的访问，到马德拉斯——若可为他做安排的话。同时指示艾扬伽留巴巴不得超过一天。

翌日，一行人经贝尔高姆到达胡布利，等候他们的是一封来自马德拉斯的电报：“爱者个个欣喜若狂。3月1日来。我们在哪儿迎接您？”给艾扬伽回了电。3月1日，巴巴抵达马德拉斯。K·J·达斯托因受令先行已到。人们怀着巨大的爱与崇敬欢迎巴巴。达善活动于次日举行。

3月2日星期天，在马德拉斯一个叫高契恩的地方举行了大型活动。达斯托万分激动地做了讲演。热情洋溢地宣布：“我们，作为美赫巴巴的爱者，应随时准备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他的讯息！让我们在向人们传播他的讯息中杀死自己！”

也来马德拉斯与大家会合的达克一听，不由矮了一节，对巴巴低语：“达斯托重不足90磅——看上去像患了贫血症。他打算怎样用自己的鲜血写您的讯息？他的血不够吧！”巴巴微笑，但未作评论。达斯托的演讲赢得一片欢呼。

3月3日，离开马德拉斯前往班加罗尔。路上，萨达希乌告诉巴巴：“迈索尔有个人记得他的前世。我在报纸上看到他认得自己的前世父母，他们的家及每个细节。”

巴巴简单评论道：

有这种突然记起前世事件的人。他们一般是那些死于突发事件者，事故带来的震惊对他们造成强烈冲击，以致留下前世的种种印象，让他们今生记起。但这与证悟真理或层面上的进步毫无关系。



3月4日到达班加罗尔，次日前往迈索尔。3月6日，因迈索尔周边丛林游荡着老虎、狮子和熊，大家的话题转至野生动物。美赫巴巴建议：

你们若是遇到任何这种猛兽，或者发现自己陷于危险境地，就大呼我的名。我就会救你。即便你死了，也该知道是我救了你，因为我的保护乃真正的保护。我总是保护我的爱者。

想念我的名与实际大声说出是有区别的。在你遭遇任何野兽或其它动物（诸如蛇）而战栗发抖的情况下，在这种危急时刻，你应高呼我的名，声音大得让动物听见我的名，这会立即让它变得羔羊一般温顺！

但在非生命物面前，在任何严重灾祸或事故当中，如汽车撞毁或火车失事等，你若是怀着完全的信心从心底想念我，就会得救。

巴巴接着谈到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个人证悟前须历经三个阶段——进化，转世和行道。从石头到动物到人是进化；这是第一个阶段。随着人身的获得，进化终止，轮回转世开始；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经由灵性层面的内化。

在非洲是进化的全盛时期，因为所有类型的动物、植物以及矿物在那里都找得到。在欧洲和美洲，因无数人一次次在那里出生，纠葛在一起，转世被强化加剧。在亚洲有灵性进步和行道前进。这就是能在东方，尤其是印度，找到圣人和大师的原因。

3月6日离开迈索尔，到达贾瓦里镇。一位名叫克里须那·劳·古尔伽的印度教徒，看见巴巴和满德里站在路上。古尔伽受大师吸引，次日一早主动邀请巴巴到他家的胡里堪庄园居住，令满德里大感意外的是巴巴接受了。因为第一次见大师，古尔伽对大师所知不多，但巴巴对他的信爱表示很满意。古尔伽谦卑地对巴巴说：“您的到访是我们的大福气！我们都深陷摩耶，您的光临净化了我家。”演唱巴巴阿提。喝茶休息后，巴巴步行去看当地瀑布。当晚在古尔伽家宿夜。

翌日清晨，巴巴率队登上附近的一座山顶，寻找闭关处。巴巴头天脚踝扭伤；尽管疼痛非常，他登山时依然矫健敏捷。这着实让古尔伽吃惊。巴巴对他指出，“赛古鲁的方式相当不同。一个人脚扭伤时，需要休息，但我的情况却是，通过爬山，我的腿伤痊愈！赛古鲁的所为与常人基本相反。”未找到合适的闭关处，巴巴率队返回。

吃过午饭，巴巴心情轻松。但古斯塔吉给他梳头时，巴巴面色突然严肃起来。表面原因是古尔伽的妻子，一位腼腆的妇女，看见古斯塔吉梳理巴巴的头发，感到难堪别扭。注意到这位妇女的反应，巴巴不悦，评论道：“住在一个人们对正常事情都感到羞耻的地方，有什么用？我们马上离开这儿。”满德里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所有的衣服刚刚洗过，还在外面晾晒。巴巴指示查干过后来取。

满德里匆忙准备离开时，古尔伽恳求巴巴宽恕他和他妻子。巴巴安慰他：“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错。和你在一起，我很快乐。别担心；我因为你的缘故已在这儿住了一夜。是别的事情；另有原因。只是照我说的做。你已同我建立了友谊，因此接受我的愿望，做一个真正和忠实的朋友。”

巴巴3月7日下午离开胡里堪，前往门格洛尔。接着给比贾布尔的弥奴·坡霍瓦拉发电报，通知他巴巴已接受他的邀请，正在前往途中。

上阿古姆贝山时，一场致命事故得以避免。客车爬陡坡时，突然开始向后滑。除了念巴巴的名，没人知道该怎么办。下面就是深谷，汽车一路倒退，方向盘失灵。

除了巴巴，没有任何保护或希望。所有的人都大叫：“巴巴！巴巴！巴巴！”认为将要车毁人亡。有人要晕过去的当儿，汽车戛然而止。大家喘着气，没人明白车是怎么停下的。只能是巴巴的纳扎（关注）救了他们；否则他们将滚落危崖，堕入山谷。

他们小心从车里出来，发现半截汽车挂在悬崖空中！巴巴指示大家把车拉回路上，站在一旁亲自指挥。大家齐心协力，把车弄到路上。这无异于惊险绝技，因为车有可能后滑，把一些满德里连人带车拖下山崖。

有的满德里哭了，感谢巴巴的纳扎。韦希奴大叫：“巴巴今天救了我们的命！让我们一起欢呼赞美美赫巴巴！”之后到达一个瀑布，洗脸振作精神。

布阿先生是此次旅行的管理员，督导满德里和男孩们。准备离开时，巴巴指示布阿先生让一些人乘客车，一些人坐汽车。他正要问巴巴谁坐客车，谁坐汽车时，达斯托上了客车。巴巴示意出发时间已到，大家在原来的位置就坐。

走出不远，客车上的达斯托换了座位，接着又挪了地方。这打扰了别人。劳先生直言叫他不要来回挪动。达斯托脸色铁青，像条疯狗，攻击布阿先生、劳先生、禅吉和查干。他实际上咬了劳先生的嘴唇、禅吉和查干的手，在行进的汽车里造成可怕的骚动。

禅吉试图给他讲道理：“是巴巴的命令，我们谁都不许换座位。你做为《美赫讯息》的编辑，这样行事合适吗？你在违背巴巴命令，而且行为粗野。”

这只能让达斯托更疯狂，一怒之下，开始动手打人。巴巴叫自己坐的车停下，朝客车走来。不问青红皂白，对布阿先生训斥一顿。巴巴对他很生气：“你个蠢才，违背我的命令！我告诉你让有些人坐我的车。我们出发前你怎么不问我一下？”

不等布阿先生回答，巴巴用力左右猛击自己的脸，面色严肃阴沉。斥责道：“弟子忽视命令，大师为其错误而不得不惩罚自己，这不是好事情！”他生气地命令布阿先生：“过来站在我面前！你为何躲在别人背后？”

布阿先生颓丧已极，回答：“我再也不想在您身边了，巴巴。有一天我会不告而别。要么给我全权，让其他人服从我，要么解除我的管理员职务。”

“你想高高在上！你要想走——走！”

布阿先生泪如雨下，温顺答道：“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您连问都不问。”

巴巴厉声说：“我知道一切；任何时候都没必要告诉我任何事情！”巴巴示意达斯托近前，亲吻他。随后走回汽车，再次驶去。

然而，走了不久，达斯托的坏情绪又来了，又开始攻击人。这次韦希奴再也忍不住了。开始大骂达斯托：“你这个猪崽子！你也太狂妄了，以为你有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因为上了个大学，拿了个法律文凭，就以为自己了不起。要是我们有人像你那样，巴巴会踹死我们，把我们撕成碎片。但巴巴从不责备你，批评你，也不惩罚你，你以为你很伟大。

“但你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打一开始就跟着巴巴的人，是把头颈放在他脚前的，但你的傲慢让你做不到这一点。你永远都做不到！你的自我太膨胀。你根本不是巴巴的人！你不属于巴巴；你是个伪君子！”

听此，达斯托扑向韦希奴，抡拳就打。韦希奴一面自我防御，一面继续骂达斯托：“你做讲演，叫人们用血写巴巴讯息，到处传播巴巴讯息；一派胡言！多虚伪！这种空话有啥用？你难道不知道行动比言语更响亮？”

达斯托受不了，再次对韦希奴又打又骂。韦希奴厌恶之极，开始从行驶的汽车往下跳，大叫：“让我下去！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离开这儿！”其他满德里抱住他。这时，巴巴叫自己的车停下，走出来。

客车停了下来，巴巴示意韦希奴上前。他把大家召集到一棵树下，把韦希奴痛苦不已的头抱在怀里。静默片刻，巴巴解释道：

今天完成了一项伟大工作。有个鬼魂在我午休后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在古尔伽的住处明显不悦，不问缘由责备查干和布阿先生——虽然我不费力就能找到借口揍他们一顿。但即便这样也没有用。你们根本不了解大师的工作。你们怎能理解我对三界的工作？今天工作的冲力非常强烈，以致我责骂了我最亲近的两个弟子。这是赛古鲁在完成其内在工作后，促成平静的方式。

冲力继续增加，直到我向卡林伽德的方向举起手。最后，我不得不自己承受冲力的强度。倘若我把每个人都打了，你们会全体伤心无比，撒手离开。因此我独自承受，以避免一场争打。

还剩下一些冲力，我通过车里的争斗，打击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而在这里完成。如果说韦希奴因为我工作的冲力的些许残余

就气成那样，想想其全部的压力会有多大。凡是所发生的，都是我的钥匙；否则，达斯托是没理由那么做的。

没有任何赛古鲁的圈子成员像我的！看看纳拉延·马哈拉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赫兹拉·巴巴简的满德里。我的满德里是多么忠诚；他们不期任何酬报跟随我多年。尽最大努力执行我的命令，必须经受种种严酷考验。

跟随我旅行涉及到艰难困苦。旅行期间我所给予的磨难更大。我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在旅行期间完成的。这种时刻，那些随我旅行的满德里真正幸运。我去克什米尔的旅行也是如此。之后有个间歇，在这次旅行中现在又被重复。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秘密目的，是你们无法理解的。但我很高兴你们都因我而受苦。

看见布阿先生、帕特尔和希若夫眼含泪水，给了我巨大的愉悦和安慰；同时，看到他们奇怪的举动，我很想发笑。韦希奴说：“我走。”布阿先生附和：“不是你一个；我也走！”这让我很是好笑。现在我饶恕你们每个人。

满德里对巴巴的解释感到满意，一行人在平和中前往比贾布尔。

经马鲁尔、希莫伽、胡那里和哈里哈，3月9日抵达胡布利。在胡布利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来自弥奴·坡霍瓦拉，一封来自卡卡·巴瑞亚。卡卡电告说阿伽·阿里尚未到孟买，弥奴的电报说已收到巴巴的上封电报。巴巴问：“我们去比贾布尔，还是不去？”讨论了去盘奇伽尼的选择，但鉴于卡里玛玛在盘奇伽尼安排有困难，最终决定继续前往比贾布尔。

3月10日晚，到达比贾布尔，弥奴·坡霍瓦拉的汽车修理厂。弥奴在此迎接他们。当晚举行达善，之后休息。大师还在库卡尼照相馆照了相。

在比贾布尔两天后，3月12日，巴巴一行乘火车返回纳西科。达克、彭度和鲁斯特姆在车站迎接。鲁斯特姆17天前，在巴巴离开纳西科赴南印度旅行当日开始禁食，现在在巴巴面前打破禁食。

# 爱的性质

回到纳西科后，巴巴遣劳先生去孟买见阿伽·阿里的父亲。劳先生得知阿里不能从波斯返回，他母亲不愿送他回来。3月13日，劳先生返回纳西科。给在波斯的阿德希尔发电报，说若阿伽·阿里不能回印度，阿德希尔应返回。

与此同时，克什米尔男孩潘迪特来信说他因学校考试，不能来纳西科。给潘迪特又发了封电报，叫他考试完就来。

3月13日，本城的贱族领袖来见巴巴，告诉巴巴他们决心继续罢工，反对雇主们的不公正待遇。他征求大师的建议，巴巴指出：“坚持下去，继续非暴力罢工10天，你们就会成功。你们的冤苦将得到偿还。我祝福你们！”领袖邀请巴巴视察罢工，但巴巴未答应。

不过，次日巴巴去塔普万林区庆祝印度教洒红节返回时，恰巧经过正在罢工的纠察员。罢工者认出巴巴，向他欢呼，但巴巴未下车。简短视察后离去。

从塔普万回来，巴巴突然心血来潮让演唱他的阿提。没有现成的檀香木、香和酥油，韦希奴去女子住处取。巴巴等着，对韦希奴的耽搁不悦，示意所有人离开房间，站在外面。

大家注意到，巴巴因在塔普万洒红节期间，被蜜蜂蛰伤而受着剧痛。过了一会儿，他叫大家回来，说道：“我的情绪不好，唱阿提有何用？你们这些人更注重唱阿提所需的材料，而不是我！当你们从内心深处献出阿提时，还需要这些东西吗？献阿提重要的是发自内心。一个人的心若不在那儿，就算把阿提所需的材料都弄来，又有什么用处？”

这个时期，阿迪·K·伊朗尼也在纳西科，住兄长鲁斯特姆家里，在萨若希的纳西科汽修厂隔壁。一天上午，巴巴很早就到鲁斯特姆家。会见鲁斯特姆后，阿迪上午11点开车把巴巴送回盖亚斯之家。巴巴指示他：“12

点准时返回！”阿迪同意，巴巴再次警告他：“我有一些重要工作，要确保中午返回。12点整。”

阿迪驱车回到鲁斯特姆的车库，鲁斯特姆要他开车送几个客户到旅店休息。阿迪心想时间还充足，就答应了。但鲁斯特姆一直不停地同这些人说话。阿迪最后要求道：“我们必须走了，12点我还得去接巴巴。”

这些客户这才上了车。阿迪飞快开往旅店。眼看要到了，他开近一条下水道，一些小孩在那里玩耍。其中有个孩子推一个小女孩，后者跌倒在车前。阿迪急转向试图避开，但她撞上了后挡泥板。阿迪下车，看见血从女孩嘴里淌出。客户也下了车，阿迪叫他们步行回去。他把女孩抱上车，看了看手表。阿迪惊呆了：时间刚好12点。

他把女孩送到医院，随后开车返回盖亚斯之家。巴巴站在阳台上，面带怒容，问：“出什么事了？你为何迟到？”

“巴巴，我出了车祸。”阿迪哭了，难过地讲了所发生的事情。

巴巴大怒，严厉指出：“我希望他们把你关进监狱！现在我有什么办法？你违背了我！”阿迪因害怕与悔恨面色煞白。巴巴安慰他：“别担心；但永不要忘记绝对服从我的命令。”

女孩死了，阿迪被告上法庭；案件拖了4个月之久。最后，阿迪因未将事故报告警察，被处以罚款。他因违背巴巴，经历了一段极其焦虑压抑的时期，以为自己真要进监狱了。

不久，又出了乱子。3月17日，布阿先生指责拉姆恶作剧，因孩子不听话拧了他的鼻子。拉姆向巴巴告状，巴巴叫韦希奴拧布阿先生的鼻子，惩罚他违背巴巴不可体罚孩子的命令。布阿先生非常伤心，未告诉任何人于夜间悄悄离去。

翌日巴巴很早就起了床，叫醒满德里，询问布阿先生的去向。他们找不到他，报告巴巴说布阿先生失踪了。巴巴遣拉姆和劳先生去找。

最后找到了他，将他带回。巴巴说：“你们都所知甚少。昨晚我舌头起泡，因而极其痛苦。但没人对我有任何感情；相反，人人都努力给我更

多的麻烦！我不得不为满德里和带着个人问题来见我的所有外人做安排。更有甚者，我的老友布阿先生还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对待我。”

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来到纳西科，参加一位信徒的婚礼。鲁斯特姆将此事告知巴巴，巴巴只是说：“我把我的爱送给纳拉延。”鲁斯特姆、彭度、劳先生和纳罗吉·达达禅吉未事先征求巴巴许可，决定去见纳拉延·马哈拉吉。见到纳拉延，纳罗吉问纳拉延，他能否带家人来会见，纳拉延拒绝，因为他很快就要离开纳西科。

回到萨若希汽修厂不久，纳罗吉与一位生意伙伴发生了激烈争执。真是可怕的一幕。劳先生后来被叫到巴巴跟前，遭到训斥。发现他们去拜访过纳拉延·马哈拉吉，巴巴批评道：

**你们为何不经我允许就去见纳拉延·马哈拉吉？你们要想去，为何偏偏在我在纳西科的时候去？一位大师的信徒未经允许不去见另一位大师，这是一条基本规则，尤其是他们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们没人知道为什么。不能服侍两位大师，虽然他们内在为一。你说除了我，你没有大师，那到底为何还要去找另一个，尤其是我正好在这儿时？这违反律则。不是个小错误；极其严重。所以说鲁斯特姆告诉我婚礼一事时，我未给许可，只是送去我的爱。但你们没人能明白这一点，你们违令的结果是你们返回后，在萨若希修理厂所发生的狂暴麻烦一幕。这场争斗若不发生，你们所有人都会死掉的！接受这个教训，把它当作一次警告。

有个叫伽尼巴巴的穆斯林圣人住在纳西科。3月21日，他在满德里的劝说下来见美赫巴巴。他本不想来，但被带到楼上时，他被征服了，变得极其恭敬，向巴巴鞠躬，巴巴给他帕萨德。

他走后，巴巴解释道：“那些像他一样高级，尤其是有能力的撒里克，不能接近我。我对于他们太过强大。他们的能力会被收回；因此他们通常不來找我。伽尼巴巴很好，对我有点了解。他是第五层面的瓦隶，比玛司特马斯坦要高级。”（马斯坦位于精层面。）



当天稍晚，巴巴同 11 名满德里到绍拉布尔，参加安纳 104 的侄子马拉雅·伽卡尔的婚礼。次日，巴巴祝福新人，给聚集的数千人施达善。此次访问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婚礼期间，巴巴只穿短裤，一直像个瑜伽士一样端坐。

3 月 23 日，巴巴离开绍拉布尔村，前往本特尔布尔，在那里逗留 4 个小时。接着经萨塔拉和瓦伊前往盘奇伽尼。盘奇伽尼的学校校长潘迪特来达善。巴巴对潘迪特和家人的信爱表示欣赏，3 月 25 日下午返回纳西科。

与此同时，收到拜度从波斯发来的有关阿伽·阿里的信。他写道：“阿伽·阿里很痛苦。他已绝食，不惜任何代价迫切想回到大师身边。”过后，巴巴只说他会照看的。

3 月 30 日，一些跟随者到纳西科见巴巴，巴巴向他们阐释了爱的性质：

**爱我，就会认识我；但我是那样的存在，要认识我难乎其难。代价是爱。不要念神名，不要苦行，也不要静心。只要爱——那种能够歼灭自我的爱。这意味着你的爱应是如此之深，以至于让你忘记自身及世界。这种体验将使你没有欲望，茫然无措。此乃真爱。**

你内心对我有感情，因为这个，你可能一天当中时常想起我，但你做不到持续。这种感情或忠信虽好，但不是爱。不应把它误解为爱，因为真爱，即见到并认识神，是不能被创造的。必须被赐予。通过大师的恩典被赐予，这种恩典只给予极少、极少的几个幸运者。

但不要泄气。虽然你没有所需要的爱，但对我怀有深厚的感情。要一直努力忆念我，谈论我。这是最好的开端——下决心准备好接受大师的恩典。若坚持下去，有朝一日你就会成为接受伟大礼物——我的爱之馈赠——的幸运者。要做好准备，就要在内心持续并增加这种感情，使之越来越深。

如何开始？在任何工作开始前与结束后想我。在做任何事情前念我。你要是写东西，动笔前想我，之后用心说：“巴巴，是您您在写，不是我在写。”

酒馆店主在给顾客酒杯之前，先收顾客的钱。他检验硬币，看是真是假。同理，赛古鲁在给你爱的礼物前，也要求代价——不是金钱，而是爱。你用假币可蒙骗酒商，但永远骗不了赛古鲁。“假币”——爱的表演——对他不管用。对于我，交易前，一个人必须付全价。认识我的代价是爱——不折不扣的爱。

但爱带来痛——渴望的疼痛与分离的饥渴，同时持续地燃烧。这会逐渐削弱自我的力量，最终消灭之，因为爱从不考虑或关心自己。只是对至爱的爱中燃烧其牺牲品。这种燃烧逐渐地削弱自我，因而自我最终被彻底歼灭。在这个火中，爱使其牺牲品证悟大我。

当天，达斯托向巴巴抱怨在盖亚斯之家缺乏隐私。他已抱怨多日，巴巴对他和其他几个人感到厌烦。命满德里 10 分钟内腾空盖亚斯之家，搬到鲁斯特姆的车库。所有的行李都立即搬走，全部堆到一辆卡车上，带至店铺。在此为满德里和男孩们做了住宿安排。第二天给普利得一个单独房间。巴巴命令他不得离开，只食牛奶和香蕉。

尽管在厂里给达斯托也分配了单独的地方做办公室，但他仍不满意，对突然搬迁感到不快。3 月 31 日，达斯托说他打算绝食。巴巴对他的滑稽举动不悦，对满德里评论道：“他犯了错，还绝食！自己生气，却指责别人！禁食是好事，因为它减少怒气。”巴巴讥讽道：“他若禁食 20 年，连大师都不需要了。”

巴巴最后说：“赛古鲁不需要禁食；但他若禁食，乃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过了几天，巴巴希望在马哈巴里什沃附近，盘奇伽尼山谷的森林中闭关。4 月 2 日，他遣卡里玛玛到盘奇伽尼做安排。安排就绪前，巴巴决定返回美拉巴德。他通知普利得留在纳西科，继续以牛奶禁食。还给普利得

带去如下保证：“我在为自己和满德里安排一个好的闭关处。一切妥当时，我会叫你。”

发布通告前，巴巴把它给满德里看，征求意见，这还是第一次。上书：

“我闭关三个月后，将让普利得进入道路；否则，他将随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普利得将不再与我有进一步联系。”

4月2日，一些满德里向巴巴抱怨：“和您一起生活除了折磨什么都没有。生活充满这么多的困难。我们心中没别的想法，只想死掉。在别人眼里，我们很快活；谁来了就同谁吃喝，但谁能看见刺进我们心脏的匕首？”

美赫巴巴回答解释，安慰他们：

这是我的恩典。是我的真正慈悲，只降临到极少极少的被选者身上。这些人乃是我的朋友。我给予悲伤礼物者，是我的爱者。这是比金子远为贵重的无价礼物，不是给每个人的。这个礼物只给予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大师用祝福能把一个充满金钱、快乐和兴旺的世界给予他人，但这个匮乏、麻烦和痛苦的伟大稀有礼物注定只为少数人。

因此，别焦虑。记住，我最爱的是那些心被我刺伤，心虽受伤却依然跟我一起同甘共苦，抓紧我的人。假如我对外人使用匕首，他们就不敢靠近我。我用赞美和鼓励让他们高兴，以便他们会保持和我的联系，并逐渐地能够名副其实地顶拜我。对我的朋友，我杀死他们，此乃我对他们的最高慈悲。我的慈悲是什么？我的恩典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困苦与折磨。

巴巴下午4点离开纳西科前往美拉巴德。中途在桑伽姆那村停留，伽德卡在此安排了一次达善活动。在伽德卡家吃过午饭，巴巴前往阿美纳伽，当晚同男满德里在阿克巴棉纺厂过夜。第二天上午到美拉巴德。

在美拉巴德学校执教过的教师当中，伽德卡是唯一的不倦工作，且不管到哪里都向人们传播美赫巴巴的名和讯息者。他每到一处都会点亮巴巴的爱灯，巴巴多年来一直穿由伽德卡之父堪多巴制作的凉鞋，就是这个原

因。这些手工制作的凉鞋是伽德卡及家人俯在巴巴脚前的媒介。伽德卡后来携未婚妻谷娜荅到纳西科，巴巴同意到阿美纳伽参加他们的婚礼。

纽瑟文·萨达参与反对英国政府的不合作运动，宣扬印度独立。4月3日，同纽瑟文讨论印度局势时，美赫巴巴评论道：

英国总督心地善良，关心印度福利，但在英国没人欣赏圣雄甘地的理想。尽管印度人民进行不合作运动，那些英国政客根本不为所动。

印度将获得独立，但所有这些骚乱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现代青年的轻率冲动结果将是一场灾难；如此的激烈鲁莽对灵性道路危害很大。

话题转到宗教，大师向纽瑟文指出：

在所有宗教中，反对牧师阶层的开端应受到欢迎。因为当前牧师阶层是灵性道路的最大障碍。牧师以宗教名义继承和发扬的陈规旧习及仪式教规，造成了僵化且根深蒂固的信仰与偏见，这些是不可容忍的，是最大的障碍。因此，倘若这种团体覆灭，顽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仪式就会消毁。虽然存在着让人们漠视上帝和宗教的风险，但这些腐朽的偏见被根除后，神和宗教仍然能够得到恢复。

马斯坦是在美拉巴德居住的首位玛司特，巴巴自从1925年就让他留在那里。1930年代，希度负责照顾他。一天，巴巴看着马斯坦评论道：“这是一个和平的灵魂。看到他，我很高兴。他对我一点麻烦都没有。虽然他外部似乎对世界无意识，事实上，他是超意识的。他超然于世界，与之毫无关系，总是陶醉在对神的爱里。”

巴巴一在美拉巴德安顿好，阿冉岗村就强烈要求他施达善。一天清晨，达善开始，中午时才结束。

回途中，巴巴带满德里顶着暑夏烈日上美拉巴德山，他评论道：“天气很热，但为了我的工作，我不得不爬这座山。”希度将一面蚊帐在水里浸湿，巴巴上山时，四名满德里举过巴巴头顶为他遮阳。

巴巴随后命希度去阿美纳伽取邮件。那时巴巴所有的信件都寄到阿克巴棉纺厂，美拉巴德每天有人去取。巴巴晌午就给了希度这个命令，但希度决定晚一些，等暑气消退时再去阿美纳伽。

不多时，巴巴看见希度，问他怎么还没走。希度回答：“太阳太强了，巴巴。我过会儿再走。”

“你这么跟我说话不觉得害臊？”巴巴严厉地说，“我要你离开时，意味着就在当时当刻。你现在还没走。”

希度说他马上出发。巴巴再次严厉地对他说：“现在，违背了我再去有何用？”希度默默离去，心想巴巴没有慈悲，这么热的天派他骑自行车去阿美纳伽。

很快，巴巴遣卡林伽德坐卡车将希度带回。巴巴对希度解释：“对不起；我确实不仁慈。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种事有时就会发生。你若再发现我这样行事，就提醒我一下。”希度紧张得冒汗，请求巴巴宽恕他的违令。

当天稍晚，巴巴召集全体满德里，就财务状况进行严肃讨论。“我们缺少资金，以后支付开销将会很困难。我们该怎么办？”

劳先生主动提出去孟买筹钱。“好极了！好主意，”巴巴打手势，“但你明天能回来吗？”劳先生向巴巴保证他一定准时返回。

劳先生即刻前往孟买，但次日未能返回美拉巴德。巴巴等得不耐烦，频繁询问他的情况。

第三天劳先生返回，见到他，巴巴一点都不高兴。面带怒容，问：“你为什么昨天没回来？为什么违背我？”劳先生无言以对，只是默默把一大包钱币放在巴巴脚前，以为这会让巴巴满意。

但是相反，巴巴叫来查干，命令：“把钱拾起来烧了！”查干拿起一一将近 5000 卢比一一照巴巴的指示做了。劳先生大惊失色。

巴巴解释道：“你以为我见到这些钱会感到高兴。钱对我有何用？即使你把全世界的财宝放在我面前，那对于我不过是粪便而已！你违背了我

的命令！你若不带这些钱，在我希望的那天返回，将会取悦我。你怎能知道你违背我的命令，给我造成的痛苦？我不要钱；我要爱！”

劳先生请求巴巴宽恕。巴巴安慰他，建议道：“要永远服从我的命令。你若给我这个服从礼物，没有别的礼物——不管多值钱——能与之相比。”（5000 卢比在 1930 年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4 月间，孟买 29 岁的费拉姆罗吉·贝伽吉·沃钦伯克斯瓦拉，随朋友考达班达·贝拉姆·伊朗尼来达善巴巴。考达班达以前见过巴巴，但费拉姆是首次拜访。巴巴把他们叫进集体宿舍的小屋，他们注意到坐在那里的巴巴正在翻阅《印度图画周报》，周报最近发表了一篇由 B·D·彭度姆吉撰写的有关他的文章。费拉姆暗忖：“知晓宇宙万物的赛古鲁怎会对阅读杂志感兴趣？”

虽然巴巴在闭关，不给任何人施达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亲切地欢迎他们两个。问询费拉姆的家庭、健康、工作地点、薪水多少等等。费拉姆对巴巴讲了他复发的气喘病，巴巴却说：“我只读报纸杂志，对这种事一无所知。我能说什么？我真不知人们为何不嫌麻烦来找我。”

这些话加深了费拉姆对巴巴的信心。巴巴指示费拉姆和考达班达在美拉巴德住两天，但没过几分钟，他却要他们回孟买，特别强调他们到了普纳不要下车到站台上，火车在那里停车一个多小时。

一年后，费拉姆遵巴巴希望搬到纳西科。巴巴让他受雇于萨若希汽修厂办公室。从那时起，费拉姆毕生致力于按大师的命令生活。（费拉姆通晓速记，逐字记录了巴巴的很多讯息。后来成为巴巴的秘书阿迪先生的书记员。巴巴离开肉身后，费拉姆将此传记从印地语译成英语。）

巴巴和所有满德里都迁至纳西科时，只有伯曼吉一家留在美拉巴德。根据巴巴指示，伯曼吉一家负责美拉巴德地产及其维护。巴巴返回后不久，伯曼吉就地产事宜同巴巴会面。他向巴巴诉苦，描述他一家独自在美拉巴德不得不忍受的麻烦困难。巴巴安慰他：“我自由外出旅行，把美拉巴德的一切委托给你，你有多么幸运。美拉巴德不能没有人，目前我不得不在这里留人看守。出于对你的信任，我让你暂时留在此地。你若有困难，忍

受它们。忍受一切艰难；它们对你有好处。即使面临一切困难，你仍继续按我的希望留在这里，这是多了不起的事。”

拜度带着阿里·阿克巴从波斯返回，4月4日到达美拉巴德。拜度告诉巴巴，虽尽了全力，他仍未能把阿伽·阿里带回，孩子的亲属不让他走。

巴巴表示：“阿里有爱——渴望，分离的悲伤，厌恶留在波斯——和其它必要的一切。但他是否听我的话，尚待观察。他若遵从我，对我就足够了。”

爱意味着渴望。

爱意味着不安。

爱意味着折磨。

爱意味着分离。

“这都是必要的。”巴巴最后说。

巴巴指示拜度在美拉巴德休息几日后返回波斯，并就设法把阿伽·阿里带回印度，做了进一步指示。

4月5日，帕椎和韦希奴拿来一包故去的萨度·克里斯丁·雷克的衣物，巴巴将衣服分给所有的满德里。巴巴给劳先生一条裤子，劳先生不情愿，说自己有裤子。他的回答让巴巴不悦，因为这只是个借口，劳先生不喜欢穿别人的衣服。巴巴生气地命令他：“立刻把裤子穿上！”

劳先生回答说太小。巴巴打手势：“即便不合适，我给你东西时，你也应该谦卑地接受。你们这些人必须学会谦卑！不要那样顶嘴！不要老是说，‘这个没用。那个不对。’你为何那么骄傲？”

气恼的劳先生怒冲冲走开。不一会儿，巴巴遣查干去给劳先生送个花环。这愈发激怒了劳先生，他对查干大叫：“辟尔，瓦隶，赛古鲁，穆希德！统统离开了，就剩下巴巴，但今天他用笞帚打我们。这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了吗？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劳先生活的意思是，尽管他们已经接受巴巴为唯一灵性权威，他还是会这样刺激弟子，而他们不得不忍受。

查干返回，告知巴巴所发生之事。巴巴立即叫来劳先生，批评道：“你这个动物，为什么有那么多傲慢？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离开！所有的赛古鲁都在他们所在之处。打算离开他们的是你。朝太阳撒灰没用！那只会伤着你自己的眼睛。你用玻璃砸石头，碎的是玻璃，不是石头。”

“用笞帚可不容易。我若不用，你的愤怒又怎么能去除？我用笞帚的时候，你也看到了你的全部灰尘——淫欲，贪婪和嗔怒——是怎么被清除的。”

劳先生解释自己的感受：“我不反对穿其他任何人的衣服，但从儿时起，我就被教育这是不对的。”

巴巴再次训斥他：“你这个傻瓜。正是为此原因，我才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时间。白痴，你应该接受大师说的话！没有要求你思考顾虑。”

“牧师们之所以牢牢控制着大众的头脑，就是这个原因。要根除这种控制是最难的。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看看你的教育对你依然多么根深蒂固。现在你若不听从，来世将生为青蛙！现在你听从我不？”这话让劳先生笑了，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 虎谷闭关

翌日，巴巴召集布阿先生、劳先生、韦希奴和查干开会。巴巴遣韦希奴去纳西科，遣禅吉去孟买办事。还指示劳先生到纳西科，接着到孟买与禅吉会合，联系把阿伽·阿里从波斯带回。禅吉将在孟买看望阿伽·阿里的父亲，让他同意有关阿里返回的决定，以便不给拜度带阿里回印度增加困难。

巴巴还指示韦希奴从纳西科去盘奇伽尼。三天后，4月9日，巴巴同18人（包括布阿先生、查干、卡里玛玛、古斯塔吉、韦希奴、佳尔、禅吉和一些男孩）乘公交车前往盘奇伽尼，卡里玛玛的女婿、印度教中学校长K·M·潘迪特接待了他们。满德里住在学校附近专门建的草棚里，巴巴住校内的一间屋子。

4月10日参观盘奇伽尼虎谷时，巴巴在森林里选了个闭关处。他要卡里玛玛在那里挖个山洞，一月内完工。身为工程师的卡里玛玛立即着手工作，起草开凿计划。在山谷为巴巴、满德里及男孩们建造棚屋。

就即将到来的闭关，巴巴说：

5月1日，我将进入闭关。你们当中四人将和我同坐闭关，但要分开。另四人在山洞两侧昼夜守卫。包括我自己，及所有八个人——四人守卫，四人闭关——都将靠牛奶禁食。只许查干来向我请示特殊指示。

这个期间我将放弃使用字母板，不见任何人。甚至不见四名守卫。将停止一切达善和通讯。我已决定将此项目持续六个月，之后我将走出闭关。

所有的人都应保持警觉，看看会发生什么。单是这几天我对此次闭关的考虑，这本身就已在全印度引发贱民罢工，宗教骚乱，以及各团体喧嚷独立的政治动乱。如果仅仅是我对此次闭关的思

考与计划就已引发这些混乱，你们又怎么会知道我实际进入闭关时将要发生什么。

竖起耳朵听流血事件吧。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将出现严峻紧张局势。印度教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的对抗将蔓延。宗教情感将在这两个团体之间制造分歧，导致流血发生。

给在波斯的阿德希尔发了电报，叫他把阿伽·阿里带回。巴巴指示查干在本地区找几个好男孩。查干带来三名少年，但巴巴一个都不赞同。除了开挖山洞，巴巴还要卡里玛玛从盘奇伽尼带一个男孩来。

4月11日，卡里玛玛被遣往萨万特瓦迪，与当地王公会谈。虎谷在王公的管辖之下，需征得许可才能开始挖掘工作。巴巴表示：“谁知道王公同不同意我使用这个地方？他若是同意，更好；否则，我们只得离开。这是个好王公，又虔诚；他曾拜访过斯瓦米悉地如德，对道途有兴趣。”经请求，王公准许卡里玛玛在虎谷造山洞，并表示希望将此献给美赫巴巴。（斯瓦米悉地如德是印度教圣人，其陵墓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绍拉布尔。）

与之同时，查干外出寻找男孩时，在瓦伊一家饭店看到一个做工的英俊少年。他问男孩是否愿随他去盘奇伽尼，男孩说得先问问老板。费了一番口舌，饭店经理终于把男孩交给查干。

查干将他带给巴巴，巴巴起先对男孩很是喜爱。但过了一会儿，巴巴挑剔地注意到男孩腿上有个小伤口，指示查干：“你最好把男孩带到美拉巴德。帕椎能治他的伤。告诉帕椎伤口一好就把他带到盘奇伽尼。”

查干对巴巴的指示困惑不解，因为男孩的伤看上去很轻微。他纳闷巴巴为何这么小题大做，让他大老远把男孩带到美拉巴德，当地医生本可轻易医治。但他什么都未说，临行前，巴巴进而指示途中一定要去普纳，联系萨达希乌·帕特尔，带去巴巴给他的一个讯息。

查干带男孩离开盘奇伽尼。到了普纳，就在他快到萨达希乌家时，一位在公用水井边打水的穆斯林妇女看见查干身边的男孩，突然尖叫起男孩的名字来。她跑向男孩，抱住他大哭，“约瑟夫，约瑟夫！我的儿，你跑

到哪儿去了？我不敢相信真的是你！我日日夜夜盼着见到你！我的儿，这么久了，你忘了自己的母亲了吗？”

围过来一群人，查干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面前这么多人，查干感到害怕，挤出人群，到了萨达希乌家，对萨达希乌讲了事情的经过。萨达希乌去找这位妇女了解情况。得知该妇女唯一的儿子五年前失踪，多方寻找徒劳无效。几个月后，找不到孩子令双亲不胜悲哀。他们万分悲痛，只好放弃再见到儿子的希望。

查干问萨达希乌：“现在我怎么办。巴巴的命令是把男孩带到美拉巴德。”萨达希乌给巴巴发电报说明情况。很快收到巴巴回复，指示查干把男孩留给父母，返回盘奇伽尼。查干这才明白巴巴这次派他旅行的用意。巴巴让查干带给萨达希乌的讯息并不重要，但巴巴希望让男孩同父母团聚，心碎的父母忍受了五年的失子之痛。

应戈尔哈布尔中学校长邀请，美赫巴巴于4月12日离开盘奇伽尼。次日上午10点，他受到学校师生的隆重欢迎，全体师生曾满怀敬意迎接大师辛勤准备。

一位学生干得太卖劲，以致累得病倒。巴巴到后听说此事，想先去看望这个虔诚的孩子。小男孩见到大师很激动，谦卑地说：“您若真是巴巴，真是赛古鲁，我明天就会好起来，为您服务工作。”

翌日，虽发着高烧，男孩感到好多了，来参加达善活动。巴巴特意让男孩坐在自己身边，给他特别的关照。应托普卡尼和迪克斯特之邀，巴巴在学校操场种了棵芒果树。随后给出一篇有关静心和创世目的的语录。巴巴指示那个孩子照看这棵树，说：“如同树木生长，无私地把果实给予他人，你也应在德行和灵性上成长，然后无私地服务需要者。”

此次活动中，托普卡尼先生作了简短讲话，以下是有关摘要：

“在过去12年中，我们作为教师竭诚努力却未能做到的——给孩子们的心灵灌输爱和道德——美赫巴巴以其临在一天内就在他们内心创造了那种爱。这是我们永远无法做到的。这就是一个明证——赛古鲁能做到什么！”

我祈求师利赛古鲁美赫巴巴继续把恩典与关注给予这所学校。”

巴巴祝福全体师生，这使他们倍感幸福。在学校孩子们的陪伴下，巴巴青春焕发，参加他们的板球和曲棍球比赛。巴巴同男孩们打球时，几位印度国会领导人来到，大为惊讶地看到美赫巴巴在打板球。比赛结束后，巴巴对政治家们授述如下简要讯息：

**和孩子一起，我是孩子；和老人一起，我是老人。和妇女一起，我是妇女，和男人一起，我是男人。和富人一起，我是富人；和穷人一起，我是穷人。尽管如此，我最爱的还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没有欲望。我喜爱同他们玩耍，我同他们的玩耍让他们饮酒（感受爱），玩耍时他们会饮得更多，感受到巨大幸福。**

巴巴4月15日中午离开戈尔哈布尔，当天抵达盘奇伽尼。

在盘奇伽尼，巴巴清晨5点起床，去看望孩子们祈祷。8点同他们打板球，9点喝茶。随后步行去山洞挖掘现场。

在一次视察中，巴巴提到他从前的化身——希瓦吉：“在虎谷让我想起我的过去。那时这个山区异常喧闹，一片繁忙，因为林中驻扎着军队。”

巴巴和满德里居住的棚屋附近是个清真寺。按惯例每日晨祷，有人高喊神名：“安拉！安拉！安拉！”4月17日，满德里谈论此事时，巴巴评论道：“上帝聋了吗？有何必要这么大声喊他的名？让人咚咚心跳！但神不听这种申诉。他只倾听心灵的声音，世人对此一无所知。”

巴巴闭关山洞的挖掘进展缓慢。4月19日，巴巴对冗长的进度表示不悦，问满德里他们认为山洞5月15日能否完工。所有的人都表示怀疑，但卡里玛玛向巴巴保证他会尽力确保山洞及时竣工。巴巴却说：“我觉得我们回美拉巴德比较好，那里挖闭关山洞要容易些。”帕椎愿前往美拉巴德担当此任，但卡里玛玛向巴巴保证说山洞会准时竣工。巴巴于是取消了美拉巴德计划，决定去孟买，直到山洞完工。

4月26日，巴巴同满德里前往孟买，在此游览了空中花园、象岛石窟、维尔森水库和维多利亚公园。与之同时，查干、彭度、劳先生和韦希奴被遣去寻找“好男孩”，他们带来6名。除了一个叫拜亚的男孩，巴巴给其余的孩子新衣后，很快把他们送走了。

在孟买，巴巴访问了迪娜·塔拉提的母亲茹帕米、卡卡·巴瑞亚和纳罗吉·达达禅吉家。禅吉的父亲霍姆斯吉患了喉癌，连水都喝不下，巴巴却命他吃鱼。霍姆斯吉很吃惊，因为他是个严格的素食者，尽管如此，他还是吃了一些鱼，作为美赫巴巴的帕萨德。这个连一口水都难以下咽的老人突然能吃鱼了，这真是非同凡响。之后，他开始进食，虽仍极其虚弱，但疼痛减轻了。不久，他平静地死去，全家人都感激巴巴在老人的最后几个月，为他减轻了痛苦。

巴巴于4月29日返回盘奇伽尼。5月1日，他同一些满德里去马哈巴里什沃参观一个名叫“牛嘴”的印度教寺庙，据传说，寺庙是五条河流的源头。

5月4日，巴巴再次访问戈尔哈布尔，受到学校师生的至诚欢迎。在两天中，巴巴用大量时间就学校管理和孩子们的教育，指导教师们。有一次，还举行了巴赞活动。

5月7日，返回盘奇伽尼后，美赫巴巴就寻找男孩进一步指示满德里：

**在寻找合适男孩的过程中，要记住四件事：他们要英俊，健康，聪明和敏捷。尽管6个月来你们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未给我带来一个合适的男孩。**

比如说，一位普通的卡车司机可以找到一名精干的男孩帮助他；世人为自己的目的，是能够找到中意的男孩的。但赛古鲁为其特殊目的，却连一个都找不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谨记我的处境，以及我自身与摩耶之间的斗争，这制造了这些情形。原因是我必须做我的重要工作，该工作是在摩耶的协助下完成的。摩耶反对我的工作，但这个摩耶又是我工作的媒介。

这个时期，一个叫比哈里拉的人同满德里住在一起，做巴巴指派给他的工作。一天，他带来侄子高提亚，巴巴喜爱高提亚，把他留在身边。

4月和5月间，满德里每天找遍这个地区，给巴巴带来男孩；但巴巴要么立即要么几天之后，就把他们送回。他会同男孩们玩耍，用简单的话给他们讲道。

对于前美赫埃舍学校男孩，巴巴每晚解释灵性主题。这些男孩经常陪巴巴徒步跋涉。巴巴在盘奇伽尼不见其他人，甚至下令 K·M·潘迪特一家也不许见他。

从 5 月 8 日起，全体男满德里在虎谷帮助挖掘山洞。他们搅拌水泥，从山下把水运到开凿现场。一些满德里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工作，只要不随巴巴去孟买、普纳或戈尔哈布尔，就极其辛苦地工作。

一天傍晚，正在铺最后的混凝土，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雨就要降下，这会把当天所做的水泥工程全都毁了。巴巴走出棚屋观望天空。很快，一场争吵在马萨吉与卡卡·夏哈内之间爆发。似乎是他们的争吵驱散了乌云，因为直到当夜 11 点才下雨，这使工作得以完成，水泥凝结。

5 月 9 日，巴巴浏览报纸标题时评论道：“圣雄甘地被捕；绍拉布尔陷入混乱。在仰光，暴风夺走一千人的生命，三千人无家可归。”

巴巴透露：“在我的一次阿瓦塔降临期间，我在缅甸不吃饭闭关 10 年。现在，在我准备进入闭关时，四处发生骚动、罢工和混乱。但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混乱还会增加；但混乱若大规模增加，我将不得不改变闭关处。”

（注释：数年后，美赫巴巴解释说，他在那次较次要的降临期间，是缅甸的一个和尚隐士。）

5 月 9 日，收到来自戈尔哈布尔的电报，说中学校长迪克斯特已停止说话和吃饭，连水都不喝。据说他出于对巴巴的爱而哭泣流泪。巴巴迅速回电，给迪克斯特具体指示。

5 月 13 日，巴巴带满德里和男孩们乘车前往普纳。萨达希乌·帕特尔安排了一次大型达善活动。巴巴遣查干和布阿先生去看望他的父母，但他自己未去。（查干和布阿先生受令不得泄露巴巴在普纳的消息。）巴巴乘卡卡·巴瑞亚的新别克车返回盘奇伽尼。

一返回，巴巴就遣卡卡·巴瑞亚到纳西科的萨若希汽修厂工作，遣布尔玖去孟买。鲁斯特姆也按指示驱车前往纳西科，一直供巴巴使用的韦达尔·鲍克的客车被送回普纳。这样，盘奇伽尼未留下一部机动车供巴巴使用；这意味着巴巴在虎谷闭关的准备工作现已完成。

遵巴巴指令，在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家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这年的生日。庆祝活动后，巴巴的几个跟随者，包括顾麦在内，到盘奇伽尼参观洞穴。

不久，孟买的帕西人马尼克·希若夫同一个叫约翰·马奎斯的基督教朋友来达善巴巴。问他想要什么，马尼克说想要神。“达到神极其困难，”巴巴解释，“只有勇士才能证悟他。”

尽管如此，马尼克仍表示心甘情愿服从巴巴。巴巴将闭关事宜告诉他：“我的一些满德里也将闭关，靠牛奶禁食。”马尼克表示希望加入他们，尽管巴巴一再劝诫，他决心已定。巴巴于是遣他和约翰·马奎斯随彭度到美拉巴德闭关，只喝牛奶。古斯塔吉、马萨吉、安纳 104、比哈里拉、纳迪沙和耶克泰也如是，如同在盘奇伽尼伴随巴巴的一些满德里。彭度、霍姆斯吉·巴塔纳照料美拉巴德小组的需要。

与此同时，在纳西科，普纳和阿美纳伽的被选者也受令进入闭关，以牛奶禁食。在阿美纳伽，整个萨达家族皆进入闭关；在普纳卡斯巴佩斯处的满德里也如此；在纳西科，卡卡·巴瑞亚和其他几个人加入闭关。

5月15日夜间10点，巴巴进入虎谷山洞闭关，美拉巴德的满德里也根据巴巴之前的指示同样进入各自的房间。但巴巴未彻底隔离，因为他偶尔走出山洞，访问满德里及男孩们的棚屋。

巴巴不止一次表示非常牵挂把阿伽·阿里从波斯带回之事。此前，他曾几次遣劳先生去孟买，就孩子何时回印度接洽阿里的父亲哈吉。

5月17日，对《美赫讯息》进行了一次讨论。达斯托曾发布一篇通告，说大师的一些跟随者已参加国会党倡导的运动，甚至美赫巴巴也打算加入。相反，巴巴不喜欢与政治发生牵连，尖锐地指出：“我警告过达斯托那么多次，要远离政治。虽然向我做了保证，他还是违背我的希望。就让他随便做好了；他可以下地狱——我管不了他这种人！他会为此后悔。”

5月20日上午，巴巴清晨4点起床。叫醒满德里后，他说：“今天起，我必须保持严格闭关，不离洞穴。所以，天亮前，你们都带着行李去山洞。”巴巴随后同禅吉走向山洞。他们先在韦希奴的棚屋停下。布阿先生、拜度、

查干和阿里·阿克巴携带巴巴的个人物品跟随。巴巴将远处左边的棚屋分配给韦希奴；右下方的棚屋给布阿先生、查干和禅吉；上方的棚屋给了劳先生和阿里·阿克巴。卡卡·夏哈内和男孩们仍住山下的棚屋，一律不许走近洞穴。

进山洞前，巴巴问：“美拉巴德闭关组会持续下去吗？我对马尼克·希若夫和约翰·马奎斯甚是怀疑。”他9点45分整进入山洞。次日上午，彭度发来电报，说希若夫和马奎斯已离开美拉巴德。巴巴没有表示惊奇。

闭关更严格后，人们突然开始来求巴巴达善，但皆被挡在外面。盘奇伽尼最近起了谣传，说美赫巴巴把自己关在一个山洞里，洞口被封死，之后，为显示神力，他将穿壁而出！此谣传让人们蜂拥而至。满德里阻挡其接近该区域，人们抗议说至少应让他们从远处看一眼山洞。遵巴巴指示，不许任何人到那边，有些人就从另一边爬上陡坡看山洞。天天有人来，对付这些来访者让满德里不堪其扰。正值仲夏，是盘奇伽尼的旅游高峰和蜜月季节；结果，大批的猎奇者都希望来看看“大师将自己活埋”的山洞。（在印度，对大师主动进入三摩地（死亡）并不罕闻。在印度教里，这种死亡被称作吉万-三摩地。阿岚地的赛古鲁奈安涅希瓦，还有阿冉岗的巴吉·卜阿都被活埋。）

更糟糕的是，天又开始每夜下大雨。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严格闭关6天后，巴巴于5月26日凌晨12点半走出山洞，建议去美拉巴德。没有交通工具，因此决定徒步前往瓦伊。

在这种时间，林中又黑，山道又陡，几乎不可能找到一辆牛车载运他们的行李，但查干机智地设法租到一辆。他们艰难地在山林中穿行，牛车一路颠簸跟随在后。

与之同时，在山下，棚屋里的卡卡·夏哈内和卡里玛玛虽说醒着，但不知巴巴这么快就准备离开。后来，阿里·阿克巴没来吃早饭，他们才知巴巴已离开。巴巴紧接着给他们送去书面讯息，通知他们在美拉巴德加入他。



巴巴 5 月 26 日走出闭关时，说牙疼得厉害。（注：这个时期，巴巴的几颗牙齿被拔掉。）步行 4 小时后，到瓦伊。因天冷，巴巴疼痛加重。住进一家客栈，但巴巴无法休息，放了一小时的唱片。当天，给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发电报，叫他当天下午 3 点带韦达尔的客车到瓦伊。通知潘迪特先生，说巴巴出于自己的理由，突然离开山洞，正前往美拉巴德，叫他立即锁好山洞，不许任何人进入。

萨达希乌 2 点半同客车来到；巴巴一行即刻离去。在普纳的布达瓦佩施稍作停留，从 5 月 15 日起随巴巴禁食的满德里喝了牛奶。巴巴被告知，5 名闭关的卡斯巴佩斯满德里已打破禁食，萨达希乌遵令喝脱脂奶代替牛奶，因为他喝牛奶不消化。

近黄昏时离开普纳，巴巴直接开往美拉巴德，当晚 9 点到达。这次旅行很不舒适，令人疲惫，因为不大的客车里挤了 20 人。遣彭度到阿克巴棉纺厂同纽瑟文·萨达安排为美拉巴德提供次日的牛奶，因为阿冉岗的牛奶不够。

一到美拉巴德，巴巴的闭关工作即开始。在前美赫埃舍学校（水塔）有三个厅，巴巴指示布阿先生加以隔离，为即将闭关者提供单独的房间。那些已在美拉巴德闭关的男子受令停止闭关两天。伯曼吉和家人仍居住美拉巴德。巴巴返回后不久，伯曼吉的妻子缇米娜（贝利之妹）同佣工芭顾发生争吵。伯曼吉停了芭顾的工，把这份工给了另一个仆佣瓦露。次日，两位佣工都未来，因为二人是朋友，都住阿冉岗。

这件事次日被报告给巴巴，他批评伯曼吉：“你停一个人的工，让另一个来做。你用嘴吃饭，从肛门排泄。一个开口好，另一个不好！但你忘了两者都必要，离开它们就活不了。

“同理，即使芭顾在你们看来不好，她也是好的。她忠诚，有爱心。虽然她性情坏，好管闲事，但她人很好；正因为这个，我才把她留在美拉巴德。你还记得有一次因为她，我还打了娜佳耳光吗？

“人人都有坏毛病，尤其是你们伊朗尼！你们自己这样子，为什么还找别人的错？”

视察完地面，巴巴因伯曼吉未给美拉巴德的芒果树浇水，愈加恼火。他再次训斥：“我因自己的特殊原因，种了那些种子。你为何对那些树苗那么粗心？我把你留在这儿照料这些树。你就是如此执行的吗？这样的话，我只得另外找人了。”巴巴命他不要再管美拉巴德的花园和树木。

为了换换心情，之后放了风筝。巴巴玩弹子球和阿塔-帕塔游戏。输者被巴巴拧耳朵。

谁能测量大师！

其情绪，其心血来潮，其工作！

他身边的气氛一时严肃，

一时又分外轻松。

5月28日，巴巴到阿克巴棉纺厂访问萨达家族。有人告辟鲁·萨达的状，但巴巴纠正这个人，说：“辟鲁的心好。他在我看来已经够好了，我对他满意。”

当天，卡里玛玛和卡卡·夏哈内遵令从盘奇伽尼返回美拉巴德。巴巴宣布他和被选的满德里于3天后，6月1日，开始闭关。为庆祝静坐（闭关），次日全天安排了游戏。

巴巴到阿美纳伽的卡卡·夏哈内家访问5分钟。下午，巴巴发茶和甜点。接着做吉利-旦达比赛，两队分别由卡卡·夏哈内和马萨吉任队长。每边20人。比赛热火朝天，巴巴所在的队获胜。之后，一场风筝比赛在巴巴、弟弟贝拉姆和小阿迪、以及查干之间展开；有几个风筝在空中撕毁。巴巴接着跟上述三人和一些村里的男孩玩弹子球游戏。

黄昏时分，正玩着游戏，纽瑟文·萨达来到。巴巴将他拉到一边，游戏自动停止。有半个钟头，大家围在巴巴身边，听他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印度的不合作运动及混乱局势的评论。巴巴对纽瑟文说：“你不顾政务缠身，仍然来见我，我对你的爱很满意。”提到印度独立运动，巴巴指出：

这一切皆归因于我的钥匙，没人对此有丝毫概念；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也都将归因于我的钥匙。在我眼里人人平等，不管是印度人、英国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因为我在一切人内里。唯有我在每个人之内。英国人在一方面是相当不错的，也对印度帮助很大。这是你们无法理解的。

现任总督欧文勋爵，人很好，就像圣雄甘地。二人都在为印度做伟大的服务，虽然他们外表上处于对立面。二人皆与我有着往世的灵性联系，因为二人皆生活在希瓦吉时代，尽管现在一个是欧洲人，一个是印度人。但这并不重要。

自古以来，印度就是个灵性国度。因此，生在印度是一种灵性骄傲——就一个人似乎接近灵性目标而言。生在美国、欧洲、非洲和其它国家的最好的人，带着其今生的好业相，来世出生在印度；那些带着虚妄骄傲、自我自大和不好业相生在印度的最坏者，在欧洲、美国，或灵性上落后的地方出生。

遍及全世界的大动乱将很快到来，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将出现严峻的紧张局势，一方面在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另一方面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造成可怕的流血与屠杀。印度教徒将杀害穆斯林，穆斯林将杀害印度教徒，而英国人将两者皆杀！印度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内战将在印度爆发，所有的政党都将互相冲突。到处只有混乱盛行。在这种要求独立的喧嚣中，随着其他人的介入和突然出现，将产生一个全新的局面。

在上述暴力之外，在西方诸国，俄国、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国之间，还将爆发一次大战。整个世界将乱成一团，没有一个领导人明白该怎么办。在这一片混乱中，阿瓦塔将出现，引导迷失的人类走上和平与繁荣道路——迈向永恒极乐。

但这需要时间，需要世界范围的大动乱。为了让世界转向灵性并确保其将来的救赎，这些无序、混乱和动荡是必要的。为此原因，我将静坐闭关一些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所有人的好日子就要来临”，尤其是对那些跟随我和其他成道大师者。

遍及全印度的这一切紧张政治活动和大规模独立运动，让国家天翻地覆，对我而言就像是吉利-旦达游戏。我更对我们所玩游戏引起的兴奋激动感兴趣，因为在这种时刻，我的灵性工作处于顶点，巨大的内在工作达促。在这种喧嚣混乱中，英国人离开祖国到印度，印度人离开国家到英国。这全是我的工作结果。每个国家都有我的特使，他们按照我的希望，为了大目标做内在工作。

我做的这些放风筝、弹子球等游戏，是我的工作方式；我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我的工作，意味着讯息从这里传到那里，四处传递。无论散步还是愉快玩耍，我都在工作，没人知道我真正在做什么。

巴巴接着直接针对纽瑟文说：

记住，你无论是在监狱还是在别处，都要想着我；不断地想念我。你出狱后，放弃这一切政治活动，来同我一起生活。记住我过去对你说过的话：虽然在你的活动中，事情在你看来似乎轻松顺利，但你将面临困难和严峻情况，如你现在开始体验的那样。

纽瑟文承认事情如此。达善巴巴后，纽瑟文离去，认识加深。

1930年6月1日星期天，一大群人来达善巴巴。举行大宴会，巴巴亲自分发食物。晚间8点半，演唱阿提；9点开始游行，没有汽灯，就用油灯和手电照明。满德里装饰了一张沙发椅来抬巴巴。

队伍先游行至下美拉巴德的小屋。巴巴停下，指派古斯塔吉在小屋闭关。接着又行至邮局，巴巴指示马萨吉于其内闭关。

一群莱兹姆舞者带领队伍上了美拉巴德山，一路奏乐歌唱。用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山顶。巴巴把水塔1号厅分给安纳104、比哈里拉、耶克泰和纳迪沙。2号厅派给布阿先生、拜度、查干和韦希奴。指示劳先生在墓屋闭关。

在上美拉巴德，巴巴给所有人施达善。10点半，他回到水塔3号厅，男孩阿里·阿克巴、图克拉姆、卡林伽德也将在那里居住。每个男孩在房

间内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此次闭关期间，彭度和霍米·巴塔纳的任务是每日清洁厕所，送鲜牛奶。

6月3日，闭关两天后，巴巴叫来禅吉，对他说：“我现在需要到远处闭关。去班加罗尔和比贾布尔；在南印度给我找个合适地点。”

禅吉6月6日离去，4天后返回。向巴巴汇报了寻找结果，解释说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闭关处，萨姆帕施·艾扬伽还在继续寻找，将很快报告结果。听此，巴巴推迟了去班加罗尔的日期。

翌日，巴巴同禅吉到纳西科。在此一次还观看了鲁斯特姆的新影院的建设情况。他注意到曾在美赫埃舍学校读书的男孩拉玛吉，在做体力活。巴巴将拉玛吉叫到一边，对他说：“做体力活儿对你有好处，想着那是我的工作。但你没跟我在一起，是你的坏运气，虽然我很高兴你自愿做这种工作。”

第二天一早，巴巴会见卡卡·巴瑞亚、纳沃、弟弟贝拉姆、布尔玖和巴卜，谈鲁斯特姆修理厂的工作。次日，巴巴前往甘伽普尔瀑布寻找一个僻静处闭关；很失望没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决定去代奥拉利，在当地的伽达乌家里举行了达善活动。

一返回纳西科，巴巴立即到盖亚斯之家看望女满德里，对她们谈了他这次闭关的必要性。巴巴接着访问鲁斯特姆家，会见了他的妻子馥芮妮和岳母朵拉特。巴巴在此休息放松，同鲁斯特姆的孩子们一起玩耍。鲁斯特姆的女儿美茹当时有4岁，人们注意到巴巴时常亲吻她。这次，希度和大阿迪还为巴巴唱了半小时的格扎尔。巴巴6月12日中午离开，傍晚回到美拉巴德。鲁斯特姆、馥芮妮和顾麦陪同巴巴和禅吉返回阿美纳伽。

6月13日，巴巴叫来韦希奴，结束了韦希奴13天的禁食和闭关。巴巴私下会见了她，随后逐一叫来所有的闭关者，除了古斯塔吉和马萨吉，他们继续留在各自屋内。会见后不久，巴巴命布阿先生到盘奇伽尼的虎谷山洞闭关，命查干照顾布阿先生。

当天，巴巴单独同劳先生和拜度在一起，商讨回访克什米尔事宜，强调他们要保密。未将此告知美拉巴德和纳西科的满德里；同时，巴巴为即

将回斯利那加做准备。当天稍晚，巴巴遣拜度再回波斯，将阿伽·阿里带回印度。

# 重访克什米尔

6月15日星期天，巴巴率阿里·阿克巴、禅吉、劳先生和韦希奴乘晚上6点的火车离开美拉巴德，踏上第二次访问克什米尔之旅。他先到纳西科，接着到孟买，还在孟买的尼鲁家喝了一次茶。6月16日下午，乘火车离开孟买前往德里。次日到达德里，下榻王公饭店。

6月18日，一位名叫K·D·约希的占星学家来饭店见大师。他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似乎真诚地受巴巴吸引。禅吉给他三张巴巴照片，约希盯着看了几分钟，陷入沉思。随后一边看着巴巴的照片，约希突然预言道：“两年左右，这个强大者将全力出世，他身上潜在的、不为世人所见的能力将会显现，他的沉默将打破。这个沉默是他5年来一直保密，不为人知的非凡能力的标志。这些能力今后两年内将全面迸发，横扫全人类。”

当天，一个叫R·N·卡利亚的报纸编辑来见巴巴。卡利亚说：“我正在设法尽力多赚钱，以便能够邀请像您这样的圣人到我家里。我想服侍圣人，舒适地供养他们。”

美赫巴巴的回答格外尖锐：

圣人爱爱神者，即使他们贫穷。那些富有但无爱者，圣人决不会爱。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你打算实现它的方式却甚是可疑。在赚钱的热情中，你可能会诉诸不可取的方式，或许甚至不择手段。怀着诚实和爱心安守贫穷，不靠不诚实的手段积聚财富，对你会更好。陪伴圣人，爱神；你定能达到生活的目标。

你的服务理想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所以要进一步努力，直到获得最高最高尚的目的。说只有少数被选者得以进入道路，并不意味着你不努力。当你能够摆脱摩耶，淹没于极乐与知识海洋的时候，为什么要淹没于摩耶？

真正的圣人要的只是信徒的爱与信——不是金钱，不是奢侈享受。通过渴望神，努力在你心里制造神爱，你就会拥有一切。

6月19日，离开德里前往斯利那加。次日到穆里镇，在此休息两夜，之后继续前行。

在多美尔镇，一个旁遮普人见到巴巴，问巴巴是否相信《博伽梵歌》。巴巴简洁回答，“我不止相信之，还时刻体验之！仅靠智力理解是不够的。你可以一辈子阅读神圣典籍，但你若是没有见他、体验他或认识他的渴望，是不会带你接近上帝半步的。”

到加里时，巴巴评论道：“从我工作的角度看，奎达在各方面都是最佳的，但那里有阻碍我工作的障碍。因此此时去奎达不合适。”

到达克什米尔前，又在拉合尔找到一个名叫图斯的少年，随他们前往斯利那加。6月23日到斯利那加。次日一早，巴巴就遣韦希奴和劳先生去哈万村把男孩潘迪特给他带来。巴巴之前曾神秘地评论说：“潘迪特是把阿伽·阿里带回我身边的链接。通过我与潘迪特的联系，阿里将从波斯返回。”图斯也是个链接，但巴巴未具体解释图斯与潘迪特或阿伽·阿里之间是怎样的联系。从开办美赫埃舍学校时期，大师对孩子们的工作就一直是一项要务，他在联系所有的相关链接；图斯便是其中之一。

（注释：后来，人们同样发现，巴巴会不远千里去联系一个独自坐在偏僻之地的玛司特。但这是个很不同的工作阶段，不能与他对男孩们的工作相提并论。对美赫巴巴在孩子世界里所做的工作，无人知晓——我们如何能测量他内在工作的反响。他的内在工作需要媒介，工作通过它们变得可见。巴巴所联系的孩子是他当时所做内在工作的媒介。正是为此原因，巴巴才去斯利那加联系潘迪特。）

韦希奴和劳先生到哈万时，巴巴同禅吉、阿里·阿克巴和图斯去斯利那加观光游览。他们参观了政府公园，查希玛·沙伊公园和马球场。一次，巴巴看见两个克什米尔男孩，叫瑞玛和阿达姆，他立刻喜欢上他们，将他们带回住处。在住处，巴巴开始烹饪卷心菜，见古鲁做这种工作，孩子们很惊讶。巴巴告诫他们：“切莫对做有用的工作感到羞耻。”



劳先生和韦希奴带来潘迪特。巴巴会见潘迪特一小会儿，指示他静心，接着把他送回哈万。大家感到吃惊，巴巴对这个孩子的工作这么快就完成了。

此次联系的含义依然是个迷。巴巴不远千里来见潘迪特，见面的时间却只有5分钟！这对他的工作已经足够，他大老远到克什米尔就是为了做这项工作。无人能明白阿瓦塔宇宙工作的全部含义。他的真正工作是灵性的，超越时空，总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做。

对阿伽·阿里、阿里·阿克巴、阿卜度拉、潘迪特、图斯和其他男孩具体做了什么工作，无人知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它关系到世界上所有的孩子。

收到萨姆帕施·艾扬伽从马德拉斯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无法在南部为巴巴找到闭关处。消息令人失望，6月28日上午7点，巴巴率满德里和男孩们乘出租车从斯利那加前往加穆。

此时巴巴的随从有3名满德里和3名男孩：禅吉，劳先生，韦希奴，阿里·阿克巴，图斯和阿达姆；巴巴决定把瑞曼留下。途中，下午2点，出租车爆胎。天气酷热难耐。大家站在一棵树下，巴巴突然出乎意料地示意劳先生劝阿达姆回家。

劳先生尽了力，男孩不高兴，不想离去。阿达姆又随他们到了加穆，再次叫他回家，并给他火车票钱。但这个聪明顽皮的孩子乘坐另一节车厢，悄悄跟随巴巴一行到锡亚尔科特；巴巴瞅见他。劳先生费了好大劲才说服阿达姆回斯利那加。

回途中，图斯被留在拉合尔，这个孩子最初是在这里加入巴巴一行的。离开巴巴时，图斯也显得不乐。在火车站，巴巴注意到站台上的另一名男孩，让韦希奴把他带来。坐在这位沉默的陌生人身边，男孩很激动。但巴巴只把他带到曼马德，就把他送回拉合尔。

在拉合尔至阿姆利则的火车上，车厢内一名穆斯林男子即刻被巴巴吸引。目不转睛地看着巴巴，巴巴爱抚坐在身边的新男孩。过了一阵，巴巴正视这名男子，通过一位满德里说道：“我的朋友，除了极乐，别无存在。”

“对您也许是，先生，但对我不是。”男子回答。

“你抱怨是因为你看不见它，但我告诉你除了极乐遍在，什么都没有。我亲见之；时刻体验之。”

男子说：“我在世上除了悲伤、矛盾和痛苦，什么都体会不到。我从不知幸福为何物，对生活极度厌倦。”

“这是因为无知，”巴巴回答，“你没有真正的极乐体验。你追逐影子，丢掉了本质。你把幸福误解为吃喝、拼命赚钱和享乐，而这些短暂易逝，虚假不实。不仅如此，它们还带你远离持久的真正极乐。”

“可我上哪儿去找这种极乐？”这个人问。

“关键就在这儿！”巴巴宣布，“现在你询问并想望某种真实的东西。让你的渴望仅仅成为找到这个极乐，找到真理，找到上帝。不停地这么渴望，你就会获得之。你将发现获取它的道路，必然会有人指示给你。”

“您能指示给我吗？您能帮助我吗？”他恳求。

“当然，那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使命。我将给你显示真正的极乐，只要你照我说的做。我不会叫你做对你太难的事情。那很简单，只要你用心对待。然后我将照管其余的。

“每天清晨，只花5分钟做这个。找个地方，独自一人，努力静心，想：‘神是一，无处不在，除他之外别无一物。’每天只做5分钟。我将确保你体验到什么。你将看到某种光，那样你就会感到满足，继续行道。”

这名男子明显释然，因见到大师并接受其建议而感到喜悦。巴巴简单的话语让他体验到人生又有了价值。新的热情感受不是通过言语的传递；而是内在给予的。

满德里得知这个人尝试过许多不同的灵性苦行，一直寻找大师，但几年过去了，他变得消沉颓丧。当时正准备自杀。巴巴不但救了他的命，还鼓励他继续求道。后来才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印度著名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穆罕默德·伊克巴尔曾就读牛津大学。后来他写了国歌，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广为传唱。）

7月2日近午，巴巴和满德里到阿美纳伽，继续乘马车前往美拉巴德。回来后不久，立刻开始为劳先生和韦希奴重新闭关做准备。彭度向巴巴汇报，说他不在期间，美拉巴德诸事顺利。

当天，巴巴遣禅吉去马德拉斯安排个合适的闭关处。禅吉4天后返回美拉巴德，巴巴又立即遣他去普纳办事，之后必须第二天返回。旅途劳顿的禅吉汇报说普纳之事办得不令人满意，巴巴批评他。禅吉恳求道：“我能怎么办？有些事我没能力做；我有缺点，不足，毛病。无法取悦您。您因为我而受牵累，我还是离开您的好。”

为安慰禅吉，巴巴解释道：“忘了这些念头！继续和我一起生活，照我的命令做，对工作尽心尽意。无须更多。通过将自我献给至师，最坏的罪业得以清除。你可以继续整天想不好的念头，但要和我在一起，执行我的指示。赛古鲁的火炉焚烧一切。你与我有着深厚联系。因此让那些最坏的念头来好了，但要和我在一起，听从我。走没有用。在我的爱炉里，你的一切念头都将化为灰烬。”

当天，7月7日，大师对满德里谈到天使：

在神里有个无限之海洋。海洋里有波浪，波浪产生水滴。在本初，随着无限海洋里心血来潮产生的波浪中的水滴，不像其它水滴那样要经历七个进化阶段，而是立即采用天使形体。这些天使在同样的状态经过很多很多周期，亿万亿万年。他们有精形体，处于第三精层面的第二个天堂。虽在极高喜乐状态，但他们无意识地渴望人身。没有全意识，这种喜乐对他们没用。

虽然罕见发生，但经过亿万亿万年后，一个天使为了证悟其真我，出生为人。为什么？为了获得它迄今为止所缺乏的意识，虽然它作为天使已在精界度过了很多年。天使出生为人后，无须经历人身转世，而是在第一次人生中获得证悟。这些天使不是一同出生在浊层面，而是一次一个。（注释：天使存在于精界——第三层面的第二天堂；大天使存在于心界——第六层面的天堂。）

因此，从灵性角度看，人比天使要远为优越，因为天使虽在天堂享受亿万年的喜乐，但必须采用人身才能获得解脱。

1930年7月10日星期四，在美拉巴德庆祝美赫巴巴沉默五周年纪念日。大师允许满德里以及阿冉岗和阿美纳伽的跟随者到美拉巴德山见他。满德里为巴巴洗脚，彭度演唱了古吉拉特阿提，以庆祝这个日子。巴巴为所有人发帕萨德后，结束了庆祝活动。

当天收到拜度发自波斯的电报，带来好消息——他带着阿伽·阿里正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巴巴解释说这是他与克什米尔男孩潘迪特5分钟会面的结果。

7月14日，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前往纳西科，住在鲁斯特姆家里。4天后，男满德里搬进了一处租借的房子，房子属于一个叫喀提伯的人。女满德里仍在盖亚斯之家。

巴巴在纳西科居住一个多月。但这期间，他不与外界接触；除了男女满德里和几个亲近爱者，他不见任何人。外来者一律不见。偶尔来看望他的来访者有：苏拉特的达拉·罕索提亚，孟买的达斯托，杜利亚的伽如德先生，卡克·萨赫伯，佳尔，伽尼·穆斯夫，钦乔卡，阿乔巴及弥奴·坡霍瓦拉。

在此独处期间，巴巴偶尔仍会同满德里和爱者打板球。这个时期他感兴趣的另一项户外活动是跳方格，涉及到八十四步。巴巴解释说该游戏象征着证悟前所必要的八百四十万次生死。

根据大师的内在工作，其健康会经受剧烈的变化。从6月12日开始，巴巴就一直深受湿疹之扰。7月9日，萨德医生为此给他注射，并敷以酸性溶液，但无效。巴巴还头疼不断。

巴巴在纳西科居住期间，身上长了疮，给他带来很多痛苦。8月5日，专门把尼鲁从孟买叫来给巴巴注射。注射时，巴巴直言不讳，解释了其病痛的神秘意义：

这些疮类型各异——一个疼痛，一个发痒，一个满是脓液，一个很小，一个很大。它们为何各不相同与特别？解释是每一个

都代表一个具体国家或大陆。比如，我肛门上的那个代表印度，臀部上的另一个代表波斯，等等——根据所代表国家的业相而属不同类型。

总之，这意味着我身体上没有毛病。你们所看见的身体疾病，都是因为来自整个世界的业相，我承担其业相，为其利益福祉工作。

其他赛古鲁的情况也类似。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痔疮；赛巴巴经常发高烧。我有胃病，痢疾，水泡和这些疗疮。

同时，得知拜度、美拉班普尔及阿伽·阿里在边境受阻，因无护照不得进入印度。8月1日，巴巴给奎达的鲁西发去如下电报，叫他尽全力给予帮助：“施加你的全部影响。孩子回到这里至关重要。把这当作对我的最大服务。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回到这里。”

鲁西次日回电，说一行人已获准进入印度。8月3日巴巴致电：“不胜欣喜你为我做了如此伟大的服务，对此你一无所知，为此你得到我的特别祝福。”

8月16日，拜度同阿伽·阿里和美拉班普尔到达纳西科。巴巴非常高兴阿伽·阿里回到他身边，这个男孩在巴巴的怀抱里感动得落泪。阿里离开已10月之久。

# 服务机会

巴巴希望换换环境，8月20日，同佳尔、劳先生、卡瑞姆和阿伽·阿里离开纳西科前往加尔各答。同时，弥奴·坡霍瓦拉在比加普尔为男满德里做了居住安排，满德里全部22人，包括还在禁食者，于8月21日离开纳西科前往比加普尔。巴巴指示满德里在那里一直住到10月底。布阿先生和查干还在盘奇伽尼，布阿先生从6月21日起一直在虎谷的巴巴山洞闭关。

巴巴在加尔各答住了三天。此次短暂逗留期间，巴巴带阿伽·阿里游遍全城——去动物园、博物馆、克罗夫特市场，还领他看了其它有趣的景观。在加尔各答，劳先生因安排所有这些游览而筋疲力尽，且尚未从最近赴克什米尔再度联系潘迪特的旅行中恢复。他情绪不佳，纳闷巴巴为何让他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经受这么多的麻烦。明显郁闷不乐。巴巴私下把他叫到一边，解释道：

在这条道路上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弟子或求道者谨记：第一，要执行大师的每一言。第二，不要对任何工作的结果感到厌倦或沮丧，无论多么负面；也不要对大师的任何嘲弄感到不悦。比如，你不顾极大疑惑，尽心尽力把男孩潘迪特带给我，虽然结果在你看来是好的，但考虑到所花去的一切费用，辛劳与麻烦，还是感到不满意。你不能理解为何要做这一切。

你尽了最大努力，在努力中经受难言的痛苦；而且除此之外，我还放箭射你！我责备你，嘲弄辱骂你，这让你感到厌倦。我的这个最后刺伤让你绝望。这不应该。对我不顾你的全心全意努力（我完全意识到这些）而用刺刺你的做法，你知道什么？你怎能测量我用刺刺你的背后用意？我这么做是有特殊原因的，是你永远无法理解的。你自然认为我在受苦，因而嘲弄你，但这是你大错特错了。我给你服务的机会，通过这些利箭，教会你怎样服务大师。有谁能想象你现在有幸得到的是怎样的一个服务我的机会？

我或许随意责备你，但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你已尽了力，那就不要生气或者沮丧，不管我怎么批评奚落你。这些刺痛的话语背后有着伟大动机。因此，咽下你的种种念头，默默忍受一切。你不应气恼，而是要保持心情愉快，别管摇摆的头脑。你的恼怒表明你在执行我的希望时还缺乏某些东西！不管我怎样嘲弄、伤害或折磨你，都要像石头一样忍受一切，并且意识到你是在服务我。这才是可取的。

在遵循我的命令时，要忍受孩子们的心血来潮和兴头，切莫想这是怎样的荒唐。你若这么想，就错了。你所做的不是对孩子们的服务；而是对我的服务！你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务在于彻底服从我。

这一切侮辱的背后有个秘密；我的刻薄言语里含着甜蜜。照我的指示做。继续放心行事，包容一切，忍受一切，尽量做到快乐。愉快开心，即使受负面念头袭击时。我对你的要求仅仅如此。

大师对理想男孩的神秘寻找也让劳先生烦恼。满德里在寻找这样一个男孩的努力中受挫，因为找到那么多男孩后，巴巴把他们都统统送了回去。为了安慰劳先生，巴巴进一步解释：

在我这项工作的背后有个巨大的秘密。通过这些男孩，我为现已不在我身边的修爱院特选男孩打造链接与工作。这项培养特定男孩的工作，是我为圈子证悟的准备工作之外，强加给自己的额外责任。为了这项特殊责任，我为孩子们开办埃舍，培养他们，并挑选了几个孩子。但埃舍关闭以后，他们又会怎样？不能就这么把他们丢开，抛弃或置之不理！一旦他们得到我的关注——纳扎，就得为他们做些事情。为此，有必要让他们其中一些人待在我身边。

为了把孩子们带到我身边，尽了最大努力，花去那么多的费用、时间、精力和劳动。但由于家长或监护人的反对和别的问题，他们不能留在我身边。阿伽·阿里和瓦森特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证自明。因不能把他们带来，就直接对他们的父母做工作；

但也失败了。采用另一种方式，间接的途径，召来其他孩子，让他们待在我身边，将他们与那些不在这儿的几个特选埃舍男孩联结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那么多的孩子身上花费成千上万的卢比——除了给我自己和满德里招来的麻烦之外。让每一个孩子留几天，给他们好衣食，甚至付钱；但过一些天后将每一个都送走。

没人能明白这个。所以说我的满德里——甚至最好最年长者——都嘲笑和实际上讥讽我对这些孩子做的工作。这在他们看来很是奇怪，甚至毫无意义或实质的事情。但我的目的乃是为了与现已不在我身边的最佳特选男孩打造链接。永远不会有人能领悟这项工作的含义，因为它是宇宙性的。我此时在与你谈论着此事，但你怎能知道我此时此刻在宇宙中所做之事。

为了让你更清楚些，我通过男孩潘迪特与阿伽·阿里建立联系。这发生在我初访克什米尔期间，潘迪特未经我召唤就突然出现时。潘迪特满怀信爱主动接近我，实际上他希望同我一起生活。虽然我的其它直接努力都未能把阿里从波斯带回，但我们从克什米尔返回后，开始同潘迪特——阿里的链接——通信，因为通过直接对阿里父母做工作，不能把他带回。这个失败后，我们就尝试通过他与潘迪特的间接联系，我们上次旅行期间，在克什米尔再次同潘迪特建立联系后，阿里很快返回了。我大老远到克什米尔，花费那么多金钱，浪费那么多时间，就是为此原因！

你感觉为了这么件小事，花去大量费用，长途跋涉，给所有人带来诸多麻烦。但不，这不是小事情！正因为你不能理解，你才认为它不重要。你若有些许的真正认识，就会意识到这件小事如同举起喜马拉雅山一样伟大！

巴巴的耐心解释安静了劳先生的头脑。他对自己态度不当表示忏悔，请求巴巴宽恕。

巴巴已决定离开加尔各答，遣卡瑞姆和弟弟佳尔先行，到那格浦尔，将他的到访计划通知杰萨瓦拉一家。佳尔当时留了胡子，盖麦起先未认出



他，但当她得知巴巴要来她家住时，欣喜万分。自从遇到美赫巴巴，盖麦就一直真诚渴望大师光临。

8月24日，巴巴同劳先生和阿伽·阿里到那格浦尔，受到隆重接待。埃瑞奇·杰萨瓦拉当时14岁，同两个妹妹美茹和玛奴在校读书。和这个家庭一起生活的还有盖麦的外甥达迪·科罗瓦拉，当时只有3岁。

在各自房间安顿好以后，巴巴命令盖麦：“你为我做饭洗衣。厨师做其他人的饭。”

同时，巴巴把韦希奴从比加普尔召到那格浦尔。巴巴计划重返南印度，通信开始，联系在戈尔哈布尔高中的活动事宜。

在那格浦尔，杰萨瓦拉家的一位政府高官朋友，对美赫巴巴产生很大信心。他叫嘉尔·敦吉拜·科罗瓦拉，后来与巴巴建立亲密联系，发挥重要作用。帕帕·杰萨瓦拉和嘉尔·科罗瓦拉原定次日出差旅行，鉴于巴巴到访，他们想取消旅行。巴巴告诉他们，“你们要推迟旅行，我就离开。你们做你们的职责，我做我的。我已负责照看这个家庭，其全部责任现已落在我肩上。就放心走吧。”

因外甥达迪生病，帕帕·杰萨瓦拉犹豫不决，但巴巴的话让他安心，同嘉尔·科罗瓦拉双双离开，两天后返回。巴巴喜爱帕帕·杰萨瓦拉的新车，帕帕晚间常带巴巴出去兜风。

在那格浦尔，巴巴警告所有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他的身份。盖麦问若有人问起，她该怎么说。“告诉他们，就说我是你大哥默文。”巴巴回答。

巴巴告诉盖麦，埃瑞奇早晨上学前及下午放学后，要先来见巴巴。埃瑞奇还应同巴巴一起吃饭。少年埃瑞奇感到麻烦，有意躲避巴巴，不见巴巴就去上学。下午，巴巴站在院子大门口，等着埃瑞奇。头两天，埃瑞奇被捉住，只得一个下午和晚上同巴巴做游戏。

第三天，埃瑞奇愈发小心。放学骑车回家，远远看见巴巴，心想：“又是他；他会把我一个晚上毁了。”为了避开巴巴，埃瑞奇悄悄从后门进家。

吃了点零食，换了衣服就出去了。埃瑞奇不想把自由时间花在巴巴身上；他想出去同朋友们玩耍。

埃瑞奇回来后，盖麦问他当天放学为何不回家。埃瑞奇解释说 he 回来了，但溜出去玩了。盖麦责备道：“这可不好。你不知道你多有福。巴巴等了 you 很长时间。”她宣布：“他是琐罗亚斯德！是我们的先知重临！你知道吗？”

埃瑞奇天性虔诚，但头脑相当怀疑，并未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但在那格浦尔基督教学校就读的埃瑞奇，对耶稣更感兴趣。他还未意识到所有的阿瓦塔乃是同一个。埃瑞奇自忖：“我若是生在耶稣的时代，该有多好！我真希望能在他身边。那一天会来到吗？”

他不知基督已听见他的渴望，

正日日等着和他玩耍。

一次，巴巴打开埃瑞奇的衣箱。取出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拿着看了看，向盖麦表示：“我必须给阿伽·阿里做这样的衣服。”盖麦立即叫来自家的裁缝——很老且半盲的古吉拉特人。巴巴亲自向老人解释给阿里缝制衣服事宜，盖麦把本打算给儿子埃瑞奇的丝质面料给了他。（阿伽·阿里即将随巴巴去西方的旅行需要衣服，但巴巴当时未向任何人透露。）

意识到巴巴不说话，裁缝问：“他是谁呀，他为什么不说话？”

盖麦回答：“他是我大哥；因为嗓子出了问题，不能说话。所有的治疗手段都试过了，但没有效果。”

老人被巴巴吸引，听此面容悲戚，说：“默文海特，放弃那些个英国药物。跟我去卡提阿瓦，那里有很好的草药医生。肯定能把 you 医好。”（海特，如“先生”一样是一种尊称。）

巴巴点头同意，和蔼地表示：“我打算去欧洲检查喉咙，在那里或许有办法。”

“干吗去欧洲？”裁缝说，“听我的，去卡提阿瓦治疗。”巴巴只是微笑。

大家注意到巴巴特别喜爱老人的伴同。每当需要纫针时，裁缝就喊：“默文海特，来给老年人纫纫针。”巴巴纫针时，裁缝会情不自禁地呼唤：“哎呀，罗摩！——哦上帝，罗摩！”一次，裁缝评论道：“默文海特，你长得这么英俊，这么年轻！可看看神的游戏；他夺去了你的舌头！相信我，跟我去卡提阿瓦。你要是开口说话，会迷倒人的。”巴巴愉快地听着裁缝的谈话，老人会故意把线拉出针眼，只为能叫巴巴来，待在他身边。

巴巴访问那格浦尔期间，小男孩达迪患了肺炎。遵照医嘱，须每三小时服药一次。巴巴替盖麦分担这项职责，亲自照料达迪。一天夜里，坐在达迪身边的盖麦有事需要离开。她站在门外，心想：“我该怎么办？没人醒着陪伴达迪。”

她正焦急不安，巴巴出现了，示意：“你走吧；我来陪达迪。去忙你的；这儿有我。”巴巴随后坐在床头，把达迪的头放在腿上。这件事让盖麦确信，巴巴知道她的每一个念头，深为巴巴的慈悲感动。

早在1927年，杰萨瓦拉的女儿美茹和玛奴在阿克巴棉纺厂举行圣线仪式时，盖麦就曾专程到美拉巴德邀请巴巴来那格浦尔。4年后，巴巴满足了她的愿望。当时巴巴看着埃瑞奇问盖麦：“他学什么？”盖麦告知巴巴，巴巴回答：“你为何还让他上学？把他给我吧！”

盖麦毫不犹豫地说：“带他去，巴巴；他是您的！”

帕帕一听大惊，恳求巴巴：“我们怎么能把埃瑞奇给您呢？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巴巴笑而不答，后来对盖麦表示：“埃瑞奇是我的儿子；我会再给你一个。”在那格浦尔这个时期，盖麦已有身孕，两个月后，二儿子美赫文出生。

晚上，有时巴巴和阿伽·阿里坐在各自的床上，互相抛枕头玩耍。盖麦见此大吃一惊，纠正阿里：“要尊重巴巴；别这样对他！”

巴巴打断盖麦，反而纠正她：“这个孩子这么做是在取悦我，让我愉悦就是尊重我。我叫他这么做，他若不做，那才是对我的不敬。”这对躲

避巴巴的埃瑞奇也是个教训。这种同阿里的亲近关系对埃瑞奇产生了影响；教会他要始终对巴巴坦白真诚，敞开心扉。

8月29日，巴巴离开那格浦尔，前往南方的戈尔哈布尔。随行的有阿伽·阿里、韦希奴、弟弟佳尔、卡瑞姆和劳先生。在海得拉巴，一位检票官认出了巴巴，恳求巴巴访问他家。巴巴坐他的车随他前往，他带巴巴观赏了海得拉巴及塞康德拉巴德的风景。巴巴之后访问了一个叫帕兰吉的人的家，接着前往戈尔哈布尔，在塔普万林区住了一个星期。

从9月3日到6日，在塔普万林区和戈尔哈布尔高中周年庆祝会上，举行了大型达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大师给成千上万的人施达善。但巴巴私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戈尔哈布尔同学校的学生们度过的。他们被巴巴深深吸引，不离他左右。巴巴同他们玩耍，给他们分发食物，听他们讲奇闻轶事，给他们讲既有灵性意义又有趣的故事。巴巴对他们授述有关爱、无私服务和如何履行世间职责的语录，从而在其心间播下爱神的种子。学校职员深为感动，尤其是迪克斯特，他在巴巴面前泪流不止。

9月7日，巴巴离开戈尔哈布尔，到达比加普尔，与其他满德里成员会合。之前在9月4日，按照巴巴指示，古斯塔吉、马萨吉、纳迪沙和耶克泰打破长斋。只有普利得和宝·塔姆巴特受令继续禁食。普利得单独住一个房间，不得离开。按照巴巴命令，9月4日，布阿先生也在盘奇伽尼打破禁食；并在查干的陪同下，9月5日来到比加普尔。

同巴巴在比加普尔的满德里有拜度，弟弟佳尔，宝·塔姆巴特，布阿先生，禅吉，查干，古斯塔吉，耶克泰，马萨吉，纳迪沙，彭度，普利得，劳先生，赛勒，希度和韦希奴。他们都住在阿诸卡的房子里。同时，女满德里还在纳西科，同在那里的还有鲁斯特姆和大阿迪、达斯托、卡卡·巴瑞亚、帕椎和拉姆玖；只有伯曼吉一家仍居住美拉巴德。

巴巴在比加普尔一直住到9月底，只一日去纳西科和普纳访问。每晚，人们蜂拥而至，达善巴巴，唱其阿提。巴巴还会授述语录，比加普尔有很多人都尝到了大师的美酒——感受到他的神爱。弥奴·坡霍瓦拉为巴巴和满德里做了舒适安排，巴巴在那里度过一段愉快时光。

巴巴到普纳，是为特意见小弟阿迪，阿迪当时正在德干学院读书。巴巴把他叫到一边，通过禅吉问道：“你的大学生活如何？”

“很好，”阿迪回答。

“你喜欢吗？”巴巴问。阿迪向巴巴保证说他喜欢，学业顺利。从巴巴的发问方式，阿迪知道巴巴定有原因，但他不知是什么。“你在这儿快活吗？”巴巴追问。阿迪回答说快活。在证实阿迪一切都好后，巴巴前往纳西科。

巴巴10月1日到达纳西科。很快给阿迪发电报，叫他立刻来纳西科。阿迪到后，被单独叫到巴巴房间。巴巴再次问他：“你在大学真的快乐？”阿迪保证说是的。巴巴接着问：“你真想成为医生？”

阿迪说：“是的。到时我会加入你，成为埃舍医生。”

巴巴接下来的问题让阿迪震惊：“你愿意当哪个，我的埃舍医生还是我的辨喜？”

阿迪当时踌躇满志，心想：“我的天，要么当医生完蛋，要么当辨喜？”阿迪接受了巴巴的提议，受令立即加入纳西科埃舍。

阿迪回到普纳，告诉母亲他打算放弃学医，退学到纳西科生活。母亲强烈反对这个主意，但巴巴给了阿迪面对母亲的勇气。母子之间发生激烈争执，但阿迪心坚意决，不久便迁到纳西科。他日日期盼着完美奇迹出现——成为像辨喜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阿迪接受了自己作为“巴巴弟弟”的独特命运和困难角色，最终意识到辨喜一说不过是个诱饵。

在比加普尔，人们看到以前天天来给巴巴演唱的印度教和穆斯林歌手，即便巴巴不在也继续前来。对着大师坐过的椅子歌唱。巴巴在纳西科逗留4天，就他未来的工作会见全体男女满德里。巴巴10月5日同禅吉返回比加普尔。

巴巴在比加普尔一直住到10月17日，这期间，周边地区的人们，还有远至普纳的跟随者都来求达善。由禅吉、韦希奴和弟弟佳尔陪同，巴巴还用大量时间寻找一个闭关处，但未在周围地区找到合适地点。

10月18日，巴巴同禅吉和韦希奴离开比加普尔，前往纳西科。只一天后，他们继续前往孟买，在卡卡·巴瑞亚之妹芭奴拜和妹夫玛尼克家住了12天。这对大师的孟买跟随者是一段快乐时光——数月后终于得到陪伴他的机会。

在孟买，一次巴巴突然告诉卡卡·巴瑞亚：“我得了肺炎！去拿些消炎膏来（一种发热的糊状药膏），敷在我胸上。”卡卡听此很吃惊，因为巴巴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他还是照指示敷了药膏。两天过去，没再发生进一步的情况；之后巴查麦·达达禅吉来见巴巴，说两天前她儿子达拉患了双侧肺炎，病情严重。巴巴回答：“我也得了肺炎。我若是不得，达拉就会死去。”

达拉的病情依然很重，发着高烧，情况危险。医生已放弃希望，但巴巴去探视了他。次日达拉的体温恢复正常，巴巴却发起了高烧。巴查麦问巴巴：“巴巴，您干吗要这样？达拉好了，可您却发烧。您把他的痛苦承担到自己身上。让他死，巴巴；您不要受苦！”听到她勇敢的话语，巴巴微笑，对她的爱与超然感到满意。

阿拉麦·卡特拉克住卡卡·巴瑞亚妹妹家楼下。阿拉麦每天上楼到他们家为巴巴做饭。一天，芭奴拜对阿拉麦生气，让她离开厨房。巴巴看见阿拉麦在角落里偷偷抹泪。走到她身边，说：“你有很宽大的心胸和善良的头脑，而芭奴拜，很不幸，两样都小。她不通情达理，所以别和她一般见识。即使你坐在这儿，也是在喂养我，芭奴拜就算为我做饭也做不到这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对爱饥饿，你用它喂我！”

阿拉麦·卡特拉克丈夫姓名的起首字母是M·B，巴巴会就此跟玛尼克吉开玩笑，对阿拉麦说：“他和我是同一个，因为我俩名字的起首字母相同。”

阿拉麦负责在门口站岗，受令不得让任何人进入。这次帕椎的母亲芙瑞妮玛西来到，要求见巴巴。阿拉麦坚决拒绝她入内。“你知道我是谁？”芙瑞妮好生奇怪，“我是帕椎的母亲！”

“你就是帕椎的父亲也不行，”阿拉麦回答，“你别想进去！”但巴巴出面干预，让芙瑞妮玛西进入。次日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这回是一位更幸运的女士——希芮茵麦。巴巴代母亲调停，并把阿拉麦介绍给母亲。

得知美赫巴巴在给予私人会面和达善，外面街上渐渐聚起了人群。实际上，到芭奴拜和玛尼克吉家见巴巴的人太多了，房东开始反对，说他家的楼板会被这么多人给压塌！阿拉麦也不是好惹的，反驳说既然付了房租，他们爱请多少人就请多少人。

在孟买这 12 天期间，大师几次遍城访问跟随者的家。11 月 1 日星期天，巴巴和满德里返回美拉巴德。

# 神圣使者

10月20日，所有男满德里先于巴巴从比加普尔返回美拉巴德。普利得受令在邮局闭关，继续靠牛奶禁食。不可离开房间，希度负责给他送水和牛奶，清洁便盆，照料其所需。普利得还不可阅读、书写，或与任何人交谈。他整天默念巴巴的名。

在比加普尔，巴巴表示希望进入闭关。找不到合适地点，巴巴表示希望在美拉巴德挖个山洞：“我坐在那里闭关，满德里亲自挖山洞是再好不过的。”大家都跃跃欲试，但巴巴只挑选了彭度、查干、赛勒和韦希奴做这项工作，让弟弟佳尔做监督。巴巴在美拉巴德山东南面选了个地点，五个人认真地工作起来。

查干还受命为巴巴做饭。但查干的手因挖山洞被划伤，起了严重水泡。他的一项长期命令是给巴巴做饭前，要用肥皂洗手10遍。因此他问巴巴：“我两只手都有口子。给您做饭前怎么洗手啊？”

“不必洗了，”巴巴回答，“包扎一下即可。”

“可看看我的手；这么脏。”

“忘了脏不脏。洗去一切污垢的是我的命令。”于是查干日日煮饭做菜，巴巴经常夸饭好吃。

到11月7日，巴巴急于看到山洞完工，指示工人们要确保尽快挖好。随后同几个满德里前往罗纳乌拉，在此伽尼医生已在自己家里为他们做了居住安排，人们不断涌来达善，巴巴就灵性道路做了大量阐释。

罗纳乌拉的达善活动充满欢乐，而美拉巴德却是另一番景象。满德里像骡子一般工作，所有的活都自己干，几乎没有时间吃饭。他们一得空，就坐下来嚼烟草。一天，一些人从普纳来到，注意到满德里在嚼最后的烟草。回普纳后，就托一位坐火车经过美拉巴德的人给他们捎带些烟草。



人们还偶尔托坐火车的人给满德里捎来包裹。火车开近美拉巴德时，那人就扔下包裹，男子们在铁道边拾取。就这样，成筐的甜食也开始送来，让这些“奴工”一饱口福。

一天，萨达希乌·帕特尔坐火车经过美拉巴德，扔下4大包拉都，让挖山洞的四位拿到了。他们吃不完，就把一大份甜食给美拉巴德社区的其余人。这惹怒了布阿先生，因为他是美拉巴德主管，未经巴巴事先同意，吃这种“走私货”是不允许的。

短暂访问纳西科后，巴巴11月11日从罗纳乌拉返回美拉巴德。布阿先生告了四名山洞工人的状。巴巴严斥他们：“你们不经我允许，为何吃那些甜食？这儿除了布阿先生，没一个忠实的！”弟弟佳尔站出来替他们挡箭。他承认吃了拉都，既然自己是监工，就不能全怪他们。巴巴宽恕了所有人，警告他们切莫再犯。

得知山洞完工，巴巴很高兴。又在顶部安装了铁皮屋顶。山洞8英尺深，泥地上铺了张地毯。洞口挂了张帆布，山洞对面的地面铺平，以便满德里在巴巴闭关期间聚集。巴巴将之命名为“盘奇瓦提山洞”，于11月15日入内闭关。（盘奇瓦提山洞的命名旨在纪念主罗摩，他在12年流放期间，曾住在北方邦的一个名叫盘奇瓦提——五花园——的地方。）闭关前，巴巴举行了一次只对穷人的达善活动，许多人得到了食物。当天下午，巴巴被送往山洞。大家坐在山洞前，唱诵了一小时由巴巴授述的神名祷文：

**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上帝，耶兹单，呼。**

巴巴命每晚日落前唱诵此祷文和阿提，直到他结束此次闭关。

巴巴在盘奇瓦提山洞严格闭关的同时，普利得在邮局独处。一天，普利得抬头看见一条巨型黑色眼镜蛇挂在房梁。他受令不得离开屋子，也不能呼救，因为他也在静默。虽心惊胆战，但除了盯着蛇，加紧想念巴巴的名，他无计可施。

不知过了多久，据说眼镜蛇甚至喝了普利得的牛奶。终于，希度来送牛奶，普利得指了指房梁。看见这么大一条蛇，希度不由倒退。吓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接着开始喊人。彭度和查干跑来帮忙。

眼镜蛇蜷在椽角里，很难把它诱下来杀死。于是彭度和查干在棍子上裹了块布，蘸上煤油点着。用火棍戳蛇，眼镜蛇开始吐信，喷出毒液，试图进一步蜷进角落，但梁瓦很快变热，蛇掉了下来。彭度和查干用棍击之，将一节脊椎打断。查干接着击碎了它的脑袋。眼镜蛇就掉在查干脚边，尽管查干是个制蛇专家，事后竟也晕倒。尽管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普利得仍未离开房间，也未打破静默，百分之百地服从大师。（注释：普利得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眼镜蛇实际上喝了好几天的牛奶，且一直盯着普利得。）

这个期间接到消息，说一位 32 岁，名叫保罗·布伦顿的自由撰稿人，从英国来求见采访巴巴。布伦顿曾当过编辑，还是三家大公司的宣传顾问，1929 年辞职到印度、埃及和亚洲旅行，考察瑜伽士、圣徒和圣人的理念与实践，并在他们的静修所、隐居处和埃舍亲身体生活。

由于在闭关中，巴巴不想见布伦顿，对满德里说：“看看摩耶怎样阻碍我的工作！我不希望见人，现在我的工作受阻。”巴巴指示韦希奴给在纳西科的大阿迪写信，叫他去孟买，到港口迎接布伦顿，让他自费在旅馆住一夜，同弟弟佳尔一起带他来美拉巴德。巴巴还指示阿迪，让布伦顿自己多带些水果，因为美拉巴德除了牛奶没有新鲜食物。

阿迪接到保罗·布伦顿，同佳尔 11 月 22 日到达美拉巴德。布伦顿被安排住在美拉巴德山水塔的一间屋子。虽然希度英语一窍不通，巴巴却派他照顾布伦顿。

次日，巴巴叫布伦顿同佳尔一道来山洞。布伦顿采访的目的是为了断定巴巴是否是真大师。韦希奴阅读巴巴在字母板上的授述。布伦顿询问了美赫巴巴的使命，以下是谈话摘要：

**我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正如耶稣来给一个拜物时代传递灵性，我也是来给当今人类以灵性推动的。这种神圣工作总是有个固定的时间，时机成熟时，我将向全世界揭示我的真性。**

伟大的宗教导师们——琐罗亚斯德，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在基本教义上没有区别。所有这些先知皆来自于上帝。这些神圣者公开出现在其灵性帮助最被需要的时期，在灵性处于最低潮，物质主义表面上处处获胜的时期。人类正快速接近这样一个时期。

当前整个世界陷入感官欲望，种族偏见，自私自利和金钱崇拜。上帝被抛弃！真正的宗教被辱没。人寻求生命，牧师却给他石头！因此上帝必须派遣其真先知再次来到人间，建立真正的崇拜，从拜物麻痹中唤醒人们。我只是在继续这些早期先知的工作。这乃是我的使命。

先知们制定了一定的规则与实践，帮助大众过更好的生活，将他们引向上帝。这些规则成为组织化宗教的教条；而盛行于阿瓦塔在世期间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动机力量，却在他死后逐渐消失。这就是组织机构不能让人们认识灵性真理的原因。宗教组织变得像考古部门，试图复活过去。因此，我不会试图建立任何新的宗教、派别或组织。我将让全人类的宗教思想恢复青春活力，给他们注入对生命的更高理解。

记住，一切宗教的基本真理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一切皆来自同一个本源——神。但阿瓦塔在公开显现之前，会考虑到时代、情况及人们的普遍心理。从而传布在这种条件下最易理解和最适合的教义。

巴巴随后对布伦顿谈起另一点：

你没有注意到当今时代，所有国家都被带入即时通讯联络？你没看见火车，轮船，电话，电报和报纸是怎样让全世界成为一个密织的单位？一个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一天之内就为万里之遥的另一个国家的人知晓。

所有这些发展均发生在近期，是有特殊原因的。给人类赋予一个普遍灵性信仰的时刻就要来到，它将服务每一个国家的所有种族。换言之，正在做准备，使我能够给人类传递世界性的讯息。

“可您何时告知世人您的使命？”布伦顿问。

巴巴回答：

只有当混乱四起的时候，我才会打破沉默，传达我的讯息，因为那时最需要我——当世界在混乱、地震、洪水和火山喷发中动荡飘摇——当东西方皆硝烟弥漫的时候！确实，全世界必须受难，因为必须拯救全世界！

“您知道此次战争的日期吗？”布伦顿问。

“知道，已为期不远。但我不想透露日期。”巴巴指出。

“这真是可怕的预言！”布伦顿叫道。

巴巴一时表情悲伤，解释道：

是的，是这样。这场战争将性质可怕，因为科学发明将使它比上次战争更激烈。但它将持续不长的时间——几个月——当它达到恶劣的顶点，我将公开我的身份，向全世界宣告我的使命。

战争过后，将有一个长期的独特和平时代——世界稳定时期。那时裁军将不再只是空谈，而是事实。种族和教族间的斗争将平息。宗教组织间的宗派仇恨将终结。我将行遍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将渴望见到我。我的灵性讯息将到达每一片土地，每一个城镇和每一个乡村，随之带来人类博爱和平、对穷人和底层的同情。最重要的是，我将赐予对神的爱。

“印度的未来会怎样？”布伦顿问。

巴巴回答：

在印度，在害人的种姓制度彻底根除与毁灭之前，我不会休息。种姓制度根除后，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尽管有其缺点，印度仍是世界上最具灵性的国家。将来印度会成

为所有国家的道德领袖。所有宗教的伟大奠基人都出生在东方，世界各地的人们必须继续到东方寻找灵性之光。

布伦顿沉思片刻，说：“欧洲人顽固怀疑。您如何让不熟悉的民族皈依您的信仰类型？一般的欧洲人会告诉您这不可能，很可能会嘲笑您的辛劳！”

巴巴评论：

但你不知道时代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一旦我公开宣称自己是阿瓦塔，无人能抵抗我的力量！我将公开施展奇迹，为我的使命作证，不是为满足无聊的好奇心，而是让怀疑的头脑信服。

谈话结束时，布伦顿坦言说，他不明白美赫巴巴为何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石洞里，而原本有个建筑完好的房屋可以居住；但对巴巴对他说的话留下深刻印象。

在 11 月 24 日的最后会面中，布伦顿问巴巴：“您怎么知道您是弥赛亚？”

巴巴通过字母板回答：

我知道！我非常清楚。你知道你是人，我知道我是阿瓦塔。此乃我的全部生命！我的极乐从不停息！

你绝不会把自己误作别的什么人；同样我也不可能误认自己的身份。我有一个神圣使命要履行，我将完成之！我的显现将发生在不远的将来，但我不能给你确切时间。

“还有其他人自称是弥赛亚。”布伦顿说。

巴巴笑道：

对，有克里希那穆提——安妮·贝赞特的门生。这些神智论者自欺欺人。他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应该是在喜马拉雅山某地——西藏。那里除了尘土石头，什么都找不到。再者，没有哪个真正的灵性大师需要利用别人的身体。这种想法荒谬可笑！

巴巴随后就美国评论如下：

美国有着伟大的未来，将成为倾向灵性的国家。我每次访问并居住某地，不管时间多么短，其灵性气氛都得到大量提升——我打算访问美国。

会面结束时，巴巴敦促布伦顿：“到西方做我的代表！传播我的名——即将来临的神圣使者的名。为我工作，你便是在为人类利益工作。”

布伦顿面色惊讶，说：“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世人很可能会认为我疯了。”

巴巴叫他打消误解：“我将帮助你在西方为我提供服务。”随后指示布伦顿到普纳见赫兹拉·巴巴简，到盘奇伽尼参观虎谷山洞，接着拜访戈尔哈布尔高中和马德拉斯中心。由佳尔陪同，布伦顿不久离开，前往普纳会见巴巴简。（注释：保罗·布伦顿的真名叫H·拉斐尔·赫斯特。据其日记，布伦顿从未接受巴巴是真正的大师。）

翌日，巴巴走出盘奇瓦提山洞，前往纳西科，在那里会见了女满德里。他11月27日返回美拉巴德，说道：“我的闭关已被干扰，现在我希望完成之。我的工作不应再有障碍了。谁都不得知道我的闭关地点。从现在起，我只得对我的行踪保密。”

两天后，巴巴同劳先生、禅吉和韦希奴前往德里。在德里的三周，纳西科和美拉巴德的满德里被告知巴巴的健康不佳，这是他滞留在那里，谁都不见的原因。而事实是巴巴正忙于通过禅吉，郑重地给不同的政治领袖传送各种讯息，从而同他们建立联系。巴巴本人不亲自见任何的政治家，而是用禅吉作信使。

在德里三周后，11月23日，巴巴返回美拉巴德。于一周后，11月30日，前往纳西科。鲁斯特姆的影院接近完工，巴巴安排男满德里迁到纳西科，住在影院。

1931年1月1日，巴巴在禅吉和劳先生的陪同下前往孟买。为再次赴波斯旅行做准备，此事是保密的。在孟买，为巴巴、禅吉、劳先生、布阿先生、古斯塔吉和阿伽·阿里办理护照和签证的工作进行着。除了这五人，没人知道这个旅行计划。阿伽·阿里在孟买住在父亲家。巴巴征求哈吉意

见，让阿里同他去波斯，哈吉同意。1月3日，巴巴离开孟买，到达美拉巴德。

1月4日星期天，茶后，巴巴想做阿塔-帕塔游戏，去小屋更衣。回来后，发现男门徒还未着手为游戏做准备——未分队，也未在场地上画线。满德里的疏忽让巴巴极为不悦，他批评他们：

令人痛苦的事实是，你们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的指示。我受到天使、瓦隶、辟尔们的崇拜，但你们，我的满德里，对我却满不在乎。

前些天，大阿迪到纳西科的瓦隶处，瓦隶告诉他：“你的大师是真正的皇帝，在他面前我们只是犬狗！”瓦隶用此话描述我；而你们，我的满德里，却忽视我的指示。我清楚表示希望打阿塔-帕塔，你们的职责是做准备。可你们连一根指头都不动。这对我有多痛苦，多遗憾！

好好记住这一点：

有朝一日，你们每一个人，  
都会敲碎脑壳，流出血泪，  
对天忏悔你们的漠视。

当你们认出我，并最终完全知道我真正是谁时，你们将为自己感到羞愧，意识到你们在遵循我的指示、重视我的话语方面，有多么粗疏大意。

虽然我现在原谅你们，宽恕你们的错误，但如此粗心大意是不当的。这其实不是你们的错，乃是我的运气。同样的事情会对每一位阿瓦塔发生。他生前不为人知，但放弃肉身后，整个世界都会为其巨大损失而忏悔流泪。你们哭泣的时候也会到来！

大家热情十足地玩了一小时的阿塔-帕塔。阿冉岗村的男孩也受邀参加，与此前相比，大家都全神贯注，表现出最佳状态，取悦巴巴。

第二天1月5日，巴巴向满德里坦言揭示琐罗亚斯德教的根源：

《列王纪》（波斯史诗）基本上全是编造的。琐罗亚斯德教很古老——将近 6,000 年。著名国王佳尔、鲁斯特姆和嘉姆希德的朝代在琐罗亚斯德之先——近 100,000 年前！谁能用文献真正地记录如此古老的历史？

帕西人现今所遵循的宗教已空无一物。琐罗亚斯德的原初教导皆已埋葬毁坏，因此，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后来添造的，完全不同于琐罗亚斯德的实际言语和教导。这很遗憾，但却是事实。

1 月 9 日，巴巴从美拉巴德返回纳西科，全体男满德里随后于次日抵达。不久，有人从戈尔哈布尔来看巴巴，详细讲了一件正在审判的谋杀案。来者当中有个人的亲戚涉嫌犯罪，已被判处死刑。巴巴建议他代亲戚向枢密院上诉，但他说没钱上诉。巴巴指示他，“你若去枢密院，我的内在帮助会支持你。”后来发现此人向巴巴说谎，他其实很富有。他未听巴巴的建议，被告亲属被处决。

1 月 13 日，有人向巴巴报告了这个消息。于是，巴巴向满德里解释了被处决者的意识会发生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被政府处决，他便会进入一种三昧状态。这是暂时的。例如，人被吊死时，执行过程中，吸气与呼气的功能会有冲突；气绝后，这个人便进入一种三昧状态。这种三昧与灵性毫无关系，因为这个状态一结束，该灵魂便根据前世的业相再次出生。他若杀了人，就必须偿还谋杀杀业。他若是无辜的，却被处决，他便摆脱了谋杀业相。

这与上吊自杀者是两码事。自杀者的三昧结束后，他便一直吊着，在魂魄与浊界之间等候。此人成为鬼魂，很多年得不到另一个人身。

在纳西科，巴巴花更多的时间和女满德里在一起。一天，他把女子召集到一起，说：“我对你们怀有大爱，这是我的麻烦根源。”

美婣、娜佳、蔻诗德大吃一惊，伤心地叫道：“巴巴，不要为我们麻烦了。”



巴巴沉思片刻，打手势说：“这就是说你们不想要我的爱了？”

大家齐声喊道：“不是的，巴巴！我们祈求您的热爱，但我们不希望让您因我们受苦。”

巴巴解释道：“谁爱我，我为谁操心。爱者为至爱悲伤，但至爱为爱者所受的麻烦难以想象。我的运气，我的命运就是这样！我满是麻烦，不适，悲伤和不安，因为我是一切人的至爱！”

巴巴随后要女子们唱一首印地语歌曲中的几句歌词：

“布谷鸟在林中歌唱；

至爱在我们年幼时离开了我们！”

女子们唱了，她们的努力让巴巴高兴。

这期间，顾麦到纳西科看望巴巴。一次巴巴问她：“你愿意一直陪伴美娒吗，她是我的拉姐？”顾麦回答说这对她是不可能的。巴巴接着问了苏娜玛西同样的问题，苏娜立即同意。

那些日子，女满德里隐居在单独的院落，穿简朴的棉布纱丽和长袖罩衫。她们受令要衣着端庄，所有时间围着头巾，以免露出头发。一天，巴巴决定检查女子们的箱子。苏娜玛西的箱子装着漂亮衣裳，是她从孟买带来的。她喜欢穿戴漂亮，但巴巴把她的东西全部拿走，给了她女儿蔻诗德。但几天后，巴巴又从蔻诗德那里将它们拿走。

当时住在纳西科的巴巴亲近者有：纳沃和迪娜·塔拉提，拉姆玖和妻子卡缇佳，卡缇佳之妹哈佳，拉姆玖的妹妹阿米娜和丈夫阿卜度拉·伽斐尔。女士们频繁拜访女满德里。馥芮妮和母亲朵拉特、丈夫鲁斯特姆和孩子们也在纳西科，住单独的一处平房。1月13日晚，由鲁斯特姆发起的“美赫电影公司”开幕式在纳西科举行，表演了音乐和歌曲。

两天后，巴巴同禅吉、鲁斯特姆、纳沃和卡里玛玛返回孟买。1月17日，佩苏来看望巴巴。佩苏已很久未见巴巴了，他很高兴再次同巴巴在一起，答应不久重新加入满德里。

1929年8月巴巴在克什米尔期间，凯库希如·玛萨被亲属绑架，关在孟买家中。一年后，玛萨将财产全部转让给亲属，从而获释。他妻子苏娜和女儿蔻诗德到孟买，将他带回纳西科，但玛萨健康损坏，接受日夜医疗护理。

1月17日晚，巴巴离开孟买，凌晨2点到达纳西科。直接到玛萨的住处，把被褥铺在玛萨房间外的阳台上过夜。夜间巴巴频繁起来探视，安慰病痛中的玛萨：“别担心。想念我。”

次日上午，巴巴叫来苏娜和蔻诗德，要蔻诗德唱一首格扎尔；以此让玛萨专注想神。1931年1月18日星期天，下午1点，玛萨的灵魂永远融入和平。这是大师第一次在满德里成员的最后时刻守候在其身边。次日，在距纳西科4英里的道拉里村为凯库希如·玛萨举行了葬礼。

1月26日，萨若希租了一架小型私人飞机，到道拉里。巴巴、弟弟贝拉姆及另外六人乘机飞了一圈。这是大师首次乘坐飞机。

纳西科有位老年圣人，住在戈达瓦里河畔的一座寺庙。当地人只是简单地称他为巴巴。一次大师谈到这位70岁的圣人，透露：“他衣衫褴褛，貌似乞丐，却是第五层面的瓦隶，是纳西科的灵性负责人。”卡卡·巴瑞亚受令不时去拜访这位瓦隶。

2月9日，费拉姆·沃钦伯克斯瓦拉按巴巴的指示，到纳西科永居。他在孟买曾数次到纳罗吉·达达禅吉家达善巴巴，受巴巴指示来纳西科在萨若希汽修厂做打字员。

有个幽默故事与费拉姆有关。费拉姆之前曾联系过萨考利的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天，他告诉美赫巴巴，说马哈拉吉曾许诺这是他最后一生。巴巴向他保证说是的，他会履行马哈拉吉的承诺，随后问费拉姆为何不想回来。费拉姆回答：“巴巴，我小时候恨透了上学。一想到要回来，再去上学，就觉得可怕之极。我憎恨上学，所以不想回来！”巴巴大笑，觉得费拉姆的回答很幽默，并讲给满德里听。

2月的第一周，保罗·布伦顿赴印度各地朝圣后，到纳西科看望巴巴。见面时，巴巴问他因何显得郁郁寡欢。布伦顿回答：“我的脑子很乱；我

在想我在印度遇到的十几个圣人，个个宣称是弥赛亚！”巴巴微笑，打手势：“对，我听说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这您又怎么解释呢？”布伦顿问。

巴巴回答：“他们若是诚实，那只是自欺。若是不诚实，就是在欺骗别人，将必须为此受罪。不用担心这个。所有这些人都在不自觉地帮助做我的工作。我知道我是谁。当我完成使命的时刻到来时，世人也将知道我是谁。”

布伦顿受邀同男子们在纳西科埃舍居住。他在埃舍的一周中，巴巴一般与他保持距离。虽然布伦顿每天都向大师提问，但巴巴态度冷淡，较之巴巴在美拉巴德给他的长谈，现在的会面有意缩短。给布伦顿看禅吉和拉姆玖的日志；但布伦顿总的来说未被打动，怀疑美赫巴巴的神性宣称——弥赛亚。

阿瓦塔的工作方式神秘莫测；

反对他的人也在为他工作。

惹恼布伦顿，美赫巴巴乃有秘密用意——一致使他写文章攻击巴巴。事实上，正如巴巴希望伊朗尼上校在印度反对他，他也希望西方的某个有影响人物，在欧洲和美国反对他。为此目的巴巴选择了布伦顿，因为他有某些工作须通过布伦顿的敌对攻击批评完成。三年后，布伦顿出版了一本题为《印度探秘》的书。虽然对大师不乏批评，但此书却引起不少欧洲和英国人对美赫巴巴的兴趣。

2月8日，保罗·布伦顿心情不安地离开纳西科，前往圣人拉玛纳·马哈希的埃舍，接着返回英国。（注释：在所遇的所有古鲁中，布伦顿印象最深的是拉玛纳·马哈希。巴巴从未面见过他，也未跟他有过任何联系，但一次曾评论说拉玛纳·马哈希是第六层面的真圣人。）

三天后，2月11日，巴巴带几名满德里前往普纳，住在萨达希乌·帕特尔家里。巴巴参加了萨达希乌女儿的婚礼，婚礼变成了一次大型达善活动，数百人前来向大师致意。首席客人当中有伯尔王公，婚礼似乎只是巴巴给普纳跟随者施达善的一个借口，贫富一律平等。

之后，巴巴访问家屋，见了父母和妹妹玛妮。他异常疼爱地亲吻玛妮，同她讨论了一些事情。玛妮虽然只有12岁，但很快就要到加入女满德里的时候了。这次巴巴首次暗示让玛妮作他的女满德里成员，告诉母亲：“玛妮属于我。”希芮茵希望玛妮留在家中，巴巴的话让她担忧，因为如此一来，她的子女就没有一个能留在普纳陪伴自己和丈夫。她儿子佳尔，贝拉姆和阿迪都已加入纳西科的满德里；此外，玛妮作为唯一的女儿，还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大师到家时，发现父亲正站在他的像前敬拜。巴巴无比亲爱地拥抱了自己的父亲。

2月13日，巴巴离开普纳，前往纳西科，在此已开始准备庆祝他的生日。1931年2月17日星期四，大师37岁生日在纳西科庆祝。这年生日由拉姆玖之妹阿米娜·伽斐尔负责一切安排并支付一切费用。1922年普纳期间，在弗格森路的棚屋，阿米娜的丈夫阿卜度拉因面临一场官司寻求巴巴建议。巴巴当时对他预言，说他将赢回自己的财产，并被补偿80,000卢比。9年后，预言成真，阿米娜和阿卜度拉深怀感激之情，慷慨解囊，庆祝美赫巴巴的生日。他们为巴巴做了一件美丽的长袍，在他身上罩了一张花网。

阿瓦塔是造物界之冠——

其人身出现于世，

乃宇宙之荣耀。

身着王袍的巴巴光彩照人；但欢乐的气氛被顾麦和希芮茵之间爆发的争吵打断，顾麦先给巴巴戴花环，这惹恼了希芮茵，因为她希望成为拥有此殊荣者。巴巴亲自调停，很快让他的两位“母亲”平静下来。

这种冲突是美赫巴巴内在工作的不凡之处，且持续不断。大师实际上鼓励一些人敌对另外一些人，制造不满情绪，经常引发大声争执。各方之间往往出现对抗气氛，尤其在满德里之间。但这种激烈争论、争吵和冲突却是为了不同目的。有助于满德里学会宽容，粉碎其自我，使其俯在大师脚前，跟随他朝真理行进。同大师一起生活不易，每一个亲近的满德里都体验着“活着死去”的含义。

处于大师的直接指导是妄我的活着的死亡，  
其圈子成员所过的生活，无法诉诸笔端；只可体验。  
有限心的歼灭痛苦难以描述。

阿米娜·伽斐尔预订了大宴，巴巴为所有的人盛饭。禅吉从巴巴那里得到当天最珍贵的礼物。盛饭时，巴巴打手势问他：“你还要吗？”禅吉没说话，而是用手势作答。巴巴又问，禅吉只是点点头。这惹火了巴巴，字母板飞向禅吉，击中禅吉的喉咙。禅吉喘着气，惊呼自己受伤了。巴巴打手势：“你还要我的更多帕萨德吗？”

禅吉谦卑地回答：“您是大师，您完全有权利。我俯首您足前，听候您随意处置。”这个回答取悦了巴巴。

## 三访波斯

2月间，纳西科及远处的人们每天来求巴巴达善。巴巴还几番赴孟买办理与近期波斯之旅有关的具体事宜——迄今一直保密。

这个时期，巴巴召开了一次满德里会议，指出：“目前的情况造成资金紧缺，我没钱了，无法再给你们提供衣食。你们要是愿意挨饿，就留下来。从现在起，和我一起生活，就得面临极度的匮乏。所以你们都应认真考虑考虑，然后把决定告诉我。”

所有的人都同意留下，巴巴再次警告：“我跟你们说实话。没有资金了，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进项。现在你们将不得不面对比以往更多的困难。”所有人都愿意继续同巴巴在一起，他们很快就会切身体会到重重困难。

2月28日星期六，巴巴在纳西科为鲁斯特姆新建影院主持开幕式——在宇宙影院大师的手中，圈子影院正式宣布开张。放映了一部查理·卓别林的喜剧《从军记》，以及另外一部影片。

数名男满德里在鲁斯特姆电影院工作；贝拉姆是放映员，布阿先生做出纳，其他人各有职责，没有薪水。鲁斯特姆为他们提供饮食，但筹建影院已使他负债累累，有时入不敷出，安排满德里的饮食成了难题。

4月19日，巴巴召开满德里会议，解释说：“我打算离开纳西科去某地闭关。我要是开口，打破沉默，就会于10月返回；否则，我将无限期闭关。你们最好明白自己的责任，为我活着，让我愉悦。”

鲁斯特姆说：“如果大家都配合我，我的这个困难时期就会过去。”满德里同意配合鲁斯特姆，在巴巴闭关期间留在纳西科。

一天，一个熟悉巴巴的人来找巴巴，诉说自己的穷困境地。巴巴对他坦言：“我根本没有钱。我的满德里在挨饿，我自己也在找人安排他们的饮食。我的满德里都是珍宝，为我的事业视死如归。”

这个人不再说话，离去。巴巴叫来布阿先生，指示他：“追上那人，给他100卢比。”

布阿先生满脸惊愕，说：“我们日夜费尽心机，量入为出！您却要给他 100 卢比？”

巴巴宣布：“给他 200 卢比！”

布阿先生大惊，但他明智地闭上嘴巴。心想：“我太了解巴巴了，我要是再说什么，数字会从 200 蹦到 500。”于是小心退出，给了那人 200 卢比。

这个时期，有个 20 几岁名叫弥奴·巴如查的帕西人同大师建立了联系。他来自普纳，曾是佳尔的同学，也是贝拉姆和小阿迪之友。弥奴在纳西科工作，做电力工程师，一天，他在街上巧遇贝拉姆。弥奴随意问贝拉姆在纳西科做什么，贝拉姆对他讲了巴巴，把他带到圈子影院见巴巴。作为帕西人，弥奴看见人们顶礼巴巴，起初很是困惑。但他很快成为满德里的常客，更多地了解美赫巴巴的灵性地位。看过一些书后，他成为美赫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忠实跟随者。

美赫巴巴未将未来计划告知任何人。4 月 22 日，他与一小组人悄然离开纳西科，前往戈尔哈布尔和塔勒岗。接着到孟买，4 月 26 日由阿伽·阿里、布阿先生、禅吉、古斯塔吉和劳先生陪同，乘“边境专列”前往拉合尔。

4 月 28 日到达拉合尔，布阿先生，古斯塔吉和劳先生留在那里，巴巴同阿伽·阿里和禅吉前往卡拉奇。次日到卡拉奇，住在琵拉麦家里。总是听见巴巴说：“在这些艰难时期，阿里是我唯一的安慰。”

4 月 30 日，卡拉奇市长嘉姆希德·梅塔来见巴巴。巴巴赞扬了他的真诚努力及对穷人的善待，也赞赏他在其它领域的无私服务。巴巴对他解释说：

**我对你的真诚工作和无私服务，尤其在真正穷人的事业方面，感到很满意。你怀着舍弃心做这些，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我完全清楚你在服务他人的事业中的活动。这些很难得，值得高度赞扬。你的诚实无私，是处于你的位置的世人很少能够做到的。**

尽管在对他人服务事业中有这些真诚的人道主义努力，但成道依然很远很远。自我不会那么轻易死去。让自我消失是最难的；它必须消失，成道才有可能。

即使最高尚的求道者，最诚实的人类利益工作者，这个“我做这”或“我做那”的念头依然在。虽然他们也许不公开对别人讲，但此念在其心中坚持不去。这个“我做了这项服务”的念头破坏性极强，能抵消所提供的一切服务，剥夺其全部的价值。

嘉姆希德·梅塔被巴巴的解释深深打动，内心接受大师话语的真理。令梅塔惊讶的是，巴巴当晚同他访问了卡拉奇和马诺拉的贫民窟。

巴巴在卡拉奇时，纳瑞曼·达达禅吉再次来看望巴巴。纳瑞曼当时还是学生，之前曾在孟买见过巴巴。纳瑞曼对巴巴的爱从一开始就是沉默无言的，从未表露过内心深处的情感。

大师同内我的对话何其隐秘，

唯有上帝知晓！

5月1日，巴巴同阿伽·阿里离开卡拉奇回到拉合尔；禅吉留下，后来加入他们。5月11日，全组人在奎达会和，鲁西在此专门为巴巴租了一所房子。但巴巴不喜欢，回到他在鲁西家住过的房间，满德里住隔壁的房子。

鲁西的两个女儿，高荷和恺娣，当时分别15岁和11岁。她们年纪虽小，对巴巴的爱却巨大。巴巴到她们家后，恺娣的哥哥哄她来见巴巴。恺娣感到害羞，静静坐在巴巴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巴巴指着她问：“坐在我屋里的这朵小花是谁？”母亲柯西德说是恺娣。巴巴示意她近前。她很窘迫，但很快放松下来，天真地同巴巴交谈起来。

一天，柯西德给恺娣一些李子让她带给巴巴。恺娣把果篮拿到巴巴房间，巴巴拿起一个递给恺娣。恺娣心想水果是为大师预备的，便说：“不，谢谢您，巴巴。这是给您的。”巴巴生气地对禅吉打手势：“她拒绝我给她的东西！她难道不知我的礼物的重要性？不知我给东西时，你不能说不？”



恺娣哭起来，巴巴示意禅吉：“给她解释，我给东西时，一个人即使不喜欢，也绝不能说不。”巴巴之后慈爱地拥抱了恺娣，表示：“不管我给你什么，都要接受。现在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巴巴。”恺娣说。巴巴拿起个又大又好的李子送到她嘴边，恺娣把嘴张得大大的，但巴巴却把水果放进自己口中，吃了。巴巴的诡计惹得恺娣大笑，惧意全消。

一次，恺娣正在做家庭作业，巴巴进了她房间，问她在做什么。恺娣说在写作文，巴巴给她授述了整篇文章。随后问她文章写得怎样。恺娣回答：“棒极了，巴巴；但太好了。老师会说不是我写的。”

巴巴打手势：“那你怎么说？”

“我就告诉她是我自己写的。”恺娣轻率回答。

巴巴揪着她的耳朵，打手势：“千万不要说谎！就说是经人指点写的。”

此次访问期间，另一次，巴巴假装离开，以示对恺娣不满。下楼后，巴巴看着她，朝她竖起小拇指——这是印度孩子中间表示敌意的手势。这还表示他们从此无话可说。恺娣大恸，请求巴巴回来。巴巴返回，示意：“好吧，让我们做朋友。”二人握手言和。巴巴补充道：“要总是执行我的希望，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高荷也得到巴巴许多关注。奎达天气寒冷，高荷睡觉时盖好几层毯子。一天夜里，巴巴清晨4点走进她房间，慢慢把毯子拉到一边。高荷冻醒，惊讶地看到巴巴站在面前。巴巴对她指出：“现在你感到寒冷，但我来地球给予神爱温暖。你一旦完全拥有那种爱，就永不寒冷！”

一天晚上，巴巴带鲁西全家去看电影，但只看了一半就返回。高荷纳闷电影很好看，巴巴为何中途退场。心想要是能看完该多好。

到家后巴巴评论说：“整个世界都在追逐摩耶的表演，世界本身只不过是一场电影！如果有人无视这个电影，他就会获得视力，目睹自己最内我中的演出。这个内在戏剧异常非凡，与之相比，尘世戏剧就像一个人自己的粪便。”

巴巴会和恺娣、高荷和阿里打台球放松。并通过作弊让阿里出局。一次，巴巴用手指把球弹进角篮，被恺娣捉住。她大叫：“巴巴，您作弊！”这让巴巴笑了，因为这个害羞的女孩现在变得很胆大。

访问期间，巴巴向鲁西强调，他和家人应该永久离开奎达。鲁西对巴巴严肃的口吻感到吃惊，问：“我们要是离开奎达，能去哪儿？我在这儿生意正红火着呢。”

巴巴建议：“卖掉你的生意、房子和全部财产，立即搬走。我警告你，再住此地对你没好处。时间已到。”

鲁西没有听从大师的建议，结果一年后遭受巨大财务损失。得到的教训是，“要永远听从大师。”鲁西注定要对自己的愚蠢追悔莫及。一年后，1932年，地震动摇了奎达，鲁西这才明白巴巴的暗示；试图卖掉自己生意兴隆的饭店和糕点厂，却无人愿以原价购买。鉴于最近的地震，鲁西只得极低的价钱出手。卖掉所有家产后，鲁西全家搬到妻姐顾麦的住地——阿美纳伽。几年后，1935年，又一场更具毁灭性的地震将奎达夷为平地，导致50,000人死亡和大范围毁坏。是印度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5月16日，在奎达，巴巴对满德里指出：

如我从前所警告的，目前的危机和所有满德里和其他人的极其严峻和绝望处境，只不过是工作的结果。不但他们哭泣，我也得落泪。不应归咎任何人；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而是大师们内在工作的结果。这种情形有必要，更为恶劣的事情还会到来。人们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糟糕的时代。我也将有可能必须同一些满德里一道受苦——生病或者不吃不喝。我可能时常会面对可怕的困苦。

很可能更多的羞辱还会到来，但那是我有意促成的。我对此负责，将会到达这样的程度——我可能会被戴上手铐锁链，投入监狱！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一点是明确的：我将不得不独自离开。许多满德里将一个接一个离开我。因为纳西科的无望处境，有些人已一个接一个离开。所有这一切不是任何人的错。乃是我内在工作的苦果，为此我自己也时时流泪。

禅吉问：“如果这是您内在工作的结果，那您为何会对此感到难过？”

巴巴解释：

因为一切都是我的，我尤为我亲近的满德里心痛，他们的悲惨境遇是我造成的。他们因为我而时时身陷麻烦，面临不愉快。这就像父亲在孩子做手术时所经受的痛苦。同意做手术的是父亲，他知道这是为孩子好，但孩子受苦也让父亲痛苦。我的痛苦即如此。

满德里的处境实在不叫人羡慕。

在纳西科，巴巴使他们成为苦行僧！

食物恶劣之极，个个消沉沮丧。

1931年6月1日，在阿伽·阿里、禅吉、布阿先生、劳先生和古斯塔吉的陪同下，巴巴乘火车离开奎达，对波斯进行第三次访问。这次巴巴还是拒绝在英国护照上签字，使用波斯护照旅行。所选择的路线还是充满麻烦艰辛。

一行人5天后到度兹达卜。从度兹达卜驱车于6月6日中午到麦什德。麦什德有个很大的清真寺，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来此祈祷，这成为巴巴此次旅行期间的工作中心。该清真寺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重要朝圣地，因为第八位伊玛目就埋葬于此，他在麦什德遇刺，是葬于波斯的唯一伊玛目。一连三天，巴巴半夜去清真寺，在里面闭关两个小时，禅吉和满德里在外守护。鉴于麦什德的宗教正统性，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谓难乎其难。全靠一位穆斯林牧师（该清真寺的主持）的干预，巴巴夜间待在陵墓才成为可能；否则是严格禁止的。这个牧师曾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伟大的圣人进入波斯，感到美赫巴巴即是他所梦之人。

在麦什德，巴巴让阿伽·阿里始终不离左右。巴巴一次对满德里评论说：“如果阿里保持纯洁，我将让他成为撒里克！”阿里现在是巴巴的贴身侍从，还阅读他的字母板。

在麦什德，巴巴每日到公园散步。一天他在城中漫步，两名女子一路跟随。到了住处，巴巴示意她们进来，问她们想要什么。她们是妓女在寻

生意。巴巴向她们露出自己的脸，巴巴喜爱隐匿身份走动，面部做了乔装。他给她们解释怎样过爱神的纯洁灵性生活。

二人看着巴巴的面容，失声痛哭：“圣人啊！我们怎样才能弥补自己的罪过？我们的生活充满罪恶；我们没救了。”

巴巴安慰她们，解释道：“圣人就像海洋。极其广大，不管你往里面扔垃圾还是檀香木，它都吸收，海水纯净依旧。同样，圣人也承担起好人罪人的善恶，将之融入他的海洋。以此方式，连最大的罪人也被净化。从现在起，放弃你们目前的生活方式，相信自己已得到宽恕与净化。”

两位妓女被巴巴沉默的言语深深感动。巴巴让她们坐在他身边，她们的心发出哭喊：“圣人啊！我们将新生献在您足前！”

她们对他流下悔恨之泪，

泪水落到巴巴脚上，

洗去她们的罪孽。

6月10日，巴巴看上去很悲伤，实际上流了眼泪。他评论道：“这种忧郁真够了！我的心老是这么压抑怎么得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去哪里？何时走？’我必须离开，但护照的事情还是个问题。”

与之同时，麦什德警察局长希望得到巴巴达善，让禅吉传话，他想邀请巴巴访问他家。6月16日，巴巴去了他家，受到最高礼遇。警察局长的妻子奉上茶和点心，警察局长非常高兴亲身陪伴巴巴。他谦卑地对巴巴说：“我想帮助您签发护照，但规定在那儿摆着，为此我非常抱歉。没有您的签名，护照在西方国家是无效的。”巴巴准备用自己的波斯护照直接从波斯去欧洲，但没有他的签名，是不可能拿到英美签证的。

在麦什德，除了警察局长，未向任何人透露巴巴的身份；但那些碰巧看到巴巴的人，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一直盯着他看。当地有个毛拉（穆斯林神父）不喜欢这个，开始聚众反对巴巴，说：“这个人是印度斯坦人——异教徒！你们找他能得到什么？”

同男孩阿里·阿克巴一起被提前遣往波斯的拜度，受巴巴指示住在自己家中。6月14日，巴巴在亚兹德给拜度发去电报，通知他4天后在麦什德与他们会和。拜度重新加入满德里后，巴巴从麦什德驱车前往度兹达卜。

此次波斯之行与巴巴前两次访问截然不同。这一次秘密悄然。此次旅行期间，巴巴未会见人，也未举行达善。他是来做内在工作的，仅此而已。巴巴未向任何人透露他在波斯闭关的用意。夜间，他会独自静坐两个小时，专注于工作。白天，他外表似乎没什么具体事情，常在麦什德街头漫游。

拜度遵令在度兹达卜加入巴巴一行，同他们一起返回印度。6月25日，他们乘火车离开度兹达卜前往奎达。在奎达逗留10天后，乘火车离开，于7月5日到达卡拉奇。再次借宿琵拉麦·霍姆兹德家。

7月6日，巴巴开始禁食。布阿先生、拜度和阿伽·阿里加入禁食，皆于4天后，7月10日——大师沉默7周年——打破禁食。那天琵拉麦演唱了巴巴的阿提。

卡拉奇市长嘉姆希德·梅塔再次来见巴巴。对巴巴说他身陷困境，无望立时解决。为安慰他，巴巴解释道：

**这不是坏消息；而是极好的消息！有这么多困难，你很幸运。事实是不存在困难，因为世间万物皆是一个大零蛋！我每时每刻看见并体验之。**

**一旦经受阿瓦塔或赛古鲁考验，信徒就会感到仿佛行将死去！很可怕。这条神圣道路是最艰难最难跨越的事情。但莫担心，莫失去希望。好日子就在前头，这些困难过后，平静与舒适在等待着你。**

**可怕痛苦是幸福平静即将到来的标志。酷热表示要下雨了。巨大的痛苦与强烈的悲哀表明幸福就要降临。凡是超出你的能力的事情，必将改变你的能力，因为只要一切还在你的局限内，你就不知道它们之外的。有关神和成道的一切都超越了局限！因此，从这个角度，巨大的痛苦和遭遇可怕的困难是有益的。**

人们祈求我解决困难，声称爱我。然而爱与求相去甚远。在波斯语中，祈祷意味着乞求、要求、欲望什么——乃至神的祝福。当一个人真正爱时，就会把自己彻底交给至爱。这才是真爱。其中没有乞求，没有要求，没有欲望空间。唯有与至爱结合的渴望。

爱意味着自我舍弃。祈求意味着自私，不管调门多高。因此，求与爱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巴巴决定在卡拉奇逗留几日。这期间，嘉姆希德·梅塔和纳瑞曼·达达禅吉有机会几次与他亲密相处。巴巴还访问了姨母芭奴家，同她讨论家庭事务。她儿子霍米想到美拉巴德同巴巴一起生活，巴巴曾指示霍米记得提醒他这件事。霍米提醒他时，巴巴却建议他找工作，挣钱养家，以此方式服务神和大师。

巴巴停止剃须已有些时日；脸上胡子拉茬，于7月23日离开卡拉奇。一行人3天后上午7点到查理斯岗。巴巴遣布阿先生前往纳西科，指示鲁斯特姆7月27日把女满德里带到坪坡岗巴斯万特（距纳西科有几英里）住两天。指示男满德里7月29日到那里见巴巴。

巴巴乘公交车从查理斯岗前往昌多尔，于7月27日到达坪坡岗巴斯万特的平房。女子们见到巴巴，震惊落泪。巴巴旅途劳顿，胡子未刮，头发蓬乱，衣服又脏又破。

巴巴对她们说：“极度困难时期还在前头，你们要是继续同我一起生活，将不得不经受更多的麻烦。你们的生活将只有艰难困苦。即便目前，为所有人提供衣食对我都是个难题。在未来，谁知道，恐怕连这个也不可能了！我建议你们回到家人那里，同他们在一起会找到某种程度的舒适。”

女满德里表示希望同巴巴一起生活。美婍、娜佳、蔻诗德、苏娜玛西或朵拉特怎能离开至爱的主？美婍的心灵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分离；她心中只有巴巴。其他的“挤奶女”也一样。她们的决定让巴巴极为高兴，严肃的气氛转变为愉快的场面。巴巴分发食物，同迪娜的女儿佳茹、儿子柯希德、馥芮妮的女儿美茹和娜古玩耍。听女子们唱歌后，巴巴将她们送回纳西科。

巴巴晚上离开，前往昌多尔，次日再度返回坪坡岗巴斯万特的平房。再次将女子们从纳西科召来，巴巴告诉她们：“我打算出门做一些工作；我外出期间，你们为我准备一部剧。”他定下剧目主题，并为她们选派具体角色。“这将是你们的静心，”他补充说，“要全心投入，准备好我回来时演出。”女满德里返回纳西科，巴巴回昌多尔。

7月29日，巴巴在坪坡岗巴斯万特的平房会见男满德里。他们看见他，也大吃一惊。巴巴穿着脏破不堪的旧卡姆里外衣，磨破的棉布裤子脏兮兮。头发邈邈纠结，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眼睛下面布满黑圈。消瘦憔悴，面色悲哀。

看到这种情景，有几位满德里失声哭泣。巴巴安慰他们：“这是我目前的状况——我每时每刻都在死去！我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我未来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我的身体却变得衰弱。你们若希望同我一起生活，就留下；否则，你们可以离开我。我现在无法养活任何人；我们的钱花光了。我自己都这么悲惨，怎能照顾别人？”

前头工作的压力很可能让我离开肉身。你们现在应一次性决定是否希望继续跟我在一起。”

但谁能抛弃巴巴？男子们被他的悲惨状况感动，忘记了自己的烦恼，恳求他照顾好身体。他们自己则准备经受可能降临的任何艰难。场面无比感人，巴巴的悲惨模样极富戏剧性，满德里大为震撼，含泪向巴巴表示决心。

同满德里告别前，巴巴说：“我眼前有一项伟大的工作，但我怀疑这个身体能否承受得了。若不能，就会离开。这也许是你们最后一次见我。”

满德里顶礼巴巴后前往纳西科。男女满德里都不知巴巴去过波斯。也故意未告知他们巴巴即将乘船赴英国之事。所有满德里都怀着悲伤沉重的心情回到纳西科，在巴巴的痛苦面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烦恼。那段日子，他们的食物贫乏质劣，但目睹巴巴的状况，在他们心中留下深深创伤，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痛苦。这就是巴巴假装出那种悲惨状况的原因。



*Meher Baba's women disciples at Meherabad in 1938*  
*Seated: Goher R. Irani, Meheru K. Irani & Silla Hormuzd*  
*Standing: Khorshed K. Irani, Nargis Dadachanji, Mehera J. Irani*  
*Baba's sister Mani, Katie R. Irani & Arnavaz Dadachanji*

美赫巴巴的女门徒 1938 年在美拉巴德

坐着：高荷·R·伊朗尼，美茹·K·伊朗尼，喜拉·霍姆兹德

站立：蔻诗德·K·伊朗尼，娜格斯·达达禅吉，美婣·J·伊朗尼，巴巴的妹妹玛妮，恺娣·R·伊朗尼，阿娜瓦丝·达达禅吉



# 会见甘地

## 准备访欧

制造这出计谋之后，巴巴同禅吉、马萨吉和卡瑞姆前往昌多尔。7月30日从那里接着前往曼马德。在曼马德逗留两天，巴巴经塞康德拉巴德到卡努尔。8月4日，巴巴剃去胡须，在此闭关三日。8月8日乘火车离开卡努尔，三天后到达卡拉奇，由纳瑞曼·达达禅吉迎接。

在卡拉奇，立即开始了大师首次访问西方的准备工作。巴巴希望男女满德里能够在他离开期间，承受将面临的诸多困难，因此对他们的心演出一场绝妙的游戏，以便他们情愿面对哪怕地狱之火——如果那能帮助他的工作，减轻他的痛苦。

之前，7月16日，巴巴曾给英国德文郡的梅瑞迪施·斯达发去电报：“为我的到来做好一切准备。爱在召唤我来西方。”

在卡拉奇，巴巴把为他、禅吉和阿伽·阿里办护照的工作交给嘉姆希德·梅塔。鲁斯特姆也将陪同巴巴去英国，但他对此还一无所知。

8月22日，嘉姆希德·梅塔告知巴巴，圣雄甘地也有可能去英国，但目前还不确定。巴巴回答：“我若去英国，我会带甘地同去。你只管抓紧办理护照。”次日巴巴又重复了此话。

护照工作继续着，但就连作为卡拉奇市长的梅塔，也发现以其影响不可能说服英国当局给巴巴签发无签名的护照。最后，巴巴同意签名，但签名前评论道：“英国政府在强迫我签署它自身的死刑执行令！这将意味着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末日。”

8月25日，巴巴在卡拉奇专员办公室签署保证书，表情严厉地签上M·S·伊朗尼。英国政府已不知不觉自掘坟墓，结果其在印度的统治开始崩塌。

在卡拉奇，禅吉在一艘开往欧洲的轮船上订了舱位。但巴巴很快指示他取消预订，改订S·S·拉吉布塔那号客轮。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办理退

票并购买不同轮船的船票，禅吉纳闷这最后一分钟的改变有何必要；嘉姆希德·梅塔也难以理解。

9月，有关印度独立的圆桌会议计划在伦敦召开，但圣雄甘地是否出席尚未确定。在最后一刻，甘地同意了，将乘S·S·拉吉布塔那号轮船前往英国。消息公布时，禅吉和嘉姆希德·梅塔才明白了巴巴之前评论的含义。圣雄甘地对报纸记者说：“我必须随我唯一的向导——上帝——去伦敦。”

巴巴告别卡拉奇的亲密跟随者——纳瑞曼，琵拉麦，芭奴姨妈和其他人。8月26日乘火车前往孟买，两天后到达。但他在孟买不见跟随者。很快叫韦希奴从纳西科到孟买见他。这时才秘密通知鲁斯特姆，要他同巴巴及另外几个人去英国。鲁斯特姆很快来到。巴巴将在即的西方之行告知韦希奴，指示韦希奴在巴巴乘船离开孟买后，将此事告知纳西科的男女满德里。三日后，巴巴将离开印度海岸，踏上首次西方之旅。5个月后返回。

看着巴巴和几个满德里秘密计划出国旅行，时代发出长叹。多么激动人心！巴巴工作的新阶段即将开始！他即将联系西方爱者。时代翘首企盼，渴望看到美赫主圣临西方之土时将发生什么。

巴巴完成旅行准备，于动身的前日休息时，时代回顾巴巴至今的活动。它回想到30多年前……心目看见俊美的孩子默劳戈，在普纳一条小巷出现……它看见孩子长成英俊少年，样样优秀非凡……看见少年成为杰出的大学生……接着被至师巴巴简亲吻。时代感受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掷向默文前额石头的冲击。看到默文七年下降的痛苦。很快，鱼儿开始游向他，不可遏止地被吸引向大师的网……有阿君、“紧张”、穆西吉、赛义德·萨赫伯、拉姆玖、伽尼、韦希奴和其他人……

接着，时代发现自己坐在巴巴普纳小屋外的星空下，倾听卡瓦里的旋律。记忆中涌现巴巴在大师之家十个月期间的无数往事……美拉巴德早年的艰苦生活……美拉巴德怎样成为繁荣的社区——学校，医院，免费客栈，来访者，讲道，给修爱院男孩的大量时间……孩子们制造的麻烦和对其心灵的神爱倾注。“是啊，爱在他们的泪水中歌唱。”时代思忖。

时代的眼光转向波斯，回顾巴巴三次旅行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它想起 1924 年在印度的旅行，巴巴曾说他希望被圣徒和圣人脚踢……到萨考利和其它地方的徒步旅行。

但时代想得最多的，乃是巴巴对他自身地位和使命的暗示。在辛地时巴巴曾说，“阿瓦塔正在玩弹子球游戏”；还有最近对布伦顿的直率解释。

“巴巴将要向西方爱者宣称自己是阿瓦塔吗？他们会相信他吗？将作何反应？宇宙之主将在西半球制造怎样的游戏？”

“但美酒！……啊，美酒，”时代默想，“无论巴巴在哪里，无论他做什么，美酒总是紧随其后，在遇到他的每个人心中留下抹不掉的痕迹！曾有多少酒杯被大师充溢？曾有多少心灵被他的一瞥击碎？”

“西方人多幸运啊，”时代想，“他们对至爱一无所知，却即将品尝至爱的美酒！他们多么幸运，至爱亲自前往其国拥抱他们，将爱酒倒进他们心灵之杯，将爱与服从注入他们心间！”

“他来使他们成为他的……来教他们唱永恒之歌！”

## 乘船访西

1931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美赫巴巴在阿伽·阿里、禅吉和鲁斯特姆的陪同下，乘 S·S·拉吉布塔那号轮船驶离孟买港。巴巴航行之事未通知孟买的任何人，因而没有一个跟随者到码头为他送行。巴巴秘密离开印度；连纳西科的满德里都不知他将赴欧洲。

韦希奴同天也离开孟买回纳西科。他将巴巴的旅行通知男女满德里时，大家大吃一惊。他们所以大为吃惊，是因为一个月前在坪坡岗巴斯万特见巴巴时，看到巴巴身体衰弱不堪。巴巴未透露旅行事宜的一个原因是，有些满德里若获悉这次旅行，会希望随同前往。

K·J·达斯托会坚持与巴巴同去，他大失所望，而其余的满德里，虽然惊讶，但也高兴巴巴将见到并吸引西方人。弟弟佳尔不无戏谑地说：“巴巴为了我们好，上演了一出绝妙的猜谜游戏。”布阿先生说：“若是他不

保密，我们多半会磨他带上我们。”男满德里之间交换观点，但接受了现状，被巴巴的妙计逗乐。

但达斯托仍然心情纷乱：“我无法相信巴巴去英国会不带上我；我有硕士和法律文凭。巴巴怎么会丢下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什么带禅吉和鲁斯特姆去？我是《美赫讯息》编辑，本应是陪他去西方的合适人选。我告诉过巴巴我想同他一起去英国。他不带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达斯托感到震惊，无法忍受这种侮辱。对巴巴满腹火气。这表明他对大师怀有什么样的爱。

曾宣称要用鲜血书写大师讯息的他，

将领受大师的利箭；

受伤的他将从心底淌泪。

与之同时，在船上，鲁斯特姆和禅吉次日便双双晕船，卧床三天。巴巴亲自照料他们，尽管禅吉不情愿让巴巴服侍他，大师服务弟子这个念头让他倍感痛苦。

起初，对巴巴的名严格保密。他在乘客名单上的登记名为M·S·伊朗尼，签名也是用本名。此后巴巴继续用M·S·伊朗尼签署重要文件。

禅吉终于从晕船中恢复，一天上午走上甲板，注意到圣雄甘地站在附近。这才明白巴巴让他换票，选乘S·S·拉吉布塔那号去英国的用意。就在几天前，甘地同意参加在伦敦举行的有关印度从英国独立的圆桌会议，为此前往那里，毫不知情与美赫巴巴同乘一条船。虽然无人来为巴巴送行，但码头成千上万的人向甘地欢呼一路平安——从而不自觉地也在向阿瓦塔道别。

航行期间，巴巴一连数天待在船舱，远离外界，不见任何人。但每天清晨和深夜无人时，会在甲板漫步近一小时。他在船舱吃饭，严格素食。

圣雄甘地会在晚祷时走上甲板，之后做个简短演说。9月3日，他谈到祈祷的意义。甘地对聚集的一小群人解释，祈祷在他生活中发挥了怎样重要的作用，怎样给他带来心情的平和。甘地称有三位伟大的世界导师——

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留下毋庸置疑的证明：他们是通过静心和祈祷获得觉悟的，离开祈祷则活不下去。

禅吉和鲁斯特姆也在听众中间，甘地的话后来在二人之间引起持久争论。他们求巴巴评断，说甘地称耶稣和穆罕默德等先知有时也向神祈祷。

为安抚他们，巴巴回答：

人们对这种事情误解，无可怪罪，因为他们对阿瓦塔知之甚少。说阿瓦塔状态可通过祈祷达到，是误导人的。此观点建立在错误概念上。他们把阿瓦塔神圣显现前的涅未卡帕三昧状态（“我是神”状态）看作一种祈祷状态。这种看法是出于对阿瓦塔内在状态的无知。

获得涅未卡帕三昧神圣状态后，阿瓦塔进入第二个神圣状态——撒哈伊三昧（上帝意识加造物界意识）。在撒哈伊三昧状态，阿瓦塔体验自己是万人万物。阿瓦塔为了世人利益，在超越中向神祈祷时，却被彻底误解。阿瓦塔不是为自身的纯洁而祈祷——而是为别人祈祷。他的祈祷全然不同；不是为他自己。事实上，阿瓦塔本人乃是完美的祈祷文。即使在显现前，阿瓦塔也是完美的化身。

说阿瓦塔在使命显现前 10 天、20 天或 40 天，在三昧中祈祷，闭关净化或准备，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从无不洁的他不存在纯洁的问题！说阿瓦塔为自身利益闭关祈祷，是荒谬可笑的。他的祈祷是为了世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他自己。

9 月 4 日，巴巴评论道：“甘地若来见我，对他将是很好的事，对所有相关者都有好处。”关于圆桌会议，巴巴对禅吉和鲁斯特姆解释：

即使甘地出席，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本应同其他情绪不定的代表先去穆尔坦；但当时甘地因某些不满，犹豫不决。随后又突然同意参加此次会议，尽管他们大部分的不满未得申诉。

关键是甘地一旦因某些理由拒绝参加会议，就应拒绝到底。不应在其所有不满得到申诉和消除之前，突然同意参加会议；而

应留在印度。但他前后矛盾，最后一刻同意参加会议。可能在那里失去威信，不会成功。在圆桌会议中，各方之间将观点分歧，没人会同意，甘地的影响也不会产生作用。

“为什么？”禅吉问。

巴巴拼出答案：

甘地的影响已经削弱。他想取悦每一个党派，这就是他的弱点所在。当大家都相互对立，观点冲突时，他怎能让人人满意？

在印度，许多政党和宗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获得独立。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党派能在细节上与另一个党派达成协议。即使是公认的最强大党派——印度国大党，也受到宗教分歧腐臭气息的影响，对其他党派的影响也在日渐衰败。

随其影响的衰弱，甘地的影响也在削弱。这两个最重要最大的政党和社团，穆斯林和贱民，不但会脱离国大党的影响和控制，还会强烈反对和攻击甘地和国大党。

就连甘地自己的跟随者，或那些至少在独立这个问题上同意他的人中间，也目标分歧。看看萨洛基尼·奈度和班智达·马拉维亚的表现。甘地向所有人提倡使用手工棉布，奈度夫人却穿戴丝绸，虽然她是甘地独立战线上的同志。甘地倡导宣扬种姓和宗教的废除，尤其是废除贱民制度，他在国大党的副手马拉维亚却不听从。马拉维亚去英国随身带着厨师，认为吃外国人做的饭有违宗教。国大党有成千上万的人根本不接受甘地的意见，这就是该政党不强大的原因；其结果对未来是不详之兆。

甘地还宣扬独身禁欲，虽然他自己有家庭子女，最近还安排了儿子的婚礼。他提倡这些事情，自己却不身体力行。为什么要倡议这种自己都做不到或不去做之事？

正是这种性格弱点，虚荣和自相矛盾，导致像甘地这样的人渐渐失去影响力，致使那些一度景仰他们者如今反对他们。绍卡特·阿里曾是甘地的主要伙伴，现在却是他的劲敌。为何？因为

如下的重要分裂因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仇恨和敌意。双方的宗教狂热极力培养这种仇恨，以致连国大党都有正统派给每一项政治活动染上宗教偏见。而这一切都由甘地的人所授权，赞许与实践。这导致巨大对立，正在削弱印度国大党。

对于领导人的虚荣，我有什么话可说？什么事情过了头，总会毁掉一个人。把某个人抬升到七重天，高喊“胜利属于圣雄”，造成像甘地这样的人虚荣垮台。绍卡特·阿里已尖锐地评论说：“这些事情让甘地冲昏头脑，疯狂！”

此外，他的随身侍从对每一次活动都大肆表演张扬，这表明甘地可能对此有某种嗜好。不过，这是过度赞美奉承的自然结果。这种在一切活动中——公开的和私下的——日常展览已达到极限。它过于明显，逃不过敏锐旁观者或诚实灵魂的眼睛，他们从不喜欢或想要这种表演。因而有许多人对他不满意，他们尽管在某个时期景仰过他，但已经并正大批离开他。

灵性（真理）至师能做一切事。能倡导不必亲自体验之事，能为灵性目的依现行条件环境行事，因为他永远超越万物，能够消除它们的影响。这是不完美者永远做不到的，更不用说像甘地这种无一丝灵性的政治领袖了。

如果甘地的影响丧失，就会发生青年暴动，他们的活动将类似俄国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征兆，比如他们暗杀高官显贵，在光天化日下攻击之。

虽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独立目标上站在甘地一边，但其观点、信条及活动与甘地截然不同。

关于英国，巴巴总结说：

除了上次圆桌会议所作的决定，这次英国政府不会答应任何事情。政府发生改组，除了麦克唐纳首相，没一个人同情他们的事业。除了已决定给予的，甘地也不会因出席而得到更多。他的

人格与影响不会产生效果。如果甘地为避免冲突而再次屈服，国大党是不会接受的。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缺乏团结，使共同的民族事业及获得独立的目标受到牺牲。他们把宗教牵涉进去，从而损害着自己的事业。没人理解宗教，所有这些争斗吵闹皆源于反宗教。这对可怜的印度并且对英国都是极大的悲哀。但在和平繁荣新纪元的曙光到来之前，还会有更悲哀的时期，注定如此。

9月7日凌晨3点，轮船在赛德港靠岸，巴巴、阿里、禅吉和鲁斯特姆下船，在海滨散步半小时。

翌日，报纸记者特赫曼克先生问禅吉：“美赫巴巴何时打破沉默？”

禅吉将问题转呈巴巴，巴巴神秘地回答：“大风天你试图打伞，伞会被吹得把持不住。但在没有风，天热下雨时，你自然地把伞打开。同理，当空气不流动，我发现‘热’或‘雨’迹象时，就会打破我的沉默。”

航行中，巴巴很想见甘地，重复说：“总是这个样子：我不见访者时，人们抱怨，‘您为何不让我们见您？’这会儿我因自己的原因，想见某些人时，他们却无此意。现在我们应把联系甘地的事忘掉。已经太迟了。”

后来巴巴关心地说：“甘地是个好人，但他若见到我，会更好。对他会有很大好处。我很爱他，为了他的利益，我想见他。”

## 第一次会见甘地

与之同时，甘地的熟人嘉姆希德·梅塔给船上的甘地发来电报，敦促他务必去见美赫巴巴。9月8日晚9点，圣雄甘地携秘书马哈德乌·德赛来到美赫巴巴的船舱。被介绍给巴巴后，甘地看着巴巴，说：“我看过不少有关您的事情；想在上帝安排的那一天见到您；但没想到这么快。”

巴巴表示见到甘地很高兴，通过字母板问：“你有时间多待一会儿吗？”

“有，我就是来洗耳恭听的。”甘地回答。



甘地谈到在萨考利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见面，巴巴对他详细解释了马哈拉吉和赫兹拉·巴巴简。最后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我的大师，是完美的赛古鲁。”

1924年，鲁斯特姆曾按巴巴指示，给甘地寄去一本古吉拉特语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传记——《穷人的保护者》。看过此书后，甘地去萨考利见马哈拉吉。但马哈拉吉那日不热情，责骂甘地，吼道：“谁说你是圣雄？你是个大人物不假，可跟我有何关系！”甘地被马哈拉吉的侮辱性言语惹恼，带着对萨考利这位公认圣人的极不快印象离去。大师们的方式在世人眼里神秘莫测。甘地跟美赫巴巴有缘，而非马哈拉吉，故马哈拉吉责骂他——赶他走。

美赫巴巴对甘地讲述了自己的生平简历——被赫兹拉·巴巴简吸引，赛巴巴的宣称，在堪多巴神庙与马哈拉吉的会见，在萨考利对马哈拉吉的多次拜访，下降期间所承受的痛苦，满德里和在美拉巴德的生活，多次禁食和闭关，七年来的静默，以及所写的一部特殊著作。

他们的谈话是英语和古吉拉特语混合：

甘地问：“那本书在哪儿？”

巴巴指了指一只箱子，回答：“在那儿。”（虽然巴巴不让任何人阅读，但他经常带着书稿旅行。按照巴巴的意旨，这次西方之行也带着此书手稿。）

“我能拜读吗？”甘地问。

“你有时间吗？”巴巴授述。

“有，我可以找时间读。我一定会拜读的。把它给我吧。”

巴巴拼出：“极乐遍在，别无存在，但人们不知道这一点。听演讲没用，知识不是来自书本。需要对神的直接体验。该体验是自发的；不是强求来的。”

谈到自己的活动，甘地说：“我不管做什么，都对之负责。虽然最终，我内心将一切留给上帝。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除了上帝，我确信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但不该有这样的念头，”巴巴对他解释，“‘我做……我想……我舍弃……我痛苦……我为他人做一切。’这些念头不应在那儿。如果在有损于别人的情况下，一个人试图认识和知道上帝，就会制造可怕的业相。”

（注释：甘地试图通过服务——羯磨瑜伽——见到和认识神，这是值得赞成的。但作为政治领袖，他提出使用织布机制作土布和不合作运动等主张，他的跟随者实行并因之受苦，这些业相负担都落到了甘地肩上。）

甘地说：“您有什么建议，请指示给我。”

“你在圆桌会议讨论之后，找个僻静处，休息休息，只想上帝。这对你达到目标最有利；对你是最快捷的道路。之后，来和我生活一段时间。”

甘地回答：“神会促成的；他会赐予我认识，并创造条件。我全心期盼着那一天。”接着，他说：“美赫巴巴，我希望看见您说话。”

巴巴只是点点头。

谈起阅读那本书，甘地指了指箱子。

巴巴回答：“很遗憾，钥匙留在了印度。”

“我会让人把它打开。”

巴巴把金属匣递给甘地，解释说：“打开后，把盒子还给我，我将亲手把这本书的一部分交给你读。”

“一定，”甘地回答，“我会很高兴拜读的。”

巴巴提醒他：“要小心。迄今为止，我未让任何人看过——甚至我的满德里。你作为第一位读者，我只给了你。你可以读，但不要让别的任何人看。”

“保证。我将怀着巨大喜悦阅读它。”

巴巴转换话题，建议：

你为改善穷人的状况，做出努力和牺牲。你爱农民。这很高尚；是真正的服务。但不要认为你对他们负责。也不要认为你对他们的痛苦负责，因为这种念头制造业相。然而，这种念头在，给你制造麻烦。

你试图取悦所有的人，不希望伤害别人的感情。但想想印度有多少个党派、种姓和教派，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你若让印度教徒高兴，就会伤害穆斯林的感；反之亦然。若试图取悦其他党派，国大党则不高兴。因此你总是进退两难。但从现在起，总是把行动的结果留给上帝，这会给你带来满足。你的意图很好，值得高度赞扬，这是最高尚的报酬。

甘地承认：“我不完美，充满缺陷，但人们必须得知道这一点。我尚未到达完美，有许多不足，人们应该明白这个。他们知道了我的弱点，就得容忍之，我应该让他们意识到我的缺点。我确信，不论发生什么，皆是神意。”

提到嘉姆希德·梅塔，甘地评论道：“他是卡拉奇最可敬的人。他最配得到神。今晚我就给他发电报，说我已见到您——巴巴先生。我要问他为何不早点通知我，那样我就能抽出更多时间和您见面。这种时刻何时还会再来？”

转换话题，甘地说：“我在耶拉乌达监狱时，曾收到您的《美赫讯息》月刊。当时乱成一团，我没时间读，只是瞥了一眼；但从读到它的那一刻起，我就渴望有一天能见到您。现在这一天已到来，得以会面。我感到无比幸福。明天我一定把盒子带来，您从书里为我选什么，我就奉读什么。”

甘地随后谈到巴巴的沉默：“我对您的沉默感到惊异。七年！我一周静默一次。这在您的沉默面前是多么微小。我明白沉默的含义。您已沉默七年，当您开口时，将会发生怎样不幸的事件啊！我感到吃惊！”

甘地当晚 10 点半离开前，诚挚邀请美赫巴巴在伦敦期间访问他的住地，巴巴同意到伦敦后赴访。

## 再会甘地

第二天，9月9日，巴巴把阿伽·阿里、鲁斯特姆和禅吉叫到船舱，引用如下乌尔都语诗句：

“乌鸦模仿天鹅的步态，只会失去自身风度。

法赫德仿效库希罗王，结果弄巧成拙。”

“我们知道您最终不会欺骗我们。

但等到您回应时，我们将已成灰烬。”

（注释：诗的意思是乌鸦即使学着天鹅走路，依旧是乌鸦。同样，法赫德——希芮茵（库希罗王的王后）的伟大爱者——试图模仿库希罗，但依旧是自己，结果以失败告终。爱者对至爱说：“我们知道您不会骗我们，但到您关注我们的时刻，我们将已经死去。”伽尼喜爱这些诗句，经常吟诵。第一句的作者不详，第二句为伽里卜所作。）

下午，轮船途经墨西拿，许多乘客聚在上层甲板，包括甘地和随行人员，巴巴和身边站立的阿伽·阿里、禅吉和鲁斯特姆。在亚丁登船的印度政治家绍卡特·阿里向巴巴恭敬行礼，接着同巴巴进行了半小时的谈话。

看见巴巴，甘地合掌走过来。他们正站着交谈，摄影记者开始拍照。过了几分钟，甘地说：“我这就告辞。记者一刻都不让我们休息。”他们的简短讨论涉及到食物。巴巴向甘地解释了普利得仅靠牛奶禁食之事。

话题随后转向土布，甘地问：“我犯了何罪！为改善穷人，我想到织布机的主意。晚上见。眼下有些工作需要我处理。晚上我设法过来。”

当晚9点，甘地带着装有巴巴著作的盒子来到巴巴的船舱。提及下午所谈话题，巴巴指出：

“我希望澄清食物和土布的问题。我已食素多年。上大学时，哪怕错过一餐，我都感到难过不安。但自从遇见巴巴简，被她亲吻——我昨晚对你讲过此事，我便对食物彻底失去兴趣。1914年

有 11 个月，我只靠淡茶度日。当时奇妙的是，我连不吃的念头都没有。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身体相当健康。

“除了 11 个月不吃，我还毫无睡眠。眼睛大睁躺在那儿，盯着四周。我父母很苦恼。母亲起初以为我疯了。找来一位叫巴如查的医生为我注射吗啡，但无济于事。那个期间我从来不睡。

“此后我开始吃东西，素食，我吃饭没有固定时间。频繁地数日禁食，有时几个月。禁食期间喝牛奶淡茶，或者只喝水，但禁食不停下。虽然只靠水维持，我却徒步旅行，一天走 25 英里。有时也吃食，但只在想吃的时候。

“我的满德里食素也已多年。我很少让他们靠牛奶禁食。不过，你在耶拉乌达监狱期间，我曾让 20 多名满德里只喝牛奶禁食了两三个月，但他们没人感到不适。

“有个叫普利得的帕西人，两年半来一直只喝牛奶。他相当健康快乐。不但只靠牛奶维生，还被锁在一间屋内，不和任何人讲话，严格保持静默。不许读写。也没机会伴随我，因为我总是四处旅行。我就是在纳西科，也不见他。这两年半期间，我见普利得不超过 12 次。但我询问他时，他仍然表示很幸福。”

甘地插话：“靠牛奶闭关倒没什么；但不跟人讲话或不读不写却很难。”

巴巴点头，继续说：“我还有一个跟随者，叫迪克斯特，在戈尔哈布尔一所学校工作。他 12 年来也只靠牛奶维生，不过是和香蕉同食。身体相当强健，整日工作。他已结婚，有妻室，但从不碰她，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做真正的禁欲者已相当了不起，更何况已经结婚，同妻子一起生活。这个人在一切方面都相当优秀。他已将一生献给青年人的事业。”

“我记得收到过一个叫迪克斯特的人的来信，”甘地说，“一定是同一个人。他要我尽快同您见面；但当时我忙于其它事情。我还留着他的信，打算哪一天给他回信。”

有关食物的话题，巴巴总结：“牛奶是最好的食物；它维持身体，净化头脑。头脑越纯净，就越容易控制。欲望减少，对求道者是必要的，因为不控制头脑，就不会在道路上进步。只要欲望和渴望坚持，就无法控制头脑。因此，从这个角度，牛奶是最好的食物。”

甘地回答：“我的体会也类似。要保持健康，牛奶是必要的。”

巴巴转换话题，说：

“现在我希望澄明土布的问题。如你所言，凡事皆有两面——一面物质，一面灵性。物质方面有两样要事：一要便宜，二要符合民族习惯。我总是穿干净简单的衣服。有几年，一直穿一件用粗羊毛毯做的外衣（卡姆里）。满是补丁。因满德里一再坚持，我才在7年后换掉。因此，我的衣服简单，便宜，干净，这符合我的民族，因为我是波斯公民。

“我上次去波斯旅行前，英国当局对我不签名表示反对，波斯使馆则认为我是波斯人，应该有波斯护照。瑞扎·夏统治下的波斯现行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应穿一定式样的衣裤，戴巴列维帽，作为民族服饰的象征，这意味着我也应该如此穿戴。但我住在印度，人们自然希望我像印度人。在波斯与印度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之间，我选择了一种自己喜爱的服饰。但事实上，两种服饰对我都一样。

“对喜爱土布的满德里，我允许他们使用。我的跟随者，《美赫讯息》编辑K·J·达斯托，阿美纳伽的纽瑟文·萨达，钦乔卡，R·B·黑拉伊，阿考卡及其他人，曾向我征询穿着土布事宜，我欣然同意。但我自己并不向任何人建议这个，因为我自己不做之事，我不能要求别人去做。例如，一个人也许吸烟成瘾，但他不叫别人别吸烟。

“你对土布的宣传值得赞许。土布便宜，还为织布的穷人提供了谋生之道。在各方面都好。对那些想用土布的人，我欣然允许。但我不能要求其他人穿用，原因我已解释过了。”

停顿片刻，巴巴继续：

“有关这个话题，我给你讲个趣闻。帕西人诋毁我，称我是赛旦（魔鬼），只因我不吃鱼肉，不喝酒，也从不上妓院。他们对帕西人的定义是，他应吃肉喝酒，过不道德的生活，同时穿着白袍和圣腰带等宗教象征，拜访火庙，听从牧师。如此，他们用实际行动成为魔鬼！总之，帕西人可为所欲为，但只要穿戴宗教象征，就被认为是忠实的信徒。”

“有位琐罗亚斯德教徒，默文·索拉伯·伊朗尼上校，有一次来到美拉巴德。当时，我住在一间桌形的小屋里，这在他看来就像鸡窝。美拉巴德的质朴简单气氛让他反感。为了出气，他在报纸上刊登我的活动，借口揭露假圣徒圣人的罪行，曝光我的工作。”

“伊朗尼上校的行为是一个误解事例。他其实是朋友，因为他也是我的。只有独一无二灵魂内居于我的朋友和敌人。同一个灵魂在人人内里。如果一个人用同一只手轻抚自己脸颊，或者打自己耳光，他都不会对自己的手生气，因为不管抚摩还是打耳光，都是自己的手。同理，我的一切祝福者和批评者，都是我的。一切都属于我，一切皆平等。”

提到伊朗尼上校，甘地插话：“是贝尔高姆的伊朗尼上校吗？”禅吉说是马德兰山兵站的站长。甘地叹道：“我认识他；真想不到。”

提到自己的坐监，甘地说：“我被判入狱时，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休息，身体上和精神上。使我得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纷扰，有时间思考研究印度的形势。”

巴巴继续解释他所面临的反对：

“为什么上校和帕西人反对我？只因我不吃肉不喝酒。在他们看来，其宗教的教义旨在吃，喝，尽情作乐，穿白袍和圣腰带，过富贵生活，已足矣。”

“牧师们要对这一切负责。牧师阶层在一切事情上都是障碍。”并向甘地指出：“你若是获得独立，先做这个：逮捕所有的普若黑特，达斯托和毛拉（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穆斯林牧师）！不要使用暴力，但态度要坚决。要对他们采取有力措施，因为这是一项重大工作。除非你把牧师全都送进耶拉乌达监狱，否则他们是不会改进的，反而会变得更坏！”

巴巴总结道：“对于一个万物对他皆是零者，无论这或那，对他又有什么意义？对于他，一切皆平等。”

谈到印度当前的政治危机，巴巴对甘地说：

“首先要解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问题。尽可能让他们单独选举；让他们团结，为权利而战。联合选区是好，但穆斯林坚持独立选区；目前由他们去。他们自己会很快拥护联合选区，之后会出现某种稳定。你若现在尝试联合选区，则不会持久。”

“在伦敦会议上尽量力陈你的要求。凡是考虑到和决定做的，都作为你的权利提出来。应不应允，让英国人决定。但你必须坚持自己的要求。英国人不会答应一切。很难说他们会答应什么，因为在第一次圆桌会议所做的任何决定，他们将来都得遵守。”

“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给，如果你只得空手而归，也别担心。因为无论你们达成什么协议，都好。你不做这个，就没有人做。所以要有一个可行的结果。否则，你只得提出公民抗命，作为一条选择。考虑到目前的政治气候气氛，可能会发生暴力，将会难以控制。如果年轻人采取暴力，将对印度的灵性精华造成极大灾难和损害。”

“万一你空手而回，不得不实行非暴力公民抵抗，则最好。经受更多痛苦不会损害印度。这些苦难将带来更大的准备；实际上，每一个好的结果，其根源皆是痛苦。印度被认为是灵性上伟大的国度——阿瓦塔，古鲁和圣人的国度。为了维持该灵性伟大，就必须有忍受这些苦难的力量。欧洲物质上伟大，但它必须走掉。”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对印度贱民——不可接触者——的偏见。此乃最大的罪恶。对于婆罗门，这纯粹是邪恶；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往世业相，无法轻易消除。印度任何团体的毁灭，主要原因在于牧师阶层，他们为达到自私目的，已成为延续宗教仪式教规的支柱。”

巴巴作出上述评论后，会见结束。甘地离开前提醒巴巴莫忘到伦敦后去他那里住的邀请。巴巴同意有一天去看望他。甘地说：“我将安排您和我同住。不管去哪儿，我都和自己的人一起，多两个或四个人不成问题。至少我将有机会和您共度一晚。那一天会来吗？”

巴巴打手势：“当然。”

晚上10点，他们的第二次会面结束。

翌日，9月10日，巴巴遣禅吉往返于甘地的船舱。巴巴额外给他送去一些文字和讯息，邀甘地发表意见。但甘地白天都没空见巴巴。

同满德里晚餐和讨论后，巴巴就寝。不久忽然有人敲门。甘地又来见巴巴。“请原谅；今天有点晚了。您要是休息，我就离开。”他说。

“进来，坐下，”巴巴打手势，“可你自己呢；你有时间吗？”

“为了听您讲话，我可以挤出时间。您尽管讲解。瞧，我已坐下，不挪地方啦。您愿意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我上哪儿还能再找到这种机会？”

甘地心情极好，巴巴欢迎他对送去的文字发表意见，甘地说：

“您的那些文字应该保留原始形式；否则就缺乏甜美。凡是您的就是您的，凡是出自别人的乃是别人的。我已拜读您的教言，并且领悟其真意。这些我已全部吸收消化。我清楚理解您所希望传递的。但出自其他生疏、无经验新手的文字却难以理解。K·J·达斯托只注重文法和语言，扼杀了您原初文字的甘美。在您的阐述与达斯托的转述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您说‘去’，不仅只是一个字。这个‘去’的背后，是您让一个人离开的力量，这是达斯托所没有的。”

“假设我儿子爬上一棵树，却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上不去，又下不来。就那么半空悬着。我对他说我去拿垫子，但很难说他能坚持到我回来；要是他掉下来，我可能会永远失去他。于是我想着神，对他说：‘跳！往下跳！’我虽然没有接住他的力气，但伸出手，他跳了。无人受伤。

“当孩子准备从那样的高处往下跳时，不是因为我叫他跳。不是的。这些话语的背后是一个父亲的爱和信心。孩子想：‘我会掉进父亲怀里，他会救我的。’怀着这种信心和信任，他跳了；我抱住了他，他得救了。同理，您说‘去’与我或其他人说同样的话，差别是巨大的。

“关于您的书，书中凡是您用英语写的，凡是您想表达的，都无法用英语表达。首先，对一些或大多数术语，英语中没有合适的词汇传达真意。比如，“avidya”的英语是“无知”；即“缺乏知识”。但“无知”一词却不具备“avidya”的真义和内涵，永远也不能达意。“avidya”是“avidya”，非别物！根本无法翻译。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虽然我能够理解您的文字，但对其他人可能困难。所以您的文字若采用古吉拉特语，会更好，因为用古吉拉特语会解释得更清楚。这里古吉拉特语更有用。”

巴巴评论道：“我写的这一切，用波斯语要比用英语好得多，因为波斯语有苏非同义词，我也更擅长用该语言写作。这些事情用英语不如用波斯语或古吉拉特语解释得好。”

甘地插话：“这些语言是最好的。您用波斯语写没有害处，因为您所给予的真知（dnyan, gnosis），您所揭示的哲理，您所示现的新光明，将帮助那些能读能懂波斯语的求索者。当这样的优秀著作出版时，人们会争相学波斯语，这使他们能够正确地翻译。巴巴，您应该用波斯语写作，不用英语。时机成熟时，这本书的诸译本将出版，那时其价值将得到公认。

“您用古吉拉特语写，还要更好；不对。那是最好的。但不应用英语，因为用那种语言难以理解其中含义。现今，用古吉拉特语写这类东西非常必要。这种知识传播得越多，就越有益。在这方面，我很乐意尽力提供帮助。”

甘地对禅吉说：“有关这件事，你可以随时给我写信。”

甘地的话主要指由达斯托在《美赫讯息》杂志发表的大师语录。甘地所说的美赫巴巴的手书文字，是指那本秘密著作，巴巴已把其中几页交给他看。

甘地继续说：

“今天我把您的讯息全看了，也完全理解。好是好，但我发现它们被相当歪曲；达斯托的语言，使之失去甜美和意义。无论您原来的风格多简单，从语法的角度多欠缺，但它却具备了润饰版本所不具备的甜美和意义。

“我阅读并深入研究过圣典，因而能明白您言语背后的含义。但人们所看到的语言却很不适当，相当偏离原义。这归因于编辑想用华丽词藻包装，给人造成更大印象的愿望。反倒改变了本意，扼杀了背后的精神。

“舍弃您的原始术语和表达，来美化润色语言，会拿走其滋味。这些文字会失去其美。圣人和大师的言语无需镀金或学术修饰。其美在于其简单。它们有更深的内在含义。

“莪默·伽亚谟的名字，因其波斯语《鲁拜集》被译成西方诸语，而成为不朽。纯金是金子，不纯是掺假！有何必要对出自像您这样的知者（Dnyani）之口的文字加以粉饰！

“因此，这些讯息也应用简单的语言，因为只有保留您的原话，这样简洁有力话语所蕴含的意义，才可被理解和欣赏。若对语言进行修饰，原物就会变成赝品，价值荡然无存。如果您用波斯语或古吉拉特语写，真的会更好。”

望着会谈期间翻译巴巴字母板的禅吉，甘地说：

“给K·J·达斯托写信，代表我给他写信，叫他在发表巴巴先生的语录和讯息时，少关注语言结构。叫他多注意原始术语和文字的保留，而不是语言的文法和美化。有何必要去润饰这些？这么做对如此绝妙的思想不公平。如果达斯托接受我的建议，那么他每次更改巴巴的文字时，就应当在杂志上发表个注脚。读者领悟获益的文字是巴巴写的，那些费解的文字出自达斯托。适当的注脚，会让读者知道转述是达斯托写的，非巴巴的原

话。这点儿应该澄清。以我的名义给达斯托写信，从下一期就开始这么做。你应立即给他写信，因为夜邮很快就要发走了。”

（注释：禅吉当时是巴巴的秘书，用英语和古吉拉特语记录巴巴信件的复印件和他自己的日志。因为他的劳动，我们能有美赫巴巴与圣雄甘地之间的这些谈话记录。）

进一步讨论印度争取独立的问题后，巴巴用如下的话结束了会见：“尽可能照我说的做。”甘地再次诚邀巴巴到伦敦时去看他，巴巴同意。

巴巴一行将于次日在马赛登陆。离开前，甘地对巴巴说：“明日在马赛我若能脱身，就和您见面。”

他接着问巴巴：“您何时打破沉默？我迫切想听您开口讲的最先之言。您会很快开口吗？我希望时间不会太长。您不说话都能给人留下如此深的印象，我能想象您开口时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应该很快开口！”

巴巴答：“我在等待。我会很快开口。时间已临近。”

# 首访英国

1931年9月11日星期五，清晨，S·S·拉吉布塔那号客轮在马赛靠岸。上午8点，巴巴首次踏上欧洲海岸。梅瑞迪施·斯达和赫伯特·戴维前来迎接。巴巴身穿白袍和棕色毛皮外衣，围着粉红色围巾。自从1928年12月梅瑞迪施·斯达离开印度，大师与他有过大量通信，通过他与西方建立了联系。

登陆后，巴巴、鲁斯特姆、禅吉和阿伽·阿里前往日内瓦饭店休息，梅瑞迪施在此为他们订了房间。巴巴匆匆离开客轮，没有与甘地进而会面。

从印度返回后，梅瑞迪施·斯达于1929年在英国德文郡的科姆马丁，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开办了一间静修所。

在英国的这个秘密花园，  
他的亲近灵魂聚集。  
他们的呼唤，阿瓦塔听见，  
他们的渴望，阿瓦塔回应  
——亲身来到西方。

下午1点半，巴巴、禅吉、鲁斯特姆、阿里、梅瑞迪施和赫伯特乘火车离开马赛前往伦敦。火车上，巴巴望着赫伯特，说赫伯特长得像瓦吉夫达。赫伯特不辞辛劳，认真地负责照料一行人的旅行。为巴巴和满德里安排了素食，密切关注巴巴的每一个特别需要。

9月12日到达巴黎，来接他们的是一位名叫伊妮德·柯菲的美国妇女。她在欧洲的“德士古石油公司”供职，为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之友。他们继续赶路，经布洛涅和福克斯通，下午4点15分到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圣雄甘地也乘坐同一列火车，到福克斯通后，改乘汽车秘密前往伦敦。

伦敦火车站人头攒动，大群的人在迎候圣雄甘地；但对隐匿身份旅行的宇宙之主，却只有寥寥数人前来迎接。这些来见美赫巴巴的少数人，乃

怀着深切的渴望，心中唱着爱曲而来。见到他们，巴巴很高兴，慈爱地拥抱他们。这些跟随者感受到巴巴的影响，流出喜悦之泪。吉蒂·戴维、迪克和奥黛丽·因斯为所见所感而震惊，其他人则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们尚未见过他这样的人！

他们凝望着阿瓦塔，

他们则阅览着他们众多的往世书页，

让他们心中忆起他的歌。

他的沉默在他们心中雷鸣，

此秘密唯有觉醒的心灵才能领悟。

赫伯特·戴维，30岁，在伦敦攻读医学，从校友口中听说德文郡静修所。1931年3月，他利用假期造访了那里，见到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他们对他谈到巴巴。

赫伯特一直对静心感兴趣，还研究过东方不同大师的生平，因此接受巴巴对他不难。赫伯特给姐姐卡德琳写信介绍巴巴。卡德琳“吉蒂”·劳拉·戴维，40岁，是音乐教师。也趁此机会访问了静修所。7月巴巴打算秋天来访的电报到达时，二人正在德文郡。

吉蒂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等候巴巴一行，同时成千上万的人在翘首等待圣雄甘地路过。吉蒂在等待她的神秘至爱——她心灵的唯一居住者。至爱大师已内在为她即将到来的觉醒做好准备。

吉蒂在肯辛顿的鲁塞尔路32号父母家，为巴巴做了住宿安排。巴巴乘出租车从火车站前往戴维家。吉蒂帮鲁斯特姆携运行李，乘另一辆出租车随后。马路两旁站满人，等候一睹圣雄甘地。但英国当局已秘密改变路线，让甘地的汽车绕道而行，避开公众示威。美赫巴巴，幻相大师，坐车经过争相目睹的人们，他们以为车里坐的是圣雄甘地。

谁认得皇帝？想要认识他，要求多世的牺牲。

人须把一切交给他，乞丐般站在他门前。

为此，皇帝总是为少数依赖他的乞丐围绕，  
不为给他们什么，而是剥夺其最亲近的一切。  
这些乞丐什么都不需要。反而只想倒空行囊，卸去重负，  
成为他的奴隶，永远抛弃幻相面具。

阿瓦塔乃是一直寻找这种奴隶的皇帝。为让他们成为奴隶，他乔装改扮，亲临其间，成为其友。找到那些属于他者，是他来西方的真正原因。

我们的时代有一天会惊异于这讽刺的一幕，美赫巴巴的汽车缓缓驶过伦敦街道，而世人却在等着一睹圣雄甘地。美赫巴巴来西方的时间已到，但还不是世人认出他——皇帝——的时间。他们眼睛蒙蔽，认不出所见者是谁；他看到他们，却认得每一个。

路上，赫伯特指出白金汉宫和其它几个景点。稍作观光后，巴巴到达戴维家，一位灵秀典雅的女士，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慢慢打开门。看见巴巴的一刻，她的心灵门扉打开，他在她内心登基为王——她成为他活着的神庙。

39岁的玛格丽特为找个僻静处，也曾于当年3月底到德文郡，因而找到了美赫巴巴。她曾是俄国“佳吉列夫芭蕾舞团”演员和杰出的舞蹈家，在伦敦同一个名叫梅布尔·瑞恩的女士合办一所芭蕾舞学校。

以下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对遇见美赫巴巴之前事件的回忆：

我读过葛吉夫、邬斯宾斯基和其他密教作者的书，但从未找到我所要寻找的。1929年至1931年间，我所珍视的一切都消失了。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死了，我相爱的人死了。佳吉列夫死了，安娜·巴甫洛娃死了。所以情况相当糟糕。我一生寻找上帝，此刻认为这荒唐可笑。不打算再寻找了——我已经受够了！决心找个地方恢复恢复，再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注释：谢尔盖·佳吉列夫（1872-1929）是俄罗斯伟大的芭蕾舞制作人和艺术评论家。佳吉列夫的最伟大门生是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乔治·葛吉夫为密教音乐舞蹈和灵修导师。是把东方哲学介绍到欧洲

和美国的先驱之一。P·D·鄔斯宾斯基是俄国数学家，葛吉夫思想的学生。)

去南英格兰途中，我在火车站遇见一位妇女，她走过来，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了她，她说：“好羡慕！那是我度蜜月的地方。”她也想去，但没钱。我一时冲动，替她付了车票，一同前往。

路上，我提到想躲开朋友们，找个地方过复活节。她对我讲起德文郡的一个“美妙地方”，为梅瑞迪施·斯达开办。我接受了建议，遂给梅瑞迪施写信，做了安排。她没告诉我那跟灵性有关（若知道这个我是不会去的。在我坐在去德文郡的火车上时，她从车窗外说：“哦，还有一件事。那里要求静心4小时。”）。

1931年，我去东查拉科姆过复活节，梅瑞迪施来接。要在土路上步行两英里，穿过沟壑田野才到静修所，山上的一座石屋。我走进客厅，看见右边的巴巴照片，问：“那是谁？”梅瑞迪施对我讲了巴巴。我在德文郡住了两周，临近结束时，梅瑞迪施说：“你若是努力5年，每日静心，美赫巴巴来时，你就适合见他了。”

但仅5个月巴巴就来了！因我放弃了上帝，他决定来找我了。

玛格丽特生动地回忆她在戴维家和巴巴一起的最初时刻：

门铃响了，我打开前门。台阶下站着一位可望见到的最有魅力者。不是能力显示，只是一副和蔼、优雅和爱的形象，难以言喻地触动着人心。他走上台阶，看了我一眼，在梅瑞迪施、禅吉和其他人的陪同下，上了楼上的房间。我留在厅里。过了几分钟，梅瑞迪施下楼，郑重地说：“美赫巴巴希望见你。”

我紧张得要命，说：“他不想先见见其他什么人吗？”梅瑞迪施严厉地看着我，说：“美赫巴巴希望见你。”我转身爬上三层楼梯，走向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面见我的大师。



他静静坐在椅子上，示意禅吉拿过一把椅子，放在他面前。随后示意我坐下。片刻的极度沉静之后，我产生一种强烈感觉——要直视他的眼睛。来了勇气，我深深地看去，尽可能深地。

看到了什么，我无言以表。事实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一刻起，无论他会施与怎样的苛刻待遇，对于他乃大爱与生命的化身，我从未有过片刻的怀疑。

大师的一瞥能产生怎样的奇迹！

从那一刻起，这个舞蹈教师被他吸引，永远留在他足前。

有朝一日她将观看宇宙之舞——湿婆之舞！

一在戴维家安顿下来，巴巴就脱下赴伦敦途中穿的不舒适的英式服装，换上白袍。巴巴一行被招待米饭、蔬菜和水果午餐。巴巴将吉蒂和玛格丽特叫到他房间，给每人一粒葡萄，并解释了他的帕萨德的含义。他慈蔼地看着玛格丽特，打手势：“是你的爱把我带到这里。”

吉蒂注意到巴巴袍上有个小洞，想缝补，又羞于开口。巴巴指着破处对她说：“我的袍子破了，你来补补。有这个服务我的机会，你很幸运。”

皇帝，身穿破衣的苦行僧！

怎样的讽刺；但他的美就在这里。

无限富有，不尽财富的拥有者，

却穿着破衣，貌若穷人。

他本人一无所需，完美无缺，

总是将财富赐予别人。

此乃其荣耀所在。

起初，吉蒂和其他人在巴巴面前感到害羞，但有什么可害羞的？他们已迈上道路，迫切地追随他。但旅途中，人还要吃食。让吉蒂缝补衣袍，其实是巴巴在给她食物。那是他的爱，人不必为内心深处的秘密感到羞愧。

吉蒂当下明白，因为皇帝的一瞥让她领悟，她一边缝补长袍，无限喜悦充满心间。

第一天，许多人来见美赫巴巴。其中有美琪·巴通、吉蒂和赫伯特之姊玛莎·梅·克鲁斯、霍拉斯·弗莱明和一个叫小泉的日本柔道教师。巴巴单独会见每个人，之后停止接见来访者，决定同赫伯特、梅瑞迪施、吉蒂、玛格丽特及其他几个人私下会谈。其间播放了保罗·罗伯逊的唱片。[注释：保罗·罗伯逊（1898—1976），美国黑人演员兼歌唱家。罗伯逊以在《国王约翰》（1933年）及《画舫璇宫》（1936年）中的演出，及福音灵歌演唱而著称。]

梅瑞迪施曾向这些他所谓的“新弟子”强调静心、专注和头脑专一的重要性，认真严肃的态度，在大师面前尽量少言。结果，面对巴巴的热情友爱，他们个个矜持谨慎。巴巴当时未向他们解释，他更喜欢他们坦白，心灵开放。这只是第一晚，他们次日晨将前往科姆马丁。

谈到世界形势，巴巴评论道：“战争不可避免，将于7个月后爆发。”

他指着赫伯特，解释：“你将跟随我，按我的直接命令在中国工作。”

他看着梅瑞迪施，解释说：“你在科姆马丁有工作要做。要设立灵性中心，尤其在美国、土耳其、俄国、波斯和英国。德文郡静修所就是这样一个中心。”

是夜，巴巴睡在地板上，阿伽·阿里睡旁边。禅吉和鲁斯特姆住另一个房间；巴巴让他们从印度随身带来铺盖，他们也睡地板。

梅·克鲁斯的少年女儿兹拉对舅父赫伯特说，她想见见这个“印度人”。起初赫伯特心想一个15岁的女孩还太小，不宜与大师联系；但次日早餐时他问巴巴，巴巴欣然同意见兹拉。此时天还尚早，巴巴决定悄悄进兹拉房间。兹拉在酣睡，巴巴弯下腰，兹拉睁开了眼睛，看着巴巴。二人谁也没说话，只是彼此笑笑。走出兹拉房间，巴巴转向吉蒂，评论道：“我看到她的全部过去和未来。她将为我做重要工作。这个女孩星期二必须同你来东查拉科姆。”

9月13日上午7点，巴巴一行离开伦敦，前往230英里外的科姆马丁。走出房门时，他问吉蒂想要什么。她反应迅速：“只要更多的服务机会。”沉思片刻，她又补充道：“还有就是自发的善良。”

巴巴回答：“几天内，你两样都会得到。”

令人惊讶的是，一路阳光灿烂，司机说：“今天是今年天气最好的一天！”英国9月天见到太阳乃是件稀罕高兴事儿。

“太阳”和他们在一起，怎会没有光明？

即使冬日，太阳也会向其主躬身致意，

给他在英国的日子洒下阳光。

他们驱车经过大西路，斯劳、雷丁、纽伯里、马尔伯勒、奇本哈姆、巴斯、韦尔斯、格拉斯顿伯里、布里奇沃特、陶顿和南莫顿，巴巴、梅瑞迪施和阿伽·阿里坐在大出租车的后排；禅吉和赫伯特面对他们，坐在两张折叠椅上，前排是鲁斯特姆和司机，以及他们的全部行李和随身用品。

巴巴一路蒙着头巾和毯子；据他后来解释，他是在做灵性工作。大家注意到，虽然巴巴身上盖着东西，但他的手指和手典型地在毯子下快速移动。

在巴斯，梅瑞迪施带巴巴见维特贝医生，几分钟的会面给后者留下极深印象。他们接着访问了与圣杯传说有关的格拉斯顿伯里，据说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过的酒杯埋于此地。

经过10小时的行驶，巴巴一行5点到达科姆马丁。接着前往几英里远的东查拉科姆。一些西方跟随者已在这个占地85英亩的农场等候大师来临，包括艾丝特·罗斯与查尔斯·罗斯、米罗·谢特克、玛格丽特·斯达、安·鲍威尔、汤姆·沙普利、赫尔默夫人、查尔斯·坡德穆、伊妮德·柯菲和多萝西·卡辛斯。他们都为巴巴来英捐了钱。巴巴旅途劳顿，只瞥了众人一眼，径直走过。只在玛格丽特·斯达前停下。他们目光相遇时，玛格丽特禁不住泪如雨下。

巴巴访问期间，泪水不断从人们心底流淌。

泪流将燃起火，其后他们的终身工作只有燃烧！

泪水点燃心灵，但有谁知晓？泪水痛苦，却也苦乐交织。

痛苦无可避免，因为它乃渴望之痛，且带来巨大喜悦。

在接待美赫巴巴的人中，有个叫托马斯·奥古斯塔斯·沃森的年长绅士，同妻子从美国来，在静修所住2日。沃森先生是科学家，曾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共同发明了电话。退休后，一直在寻找灵性知识。

[注释：沃森曾协助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进行电话实验。1881年从贝尔电话公司辞职后，组建了一家公司，制造发动机和轮船。]

巴巴走进静修所，上楼去卧室前，停留片刻，慈蔼地把手放在沃森头上。老人被巴巴的神圣触摸深深触动，哭得像个孩子。巴巴的轻触让他的心溢满爱。

随巴巴旅行见惯此类事情的禅吉，将沃森先生带到图书室，让他坐下来。哭了约15分钟，沃特平静下来。含泪轻声问：“你跟随他多久了？”

“有7年了。”禅吉回答。

听此，沃森慈父般用手抚着禅吉后背，说：“我的儿子，你知道跟这样一位伟人一起亲密生活，有多幸运吗？”

“是的，先生，我也觉得自己幸运，”禅吉回答，“我在他身边，是他的恩典。”

沉默几分钟，沃森说：“我活了78年，今天第一次体验到神爱是什么。这一切只因美赫巴巴的一触。”

禅吉说：“这种恩惠只给予少数人。”

没等沃森要求，巴巴就动摇了其生命根基。沃森的心灵敞开，他看见新的光明——驱散长久黑暗的光明。

大师的工作以奇妙的方式显现着。他在通过沃森打造链接——为了他尚未透露的计划。巴巴打算从英国前往美国，沃森将是促成此行的媒介。这乃是沃森受驱使，不远千里到英国见美赫巴巴的原因。

巴巴的小房间在门厅口楼上，面南，鸟瞰科姆马丁。由梅瑞迪施·斯达带访者上楼，与巴巴简短会面。不过，梅瑞迪施仍坚持每天4小时的静心规定，虽然大师——静心的对象——身临他们中间。虽然纪律森严，巴巴还是设法悄悄脱身，同住在挤奶棚的满德里会面，梅瑞迪施连这个也试图阻止。

第二天上午，巴巴很早就来到满德里的住处，坐在床上同他们讨论了一会儿事情。赫伯特、禅吉和鲁斯特姆共住一室，阿伽·阿里同巴巴住主房。

当天上午，天下起了雨，巴巴单独会见每个人。多才多艺的查尔斯·B·坡德穆——作家，戏剧评论家，经济学家兼《人人》杂志编辑，碰巧此时来德文郡度假一周。见过巴巴，坡德穆说：“我感觉有块石头进入我心，停滞不化。完全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巴巴指出：“这是此地灵性气流和灵性气氛放射的结果。”示意坡德穆坐在他身边。过了几分钟，巴巴问他感觉怎样。

“好，更加平和宁静。”坡德穆说。

坡德穆后来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描述和美赫巴巴在一起的体验。在首篇文章里，他写道：

似乎机遇（但它无疑配得上别的称谓）让我与一位来自东方的至师产生个人联系。他的眼睛大而明亮，照亮散发着喜悦的脸庞。他极为风趣幽默，据说还是一流的板球运动员。融孩子的单纯和老年的智慧于一身。虽然他不说话，通过字母板交流，我还是同他进行了几次交谈。同他谈话并不重要。在一起已足矣。

一次，巴巴向托马斯·沃森解释了心的不同发展阶段，描述了心是如何体验宇宙的。巴巴指出：“当我们的视线向内转时，对上帝的寻找便开始。要想达到上帝状态，需要两样东西：第一，纯洁的行为；第二，无私提供的理想服务。”

沃森问：“我该怎么办？我年老体弱，无法提供很多服务；但我可以在您建议的其它方面补救。”

巴巴打手势：“别担心。我会指示你的。”

午饭后，巴巴沿着海岸峭壁散步。随行的人们纷纷捡浮木作纪念。

当天见到大师的另一个幸运儿是凯瑟琳·安娜·托赫思特，人称姬慕。姬慕是个聪明的红发年轻女子；对佛教感兴趣，跟小泉学柔道。武术老师小泉在伦敦见过巴巴，对姬慕谈起美赫巴巴、梅瑞迪施·斯达和德文郡的埃舍。对她说这个巴巴是她会感兴趣的人。她给梅瑞迪施写信，说自己是个求道者，一直期望找到人生真正答案。

以下是姬慕对之后事件的回忆：

梅瑞迪施回信说，他感到我已为接受埃舍所提供的一切做好准备，含糊提到一位大师要来。我去了，对将要发生的事毫无准备。巴巴到达当晚，大家极其兴奋，虽然我没看见他或随行人员。

次日晚，梅瑞迪施对我说：“师利美赫巴巴到了，我希望你去见他。”于是我上楼到他的小房间，它类似修道院的小室，因为石墙极厚。巴巴身着白衣坐在床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永远不会知道。我只知道，我发现自己跪在巴巴足前，哭泣不止，我想以前我从没如此哭过。

泪水不停滑下脸颊。我想我不是不快乐，也不是快乐。或许泪水冲走了以往曾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曾追悔的一切。某种意义上我很空，却又充满轻松和黎明——新的生命。感到清净轻松。

我不知哭了多久；我无法告诉你。它超越时间。巴巴用字母板授述，我听见禅吉翻译，“把她安置在我近旁。”有人将我抱起，放到床上，我沉沉睡去。我无法解释所发生的事情。那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却一直深印在我心中。

此前我一直爱耶稣基督，感到巴巴就像我儿时 in 画中见到的耶稣。我感到这种巨大的爱，这种巨大的慈悲。虽然我有很多应受指责，甚至苛责之处（我肯定不总是我应该是的好人），但他的眼中只有理解和慈悲，没有丝毫的谴责。我想正是这点赢取了。不管一个人欲望有多重，多么不负责任，多么不知感恩或粗心——无论他看见什么过

错，似乎他所见的只是一个人可以成为的，并将之导引出来。我只能说这些。

第二天早晨，姬慕在头脑正常状态醒来，从此总是找机会接近巴巴。

9月15日，巴巴问查尔斯·坡德穆感觉怎样。坡德穆答：“我感到脑子里的一切全都进入心间，胸口有种燃烧感。”

“好。”巴巴打手势。并对他解释了三种信心类型：理性信心，基于视见的信心，和基于体验的信心。

会见后，巴巴同一行人到山谷散步，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为巴巴唱歌。巴巴心情甚佳，首次提到他的世界使命，透露他是阿瓦塔。有史以来，这是阿瓦塔首次亲临西半球。在英国，巴巴首次向跟随者坦率透露他就是世人等待已久的阿瓦塔，弥赛亚和基督。而在印度，他的跟随者都仍然把他视为赛古鲁——至师。

神首先在东方以肉身显现，  
却在西方首次揭示自己是阿瓦塔。

同天，托马斯·沃森对巴巴说：“美国是适合您这样伟大的灵性工作者的国家。您必须去那里。您若允许，我会为您和随从做好一切必要安排，到纽约访问我们。我代表美国人民，最衷心地邀请您来美国。”

巴巴对沃森的爱表示满意，但谢绝了他的邀请。沃森对此很难过，试图劝巴巴改变主意。在他一再恳求下，巴巴终于同意去美国。其实巴巴一直想访问美国，但他的方式奇特；通过一开始拒绝沃森，他在施与更多的爱光，使沃森的奉献和信爱更坚定。巴巴接受邀请后，沃森和妻子准备好回美国，为大师的访问做安排。

大师工作的另一个美国链接是米罗·谢特克。一位已在德文郡静修所生活一年的年轻人。1931年夏，梅瑞迪施遣他去美国联系一些有兴趣者，对他们讲美赫巴巴和秋天访问英国的计划。

正是谢特克最先对沃森讲到巴巴的。他还在新罕布什尔一家农场遇见珍·艾德尔和马克姆·希劳斯，对他们讲了美赫巴巴和不久的访问西方。

珍和马克姆心驰神往，想来英国，但经济状况不允许。他们给梅瑞迪施写信。梅瑞迪施给巴巴看信时，巴巴含笑说道：“他们是我的。他们有必要见我。”

马克姆和珍设法攒足钱，打算 1931 年 10 月赴英。但接到梅瑞迪施的电报，叫他们别来，巴巴打算去美国，要他们做东道主。故沃森见巴巴后返回时，珍和马克姆正在为巴巴到访做准备。（注释：珍和马克姆没有结婚，作为法律上承认的夫妻，共同生活了多年。）他们在纽约郊外 40 英里处的克罗顿河畔，为巴巴一行找到住处——哈蒙静修所。并且把大师来访的消息通知了 350 多位虔诚灵魂。珍和马克姆怀着巨大热情投入这项活动，就巴巴到访与梅瑞迪施·斯达频繁通信。

9 月 15 日晚上 9 点，吉蒂和兹拉到达德文郡，跟巴巴会见几分钟。次日晨 6 点至 7 点，巴巴对赫伯特的未来做了指示。国际联盟为赫伯特提供了一份在中国做英国文学教授的工作，巴巴指示他即刻起身去中国。赫伯特大吃一惊，抓着巴巴的足，孩子般哭了起来。对巴巴说：“我什么都未能为您做。我答应过您，但我未能履行诺言。”巴巴安抚他，向他保证，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接着给赫伯特如下指示：

“吃素食。不要抽烟喝酒。每日静心一到两个小时。

“业余时间同中国人交往做朋友。此外，你无论对他们做什么，都将会来自内在驱使。决不要吸鸦片。

“友好对待英国人和中国人。过简朴的生活。至少每两周举行一次聚会，对那些感兴趣者谈论我。不要担心，要尽职尽责。我将到中国看望你。”赫伯特把国际联盟的职位当作巴巴的意愿，接受了。

下午，巴巴同梅瑞迪施、玛格丽特、吉蒂、兹拉、赫伯特、鲁斯特姆、阿里和禅吉到海滨，打了两个小时的板球等。

晚上，在露天院落举行茶会，还拍了照片。巴巴逗留期间，天气极好，整天阳光普照。巴巴同一只小猫玩耍，他对动物和大自然的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由于放松，一些女士随便地把腿伸到大师面前，这在东方被认为是对古鲁的不敬。但满德里对此只得保持安静，巴巴也未纠正这些女子。



7点45分，巴巴带一小组人，赫伯特、吉蒂、兹拉、梅瑞迪施和玛格丽特·斯达，露天坐下，倾听远处阵阵涛声，享受四野的美丽宁静。在这美好的景色与大自然的静谧中，面对美赫巴巴的威仪临在，这五人很快开始哭泣，从8点至11点，3个小时不停。巴巴不时握住他们的手，问他们在想什么。

次日上午，赫伯特·戴维同沃森夫妇离开德文郡，巴巴和另外几人徒步送行一程。巴巴把自己的围巾送给赫伯特，还给他一个橙子在火车上吃，赫伯特后来连皮带籽全部吃掉！

# 西方爱者

此次逗留期间，梅瑞迪施负责管理静修所，要求人们严格服从他的希望。连鲁斯特姆和禅吉也得听从他的指挥。大师本人在，梅瑞迪施还这么做，这让一些人反感，吉蒂问巴巴：“为何需要媒介才能见神？”

巴巴指出，“要一个多小时才能解释清楚。不过，”他补充，“梅瑞迪施与你们都没有不同，他也不是媒介。不像你想的那样：无须第三者把你带向目标。”

尽管梅瑞迪施不赞同，巴巴仍抽空同跟随者到海边散步，攀登悬崖陡壁，同阿里、兹拉、吉蒂和肯尼斯·罗斯打板球、康乐球、乒乓球，做跳圆片游戏。无法描述这些西方人在巴巴身边有多么陶醉。

巴巴在科姆马丁 10 天居住期间，除了住在静修所里的亲近者，还允许外人来见大师。但一般而言，美赫巴巴到访是保密的，不允许公开达善之类的活动。来访者皆是已跟随巴巴者的亲戚或熟人。

一天，巴巴详细阐释了创世、转世和成道。最后指出：

**不要为这些事情头疼，这一切只是解释，不要为此费神。爱至高无上，唯有爱重要。无论你读、听或理解多少灵性的东西，都不会把你引向大知。大知完全是另一码事，只有通过爱才能获得——纯洁坚贞的爱。**

9 月 18 日，巴巴率队远足参观一个山洞。结果引发一场照相讨论：巴巴怀抱羊羔照了一张。梅瑞迪施说巴巴应取自然姿态只穿长袍照一张，接着同大家集体照一张。

虽阳光明媚，德文郡依然寒冷，个个都穿羊毛外衣。大家认为巴巴作为阿瓦塔，上帝化身，不会受冷。巴巴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只穿着单薄的麦斯林纱袍，度过一个多小时的拍照时间。人人满意，丝毫想不到巴巴在受罪。

阿瓦塔以人身下降为人，也受自然界变幻的影响，像其他人一样感受冷暖，因为这是他的意愿。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上，他像常人一样使用身体，并不利用自己的大能。阿瓦塔乃是无限上帝降入人身。他是人，做常人所做的一切，但同时又完全意识到宇宙万物。

在神成为人之秘密中，  
是其一体中神圣游戏。

梅布尔·瑞恩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在芭蕾舞学校的生意伙伴。于9月19日来到东查拉科姆。当天，巴巴率众走到海边峭壁，穿过峡谷草地。玛格丽特和梅布尔表演了舞蹈，其他人唱了歌曲。巴巴与这些亲近者亲密相处，还一起打板球。

大师以爱亲吻他们的心灵，  
此吻将成为媒介，  
撕毁其短暂人生之书页。  
如此有力的爱吻，  
足以剥去一生又一生的书页。

阿瓦塔的爱力不可思议，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清除一个印象（业相）——唯有他的吻能做到。巴巴的吻是以泪水打湿西方土壤之吻。无论谁走近巴巴，都会流泪。唯泪水能与他进行最深交流。

心灵的语言全然不同；  
只能通过泪水言说。  
心灵之火点燃后，  
泪水本身融入火，  
难忍心灵煎熬。  
嘴唇闭紧，火在内里歌唱，  
除了神圣至爱，无人听见。

巴巴的西方爱者开始听见发自其沉默之歌。巴巴同爱者们会在户外星空下坐到很晚；但清早被巴巴叫醒时，人人清新振奋。9月20日，午餐后，吉蒂和兹拉动身回伦敦。

韦希奴从纳西科发来电报，传达了赫兹拉·巴巴简9月21日星期一，于普纳离开肉身的消息。美赫巴巴就此评论说：“因巴巴简离开肉身，大量的困难将出现，形势会很快发生变化。为此原因，我改变了前往波斯，之后返回印度的计划，决定去美国。圆桌会议，英国的不稳定经济，俄国、日本和中国的混乱，以及战争谣言，都表明形势将快速发生变化。”

巴巴给伽尼·穆斯夫致电，指示他代表巴巴捐4,000卢比，帮助为巴巴简建大理石陵墓。

在科姆马丁，似乎巴巴将时间分配于亲密者之间。头两天同赫伯特度过；接下来三天同吉蒂和兹拉在一起；最后四天，巴巴对玛格丽特和姬慕给予特殊关注。随着不同的人来见巴巴，阿伽·阿里会宣报：“巴巴，姬慕一帮到。”此后巴巴就把这组人统称为姬慕帮。

巴巴几乎每天都把禅吉和鲁斯特姆叫到房间，讨论赴美事宜——这让梅瑞迪施好不懊恼，他情愿印度弟子们靠边站，让步于他跟巴巴的亲近。夜里其他人入睡后，禅吉坐在自己床上，在日志中记下当天的活动；我们才有了现今的记录。

巴巴决定离开科姆马丁的时间已到。9月24日，同阿伽·阿里、禅吉、玛格丽特、姬慕、奥黛丽和汤姆·沙普利，乘火车启程回伦敦。巴巴再次住入戴维家，鲁斯特姆和梅瑞迪施住附近的一所房子。

约翰·戴维身居伦敦行政司法长官要职，和妻子海伦娜有幸亲密接触巴巴。巴巴一次还同约翰·戴维聊起乒乓球和板球。一天，海伦娜问巴巴：“我该怎样理解您？该怎样爱您？”

“你祈祷时，在面前放一张我的照片。”巴巴指示她。

“我祈祷时面前总是放着基督像。”她回答。

“继续注视他的像；是同一个。基督的爱是最至高的理想。我将内在帮助你。”巴巴承诺。

次日带巴巴游伦敦，参观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摄政公园的动物园，西敏寺和无名战士纪念碑。在西敏寺，巴巴评论说：“因我来此地，葬于此处者很幸运。”

在无名战士纪念碑，巴巴重复了同样的话——那些被他访问的逝者是幸运的。巴巴似乎喜欢乘地铁旅行的新鲜感，走遍了伦敦——利物浦街、牛津马戏场、牧人丛林和皮卡迪利大街。

晚间，巴巴去女王大厅听音乐会，但他不喜欢古典音乐。中场时，巴巴被带往后台见指挥亨利·伍德爵士，后者曾表示希望见巴巴。吉蒂·戴维认识亨利爵士，她在教他的两个女儿学钢琴。

伦敦期间，巴巴6点起床，7点半用早餐，浏览一下报纸，9点开始接待来访者。

姬慕带丈夫德斯蒙德·托赫思特，女儿菲比·安娜和苏珊·珍妮来见巴巴。德斯蒙德对巴巴说：“我是忠实的罗马天主教徒，想过正直的生活。有时感觉自己在做错事，受诱惑。还再三重复着这些错误。我倾向于宗教，想献身上帝和教会。”

巴巴回答：“有虔敬心，这是好事。但最终你得超越夏里亚特——宗教传统仪轨。”

德斯蒙德又问：“基督教有真正的圣人和牧师吗？”

“有圣人，”巴巴回答，“但基督教牧师和世界上其它宗教的牧师都一样。他们出于自私，制造并宣扬自己的习规、教条和行持，从而削弱了宗教。这些仪式教规都是玉米干皮。”（注释：夏里亚特代表玉米皮；里面的果仁乃灵性本质。）

9月25日，又一个新访者来见巴巴。他叫昆廷·托德，是侨居英国的美国演员和喜剧演员，一向对灵性感兴趣。1930年，托德结识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梅布尔·瑞恩，成为她们的朋友。玛格丽特1931年春从德文郡回来，对托德讲了美赫巴巴。他迫切想见巴巴。

昆廷·托德被他当天同玛格丽特和梅布尔午餐时，刚认识的米罗·谢特克带到戴维家。上楼梯去巴巴房间时，托德很紧张。他走进房间，发现

巴巴盘腿坐在窗边床上，旁边是阿伽·阿里和禅吉；但他完全沉浸于看巴巴，忘了其他人的存在。巴巴微笑着示意他坐到他身边。拉起托德的手，拍拍他的肩膀。托德感受到巴巴散发出的巨大爱与平和，还体验到与老友久别重逢之情。

过了一会儿，巴巴拉起托德的左手。瞬间托德感到仿佛一股纯爱的电流涌遍全身。即刻感到自己必须以某种方式服务巴巴。他的头脑在巴巴的沉默前沉静下来，所有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地退去。

第一次见美赫巴巴后，昆廷·托德回忆说：“最打动我的是他颇为狂野的气质，似乎他身上拥有某种野性的东西。他的眼睛真正无与伦比。”此后托德每天都来看望巴巴。巴巴一次对托德说，他将为巴巴做重大工作。

查尔斯·坡德穆见巴巴后，在《人人》杂志发表了题为《赛古鲁》和《对大师的需要》等文章。读到这些不同寻常的文章，更多的人相继知道了美赫巴巴。

9月26日，坡德穆的一位友人来见巴巴，说：“看了《人人》里的文章，我感到必须见您。那不是一时的念头；我受启发来见您。”

巴巴表示见到他很高兴，说：

凭借理性不能判断灵性完美或进入已达完美者的领域。只能通过爱获得——超越了智力。这种爱只诞生于一个真正爱神者的纯洁心灵。绝不会在那些为智力成就所左右的人心里开花。

为此原因，神圣人物进行解释时，更依赖冲动与灵感，而非智力。与配得的灵魂接触时，至师在他们内里制造动力。人的最内在生命是神的居所，与一个神圣生命本人建立联系时，心灵便响起他的甜美之歌。该回响乃大师的礼物。他通过在内里制造沉默冲动，使之回响。

“我该怎么做？”这人问。

“静思最高理想。那即是爱，”巴巴敦促说，“我会帮助你。”

克里斯马斯·汉弗莱斯，是伦敦佛教协会会长，从基督教改信佛教。汉弗莱斯通过姬慕·托赫思特得知美赫巴巴。一天，他和几个佛教同修来见美赫巴巴。会见期间，巴巴与他们交换了看法。

巴巴解释道：“在苏非术语中，宗教有4个方面：夏里亚特、塔里卡特、玛里法特和哈吉卡特。人必须超越夏里亚特——外部方面。正统穆斯林认为超越夏里亚特不合法，但库特博（至师）具有能让一个人一分钟内成道的能力，如果他愿意的话！”

巴巴望着一个听了他的话陷入沉思的来访者，问他在想什么。后者问道：“一个人怎么可能一分钟内获得证悟？”

巴巴解释道：“甚至在一秒内，可以歼灭一切活动，即刻给予上帝体验。摩耶（幻相）的枷锁一直在，业相（束缚）归因于行动。行动毁灭后，便无束缚。你认为自己此生能获得证悟吗？”

这个人回答：“我不能同意您对业相的论述。怎能在一生中消除行动结果？”

“为何不能？”巴巴笑答，“可通过大师的恩典消灭之。否则，古鲁还有何用？如果人人都得按部就班等待，恩典又有何价值？”

巴巴接着讲述了他年轻时改变他一生的故事：“当时我在读大学，对灵性真理或超意识一无所知。一个名叫巴巴简的老妪用一个拥抱，就把那种超意识给了我！在此之前，我连一天禁食也做不到。自她拥抱以后，我只靠水生活了11个月，完全无眠。但我不感到自己在禁食或不睡眠。那完全是自发的，我根本不去想它。”

巴巴随后强调：“我有‘体验’并且从该体验中肯定地说，对库特博而言，根除过去一切行动，只是瞬间的工作。活佛、大师，能在眨眼间做到这个！”

“莫想它了。你会慢慢明白这一切，会知道这都真实不虚。11月份再来和我一起待6个小时。”

接着巴巴描述了瑜伽三昧：“真正的觉知觉照是持久的，只有大师的恩典能让一个人觉悟。有很多修炼瑜伽且因此获得三昧者。但这种状态是

暂时的。一出三昧，瑜伽士便像常人一样觉知到世界。这意味着觉悟是持续的，真知由此而来。只有极少数人觉悟——见神。还谈什么与神终极结合——证悟自性？”

克里斯马斯·汉弗莱斯被美赫巴巴深深打动，后来在一篇题为《爱的化身》的文章里写下感受，以下是一段摘要：

“我不曾见过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实际散发着爱的人的光环下。他将神秘体验的深奥与孩子的率真融于一身，他的微笑充满感染力，相形之下他使用的语言无关紧要。他始终散发着如此的纯洁友爱，一个人不禁要问，既然所有的宗教都赞美纯爱的价值，怎么遇到一个实践它的人竟会成为一种难忘的体验。

当今世界若能有更多的美赫巴巴，战争就会因理由不足而终结。这个充满爱的人为全体人类树立了榜样！”

汉弗莱斯虽深受美赫巴巴触动，但他涉入佛教太深，未能放弃该道路，直接跟随大师受其指导。

其他见到大师者也有类似感受。莫德·麦卡锡·福尔兹女士长期受哮喘之苦。她是这样描述初见美赫巴巴后所发生的事情的：

“我从未见过像巴巴一样轻松、纯洁和自然地给予如此肯定的内在光明的人。我与他素不相识，但他一开口便道出我终身难改的缺点。我和他只待了 35 分钟，并未要求他为我治病。那天晚上见巴巴很不易，我的哮喘病几周前意外发作，很痛苦，工作也受到威胁。是个十足的病人。

当晚我回到家里，上床睡觉。房间里一股浓烈的、美妙无比的东方香气，把我从深睡中唤醒。我坐在地板上，体验着美赫巴巴的在。房间里有一种我只能称之为几乎令人生畏的力量感。仿佛有位外科医生的手在对我的肺部、脊柱和身体其它部位做手术。我坐在那儿，自始至终意识到其力量的强大，进入我的肌骨，改变着我的身体。”



莫德·福尔兹还有别的奇异感受，第二天去见巴巴，讲述这些体验。她刚开口，巴巴便打断她，指出：“我知道。我知道我帮助了你。”这次体验后，莫德的哮喘大为好转。

另一次，奥德利先生带妻子子女到鲁塞尔路求巴巴祝福。他爱好哲学，人很好，为巴巴所喜爱。巴巴把奥德利的儿子放到腿上，亲吻他。见此情景，奥德利先生心里充满爱。虽极力控制情绪，泪水仍夺眶涌出。

巴巴安慰他，解释道：“对书本知识和哲理的研究只能满足智力，但这不是全部。真正重要的是要想念神、感受神和体验神。应获得实际的感受、洞见和体验，因为这些是真实的。理性确信是第一步，由此产生信心。但应该不断进步。”巴巴指示奥德利先生每日静思上帝半个小时。

《神秘学评论》杂志编辑亨利·J·斯特拉通来见巴巴。巴巴就智力和心灵的作用阐述如下：

**智力与心灵之间差别巨大。若两者皆用于最高利益，是极好的，但只有智力而心灵枯竭，则没有用。心灵高于智力最好。**

**同宗教骗子相比，诚实的无神论者更可取。书本给予的只是外壳；真知不是来自书本。真知乃古鲁的馈赠，但不付出爱的代价是得不到的。爱具有巨大力量，爱是通往大我证悟的最快最易捷径。唯有通过爱才能获得证悟。**

9月26日星期六，晚上，由德斯蒙德和姬慕·托赫斯特、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梅瑞迪施·斯达和吉蒂·戴维陪同，巴巴带鲁斯特姆、禅吉和阿伽·阿里到伦敦大剧院观看戏剧《白马客栈》。一个叫科迪莉娅·德里昂——又称迪莉娅——的女演员被介绍给巴巴。她即刻被巴巴吸引，坐在他身边。此后迪莉娅每天都来看望巴巴。

迪莉娅和她的剧作家兄弟杰克，在伦敦开办了小型实验“Q剧院”。1931年夏，她因情绪消沉，身心压抑，到过东查拉科姆，在那里听说了巴巴。“你从未见过这样的人！”赫伯特·戴维告诉她。

遇见美赫巴巴改变了迪莉娅的一生。下面是她对第一次见巴巴的回忆：

“在伦敦大剧院，我坐在巴巴身边，但他很少注意我。起先我感到害羞紧张，不知所措。感到仿佛有人拿锤子敲我的头。我被巴巴的奇妙所震惊！”

只是见到他，就让其它一切不复存在。从第一眼，我就对他产生绝对信心与信任。我没提问，对他一无所求。我感到必须像耶稣的使徒爱耶稣那样爱他。把一生交给他，知道自己的寻求结束了。”

灵性戏剧在迪莉娅心中上演，敦促她永远臣服巴巴。她注定将目睹神圣戏剧，从生命最深处抓住巴巴的双足。

大师之前提到其宇宙演出，  
那些跟随者在目睹这有多么美妙，  
他是何其辉煌——宇宙戏剧之明星，  
神在地球上的人身显现！

作为造物界宇宙戏剧的一名演员，迪莉娅认识其含义的时机已到。作为大师的圈子成员——如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吉蒂·戴维，她将领悟自己在大师的宇宙影院里所扮演的真正角色。

另一次，迪莉娅带妹妹阿敏塔·托雷达诺、兄弟杰克和母亲来见巴巴；迪莉娅父亲已故。迪莉娅之妹又叫敏塔，她回忆第一次见美赫巴巴的情景：

“我姐姐迪莉娅在剧院见巴巴后，被彻底征服。她问我想不想见他，我说想。我不像她那样求道，但听她讲了对巴巴的反应，我说也想见见他。

我第一次见巴巴是在戴维家。我异常感动，说不出是何原因，突然发现自己流泪不止。忽而听见巴巴通过字母板对一位满德里说：  
‘问她为何流泪？’

我情不自禁地说：‘因为您那么美。’从那一刻起，我只想看见他，跟他在一起；就那么坐在地板上看着他。什么都不想问。

巴巴身穿白袍，长发飘逸；他的脸极美。被一个无法描述的光环笼罩。在他面前，我看不见其他任何人。

我母亲和兄弟也同时见了巴巴。杰克在智力层面运作，但巴巴根本不在那个层面发挥作用，也不回答理论问题；结果，我兄弟倒了胃口。我母亲也持怀疑态度，没有更多参与。我真正被巴巴迷住了，被告知说可以再来。只要可能，我每次必来。”

兹拉·克鲁斯之妹，8岁的弗吉妮娅（珍妮）天真地对姨妈吉蒂说：“过去几天我真想亲巴巴，抱巴巴，但他的胡子扎人。我爱巴巴，但我不喜欢他的胡子。”

吉蒂把她的话告诉巴巴，巴巴让珍妮坐在身边。小女孩受到很多关注，与巴巴非常亲昵。一次，巴巴问她：“我要不要剪胡子？”她回答要。巴巴笑了，过后确实修剪了胡须。

多年后，1960年代，珍妮·克鲁斯描述了她初次见巴巴的情形：

“今天回忆起来，仍如30年前一样清晰。巴巴叫我在他面前一动不动坐一分钟，他还把表举到眼前。我不可以说话。时间一到，他便叫我走人，我不想走，大哭起来。他的美妙眼睛和神情——我永远忘不了。”

## 三会甘地

9月28日，巴巴问吉蒂的母亲海伦娜有无问题要问。“我该怎样称呼您？主巴巴？”她问。巴巴笑了，表示可以。戴维夫人接着说：“我在一家收容穷困老弱的慈善机构做秘书。我尽力帮助服务他们。”

“很好，”巴巴打手势，“继续做下去。”

“我希望收容所里的人能见见您，接受您的祝福。”她说。

“见我会对他们很有益。我会让他们明白。”

“可他们不能来这儿；都上了年岁，许多人还很虚弱。”让她惊喜的是，巴巴表示他将去看望他们。“您真的会去？”戴维夫人问，“可有些人又聋又哑。很难让他们听明白您想说的话。”

巴巴向她保证：“我一定去看望他们。定个时间。”

“您真好。真是太感谢您了。”

巴巴的决定让在场者无不惊讶。他后来评论说：“穷人值得我首先考虑。我去马德拉斯时，当地有影响、富有而虔诚的人来达善。我撇下他们，去看望城中的贱族。看到我在低下的贱族中间，人们不解地盯着我。”

当天上午，巴巴到波斯领事馆办理赴土耳其和美国的签证。很快顺利取得两国签证。2点半，他同玛格丽特和梅瑞迪施·斯达去看望梅瑞迪施的母亲。

回途中，巴巴顺路访问了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梅布尔·瑞恩的芭蕾舞学校。学生们盯着他看，打听他的事情，说巴巴的脸真美。当晚，巴巴看了一部名为《长腿叔叔》的话剧，但坚持于散场前离开。

次日，9月29日，很多伦敦人到戴维家看巴巴；有科学家，诗人，政治家，音乐家等等。名编辑维维安先生也在其中。巴巴亲切欢迎所有人，说：“将来，人们会开始理解事物的真实面目，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事情。”

维维安先生随后提了很多问题，巴巴通过字母板一一回答。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生活已发生巨变，我也想尽力贡献。”维维安先生说。

“你的想法很高尚，”巴巴表示，“你所说的将自动帮助你，即使你意识不到。”

“我相信，如果欧洲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欧洲合众国，会很受欢迎。”

“很好的主意。”巴巴同意。

“随着甘地的到来，一种团结和灵性气氛有可能盛行。您怎么看圣雄甘地？”

“他是个很好的人。在船上他来见我，征求意见。我叫他在政治活动结束后，到我这里隐居。他说会尽力。”

维维安先生又问：“灵性工作者涉足政治，是好事吗？”

巴巴指出：“某种程度上是，但只限于求道早期。目标非常遥远，超越想象和智力。要达到完美，证悟神，一个人必须超越智力。生活的目标是证知自性，只有少数英雄能实现目的。”

“您能教我们克服自身弱点错误的某种方法吗？”

“通过无私服务、奉献和爱；通过尽力服务他人；通过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巴巴授述。

维维安先生问：“对一个深陷各种活动，不知哪个更重要、哪个该放弃的人，该如何是好？这种时候人就会担心，即便意图良好。”

“根本无须担心。无私地履行职责，努力超越智力局限。渴望神圣灵感和对无限意识的体验。融入神性海洋！”巴巴勉励他。

“我怎样才能到达这种状态？”

“通过履行无私服务，以此培养纯洁的品格和对神的信爱。”

“您教我怎么做，好吗？我们自己可做些什么？在食物方面有何指教？”

在梅瑞迪施的建议下，巴巴说：“若能放弃吃肉，也行。但不要让它干扰你的日常活动和健康。”

“能否给些日常可行的指示？”

巴巴拼写出：“早晨洗漱后，用五分钟时间默想我。要独自静心，不受打扰。我将在灵性上指引你，不是通过言语。你将感受到我的在。”

此次会见中，有位音乐家因时常无法创作而深感苦恼。巴巴安慰他：“不应为此担心或焦虑。事实上，世上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这是软弱。永远别担心。我将在灵性上帮助你——不是用言语！”

之后作曲家的妻子被叫进来，她说：“我是个怀疑论者，但见您之后，困扰我多年的疾病不见了。我有时心乱如麻，身体僵硬。也许是因为我吃肉的缘故。”

巴巴对她指出：“这不是食物或吃肉的问题。你可以吃肉。你的心地纯洁，这就足够。做一件事：停止担心。我会帮助你和你丈夫。”

戴维家大女儿梅也见了巴巴几次。但与赫伯特和吉蒂不同的是，她怀疑巴巴，质问他：“我信基督，并相信没别的基督，将来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人。耶稣是唯一的，永远是唯一的基督！既然基督教盛行西方，它在宗教和精神上优于东方。”

巴巴平静地回答：“向你解释清楚需要时间，但我会让你确信，我已获得基督状态，我就是基督。”

“不可能！我不信，”她叫道，“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向你解释的话，你就会明白一切。真理高于宗教。真理远远超越智力；只有通过爱才能达到。基督达到了那种神爱状态，我也处于同样状态并体验之，我一直在持续喜悦之基督状态！”巴巴的回答和微笑使梅的怀疑消除许多。

在伦敦，很多人来见巴巴。他以爱接见所有人。亲近者不提问，他们感受到他以内在触动，在他们身上唤醒的神爱和他的沉默之歌。对于那些提问者，巴巴耐心回答。也有一些人不提问，只想待在大师身边，享受其临在。

他在西方花园的灵魂，  
是开始唱他名的鸟儿。

他们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吉蒂·戴维和外甥女兹拉、迪莉娅·德里昂和妹妹敏塔、查尔斯·坡德穆、梅布尔·瑞恩、昆廷·托德、姬慕·托赫斯特，以及汤姆·沙普利和伊妮德·柯菲。巴巴曾向这组人透露：“我是一切知识、爱和喜乐的本源。爱我——一切爱的源头，要开心——别担心。”

在伦敦来见他的几百人中，巴巴只教这少数人歌唱。在其他人心目中，他制造听歌的渴望。这批人常围坐在巴巴身边，静默无言。那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如姬慕·托赫斯特所言：“我们生活在他奇妙存在的爱与光里。这种沉默比任何音乐、诗歌和圣典都更充实，充满爱与光的沉默，揭示了生活的真义。爱成肉身住我们中间。”

9月30日星期三，美赫巴巴到一个名叫津井的日本摄影师开的照相馆照相。6幅像片效果极好，捕捉到大师的不同情绪，以便一些人静心中。

翌日上午，巴巴和大家参观了伦敦动物园。是夜，巴巴率众到皮卡迪利剧院，观看戏剧《难得糊涂》。

梅·戴维仍怀疑巴巴，对吉蒂说：“你流泪是作假。无缘无故哭个没完，不就是想显示你对巴巴的爱嘛。那不是爱，是表演。全是骗人的！看着这种虚伪就让我生气。”

吉蒂对姐姐的指责感到难过，对巴巴讲了此事。10月1日，巴巴叫来梅，对她解释说：“那不是作假。你所见的眼泪是吉蒂爱的结果，她阻止不了。”

接着狡黠地警告梅：“两天内你也会开始爱我。”梅放声大笑，不相信巴巴的话。但当晚同其他人一起陪伴巴巴时，她忽然失声抽泣，三个小时不停。这次不可思议的体验让她谦卑。

10月2日，巴巴乘出租车外出，只带了阿伽·阿里和禅吉。他先到美国领事馆办理赴美签证。因他不愿签名，只要求他在表格上签一个“X”。

三人接着去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和梅布尔·瑞恩的舞蹈室，巴巴观摩了一节芭蕾舞课，完毕喝了茶。这次，巴巴对玛格丽特说：“你的舞属于我。”

巴巴履行了对吉蒂的母亲海伦娜的承诺，同她和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到收容院，会见老年人。老人多是盲人聋哑人，大师自有办法。表面上在字母板上写出各种话语，同这些老年人交谈许久，他示现的乃是他的爱。至于说了什么，他给的爱是无从描述的。其交流非关语言文字。

沉默中传递的东西无法描述。他化身为神，完全是为了用那种语言说话。不发一语却道出一切必要之言。他的语言属于他自己，触及心灵。只有那些能理解者才能理解。

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目睹了海伦娜·戴维的幸福和收容院老年男女的幸运。这些被遗弃者确实是依赖者——依赖神恩者。神亲自看望他们，其困苦得以补偿。巴巴给予每个人安慰之语，还给一些人具体指示。巴巴对一个又盲又聋的老人说：“夜晚，喝一杯温水，边喝边想我的手放在你手上的感觉，你就会好起来。”这个人后来恢复到可以下床，返回家中。巴巴给一位老妇一瓣玫瑰，指示她放在枕下。

回到戴维家，巴巴对吉蒂说：“在西方做的所有事情中，我最喜爱的是访问收容院。”

9月28日圣雄甘地曾给禅吉写信：“我的时间完全排满，没办法去鲁塞尔路。美赫巴巴可否来骑士桥88号见我？若可以，请来此或打电话给斯隆4232预约。

“会议占去我大部分时间。可以说几乎全部时间。但我必须见美赫巴巴，哪怕只是看到他，若能烦请他来这儿的话。”



甘地后来给禅吉打电话，说：“我急于见巴巴。即使只有 5 分钟，我也高兴。就算你把他扛来，也得把他带来！”

10 月 2 日，巴巴决定与甘地再次会面的时机已到。在禅吉的陪同下，巴巴当晚 8 点 15 分到伦敦东区骑士桥 88 号金斯利厅，会见甘地。他们到时，发现甘地被众人围拥。见巴巴进来，甘地起身，毕恭毕敬迎接，并向所有在场者介绍巴巴。甘地希望同巴巴私下交谈，但他们的会面却是在大厅里众目睽睽之下。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巴巴说：“我在德文郡一间静修所住了 12 天。准备明天去土耳其。”

甘地听此一惊：“为何是土耳其？”

“为了灵性原因，”巴巴回答，“土耳其的气氛很糟糕，人们越来越倾向物质。我有必要去那里改变这种状况。”

巴巴随后评论了其西方之行：“我发现这里的英国人很友好。来见我的人都彬彬有礼。印度有些人批评英国人，说他们不重灵性，但那些来见我者都很真诚。有的人一见到我就流下泪水，有的则是在我触动之后。有位上流社会的女士起先躲开我伸出的手，但听了我讲道，她抓着我的手，失声哭泣。

“一位来访的女艺术家说：‘您真美！我爱美，但不信神。我的生活理想就是这个现实。死后不再有生命。’

“我对她解释了神的存在，问她：‘你爱美吗？’她说爱。我又问：‘那你为何不爱一切美中之美——神？’但她不信神，如何能爱他？”

“我又问她是否爱我。她即刻回答：‘谁见了您能不爱您？’”

巴巴问甘地：“何以如此？”随即解释：“人们因见到我而流泪，发觉他们爱我——虽然他们自称不信神。因为我没有欲望；我彻底离欲，从头到脚满是爱。这激发所有的人爱我。他们爱我，忘了种姓、信条和肤色差异。你做不到这个，因为你有欲望，不管大小。你各个方面都有自我，所以不能吸引人。

“欲望扼杀爱。我乃爱的化身，唯有爱。我整个身体充满爱。除了爱，我什么都不是。我来自永恒，充满极乐。无限享受喜悦。

“因此，我没有麻烦。麻烦的是我必须将这种体验给予别人时。我在考虑从土耳其返回后，在此地居住，因为需要唤醒人们认识这种爱。来者都是求道者。得把他们置于道路上，因为他们真诚忠实。

印度虽然灵性更大，但那里教士影响太大。不但爱被置之不理，连求索亦被忽视。此外，我们在印度每条路上，都遇见炫耀其生活方式的圣徒。你知道，假古鲁在那儿四处欺骗。英国也有骗子。人们样样事情都尝试——甚至死亡！”

“这种事情都是因为有些教士的迷信。”甘地指出。

“对，”巴巴同意，“我一直在讲，没谁比教士阶层对宗教造成的危害更大。这里也有很多牧师和教士；但来见我的人都虔诚友爱，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因此，我希望回到这里，住一段时间。”

巴巴转换话题，问甘地：

“我们上次见面后，圆桌会议有什么结果吗？”

“哪一方面？”甘地问。

“有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有关单独或联合选举。”

“我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但我对任何妥协都心存疑虑。我对此担心害怕。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

“就算让单独选举又有何害处？将来肯定会有政党要求联合选区。”巴巴指出。

“我也希望那样；但所有的人配合我，我才能有所作为。我说过会虚心听取其全部要求——以便让他们团结。但首先他们要聚在一起，再来找我。可他们却说自己是少数。虽然是少数，他们仍有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领导人有地位。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甘地说。

“勇敢者无畏。他们也为国家受过苦，坐过监。我们怎能突然把他们丢开？为此，我召了安萨瑞医生，他就要来见我。若不邀请他，就会出现障碍。我叫他来是有条件的——他得要求联合选区。”

最后，甘地叹息说：“可用冷水把睡觉者喷醒或摇醒。但对一个醒着却不愿起床者，奈之若何？无用，可耻。他们想要单独选区，却不过是英国人手中的棋子。”

巴巴回答：“但最后不应发生这样的事情：英国人什么都不答应，把责任推给印方领袖，怪罪他们未达成共识。所以，将会给印度什么，以什么方式给？”

“会那样的。各执己见，能做什么？”甘地回答。

巴巴问：“你觉得这里英国人情绪如何？”

“政府和当权者就像狡猾的强盗，但老百姓表现很好。至少这点让人满意。我们已让他们觉知到印度的形势，播下种子。需要时间才会结果。在此之前，除了耐心等待，别无他途。”

“如果我们一无所获离开，英国领导人会以为我们这是来林子里玩了一遭。我们应耐心等待时机，因为那些政府官员不择手段。但最后，他们只得给予我们重要权利。回印度时我们不想合掌干坐着。会有运动和抵抗。我们会受苦，但会忍耐。”

巴巴对甘地说：“我希望你明白的是，目前印度还得承受更多的苦难，但从灵性角度有好处。苦难越多，利益越大。”

“确实。我也这么看，”甘地答，“因为到时人们将知道事实真相。意识到他们自己对内讧负责，那时就不会争斗了。”

“对。那时团结才会持久。但你个人仍要尽力，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能成功则好，否则将一无所成，你会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巴巴指出。

甘地回答：“我正在这方面努力，也会继续朝那个方向努力。我会尽最大努力。我们得全力以赴。我们没有权势，甚至名义上的。一切都交给神意。”

巴巴点头，但情绪随即转变：“世人为这个或那问题疯狂激动，像这个你们都认为至关重要的印度自治。对我而言，皆是一场闹剧，一时的表演，戏剧。我享受之，因为我体验过‘死亡’。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就连这种威胁一个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其实都无关紧要，除非它影响到人们的灵性进步。”

“灵性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极乐——无限喜乐——无所不在。我每时每刻每天持续体验之。这种极乐存在于每一个人，我在考虑怎样让人类渴望并品尝这种极乐。但上面有一把‘锁’，只有我掌握着‘钥匙’。这就是我对世上这一切激动一笑置之的原因。”

“那您不给我一把这种钥匙吗？”甘地问。

“会给的。”

“保证？”

“实际上它是你的，有一天你自会知道。你越早一心追求之，别无他求，就会越快得到它。我会在你的努力中帮助你，你离政后，到我这里生活时，我会把它给你，如我之前所言。

“但滑稽的是，虽然极乐在每个人内，却无人能寻得。人们向外寻觅。我在考虑怎样让他们于内里见之，怎样让他们享受之。为此，我开言时，将道出新的东西！”

“会是我所理解的吗？”甘地问。

“我将以每个人都能明白和相信的方式讲话。”巴巴指出。

“但会是何时？”甘地问，“6年已经过去了。”

“在今年——6个月内。”

“还要6个月？太长了。”

“6个月之内——而非之前。”巴巴接着授述，“2到6个月之内。”

“如果您有可能在 2 个月内开口，那对我没问题。我急于听见您说话，巴巴！”甘地说。

巴巴指出：“11 年前，1920 年，我见赫兹拉·巴巴简，她指着我说，对围聚的人说：‘我这个孩子将会震撼全世界。’巴巴简讲话从不直言，总是含糊其辞；但她对人们说起这点却清楚明了。她最近才离开肉身。活了 120 多岁。”

甘地问：“您肯定会从土耳其回这里吗？”

“我计划如此。”巴巴回答。

“那我一定能再次见到您了。”

“与之同时，要尽一切努力，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让他们各自单独选举。达成明确的决定。我回来后，会和你见面，讨论一些事情。”

甘地吐露心曲：“为了印度的事业，我承担起解决该问题的责任，让人人满意。解除我的这一切责任负担之事，我就交给您了。然后我就能跟您一起生活，闭关隐居，在思想上帝中度过余生。巴巴，您知道我不能把大家留在这种混乱境地中。”

巴巴指出：“注定发生什么，就会发生什么。尽最大努力，但要记着把结果留给上帝，不要为此担忧。真诚尽力就足矣，做不了更多了，总是把结果留给上帝；所以我叫你别担心。记住你对我的承诺。我会照管其余的。”

甘地说：“您知道我面临的是什么呢——工作中与日俱增的压力。我今晨 2 点才睡。因为您来访，有一件事还未处理，不得不拖延。”

“我也是凌晨 1 或 2 点就寝。”巴巴回答。

“可您不需要睡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才担心睡眠不足。”

会面结束时，巴巴向甘地表示：“我回来时会联系你。”

甘地说：“一定。谢谢您。”

“我向你保证，可能的话，我们会见面。”

“请一定。我将不胜欣喜。”

巴巴问：“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去哪里？”

甘地回答：“我在英国待到 10 月底。之后离英到瑞士同罗曼·罗兰会面。还受邀访问柏林。可能的话，我也去土耳其，但未收到邀请。我还打算访问埃及和巴勒斯坦。[注释：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和平主义者。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1924 年出版圣雄甘地传记。191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29 年撰写了加尔各答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的传记。]

“要去巴勒斯坦。”巴巴敦促。

“我在考虑去那里。从赛德港出发，船须经过那里。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去巴勒斯坦。您返回后，我只能在这里逗留 10 到 12 天。到时您会见我吗？”

“会的。返回后，我来之前会通知你，到时见面。我就此告辞。你急于去哪儿吗？”

“是的，得去。因为您来，巴巴，我为等您，拖延了一些事情。”

美赫巴巴离开时，甘地起身，合掌向巴巴致意，并同禅吉握手告别。见到巴巴，甘地格外高兴，因为这天是他 62 岁生日。

# 访土耳其

同圣雄甘地会面后，巴巴和禅吉回到戴维家。这是巴巴同英国跟随者一起的最后一晚。按计划，巴巴、阿伽·阿里、禅吉、鲁斯特姆和梅瑞迪施·斯达将于次日晨前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巴巴离开前，女佣艾尔西希望单独见见巴巴，巴巴许可。艾尔西得到巴巴的慈爱拥抱，说：“您真好！我好爱您！您爱我吗？”巴巴点头，指出她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令艾尔西欣喜不已。另一个女佣艾德娜也被巴巴吸引，愉快地服侍巴巴。

让梅·戴维惊愕的是，她悲伤的哭泣还在继续。那天晚上，她头俯在巴巴肩上，哭了两个小时，然后抓着他的双足，不停地亲吻，用额头和脸颊触之。她要巴巴保证，他若去美国，得到加拿大访问她家。

在这最后一个夜晚，吉蒂、梅、迪莉娅、玛格丽特、姬慕、敏塔、托德和坡德穆伴随巴巴到凌晨一点。在巴巴面前，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流泪。巴巴是那么美，他要离开了，他们无比悲伤。心酸地对满德里说：“你们要把我们的至爱巴巴带走了！别那么残忍！别把他带走。让他留在我们这儿。”播完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巴巴解散众人。

不一会儿，巴巴将吉蒂叫回房间，在字母板拼出：“哪个更大，我对你的爱，还是你对我的爱？”吉蒂犹豫片刻，说他对她的爱更大。巴巴赞许地笑了。

一小时后，小女孩珍妮喊膝盖痛，吉蒂上楼告诉巴巴，巴巴下楼看望珍妮。孩子头天向吉蒂提过此事。巴巴转向吉蒂，问：“你何不早点告诉我？”吉蒂解释说，她以为大师没时间管这种事。巴巴答道：“以后，有什么问题都要告诉我。”

10月3日星期六，上午9点半，巴巴在阿伽·阿里、禅吉、鲁斯特姆和梅瑞迪施·斯达的陪同下，前往伊斯坦布尔。头天被叫来的玛格丽特·斯达和迪莉娅·德里昂伴同他们行至多佛尔。巴巴乘船过英吉利海峡，在

加来乘坐“东方快车”，次日到达意大利米兰。伊妮德·柯菲在车站迎接，还带来水果、饼干、乳酪和蛋糕，让他们吃好接着赶路。火车经威尼斯、的里雅斯特、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于10月6日中午到达伊斯坦布尔。

一行人乘出租车从火车站前往大陆饭店住宿。这天恰巧是土耳其国庆节，长长的队伍在伊斯坦布尔拥挤的街道游行。巴巴的出租车跟随在队伍后，缓缓到达饭店。

如同在伦敦，人群无意中迎接大师。

土耳其人不知，皇帝就在他们中间，

虽然那些看见他者，

被他利剑般的目光猛然击中。

巴巴又回到东方，未戴帽子，任长发飘逸，这引起人们注意。来观看阅兵的土耳其人，也把目光转向帝王，一睹风采。他的伟大精神，以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捕获了臣民的心，他的美好容颜震撼了他们。

在饭店安顿下来后，鲁斯特姆去市场给禅吉买了些衣服。巴巴得知后责备禅吉。禅吉辩解说他没要这些东西。尽管如此，巴巴还是批评他：“你间接要了。别掩藏自己的欲望；你想要。你通过鲁斯特姆达到目的，还说你没要。”

禅吉接受不了巴巴的批评，他受够了奚落。西方人有所不知，自到欧洲，巴巴老是挖苦鲁斯特姆和禅吉，借故对他们生气，伤他们的心。一次，吉蒂·戴维天真地问巴巴，禅吉和鲁斯特姆总和他在一起，为何看上去那么不高兴。巴巴却说：“是因为他们的深爱。他们不是不高兴；这是爱的痛苦。对我的爱让他们无法忍受！”

同美赫巴巴到西方旅行，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个美差，但伴随大师的生活，对弟子却是死亡生活。巴巴的真正工作是粉碎身边满德里的妄我，而这是一个痛苦、又常常难堪的过程。比如，听了巴巴对其新衣的一番评论，禅吉把衣服一扔老远，怨愤地说：“我再不能跟您一起生活了。我走人！”



巴巴尖锐地回应：“你可以走。谁需要你？但别用扔东西来威胁我。你走不走无所谓，我可以应付一切。我将打破沉默，这样谁都不必读字母板了。我自己也厌倦了这些授述。不去美国了，其它地方也不去了！回印度！”

禅吉放声哭叫——他从前从没这样过，诅咒自己的命运，责怪自己加入美赫巴巴。巴巴试图安慰他，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样对你，乃事出有因？”

禅吉仍啜泣不止：“到了无法忍受了，巴巴。发发慈悲！我受不了了。”

巴巴反驳道：“这才是慈悲。是我的恩典。好了，安静下来，别再想它。”随后拥抱禅吉，让他去洗洗脸。巴巴用毛巾帮他擦脸。禅吉平静下来，求巴巴宽恕。巴巴点头微笑。

在伊斯坦布尔，寻找“好男孩”的工作再次开始。巴巴想找一个土耳其男孩做特殊工作。10月8日，在城里找了三天后，物色到一位少年。这个男孩一见巴巴，就深受吸引。男孩是穆斯林，不吃素。巴巴指示鲁斯特姆午餐时为他要了肉食。男孩见此，说：“巴巴不吃肉，我也不吃了。”这种品质令巴巴喜爱。

当天回饭店后，谈起与圣雄甘地会面的意义，巴巴透露：“使甘地要钥匙的，是我作为大师的力量。”

两天后，男孩给巴巴带来少年朋友霍夫。巴巴同两名男孩、鲁斯特姆、阿里和禅吉去参观圣索菲亚清真寺。霍夫想领巴巴参观，但没等走进这座大清真寺，一名导游对霍夫发飙，用土耳其语辱骂他。还报了警，说霍夫冒充导游。警察要拘留霍夫。男孩很害怕，巴巴一行陪他去警察局。

到了警察局，警察被告知，霍夫未从事导游活动，而是“他们大哥”在饭店的私人侍从，只是陪他们观光而已。警察放了霍夫，但巴巴没回清真寺，而是去参观一家博物馆，但博物馆已关门。[注释：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皮皇宫博物馆，藏有先知穆罕默德的重要遗物——先知的礼袍、脚印、弓和头发。]

驱车游览中，出租车司机建议，他们或许有兴趣参观一座已成伊斯兰清真寺的古老基督教堂。路途不近，但巴巴决定去看看。教堂大部分破旧不堪，但在主厅，基督和 12 使徒的壁画却完好无损；还有一幅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基督的壁画。

巴巴情绪转变。慈悲地指示出租车司机开进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那里住着城中最贫困者。在贫民区步行几条街后，巴巴返回饭店。

10 月 11 日，同鲁斯特姆和禅吉议事时，巴巴透露他土耳其之行的用意：

我是为最重要的工作而来的，虽然在外部未见任何人，但内在做了大量工作。虽一度辉煌，土耳其如今乃是个最贬低的国家。在灵性领域远远落后。它在军事和物质上进步了。但被很多不诚不良的人物所左右。要想对抗此地盛行的邪恶势力，需要强大的灵性力量。我亲自来此就是为此原因。

10 月 12 日，他们到库克世界旅行社办理赴美国的航行。巴巴不想经英国赴美，因此定了别的路线。鲁斯特姆也订了去亚历山德拉的船。巴巴遣他回印度，特意途经埃及，做一些工作；鲁斯特姆次日离开。

10 月 14 日下午 5 点 35 分，巴巴乘火车离开伊斯坦布尔，次日下午 5 点半到达意大利米兰。伊妮德·柯菲本应来接，却不见她的人影，巴巴来到她家。伊妮德为耽误深为抱歉，将他们带至皇家饭店，她在此预订了 9 天的 10 层房间。

第二天下午，巴巴访问了切托萨大教堂。此地安静幽僻，巴巴很喜爱。在里面静坐半小时，接着详细参观了大教堂隔壁的修道院。在此，巴巴向陪同的伊妮德·柯菲及其友西奥，解释了他的灵性工作：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理解我的工作。我利用宇宙心，在无限规模上为宇宙工作；要理解我所做的事情，不在人类智力范围内。我总是为宇宙工作，不为我自己。我有何必要为自己工作？我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工作。抱着这个目的，我访问各地，游览景观，看戏剧电影，做上百种其它事情。但我不像你们享受电影或戏剧，

而是把它们用作我内在灵性工作的媒介。我每一次呼吸都在不间断地做这种工作，但你们在外表看不出我在做什么特殊之事。你们难以明白内在的秘密。

我必须为人类福利做重要工作——这是我的宇宙职责。当前形势危急，由于某些危机，我的责任也根据环境和普遍状况相应增加。我乃灵性王国的帝王，每一秒钟都接收我在世界每个角落的特使，发来的内在报告和讯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麻烦时代，我内部收到的只有不幸的报告，比如中国与日本的冲突。此类消息每时每刻都从世界各地涌来，我必须对我的特使发内在指示。

这是你们在外表看不见的，因为我在内部同时处理无数个不为人知的事情。不过，我工作的结果却会在外部显现。例如，你们也许会发现我的情绪骤然变坏。一时显得心情愉快；随即也许你们会发现我严肃易怒阴郁。这都取决于我所接收的报告，我必须根据它们来计划我的工作。再比如，我正高高兴兴喝茶，这时我内在接到通知，说印度有个人情况危急。我立刻发出回复，指示如何处理或救治。做此事时，我的情绪就会改变，显得心不在焉。

对于我的这种突然转变，你们会有成百上千个看法。然而，乃是你们的无知，使你们无从理解我的工作性质，或者我情绪变化的原因。你们会对我的行为感到痛苦不解，脑子里瞬间闪过千万个念头。但这一切皆超出智力，靠好奇或争论的头脑，是永远理解不了的。

10月18日星期天，巴巴率众游览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两天后，他们到科莫湖度过短暂的愉快时光。

与此同时，巴巴在米兰收到马克姆和珍·希劳斯的电报，说赴美安排一切就绪。10月25日下午，在伊妮德·柯菲的公寓喝过茶，巴巴一行乘6点40分的火车离开米兰。两小时后到达热那亚，住宿米兰终点站旅店。

为显示自己重要，梅瑞迪施·斯达对官员和旅馆职员说，美赫巴巴是他的朋友，禅吉和阿伽·阿里是他的仆人。其行为令巴巴头疼。巴巴不想暴露身份，梅瑞迪施却不必要地对人们讲巴巴。结果，禅吉深受好奇者的探询打扰。巴巴容忍这一切，仍要梅瑞迪施留在身边。经梅瑞迪施联络，英国一些关键人物已见到巴巴，这项工作现已基本完成。但在完成前，还得需要与忍耐梅瑞迪施在场。

到了热那亚，巴巴于10月27日晚10点登上赴纽约的S·S·罗马号客轮。在那不勒斯，梅瑞迪施把一位来自多伦多的加拿大女士，露易丝·斯基，介绍给巴巴。航程中，斯基女士喜欢上巴巴，数次到他船舱拜访。

除了梅瑞迪施的恼人举动，此次航行中，阿伽·阿里的行为也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天夜里，阿里发脾气，在巴巴船舱里制造了一场混乱，巴巴却把禅吉大打一通。看到禅吉挨打，阿里吓坏了，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虽然阿里表示后悔并道歉，禅吉还是哭泣。事情发生不多时，斯基女士来到现场。见禅吉在哭，便好奇地问巴巴缘故。巴巴狡黠地拼写道：“看看禅吉对我的爱！每当看到我独自一人，他就忍不住流泪。他的渴望强烈，流下爱的泪水。这是他的渴望之泪。”斯基女士被这些话深深打动，也哭了起来。巴巴指示禅吉安慰她。她怎会忍心知道可怜的禅吉挨打背后的实情？

大师的击打是巨大的赐福，  
在爱的伟大和意义面前，  
承受祝福的心变得恐惧！

离开英国后，禅吉与伦敦的亲近者保持联络，将大师的活动通知他们。分离期间，禅吉的信让巴巴离他们更近。10月10日，吉蒂·戴维在一封给禅吉的回信中写道：“生活确实还像平常一样继续着，但却不是以平常的方式。一切都有所不同了。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巴巴——无论是工作、娱乐、休息还是睡眠。”吉蒂的确已开始向巴巴臣服一切，正如她10月27日写的话所表明：

“最亲爱的至爱巴巴，

确实，我们对您的爱是很美妙，但给予我们如此深爱力量的，又是谁？巴巴，这难道不是您给予我们的神圣礼物吗？让我们越来越配得上它。即便在这短暂的时间，似乎也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想念您和越来越完美地爱您。我永远永远感谢您赐予我一切礼物中最伟大的礼物——爱与服务神本人。”

姬慕·托赫斯特也因遇见巴巴而深受触动。10月29日，她给禅吉写信说：

“你写给吉蒂及姬慕帮的美好信件，我们如何感激得尽？我只能一次次地说谢谢你，亲爱的禅吉，并且告诉你，读你的信时，我们悲喜交集的泪水落在上面。喜悦之泪是为至爱巴巴的无限慈悲所传达的巨大祝福，悲伤之泪是为我们不配如此巨大的幸福，我们对他的爱如此微弱。

我们只能祈求，愿我们更加爱他，愿他的爱火燃尽我们的一切，最后只剩下巴巴。我们多么渴望与至爱合一！”

10月30日，吉蒂给巴巴写信，问巴巴11月从中国返回时，她和兹拉能否到巴黎见他。吉蒂知道自己属于巴巴。他的爱的效力在她信中可见一斑：

“亲爱的巴巴，您的爱让我整天快乐不已——无论工作还是休息时。一切工作现在都为您而做。工作的结果也是您的，还有心灵、头脑和意愿。一切都为您而托管，您何时需要，就还给您，或用于服务您。爱怎会消极？似乎它只是想给予，给予，给予——在大师的足前失去一切。

再见了，怀着您已唤醒的爱和潜在的一切。”

船上，11月3日巴巴私下会见的几人当中，有一位意大利经济学教授。教授来船舱见巴巴。会谈结束时，巴巴建议他：“要生活在世间，但不属于它。继续履行你的职责，但不要陷入摩耶幻相的掌控。永远别担心，即

使遇到困难，也总是尽量高兴。即使面临灾难，也要努力保持快乐。”巴巴还指示他每日静思真理 5 分钟。向他保证说将内在帮助他。

接下来三天平安无事，直到他们抵达美国。

# 首访美国

1931年11月6日星期五，下午2点，S·S·罗马号客轮经过自由女神像，驶入纽约港。但这一次美赫巴巴受到的迎接，却不完全热情友好。

两个小时后才允许巴巴一行上岸。一位傲慢的入境官在船上无故生事，没必要地拖延他们登陆。他对梅瑞迪施·斯达的回答不满，对巴巴的沉默和字母板感到可疑。不停地盘问巴巴一行，甚至试图读字母板，却读不懂。他直接问巴巴：“你来教导美国人民？可你连话都不说。用这个板子怎么个教法？荒谬可笑！谁给你出的这个馊主意？”

巴巴拼写道：“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此人应声大笑，嘲笑巴巴。巴巴眼光闪烁，对随行人员说：“这个傻子，他这会儿笑，但有他好瞧的。可怜的无知者。我怜悯他！”

该官员警告说：“我不能让你们入境，除非纽约有人出面为你们担保。”但此次美国之行并未广泛宣传，没多少人知道巴巴来访。除了在码头等候巴巴的三个人——而他们不能上船，无人出面代巴巴干预。局面相当尴尬，却是大师的游戏。巴巴始终沉着平静，顺从于这个无礼移民官的质问。

忽然，一个穿白制服的轮船官员来到现场，问移民官：“其他乘客都下船了，你为何不让这些人走？”后者解释说对他们的旅行文件不满意，得要担保。轮船官员看过文件，问：“他们有什么问题？让他们走。”

“可这儿没人出面为他们担保。”移民官抗议。

禅吉解释说他们有很好的推荐信，官员对移民官说：“说实话，我看不出你这么做什么意义。他们甚至有证明出示。你要是还需要担保人，我愿出面担保。我一会儿就回来，希望你准备好他们的登陆许可。”

移民官对批评感到气恼，但签发了登陆卡。禅吉去感谢轮船官员时，却找不到其人。谁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这是大师在向那个无礼的美国人，证明他字母板背后的力量。

马克姆·希劳斯在码头迎接。巴巴头戴橄榄绿毡帽将头发藏起，白袍外罩着灰绿色风衣，走下跳板。马克姆·希劳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阿瓦塔美赫巴巴的情形：

我见过美赫巴巴的照片，但一开始没认出他。梅瑞迪施·斯达也没立即为我们介绍。不过，当巴巴用明亮的棕色大眼睛对我微笑并伸出手时，我即刻知道他是谁了。

我迟疑地伸出自己的手。我读过师利罗摩克里希那与辨喜第一次见面的故事。据说大师罗摩克里希那用足触来者的膝，刹那间房屋旋转消逝，辨喜完全失去意识——只有合一之极乐。我也想要合一之极乐，天知道。可码头却不完全像体验那种极乐的合适地方。显然巴巴也这么认为，因为根本没发生非凡之事。我一半释然，一半失望。

巴巴微笑着打手势：“马克姆有颗好心。”马克姆带来两部车，一部由凯瑟琳（凯瑟）·加德纳驾驶，另一部由丽莲·沃达尔驾驶。沿哈德逊河驶出纽约城北 40 英里，至一个叫克罗顿-哈蒙的小镇。这里已为巴巴做了住宿安排。一行人 5 点半到达住所。

马克姆·希劳斯是诗人，也是热忱的求道者。在纽约城开有“北交点书店”，专营灵性书刊。经常资助公认权威对灵性题材的讲演讲座。他 37 岁的妻子珍·艾德尔也是真诚的求道者。珍是记者，在曼哈顿做一家杂志的助理编辑。

虽然对理查德·梅尔所知甚少，他却是向马克姆·希劳斯提起美赫巴巴的第一人。1930 年冬，在书店，梅尔对马克姆讲起梅瑞迪施·斯达和德文郡静修所，还留下一篇描写静修所生活的信件复印件。

1931 年 5 月，马克姆在波士顿再次见到理查德·梅尔。还见到托马斯·沃森。沃森正打算同梅尔一起赴英，在梅瑞迪施·斯达的静修所生活一段时间。6 月，马克姆和珍卖掉书店，搬到新罕布什尔的汉考克，同来自波士顿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过集体生活。7 月，玛丽·安汀打来电话，说米罗·谢特克已从英国归来。谢特克尚未见巴巴，但从梅瑞迪施·斯达那儿听说有关巴巴的一切。珍和马克姆深受触动。



谢特克二次回到汉考克，对他们和其他人，包括德恩·鲁德亚和迈克斯·沃达尔，谈巴巴。珍和马克姆就是在这个时期决定访问德文郡静修所的。但他们接到巴巴即将来访的电报，因而改变计划。用积攒的旅费，加上沃森的帮助，为巴巴在哈蒙做了住宿安排。还给多达 350 人写信，告知美赫巴巴的来访，邀请他们来见大师。

哈蒙静修所属于百老汇剧作家玛格丽特·梅尤。她获悉马克姆和珍想租用，即把它献给巴巴使用。这所带红色窗框的石房，位于克罗顿河畔的阿尔巴尼邮局路，鸟瞰一方林谷。巴巴的房间占了房子的临河一面，还带有可望见树顶的露台。（玛格丽特·梅尤曾将自己的几部剧改编成无声电影。其剧本《马戏团的波莉》成为高德温电影公司 1917 年出品的第一部影片。）

珍·艾德尔在哈蒙迎候巴巴。梅瑞迪施为双方介绍。“真高兴您能来。”她说。

“我也高兴来这里。”巴巴热情表示，一边拥抱她。珍领着巴巴穿过房子，到他房间。看到她包扎的手指，巴巴询问缘故。她回答说受了点小伤。巴巴对她打手势：“明天就好了。”第二天上午，伤口痊愈。

一次，珍·艾德尔说：

“初见巴巴，我最难忘的印象是，在他眼中望见无底的爱与慈悲深潭。见到他，我的心激动得狂跳。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我感到，在某种神秘意义上，他是我存在的理由。我感到自己在此之前从未真正活过。对于我，他极其熟悉，恰如我对他亲近不陌生。”[珍·艾德尔所著《阿瓦塔》，是最早写作的美赫巴巴著述之一。]

第一天晚餐时，在场者被大师的“在”所震撼。柔和烛光下，巴巴坐于桌首。马克姆·希劳斯这样描述他：“看上去就像是伦勃朗所画耶稣复活重生。”

次日上午，就哈蒙住所的情况，巴巴详细询问了珍。她向巴巴倾诉了在为巴巴安排住宿期间，他们所经历的所有困难，决心不顾挫折把工作进

行下去。“别担心，”巴巴让她放心，“一切都会好的。我对你感到满意，会在灵性上帮助你。”

珍聪明能干，做事情前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巴巴进一步向她解释：“在一切事情上使用辨别力是好事。凡是做决定前，要多注重心灵而非头脑。一切事务中，心灵的判断应优先。你心地善良，总想帮助别人。接受我的‘光’之后，你就能更好地做每件事。”

习惯晨起静心，做呼吸练习的马克姆，放弃日常惯例，去附近的克罗顿镇为客人采购食品。上午返回时，发现妻子珍在掉泪，“我不是哭，”她结结巴巴地说，“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哭。我刚同巴巴第一次会见完，他要我同他静坐几分钟。发生的事我难以表述。你得亲身经历。巴巴在我内心深处搅动了什么，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故流泪——喜悦狂喜的泪水。但你得自己体验。”

珍告诉马克姆，巴巴叫他们两个，她解释说马克姆已去采购。巴巴表示对马克姆的主动决定根本不满意。禅吉解释，不管做什么事，必须首先征询大师意见。这是珍和马克姆跟随大师的第一课。

下午，马克姆劈柴时，巴巴同禅吉，梅瑞迪施和阿里去散步。他加入他们的林中漫步。夕阳西下，静静的河水和铁杉向大师鞠躬。巴巴止步片刻，取出字母板，转向马克姆，拼出：“我是神。”

“我知道。”马克姆静静回答。

“我是至古者，”巴巴又拼写，指着彩霞燃烧的天空表示，“这一切皆是幻相。这一切皆在你内里。”

马克姆对巴巴说他有过几次内在体验，证实了这一点。巴巴打手势：“那些是瞥见；你必须使之持久。我会帮助你。”

还有几个人住在哈蒙静修所。有一对夫妻，迈克斯·沃达尔和妻子丽莲。迈克斯有强烈的灵性倾向，读过一些东方思想书籍。巴巴一次对他解释：“道路上有四种状态：第一，信心；其后是舍弃和体验；第四是获得正常意识。最后的这个证悟后状态涉及到责任——为宇宙工作——正如基督、佛陀和穆罕默德的责任。”

迈克斯·沃达尔此前与神智学会有过交往，还曾随克里希那穆提、安妮·贝赞特及查尔斯·里德比特到印度各地旅行。他问及克里希那穆提，巴巴评论道：“他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高级。他做好事，有一天会来我这里。我将帮助他在道路上前进。”

克里希那穆提年轻时被神智论者奉为现代弥赛亚；但他并未自欺欺人，而是完全放弃了这类神圣宣称。1931年9月，马克姆·希劳斯给克里希那穆提写信，告诉他巴巴访美之事。10月1日，克里希那穆提从荷兰回信，对马克姆表示感谢，说他很想在美国见美赫巴巴。还转达了对巴巴的问候。

后来，美赫巴巴离开美国后，马克姆给克里希那穆提寄去一些有关巴巴到访的剪报，建议他直接给在印度的巴巴写信。1932年3月18日，克里希那穆提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加回信写道：

“非常感谢你寄来有关美赫巴巴的报纸文章。我不知道该怎样给他写信，因为我没有什么要对他讲的，但我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在印度或欧洲。我希望你理解，不给他写信，不是我无礼，但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见面之后，也许我们可以通讯交流。”

美赫巴巴一次对诺芮娜指出：“克里希那穆提自身拥有巨大潜力。他在正确的道路上，但只要不来见我，他就不会成就自己或成为真正伟大。”但会面从未实现。

初次见面中，巴巴温和地拉起迈克斯·沃达尔的手，握了一会儿。问迈克斯感觉怎样。“我感到自己与宇宙合为一体，”他回答，“我在您身上看到我父亲母亲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切都在您里面。自从您到来，我感到变化之大——好多了。在您面前是那么安适。”

凯瑟·加德纳和好友爱丽丝·格林两位女士也住在哈蒙，帮助做饭清洁。她们之前在加利福尼亚共同开办了一所小型机构，旨在研究灵性问题，指导如何过有灵性价值的简单生活。她们多年的辛劳收效甚微，凯瑟在寻找古鲁指导她。见到美赫巴巴，凯瑟说：“我一直在等待大师，现在找到了！”

一天，对凯瑟·加德纳解释怎样过灵性生活时，巴巴说：

人们谈论过简单生活时，总是犯错误。过这样的生活极其困难。外表上，一个人也许穿朴素衣服，吃简单饭食，但这不是过简单生活！当人脱离一切欲望，变得完全开放无邪时，才是过灵性生活。

只是外表过这种生活有什么用？欲望渴求的华丽外衣还在，旁边是贪婪的自我！过简单生活的真正含义是彻底无欲，没有对神的爱，是不可能达到无欲的。

画家朱利安·拉玛是马克姆和珍的老友，也住在哈蒙。他一见巴巴就宣布：“您的眼睛多么闪亮！您的面容怎样发光！胶片怎能捕捉这种光辉？我见过您的照片，但它们没揭示出您的全部！若是您同意，我想为您画像，来反映您真正的美。”

巴巴指着自已，打手势：“这不是原像！我的真像全然不同，要准确描绘，你必须消灭自身形象。”

巴巴指的是有限我心的歼灭。“这超出我的理解，”拉玛坦承，“我只能以我所见来画您，但我需要您同意。”巴巴准许，拉玛喜之不胜。[朱利安·拉玛 1931 年画了一幅很美的美赫巴巴像。这幅画现挂于南卡罗来纳州，默土海滨美赫灵性中心巴巴房内。]

两天后，巴巴开始接见外来访客。11 月 9 日，受他接见的第一批人中，有纽约的 J·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斯托克斯和妻子。[J·格雷厄姆·菲利普斯·斯托克斯是著名建筑师和穷人住房改革家。他设计的建筑包括波维特百货公司。还出版有《曼哈坦岛图谱》——该岛自然演变的完整图示记录。]

马克姆和珍联系了他们认为有兴趣见巴巴的很多熟人。小斯宾瑟·凯洛格——凯洛格财产继承人——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秘书安妮·克拉克认识斯托科斯家族，正是安妮最初把美赫巴巴访美一事告诉他们的。斯托科斯见到巴巴，深受感动，恳请巴巴访问纽约时，务必到格林威治村他家里居住。巴巴表示接受邀请。

国王升朝觐见

其临在散出芳香

甜美无比

引来一位王妃。

那天另一位来访者是意大利女士诺芮娜·玛切贝利，51岁的诺芮娜是乔治·玛切贝利亲王的妻子。乔治·玛切贝利是格鲁吉亚民族英雄，俄国革命后曾为祖国而战。他们于1924年定居美国，乔治创办玛切贝利香水公司。年轻的诺芮娜被舞台导演迈克斯·瑞恩哈特选中，在其导演的《奇迹》剧中扮演圣母玛利亚。剧本由诺芮娜的前夫、德国作家卡尔·沃莫勒创作。该剧演出一千多场，空前成功。从该角色中，诺芮娜产生强烈的灵性渴望，成为求道者。

诺芮娜·玛切贝利是珍·艾德尔的老友，珍前往哈蒙为巴巴到来作准备的前一天，到纽约诺芮娜的公寓看她。诺芮娜直白问道：“你俯首膜拜的这位大师是谁？”珍试图跟她解释巴巴，以及托马斯·沃森在英国同他相处时的深刻体验，但诺芮娜依然不信。

诺芮娜问珍：“你怎么能拜倒在任何男人的足前，就算他自称大师？像我们这样有过那么深层内在体验的女人，不需要任何男人指引我们走向上帝。你怎能让自己陷进这种傻事？”珍离开时，诺芮娜不无讥讽地说：“好吧，亲爱的，你的大师来后，我一定要见见他。我也想像亲爱的老沃森一样流泪！”

珍的解释让诺芮娜觉得古怪。她感到又好笑又困惑。巴巴到达三天后，她给在哈蒙的珍打电话，说：“对我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美赫巴巴登陆纽约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不断地流泪。你一定要安排我见见他。”

诺芮娜在哈蒙见到巴巴，狂喜的泪水流满两腮，她彻底忘记了自己。她的生命成为巴巴的，她将自己完全献在他足前。后来，她这样描述那次会面：

“亲见美赫巴巴的体验，我怀疑能否用语言描述。我听说过他，但持怀疑态度。我跟随过一个又一个导师，但没有一个能让我对道路产生信心。最后，我答应和一个朋友同去哈蒙。

我走进房间，美赫巴巴坐在跟随者和弟子中间。就在那一刻，开始了一种体验——充满奇美。突然我不由自主跑过房间，发现自己在她脚前的地板上流泪。流泪！啊，我是怎样的流泪！但我还开始笑，滚落脸颊的泪水和迸出的笑声混为一体。我把头放在巴巴手中，整个身体因剧烈抽泣而颤动。

过了一会儿，我平静下来。巴巴用手托起我的脸，久久凝视我的一只眼睛，然后另一只，之后又回到前一只。

接着他通过字母板对我说话。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男人，女人和孩童。我没有性别。’停顿片刻，他把脸靠近我的，拼出：‘别怕。’

一种难以置信的喜悦涌遍我。我走进隔壁房间，躺在沙发上，任喜悦的泪水流淌。忽然门开了，巴巴走进来。这时我知道，若不献给至师，我的整个生命便毫无意义，于是说：‘巴巴，请带上我。’他示意：‘现在还太早。’我感受到他的话时，几乎悲伤死去。”

小时候，诺芮娜曾有过一次对神的体验。有一次，她回忆道：

“从孩提时，我就知道神。我12岁时，他现身耶稣基督，来跟我说话。用无上智慧的语言向我解释，这个已开始在我内里升起的爱，对实现最高形式的灵性爱是绝对必要的。他以令人难忘的语言对我说：‘我是你最初和最后的爱。’”

第一次见美赫巴巴，诺芮娜就完全领悟了这些话的含义，认出他是基督化身。不等她提此事，巴巴拼出：“我即是以基督形体向你显现，领你走向目标者。“从首次会面，大师就建立了对他无条件的信任。

11月10日，年轻女诗人约瑟芬·埃斯特·葛拉宝来见巴巴。其母，《乐土》作者玛丽·安汀，在静修所帮珍·艾德尔料理家务。一天，玛丽给女儿打电话，叫她务必见见巴巴。被带向巴巴房间时，约瑟芬犹豫了。禅吉叫她别害怕。巴巴向她伸出手，她跪在他足前。“我迷失于他明亮的棕色眼睛里，”她回忆，“我几乎立刻感到我认识他。这里是在世基督。我心中毫无疑问。”[玛格丽特·斯达原姓罗斯。约瑟芬1937年同玛格丽

特之弟肯尼斯·罗斯结婚。她作为诗人的笔名是约瑟芬·罗斯。诗集《一个现代弟子的歌》即题献给美赫巴巴。玛丽·安汀所著《乐土》是讲一位俄国移民到美国的故事。]

巴巴打手势问她有无要求。约瑟芬说想助人。巴巴温和地回答：“首先，你必须学会如何帮助。”

约瑟芬获准留在哈蒙静修所帮母亲做杂务。被安排附近客房的一个房间，但入住的第一晚，房屋失火，烧为平地。住宿人员倒不介意，因为这给他们机会搬进巴巴住的房子。从而能与他在同一个屋檐下过夜。

次日，11月11日，巴巴把大家叫进房间，问有没有人受伤。得知大家都没事儿，巴巴解释道：“火总是出现在我所到之处。”

随后巴巴去视察烧毁的废墟。问珍：“我们的女房东会遭受经济损失吗？”

“不会，”她回答，“正好相反。相比客房，她目前更需要现金，会从保险公司的赔付中受益。”

巴巴满意，接着说：“既然无人因此次事件受太大损失，我们当庆祝这场火灾的发生。这是好兆头。那些在火中损失少许财物的人，将开始一种新生活。那些设法抢救出财产者还得等待新的开始。”

有的客人钱被火烧了，巴巴对他们说：“比起这个，基督要得更多。对那些来找他的人，他说：‘舍弃一切，跟从我。’”

11月11日，一组6人来见巴巴。其中有诺芮娜·玛切贝利，她带来一名年轻女子，叫艾妮塔·德卡罗。艾妮塔是个有才华的艺术学生，受诺芮娜的赏识和资助。一次，艾妮塔回忆初见美赫巴巴的情形：

“我出身天主教。意识到就要见他了，忽然间害怕起来。心想：这要是个那么伟大的宗教人物，我该如何举止？我不能和他握手。唯一可行的是跪下。边画十字边说，‘祝福我，神父’，然后吻他的手。

我怕得心咚咚直跳。门开了，巴巴像波斯人那样坐着。我看着他，咯咯笑起来。我笑着跑向他，‘我的天！是您啊，’我叫道，‘您让我好一顿乔装害怕，原来是您！难以置信！’我笑了又笑。

巴巴张开手臂欢迎我。我狂喜万分，感到巨大的喜悦。我的整个存在都感到仿佛置身火炉。言语无法描述这种相遇。就像遇见我一直认识的人，好像来到自己的真家。我体验到巨大的美和喜乐。”

这次见面，巴巴问艾妮塔，“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回答：“您是一切善的本源。”诺芮娜对她讲过很多巴巴的事，艾妮塔接着说：“本来我有好多想好的事要问您，可到您身边，却问不出来；似乎不需要问了。”

巴巴回答：“确实，我可以一连阐释几个小时，但对像你这样感受事情者，言语和阐释没必要。”

巴巴询问她的兴趣爱好，艾妮塔说自己是学艺术的，巴巴打手势：“你能画我吗？”

她回答：“您太美了，太难画了。”不过，两天后，艾妮塔同诺芮娜返回哈蒙，在巴巴的要求下，她尝试画他的面容。后来艾妮塔回忆道：

“我从未真正学过肖像画，但巴巴指导我做。画他是一种重要体验，因为我了解到，你无法描绘那个永远变化者。在巴巴面前作画这件事，用几页也写不完。我无法告诉你用了多长时间，因为在他面前没有时间感。有关他的一切都在变——巴巴的眼睛，他的肤色，他的表情。这对我始终是个巨大秘密。

我告诉巴巴：‘人没办法画您，因为您的表情时刻在变。您从不一样。’

他说：‘不错，你说的对。我永远在变，因为此乃生活本身——神圣戏剧！’”

另一次，巴巴对在哈蒙的人说：“我永恒地喜悦……”



艾妮塔插话：“哦，您不需要对我们说这个！有这样的面容，您一定是。怎样的喜悦！看他的眼睛。它们胜过语言——那么光辉，有穿透力，理解和慈悲。毫无疑问，您看上去永恒地喜悦。”艾妮塔的加入好极了，因为她总能让巴巴开心。

11月14日，巴巴在哈蒙会见了9名来访者。其中有吉蒂·戴维的小妹安吉拉·拉姆伯特，她错过了在伦敦见巴巴。米罗·谢特克、格蕾丝·曼、霍华德·因切斯和唐纳德·霍罗威也来哈蒙住了几日。

与巴巴去过的其它城市不同，纽约引起巴巴的兴趣。11月15日星期天，巴巴驱车到曼哈顿，办理回欧洲和印度的旅行手续。之后到弗莱德里克·B·罗宾逊医生和夫人家，见了几位新来者。接着到树丛街88号菲利普斯·斯托克斯家逗留两日。巴巴在纽约会见者，包括米罗·谢特克和朱利安·拉玛，艾妮塔和母亲杰奎琳·德卡罗——一位严格的天主教徒，但她亲身见巴巴时，也感到他的特别。

即使在美国，巴巴也未放弃寻找“完美男孩”的希望。在斯托克斯家，一个叫吉米·S·巴斯托的12岁男孩由母亲带来，介绍给巴巴。出乎意料的是，巴巴很喜爱这个美国男孩，表示希望吉米同他一起生活两周。孩子母亲不同意，解释说孩子还要上学。不过男孩再次到哈蒙见了巴巴。

注定成为美赫巴巴弟子的，还有伊丽莎白·查宾·帕特森。伊丽莎白的丈夫是纽约著名股票经纪人，她本人也是从事保险业的成功女商人。身家巨富，曾到世界各地旅游，包括到北极探险。虽富有，伊丽莎白自孩提时就倾向宗教。

伊丽莎白·帕特森最初是从珍·艾德尔的信中听说美赫巴巴的。11月17日上午，珍给伊丽莎白打电话，说巴巴已到，邀请她来见他。还告诉她到哈蒙的路线。伊丽莎白同天驱车来到。她只是来求大师祝福的，但一见巴巴，她便被捕获。只因跟巴巴的接触，伊丽莎白说，“我获得了生命。”

伊丽莎白同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西奥多·维克夫人来到哈蒙。午餐后，分别被带去见巴巴。梅瑞迪施把伊丽莎白领进巴巴房间。伊丽莎白这样描述她同大师的第一次会面：

“立刻我的感觉是熟悉。我走向房间另一端他所坐之处，一路努力回忆以前在哪里见过他。他给人一种熟悉感——仿佛在异国他乡遇见老友——从孩提时代就熟知的朋友。从那个早年时期，只有巴巴的外貌发生了变化。

我走到巴巴坐处，注意到他脚上的凉鞋。他的双足交叉在面前，太阳照着他美丽的头发。他非凡的眼睛让我想起波斯画，但它们充满活力，含有千万束舞动的火。从中我意识到以前从未见过巴巴这样的人。在我的世界旅行中，从未曾见过像他一样的人，也无法把他归入任何国籍。

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我的熟悉感消失了。但他微笑着示意我在他旁边的橙色长沙发上坐下时，我仍感到完全放松，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他的沉默不显得奇怪或尴尬。巴巴的微笑让人顾虑打消，放心无束。我意识不到有什么个性将我们分开——无论是他的还是我的。

在他面前，我只能将之比作坐于高山脚下的一池静水边，唯有身处自然的和平感，一种新生。这种感觉从未离开过我。”

这次会面中，梅瑞迪施·斯达阅读字母板，巴巴指出很高兴见到她。伊丽莎白回答：“我在努力回忆以前在哪里见过您。”

梅瑞迪施插话：“‘记忆’对很多第一次见巴巴的人都发生过，因为他们是前世的老相识。”接着问伊丽莎白有无问题问巴巴。

伊丽莎白对巴巴讲了纽约一位患病的朋友，弗罗伦斯·李。巴巴让她放心，把这件事交给他，并叫她下次来哈蒙时带上弗罗伦斯。

伊丽莎白此时更加放松，开始提问。“这时我一股脑提了许多问题，巴巴理解地微笑着。我感到在心中直接接收他的答复，而他在字母板上快速移动手指进行的交流，随着被梅瑞迪施读出，仿佛是某种回响。”10分钟后，伊丽莎白的初次会见结束。她同巴巴握手。“我下楼离开时，喜悦得似乎脚不沾地，感到如喜悦本身一样轻盈！”

三天后，维克夫人打电话，要伊丽莎白回哈蒙。她还将弗罗伦斯·李一同带来。

从巴巴到达首日，居住哈蒙静修所的每个人都被单独叫来，同大师静坐3分钟。无一例外泪水从内里涌出，许多人感受到气氛弥漫着极乐。关于这些跟巴巴在一起的罕见时光，马克姆·希劳斯回忆道：

“每次1、2或3分钟，我们同他静静待在一起。在这些静默期间，我们触及到从前从未到达的内在生命深处。静静的狂喜泪水夺眶而出。这些珍贵的时刻，冠以泪水礼物，从前所未及的深处神秘地涌出，令人难忘。我们被极乐充满，心灵敞开，直到似乎要挣脱肉体的束缚。他敲击一下字母板，将我们召回无常的时空世界——再度拾起因果之线，在变化之织机上编织我们各自的图案。

我平生从未乐意服从过谁的命令。但巴巴最微小的希望都像是神圣委托，不可逃避的命令。这在我接受大师-弟子关系的想法前，就内在地发生了。”

此次逗留期间，解释一些灵性问题后，巴巴建议大家，“睡前，头脑中最后的念头应该是想我。之后才可以睡觉。”

11月17日夜间，梅瑞迪施·斯达来到马克姆的房间，再次传达巴巴的话：希望每个人临睡前想他。马克姆对大师-弟子关系仍感到怀疑，发誓不听从这个要求。但入睡时，他最后的有意识念头却是巴巴。接下来发生的事，马克姆描述如下：

“那一定是午夜时分，我从睡中醒来，泪如泉涌，心中意识到美赫巴巴的真性和使命。我一直无法将之诉诸文字。正如至师卡比尔所言：

‘永远不能以口言之；  
永远不能以笔书之。’

巴巴向我示现了他的宇宙形体，恰如主奎师那向阿朱那的显现。它包含了一切存在。亲见巴巴如此辉煌，消除了我的顾虑，我缴械投降。我知道巴巴是谁，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知道我的命运是服务他。”

次日早餐后谈话期间，巴巴预言另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战争是我的显现和随后一个更好的新世界诞生的必要前奏。”大家就此向巴巴提问。讨论快结束时，马克姆走了进来。

巴巴拥抱马克姆，眨眼问他睡得可好。马克姆点头说：“巴巴，您为何不像昨晚对我那样，向每个人揭示您自己？那样就不需要战争了！”巴巴微笑，再次拥抱马克姆。

巴巴的睡前想他的指示，在哈蒙人中间产生类似的提升体验。一次这种体验后，珍·艾德尔对巴巴说：“您是宇宙之主！”巴巴点头肯定。

与之同时，人们在哈蒙去去来来。哈里·巴哈特，纽约黑人合唱团创办人，有他心通的能力。他11月11日来见过巴巴，一周后携妻子再次回来住两日。被认为有通灵本领，巴哈特试图读巴巴的心，却奇异地发现它“一片空白”。

这次会面中，巴巴打手势说：“很高兴见到你。你快乐吗？”

“相当快乐，”巴哈特回答，“许多人从印度来美国，但什么都没做。您是唯一启明此地气氛的人。我感受到光，感受到您流溢的力量。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感到巨大的力量在此地运作。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无人真正知道您是谁，您为何来这里，在做什么。”

帝王在美国升朝，  
各种人都来觐见。  
有贵族远从俄国来  
进入大师的圈子。

47岁的娜迪娅·托尔斯泰，是《战争与和平》作者、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儿媳。与丈夫伊利亚居住纽约城外。她曾在彼得格勒大学学音乐，会说好几种语言。对神秘文学和密义哲学感兴趣的娜迪娅，是个真诚的求道者，但仅仅阅读书籍不能使她满足，她在寻找一位在世大师。

娜迪娅和伊利亚是马克姆和珍·希劳斯之友，从希劳斯夫妇信中得知美赫巴巴来访的消息，娜迪娅 11 月 19 日来哈蒙求巴巴祝福。她一见巴巴，就叫道：“我的寻找结束了！”

巴巴后来给娜迪娅·托尔斯泰取昵称娜丁。（数年后娜迪娅到印度，巴巴给她更名为娜丁，以跟他的表妹娜佳相区别。）下面是她对第一次会面的叙述：

“记得我一边上楼去他房间，一边念诵‘Om’。我走进房间。房间尽头的长椅上躺着的，是那位被期待已久的神秘存在，神圣秘密——真正者！”

单纯轻盈，纤瘦不高，年轻充满活力，毫无做作矫饰，却又奇异地神秘清澈。他有着几乎男孩般的相貌，但目光高远，深不可测，微笑时眼中发出纯光。穿不透，非个人的透明——纯洁！

他让我想起久远知晓却难以企及的什么事，什么人。我感到仿佛他在挑战我的内记忆，他的整个姿态和氛围都在质问：“你想不起来了？你不记得我了？”我感到他是我的生命，我的复活。”

巴巴在字母板拼出：“你等了我很久，现在我来了。我会帮助你。”娜丁开始对巴巴谈自己，但他打断，“我知道一切，”只是重复说，“我会帮助你。”

娜丁一直在修习某些灵性法门——跟斯瓦米尤伽南达学克利亚瑜伽。巴巴表情严肃地对她解释：“那不适合西方——不适合你。”接着要她同他静坐几分钟。以下是娜丁的回忆：

“同巴巴一起短暂静坐中，我知道他在帮助我，在阅读我。我自始至终都感到他的目光洞彻我们看不见的深处，阅读我这本敞开的书——在我内里工作。我知道他是我的大师。

他对我的灵魂的即刻认识，制造出绝对信任感。我欣慰地认识到他是真正知晓且能够帮助者。恰似不容置疑的曜日。他单纯而自然地进入我的生活，进入我的内在生命。

离开时，我忽然明白他就是奎师那。他喜悦宁静的外貌，他的一言一行，都传递着我似曾相识却难以描述的‘什么’。他的慈爱理解，迅速直接的回应和实际指示，是神赐予我的礼物，安抚了我的心。

我完全地确信，自己的道路已找到，无上的古鲁就在此。”

娜丁、伊丽莎白和诺芮娜毫不犹豫地拜倒在美赫巴巴足前。巴巴用表情同她们的心灵交流。

心灵拥有头脑不知晓的秘密。

对至爱的一瞥令人难忘。

通过内见的示现不同寻常，

只有那些认出他者，

才明白神为何以人身来临。

# 摩耶一触

11月19日，吉蒂·戴维居住加拿大的姐姐梅·克鲁斯来看望巴巴。房主玛格丽特·梅尤次日也到达哈蒙。

巴巴从预约名单中选出一些人，命马克姆和诺芮娜找他们谈为印度灵性埃舍捐款事宜。诺芮娜没有犹豫，马克姆却思忖：“朋友们刚见巴巴，就管他们要钱，这显得多不好。太让人难堪了。”

见马克姆不安，巴巴向他解释：“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毫不犹豫地服从我，如阿朱那服从奎师那，去杀自己的亲属那样。”

波士顿是巴巴行程中的下一座城市。凯瑟·加德纳的朋友艾思特·保罗住在波士顿。艾思特两年前曾梦见巴巴，她邀请巴巴访问波士顿。11月21日，凯瑟驱车同巴巴、禅吉、阿里、珍·艾德尔和梅·克鲁斯从哈蒙出发。巴巴让珍坐在他旁边。

在波士顿，一行人入住旺多姆饭店。次日，巴巴去艾思特·保罗家看望她和丈夫。激励他们：“继续想我，别担心。我和你们在一起。”巴巴坐车在城里游览一个小时，上午11点回到宾馆。

在宾馆，约25名波士顿人等着见大师。巴巴向大家解释了灵魂的一体性和不可分性，强调说：“除了神别无存在。他完全在每个人内，你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11月22日星期天，下午，巴巴再次在旺多姆饭店会见来访者，包括托马斯·沃森和妻子，马克斯·吉斯夫妇，占星学家兼作家丹尔·鲁德亚。理查德·梅尔也在场，对巴巴说：“只有您知道您怎样受苦。”

巴巴回答：“我是无限极乐，但我怜悯一切受苦者，通过我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他们。因此，我的慈悲即我的痛苦。”

印度瑜伽士斯瓦米·帕若玛南达，在侄女和三名瑜伽弟子的陪同下来见美赫巴巴。会见中，他邀巴巴访问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埃舍。巴巴回答：

“这次不行。半年后我再访美国时，或许能去。”他侄女也请求巴巴来加利福尼亚，许诺为他做印度饭菜。巴巴微笑着打手势：“6个月后。”

帕若玛南达为大师带来一瓶蜂蜜，送与巴巴，巴巴指出：

**“除了独一、无限的存在，什么都没有，我与那个存在为一。我持续不断地享受永恒极乐，在万人万物里看见我自己。”**

**“仅有智力确信是不够的。实在是个觉照、内见和体验的问题。这一切都在你内里；但要获得之，‘死亡’是必要的——对摩耶死去，以便在实在中诞生。”**

听到这里，帕若玛南达把自己写的几本灵性知识方面的书放在旁边桌上。瑜伽士打算把它们送给巴巴，但意识到此想法的愚蠢。他说：“虽然我研习瑜伽和哲学，或许能对别人解释些什么，但除非体验到无限，否则这些书都无价值。”他谦卑地说：“这个我尚未达到。我需要您这样的赛古鲁，巴巴。我需要您的恩典。我顶拜您。推我前进，巴巴！”

接着帕若玛南达拜倒在美赫巴巴面前。巴巴把手放在瑜伽士的头顶，祝福他。瑜伽士转向自己的学生，说：“离开赛古鲁，一个人永远达不到灵性完美。美赫巴巴作为至师，发现这些书的内容不过玩物而已。我们用智力讨论上帝，美赫巴巴则持续体验神圣极乐。”帕若玛南达被数百名美国人奉为古鲁。听到上述宣称，他的弟子们认识到美赫巴巴的灵性地位——成道者。

人们想以美赫巴巴的名义在美国建立静修所。凯瑟·加德纳想把她在罕布什尔的汉考克，100 英亩叫做“绿野”的林产，转让给大师做静修所。巴巴喜欢这个主意，11 月 23 日驱车视察。这是个群山草地环抱的美丽地方。有一座有 10 个房间的旧农舍。原打算在此为巴巴建立中心，但该计划未能实现。（虽然建灵性中心的计划未实现，但凯瑟·加德纳赠给巴巴的这块地产，是美赫巴巴以自己名义在美国拥有的第一块也是唯一的地产。两年后，这块土地又回赠给凯瑟。详见《辉光》1996 年 2 月刊。）

下午返回波士顿。5 点巴巴乘 S·S·乔治·华盛顿号轮船，从水路返回纽约。次日上午 10 点到达，下榻百老汇大街艾斯托饭店。诺芮娜·玛切



贝利在此预定了房间。这是家豪华饭店，常为富人和有声望的客人光顾。尽管巴巴被看作贵宾，但为了安排他住宿，诺芮娜不得不动用个人影响力，饭店业主才勉强让一位印度古鲁入住。

11月24日，罗伯特·诺伍德博士到艾斯托饭店见巴巴。他是个神学博士和虔诚的求道者。诺伍德对组织化的宗教失望，不信任任何宗派、教义或教条。因此，他另辟蹊径，自办教堂。

巴巴同诺伍德进行了一次长谈，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巴巴指出：“爱是唯一的真正宗教。现今人们已厌倦理论、教义和信条。他们想要真东西，这是阐释永远无法给予的。他们必须感受真理，看见并体验真理。只有那时一个人才能与万人万物和谐。只有那时一个人才能生活在世间，却不属于它。我永恒地喜悦。我在万人万物中看见我自己的大我。”

诺伍德问：“您传布具体的戒律或属于哪个教派吗？”

“不尽然，”巴巴回答，“宗教、种姓、派别、教条和仪式皆是道途上的障碍。真理是遍在和无限的。我不教导什么。我让博学者忘记。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

“上教堂有帮助吗？”诺伍德问。

“在一定程度上有，但帮助不大。拥护并滋养宗派主义的教堂帮不了什么。真正的教堂、寺庙和清真寺都是为一切人的。要达到真理，就不应像当今的宗教和教派那样，对任何人设置障碍。”

诺伍德说：“是，确实如此。起初，我在一所基督教会积极参与，但我想寻找属于心灵的宗教，便离开了教会。现在宗教和宗派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一直相信存在着高于宗教的东西。”

“正是。”巴巴继续，“我一再重复同样的话。我在为人们铺路，以便他们能过上真理生活。没有比爱更高的宗教。爱是通往真理和证神的唯一道路。头脑和智力仅仅提供肤浅的认识；那是枯燥的知识。一个人应努力见神，体验神。首先是实在，其次

是结合。在通往成道的漫长道路上，爱确实是捷径。是最快的途径。”

“我很高兴我们看法一致，”诺伍德说，“我可以再问几个问题吗？”

“当然。”

“您怎么看圣雄甘地？”

“是个好人，很好的灵魂。为了灵性进步，他已答应离政后，到我这里生活。”

“这是甘地所需要的，”诺伍德同意，“他鞠躬尽瘁，为印度人民受了很多苦。他从事政治过于单纯可靠。”

“您对神智论者，安妮·贝赞特和查尔斯·里德比特有什么看法？”诺伍德问。

“他们做过一些好事，但尚有许多要做的。他们有一定的修成；但前进到一定阶段，没有大师的指导帮助，就会产生敌对力量，造成错觉。现在都变成一团糟，混乱一片。”巴巴回答。

“他们写的说的过多，”诺伍德说，“但您，巴巴，却是美的缩影。在您面前，我感到自己在获取力量，摆脱空虚。”

几天后，巴巴叫人给罗伯特·诺伍德送去如下讯息：

“你将认识我。我见过许多人，他们也都深受触动，但我发现你是能为我做大量工作的一个。放心，我会回来，开口说话。我来此就是为了让全人类用实际体验，证悟众生内的同一个无限大我。”

11月25日，乐团指挥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到艾斯托饭店见巴巴。以下是他们的谈话：

斯托科夫斯基问巴巴：“怎样能促成东西方团结，尤其是现存状况基本相反时？”

巴巴指出：“和解是可能的，也能够达到。能够并将达成。我将促成之。关键是内部，不是外部。觉悟时，灵魂体验实在。不管情势怎样不同，一切都被看作并体验为一。”

斯托科夫斯基说：“我向许多智者提过同样的问题，但没人像您的简明答复让我满意。”

“这不是个思想或感情的问题。我知道并且做。”巴巴回答。

“外在美对内在美有必要吗？”斯托科夫斯基问。

“从艺术家的角度，你看到大自然的一切外在美，通过这个，看见内在的。这很好；不过，一旦获得内在感知，便不存在外在的美或丑；一切皆同样。”

在曼哈顿，巴巴晚间经常去剧院或电影院。头天晚上，他同诺芮娜和艾妮塔去剧院。是夜与大家到罗克西影院，观看马克斯兄弟电影公司影片《猴子把戏》。

朵萝希·诺芮斯和好友朱莉安娜·德·塔维纳两位女士曾到过哈蒙。11月26日两人再次来见巴巴。朱莉安娜一度失业，这次说巴巴说她能找到工作的话正在实现。朵萝希也说她内在体验巴巴的帮助，焦虑消失，此次来从巴巴这里获得更多。“很好，”巴巴指出，“但在装满杯子前，有必要倒空它。你很幸运，只要静静坐在我身边就会得到。”她得到了，欢喜而去。

其他有兴趣者也来艾斯托饭店见巴巴，他都一一会见。但此次访问期间，见面是私下进行的，巴巴不让其活动引起公众注意。

这次，诺芮娜的丈夫乔治·马切贝利亲王见到巴巴，但不能接受他是神人——基督。巴巴对乔治说：“你临去世前，会体验到巴巴是谁。”（诺芮娜与乔治·马切贝利1933年离婚，亲王两年后去世。如大师所预言，乔治临去世前，亲历美赫巴巴即基督的美妙体验。）

11月26日，伊丽莎白·帕特森也再次来见巴巴。巴巴的迷人微笑再次触伤她的心。他把她、马克姆和珍一同叫进房间。以下是伊丽莎白对这次会见的描述：

“巴巴笑容满面迎接我们，不止是笑意，它让人感到阳光照入暗室。他示意我们在他身边坐下，希望我们一起静心几分钟。我没进入状态，反而出乎意料地发觉泪水流下脸颊——这在当时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我既不感到快乐也不悲伤。只想在别人睁眼前止住泪。那时，我并不知道巴巴在融化我内心深处的寒冷。”

同一天，摄影师阿诺德·詹德来饭店为巴巴拍照。（照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登记日期是1931年11月28日。阿诺德·詹斯以自然姿态摄影、1906年旧金山地震摄影和对伊沙多拉·邓肯及安娜·帕乌洛娃的特写著称。）

巴巴住宿艾斯托饭店期间，从印度传来让人不安的消息。报告说K·J·达斯托在印度发表文章反对巴巴。11月27日，禅吉给纳西科的满德里写去如下信件：

“得知达斯托兄弟在你们那边的反宣传，我们深感遗憾。巴巴始终知道这个，所以，即使真的发生时，他也毫不在乎。对他来说，就算一千个达斯托或别人会写些或说些什么，都不会改变他所是的。但他有点担心其他人——那些会被这类愚蠢文章误导，受这样或那样痛苦的无知者。

但巴巴继续做他的工作，他是大师，完全有信心把那些迷途羔羊带回他的怀抱。对众生他只有慈悲，尤其是那些迷失和这样那样的受苦者。

巴巴在西方的工作成效显著，影响着身边的所有人，而在印度他的自己人却试图诋毁，这确实遗憾。当然，一千个达斯托也不能抹杀巴巴造成的影响。然而这种孩子气的恶作剧只会给他要做的工作增加大量压力和负担——所以说我们对此感到难过。否则，那完全无足轻重，愚蠢幼稚。

我想给你们简略讲一下巴巴在西方造成的巨大影响。凡是见过他的人都爱他，景仰崇拜他——男女、老幼、贫富皆然。来见他的人各种各样——来自生活各行业。见到巴巴，他们都深怀敬慕而去。在他

的威仪面前，许多人说不出一句话，只是发呆，着迷，惊讶。很多人流下泪水，一次次来分享这种神圣沐浴。他们整个人生被转化，获得前所未有、从未期待过的奇妙体验——让他们洋溢着爱的奇妙体验。

信件每天涌来，充满爱，见证着巴巴的神性和他对那些从不会受影响者的微妙影响，这些活的见证会让达斯托等人的千万个诽谤湮没无闻。

我们对‘真好……真妙……真美……不可思议’已习以为常，这些词对我们已失去魅力。因为每一个人经过短短几分钟会见，走出巴巴房间，只会说：‘哦，真好！他太奇妙了！不可思议！真美！’

从上述可以想象巴巴在这里所做的。他做了什么，没有语言能切实表述。必须得亲眼见，亲身经历。有人说，‘他是爱和极乐的源泉。’有人把他看作耶稣基督；有人称他是“新世界之主”。他们对巴巴说：‘美国需要您，您的到来使它得福。’所有人都一心想和他在一起，恳求他留下，却不得不接受他回印度的事实。不过，他已承诺，会很快再次回到他们中间。”

11月28日晚上11点，巴巴回到哈蒙。两天后，巴巴要求去5英里外奥斯宁镇的辛辛监狱。当晚10点驱车从哈蒙出发。巴巴表示想同狱中一个人进行内在联系，后者将为他做未来工作。他们的车绕监狱行驶，巴巴望着墙壁飞吻。

巴巴让车停在大门前，静默了一会儿，指出：“这所监狱里有我的一个特使——他是个阿卜道，在为我做有益工作。我开口时，会给他自由。”

他们驱车直接回哈蒙，路上巴巴显得悲哀，心情沉郁地说：“我亲自进辛辛监狱并不重要，因为我已同他建立联系。”回到静修所，为放松心情，巴巴喝了些咖啡，吃了点奶酪饼干。

鸟在笼中，人在监狱——

灵魂自由，意识超越身体；

没有监狱真能捕获阿卜道的精神。

他的囚房是他无形工作的场所。

在哈蒙，巴巴给每人分配不同的任务，制定出他离开后静修所的工作计划。玛格丽特·梅尤对巴巴深为敬慕，为便于他的工作，同意让巴巴使用房子一年。

诺芮娜和艾妮塔陪同巴巴回到哈蒙，现在两人都迷上巴巴。诺芮娜、娜丁、艾妮塔、伊丽莎白、马克姆和珍都听见他的沉默之歌。巴巴访美目的已完成，因为他已找到属于他和他圈子的人。

心灵在他的太阳前绽放

像玫瑰花瓣洒在他足前。

泪雨流下，净化他们的心，

洗浴大师的足。

在哈蒙，还谈及拍一部灵性题材的电影。主题依据巴巴对创世目的、宇宙形成和灵性旅程的阐释。12月3日，玛格丽特·梅尤对珍和马克姆提起她的一位电影制片人朋友。她对巴巴说，如果给她要点，她还可以写一部详尽的脚本。巴巴立刻把她叫到一边，着手工作。约一个多小时后，巴巴授述了整个情节——创世的开端，进化的发展阶段，轮回转世，三个人物经五次人生到证悟的故事。大家听读后，都说美妙至极。脚本打印出来。

当晚，玛格丽特·梅尤之友，电影制片人阿特肯应邀前来。听完巴巴的故事，阿特肯喜欢，说这可是个宏大的主题。“可以把它拍成电影吗？”巴巴问。“当然。”阿特肯让巴巴放心，又对电影做了进一步讨论。这个电影计划在之后几年内得以发展。

美赫巴巴的电影想法以灵性旅程为基础。下面的《摩耶一触》由巴巴授述，成为几个电影剧本的依据。[见附录]

在哈蒙逗留5天后，巴巴于12月4日星期五上午8点离开。艾琳·彭斯女士开车带巴巴到曼哈顿，同车还有诺芮娜和马克姆。阿里、梅瑞迪施等人乘另一部车，由凯瑟·加德纳驾驶。中午抵达格林威治村，斯托克斯

先生家。巴巴之前虽表示不希望见人，但他改变了主意，在纽约见了几位新来者。

艾略特·霍特夫妇来见巴巴。会见后，禅吉发现霍特先生望着窗外天空，叫道：“我的上帝，我会遇到这样一个人！他真的是人吗？”

另一个来斯托克斯家的女士，是巴巴在赴曼哈顿途中看望过的芬妮科斯·因葛拉哈姆。她是诺芮娜·玛切贝利的朋友，最近在事故中腿折。她后来告诉诺芮娜，巴巴访问后，她连续三天处于狂喜状态，见巴巴后次日，肿胀的腿恢复正常。

12月5日离开纽约前，巴巴希望驱车去一趟纽约的金融区华尔街。适逢周六，街道上空荡荡的。车里，珍·艾德尔心想：“这种金钱狂热多么短暂不实！”

随即巴巴指着摩天大楼，对她微笑着打手势：“这全都是个泡沫，一碰就碎！”

巴巴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娜丁·托尔斯泰一同来跟他告别。两位女士被巴巴的爱征服，终生成为他的弟子。

在美国一个月访问期间，美赫巴巴亲自联系了350余人。马克姆·希劳斯对在哈蒙度过的那段激动人心时期总结说：

“我们原以为将在隐居冥思中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巴巴，却是一位真正精力充沛的大忙人。开始我们认为巴巴一天只见几个人，但他从早晨到深夜不停地接见。美国各地和加拿大的来访者接连而至。信件、电报和电话快速往来于世界各地。

我们的接待量不断增加，为远道而来的额外客人提供住宿，为欣然受邀留下就餐的客人提供食物——而午餐和午餐邀请向每一个来访者敞开。在时好时坏的一只柴炉上，为20、25、30个人煮饭做菜。

他沉默不语，但就连旋风也不会更活跃，或在某种意义上，更有毁灭性。同这位印度来的无语者见面5或10分钟后，从巴巴房间出来的男女，什么都不想要，只想独自待着，吸收体验。”

马克姆·希劳斯后来写道：

“从师利美赫巴巴走进哈蒙住所的那一刻，从他身上就不断流出只能称作神圣的爱，这种爱像美好的传染病，在我们和他接触的每个人身上蔓延。我们这些同他一起生活的人，开始明白以前从未明白的，早期基督徒的“爱宴”是什么样子。生活中的事件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耶稣与使徒之间、奎师那与挤奶女之间、《摩诃婆罗多》中不同事件之间的关系。这一切似乎都在现代背景中重演。

未曾感受过的深爱在心底点燃，未曾经历过的喜乐融化了自我的局限，将我们引向宇宙意识。我们挣扎多年未曾消除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习惯，一夜之间毫不费力地消失了。我们通过呈现于日常生活的情形，意识到自己的最大优点和最大缺点；以某种奇妙的方式，我们被给予力量，以优点战胜缺点。在美赫巴巴身上，我们不断目睹完美在生活每个领域的显现。我们开始认识到，耶稣或奎师那又在肉身，他的在征服了灵魂，爱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领悟，如今他又降临世间——正如耶稣和奎师那时代，以便引入新的觉知，并通过该觉知，显现一个新的存在秩序。”

## 附录：《摩耶一触》

### 第一生

人物表：

X：赢得女人的野人男子；

Y：野人女子；

Z：被杀的嫉妒野人男子。

在丛林，野人围着篝火吃一具死尸。男子 X 与年轻女子 Y 目光相遇。二人相视而笑，他扔给她一块好肉。她吃掉。另一个男子 Z 心生嫉妒，继而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X 获胜，杀死 Z。



## 第二生

人物表：

Z：被杀的野人，现在是个残暴的国王；

X：女野人的情人，现在是个外国人；

Y：成为暴君妻子的女野人，她同情 X，要丈夫放过他。

强大却残暴的国王 Z 在土耳其统治，外国人凡是落入他手中都被处死。波斯人 X 被国王捕获并拷打：他被绑在树上受鞭笞，铁钉钉入其指甲，还被反吊起来，脚心被抽打。

国王的妻子 Y 怜悯这个波斯人，请求丈夫看在她的份上放过 X。Z 深爱妻子，便饶恕了 X。后来 X 成为宫廷宠臣。结果，王后 Y 爱上这个外国人。国王发现后将二人处死。

## 第三生

人物表：

Y：被丈夫所杀的王后，现在是中国的一个诚实商人；

Z：暴君，现在是商人的儿子，一个浪荡子；

X：外国人兼王后情人，现在是商人之妻，她很宠爱儿子。

中国商人 Y 和妻子 X，育有三女一子。他们家财万贯，生活奢侈。商人很诚实。儿子 Z 却是个败家子，酗酒吸毒成性。还偷偷动用父亲的钱供自己挥霍。Z 伪造 Y 的钱票挪用一大笔款，后被 Y 得知。Y 没有包庇儿子，而是把他送进监狱。

深爱儿子的商人之妻 X 极度悲哀，日渐憔悴。不久，商人 Y 厌倦生活并死去。Z 在狱中受很多罪，出狱后悔过从善。平安死去。

## 第四生

人物表：

X：中国商人之妻，现在是印度的一位君主；

Y：中国商人，现在是君主之妻；

Z：浪荡子，是君主的重灵性的奴隶。

印度君主 X 娶 Y 为妻。Z 是 X 的奴隶，醉心灵性，每日到一位大瑜伽师足前坐，后者整日坐在贝拿勒斯一棵树下。君主和王妃彼此恩爱。

一天，奴隶的妻子死去，他却平静依旧。君主不解，问他：“你妻子死了，你怎会安详如此？”

Z 答：“我的大师让我明白生死秘密。”听此，X 渴望见大师，奴隶带他前往。见到大师，君主深为敬慕，说：“大师啊，我把自己交给您，绝对服从您。”

大师回答：“舍弃一切，来我这儿。”君主 X 放弃王国及其一切，身披黄袍，同妻子 Y 到大师处候旨。大师令 X 向自己的臣民乞讨，君主遵从。大师又令 X 到丛林流浪一年。

X 和 Y 同往，靠野果维生，不停地静思大师。一天，在丛林，一只老虎走近，X 只是盯着它，口念大师之名。老虎立刻化为大师，祝福他们后，消失不见。得到祝福后，君主进入禅定，穿过前五个宇宙层面。

在第一个层面君主发现其浊体脱离分开，通过其精体（除了如烟似雾、气状、透明之外，它在形状和细节各个方面都像浊体）获得精体验。他的精耳中灌入一汨汨甜美悦耳、令人陶醉震颤的精妙音律和优美音调——他做梦也不曾有过的。他的精鼻闻见极其甜美清新的奇香，使他感到青春恢复。他的精眼看见各种明亮的奇彩和无数个稳定的小光圈，光圈中赫然呈现大师的形象。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浊体又附回他，因而回到浊意识。然而，精体验的强大印象对他产生的影响，使他陷于茫然状态。

在第二个层面，如在第一个层面，君王看见其浊体远离，并通过精体获得更多的精体验。他看见无数个、稳定的小光圈成为一整个无量的碎光。体验到精体穿越无量碎光，旅行中他感到光离他很近，同他一起。因而在该旅居中他感到难以描述的狂喜震颤。有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精体融入光。看见亿万个无浊身的精灵——气状、似烟、透明形体——极快地移动，彼

此示意招呼。又看见这些精灵翩翩起舞。精灵的舞蹈美妙奇异无比，以致他惊呆入迷。他现在从自己内里完全知晓世上发生的一切。他现在通过精感官而存在，可随时随地看见世界一切事务。用精体穿行精界时，他从世界一个角落，知道世界另一个角落在发生什么。

最后他感到浊体再次附回，因而降入正常意识，回到其他浊心人中间。现在，第二个层面的深刻印象赋予他的能力，使他能够随意知晓近处任何人的心。

在第三个层面，他再次发现其浊体分离，其精体完全被吞没于大量碎光，他发现自己成为光的一部分。狂喜比在第二个层面更为强烈。他现在看见亿万其他高级灵魂的心体——以气状种子的形式。他试图用精体向他们发信号并理解他们的信号。他感到难以言喻的震颤贯穿所有的精感官。

经过一定的时间，他又发现浊体附回，并下降到浊意识。第三个层面的超自然印象赋予他的能力，使他能够施展奇迹，用触摸、念头或目视治病救人，能够知晓世上任何人的心——不管距离远近，还能够知晓其他精层面灵魂的心。

在第四个层面，君主再次发现其浊体脱离，并用其精眼看见无量碎光是个整一不分的稳定光海。他发现自己的精体穿越光海洋面。看见其他无数个灵魂的精体，并且直接与心体灵魂进行交流。狂喜此时更加无比强烈。

浊体又附回时，他下降到其他浊意识灵魂的层面。不过，第四个层面的超级精印象，现在赋予他如此的超自然能力，以致他能够起死回生，让盲人复明，还能创造暂时的浊形体。

在第五个层面，君主发现其浊和精身体皆被搁置一旁。其（种子般、气状）心体成为体验的媒介。在较低四个层面，他将浊体搁置一旁，体验精体在光中行进。在更高的第五层面，他把浊体精体一并搁置，通过心体体验一切。现在他发现其心体穿越光的海洋，与心层面的精灵生活在同一层面。他不仅同他们直接交流，还感到对他们的依恋和联系。狂喜极大地强化，他在心存在状态发现神圣喜乐的持续流溢。

又一次，他恢复浊体和精体，第五层面的持久印象赋予他的能力，使他能够知晓浊、精、心界的一切事务和念头。然而，他不像离开第四层面时那样，使用自己的能力。

最后，君主 X 和妻子 Y 死去。

## 第五生

人物表：

X：前君主，成为大哥和灵性领袖；

Y：前君主的妻子，成为 X 的一个弟弟和跟随者；

Z：前君主的奴隶，成为 X 的另一个弟弟和跟随者。

X、Y 和 Z 出生于同一个家庭，现在是同胞兄弟，父亲是美国的大富豪。他们均接受良好教育。X 是兄弟三人的领袖。他醉心灵性，总是在研究灵性问题、圣人大师的生平，还是穷人的大施主。他的两个兄弟也重灵性，总是服从他的愿望。

有位至师从印度来美国，深受敬慕。人们蜂拥而至，被他转化。X 听说大师，找到他。大师见到 X 很高兴，说道：“我的人终于来了！”

大师拥抱 X，赋予他觉照。X 体验到第六层面。发现其浊、精、心体悉皆脱落，其灵性身体成为一点不可测量的光。通过灵性身体（在此眼耳鼻合一），他看见真正的光海——神。他的狂喜达至顶点。他没有恢复浊、精、心体。在此状态，他注意不到世间及其事务。只意识到神，惟有神。其浊、精、心体全部融入灵性存在。

X 在超意识状态入定 4 天，之后带着部分觉照恢复对宇宙的意识。永远转化的 X 回到家中。他的父母和别人不解，以为他疯了。但他的兄弟们却明白和同情。X 不睡不吃，但始终幸福洋溢。父母请来医生，给他注射和其它治疗，X 依然如故。

一天，兄弟俩对父亲讲到一位从东方来的大师，乞求他带 X 去拜访。X 被带到大师跟前，大师的第二次拥抱赋予他神圣知识（第七层面意识）。

在此，他同神圣的无限光海合一。他现在是神——无限。他成为至师，两位兄弟成为他的最忠诚弟子。

# 返回印度

在美国逗留一个月后，12月5日星期六午夜，由禅吉、阿伽·阿里和梅瑞迪施陪同，巴巴乘德国劳埃德S·S·布里门号客轮赴巴黎。艾妮塔·德卡罗驱车将他们送至码头，一小群人前来送行。

航程中，巴巴在船舱闭关，避免外出被人认出。他的手指不时在字母板上拼出美国爱者的名字，念记他们，或许内在向他们传送爱。

穿越大西洋的头几天，海浪汹涌，直击甲板，乘客都闭门不出。不过巴巴却享受这种颠簸航行。在美国的紧张工作后，5天的航行对他是一段放松和休息时间。

航行最后一天，12月10日，几个报纸记者、摄影师和一名画家得知美赫巴巴在船上，请求允许为他拍照。巴巴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在船上乐队的伴奏下，为巴巴拍了一些照片，还有一部电影短片。这是大师首次被拍成电影。

摄影时在场的画家E·布鲁诺后来来到巴巴船舱。请求为身穿白袍的巴巴画一幅素描；巴巴出乎意料地同意了。一边摆姿势，一边解释灵性和宗教真理。

画家边画巴巴，边对禅吉说：“你知道，他长得像基督。他不是凡人。有更多——超自然的。我所见的全是爱。他的相貌是画家的梦想。”布鲁诺邀请巴巴参观他在纽约的画室，并希望在巴黎再次见到他。但巴巴不想在巴黎见外人，温和谢绝。

在勒阿弗尔港登陆后，12月11日晚到达巴黎，入住法兰斯瓦一世路52号帕弗尔饭店。前一天抵达的玛格丽特·斯达、玛格丽特·克拉思科、迪莉娅·德里昂、姬慕·托赫斯特和12岁的约翰·卡辛斯加入巴巴。（约翰是斯达之友多萝西·卡辛斯之子，多萝西在东查拉科姆时见过巴巴。）次日下午，吉蒂·戴维和外甥女兹拉来到。晚间，他们去电影院看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

虽然也叫了昆廷·托德来巴黎，但他因在伦敦排练剧目，未能前来。他让玛格丽特·克拉思科每日买三朵梔子花，代表他献给巴巴，象征他对巴巴的爱。

在巴黎期间，巴巴打手势解释什么时，梅瑞迪施会不断打断：“美赫巴巴的意思是这……他的意思是那。”这让巴巴不悦，每次外出，梅瑞迪施总是试图走在巴巴一边，他妻子玛格丽特在另一边。最后，巴巴决定摆脱他。

他把梅瑞迪施叫到一边，说：“你在经历某种意识转变，巴黎有对你不利的势力（鬼魂）。继续在此对你会有危险。”梅瑞迪施惊骇。12月13日，决定同妻子返回英国。他接受了形势的改变，视为巴巴的命令。这只是大师的又一个计策。

巴巴对待梅瑞迪施的方式微妙，未因他的傲慢举止批评过他。有时，梅瑞迪施穿上巴巴的凉鞋到处走动。巴巴看着他趾高气扬地走，不发一言。在印度，大师的鞋子被视为很神圣，梅瑞迪施的不敬让禅吉心中冒火。与梅瑞迪施有关的工作一年后结束；最终，在巴巴制造的压力下，梅瑞迪施不能与巴巴继续保持联系。

气氛因梅瑞迪施即将离去而变得温馨轻松，大家在大师面前感到自由，心灵敞开。巴巴的方式很巧妙。离开饭店出门观光前，他问玛格丽特·克拉思科：“你今天怎么没涂口红？”起初她没明白他的意思。巴巴三次打手势后，她明白了，放弃了梅瑞迪施所施加的限制。巴巴从不直接指明该具体怎样举止；他用上述小暗示消除了误会，大家认识到巴巴希望他们自然行事。

12月13日，巴巴一行到埃菲尔铁塔照相留念。他们沿塞纳河散步。游览巴黎城，参观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里昂火车站、香榭丽大街。巴巴在老佛爷百货商店买了件新大衣。当晚，到玛德琳电影院看电影《大探险》。

回到饭店，巴巴在吉蒂和兹拉的房间坐到午夜。而在另一个房间，却发生了奇怪的一幕。迪莉娅和姬慕无意间听到，巴巴对梅瑞迪施说巴黎有

巫术势力，暗忖：“我们必须保护巴巴免受这些邪恶影响。”姬慕·托赫斯特描述了她们当时的作为：

“迪莉娅和我，两个虔诚的小公主，整夜未眠，祈祷，唱赞美诗和圣歌。第二天上午我们禀告巴巴，对自己颇感自豪。当然，他的反应极其甜美。玛格丽特认为我们真是傻透了，我们也确实是。可笑到家，但这却是出于爱。”

12月15日，乘罗斯罗伊斯大轿车去凡尔赛宫。参观了镜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停战合约曾在此签署。还观赏了王宫其余部分及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卧室。在花园，他们拉手成一行跳来跳去。之后到一家咖啡屋喝茶，迪莉娅不小心把茶撒到桌布上，很让巴巴开心。晚上在饭店房间休息。巴巴同阿里及约翰和兹拉两个孩子玩挑圆片、康乐球和弹子球游戏。

这些特选者在巴巴的自由氛围中无拘无束度过三天，因伴随大师而受益匪浅。在巴黎，巴巴第一次向英国门徒解释了转世、进化与内化。但随着与大师分离的时刻临近，他们的欢乐转为悲伤。

幸福藏在苦别中，  
但无痛苦，怎知快乐。  
心碎能唤醒精神；  
为爱受苦让生命值得。

在巴黎的最后一天，巴巴把几个人叫到他房间，他站在窗前，在字母板上拼写出：

**“你们看见的不是我的真相。这个身体不是我；我的真我要美得多。我是无限真理，无限大爱，无限能力。”**

**“我是永恒生命。我曾是奎师那，我曾是佛陀，我曾是耶稣，现在我是美赫巴巴。”**

之前巴巴让他们选择下午是留在旅馆还是出去。大家选择留下，禅吉讲述了巴巴的生平故事。放了几张唱片后，巴巴解散众人，随后逐一把他



们叫回，给每人一个特别讯息和要在他走后遵循的命令。“要开心，别担心，”他指出，“每隔10天给我写信。我春天还会回来。继续更加爱我。”

12月16日晚上6点，巴巴同阿里和禅吉乘火车从巴黎前往马赛，由懂法语的玛格丽特·克拉思科陪同护送，全体到巴黎北站为他们送行。进卧铺车厢休息前，巴巴向玛格丽特表示，他若醒着，会在连接他们车厢的墙上敲三下。她若醒着，也应敲三下回应。巴巴说这表示：“我爱你。”这在他们之间进行了几次。

翌日，在马赛，把行李运到船上，吃过早饭后，玛格丽特带巴巴到山上，能俯瞰地中海的一座古老“海上圣母”教堂。教堂外有个乞丐，玛格丽特想给他一些钱。巴巴制止，解释说：“以我的名义给。你给的话，会接收他的业相。”

教堂有一尊圣母玛利亚怀抱死去耶稣的雕像。看着站在雕像前的巴巴，玛格丽特心想巴巴会不会被钉上十字架。巴巴立即回应她的念头，在字母板拼出：“这次不会发生，但我会受到精神迫害。”

之后，他们在马赛看了一场叫做《大屋》的电影。玛格丽特译成英语给巴巴听。突然，她注意到巴巴倒在座位里，似乎没在听。她便停下。一会儿巴巴坐起身，对禅吉说：“我去了趟维也纳。”

当天，12月17日，叫玛格丽特回巴黎。后来她在给巴巴的信中写道：

“同您一起的24小时多么美妙难忘——整个时间我独自拥有您。那个神圣日子似乎不可能存在过。虽然我的最大幸福是看见整个世界都爱您，分享您，但贪婪地偷去您的一天时间是多么甜美。

只要我活着，那个日夜就会驻于我的记忆。”

从姬慕给禅吉的信中，可以多少看出那些留在巴黎者的感情状态：

“你能猜得出，我们有多急于听玛格丽特讲你们马赛之旅的细节。你也能猜得出，眼望你们的火车驶出站台，我们是怎样的感受。一出巴巴的视线，我们道别时强忍的眼泪，便开始尽情流淌。

我一点记不得我们是怎样回到旅馆，又是怎样走进巴巴房间的。但在那里没坐多久，我们就开始异常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在，便擦干眼泪笑了，开始谈论他。他好像在那儿，和我们在一起，他确实在！我能看见他的脸微笑着，他的眼睛用最深的爱望着我们。我们知道他不希望我们流泪，于是为取悦他，我们唱他最喜爱的歌，谈论这一周发生的事，制定许多美好的未来计划。

我们都早早上床睡觉，因为我们知道巴巴想要我们休息；然而，睡在巴巴房间、巴巴床上的迪莉娅和我，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眠。6点45分，我们就起床收拾，吃早餐，8点前离开帕弗尔饭店。现在我们高兴离去，因为巴巴走了——巴黎成了没有珠宝的空盒，失去香气的玫瑰。

大海奇妙地平静，我们禁不住想巴巴是否又在低语，‘安静，别动’，以免他的孩子们吓着。

迪莉娅和我几乎每天见面。我们谈巴巴，想巴巴，播他最喜爱的唱片。有时音乐让我们忧伤，因为我们依然脆弱，渴望在他身边。不过，悲伤中也有安慰，因为我们知道爱没有分离，没有终结。

请代我吻亲爱的巴巴。”

一次，姬慕回忆在巴黎的时光：

“巴巴一次对我们说：‘在东方，我有人们的崇拜；在西方，我有爱。’

和他在巴黎气氛是那么可爱。出门前，我们会把他的头发卷起塞进帽子。只有爱。我不是说我们不尊敬他；我们当然尊敬。但完美的爱不投射恐惧，对于我们，他只是爱，一个我们可以打趣的人，‘哦，巴巴，您戴那个帽子傻气’，等等。很多人会误解。只是爱和游戏，他喜欢这样，因为同我们一起他可以放松，完全开心。

静心没有必要。静静地同他待在房间就足矣。那是爱的盛宴。你在爱。巴巴是爱，这是唯一重要的。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少人会理解的爱，如果他们看见我们一起玩耍取笑逗趣的话。

我们会编些小歪诗：‘哦，不快乐的古鲁就是快乐的赛古鲁！’等愚蠢事情。这时候，他的面容放光，眼睛明亮。我想他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他走后，我几乎每天给他寄诗，表达离别的悲伤。

回家对我很难，因为你实际上到过另一个世界。难以重整思绪，做必须做的事情——照顾丈夫和家庭，回到世俗日常生活。但巴巴告诉我必须履行职责，因此我尽力而为。虽不易，但我知道那是对的。我只得留在家里，面对生活的诸多问题。”

一次，为安慰姬慕，巴巴通过电报给她发去如下诗句：

“为了取悦其主，  
可伶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心碎了。”

12月18日，巴巴、禅吉和阿伽·阿里登上英国S·S·纳昆达号轮船驶往印度。巴巴带回保罗·罗宾逊的唱片，在船舱里播放。12月23日，听罗宾逊唱《喂养我的羊羔》时，巴巴流了泪——想念那些新爱者和他们的离别悲伤。

船上，巴巴致信英国和美国的爱者。对马克姆和珍，他写道：“我会回美国，把我的爱倾注给你们，让美国灵性化。”

有个穆斯林医生认出巴巴的灵性地位，虽然大师仍以M·S·伊朗尼匿名旅行。他不时观察巴巴，一天，巴巴在甲板上，这个人走过来。巴巴通过禅吉给他授述一小段语录。他忍不住让船上其他人分享这个机会，请求巴巴对一批乘客演讲。

虽反复解释美赫巴巴不希望公开露面，但医生一直坚持，说大师应该讲演，即使不对全体乘客，至少也对一小部分人。事实上，他主意打定，直到巴巴同意他的请求，他才满意，接着安排了一次活动。让禅吉吃惊的是，原本严格限制6或7人的不公开聚会，结果来了100人，聚集在预定

的大厅里。巴巴在西方未做公开演说，这里也不想。但见这么多人翘首企盼，又考虑到医生的热情，巴巴同意在聚众前“讲话”。

不多时，人数增加到 300，因为又有人听说有位印度古鲁将讲解灵性道路。许多人站在外面甲板上听。巴巴同意只说 15 分钟，开始在字母板上授述，禅吉翻译。因一些人提问，讲话延长至整整一个小时。后来，有人要求巴巴为未能听讲的头等舱乘客演说；让他们失望的是，巴巴谢绝了。

圣诞节和除夕在船上，按基督教欧洲人的习俗热烈庆祝。巴巴受邀通过收音机向全世界发布讯息。但他现在严格遵守低调旅行的愿望，拒绝了。

1932 年 1 月 1 日星期五，巴巴、禅吉和阿伽·阿里抵达孟买港，回到印度。在码头，鲁斯特姆和母亲顾麦、伽尼·穆斯夫、拉姆玖·阿卜度拉、卡克·萨赫伯、卡里玛玛、纽瑟文·萨达、钦乔卡及其他跟随者满心欢喜迎接巴巴回家。加上波斯和奎达之旅，巴巴离别已 6 个月之久。

巴巴在孟买逗留两周，使许多爱者有机会亲近他。他住宿弗里里街，卡卡·巴瑞亚之妹芭奴拜的公寓，还访问了跟随者穆西吉和卜度姆吉的家。索拉伯·德赛带全家和侄女曼萨丽从瑙萨里来到。

大师在美国时，和甘地有过书信来往。甘地表示希望巴巴一回印度就见他，巴巴也表示想见甘地。印度的政治和社会局势已趋紧张；预料甘地会被英国当局以政治煽动为由逮捕。会面很快安排好。

1 月 3 日晚 11 点 45 分，巴巴在禅吉的陪同下，来到圣雄甘地的住处——玛尼巴万。甘地友爱地拥抱欢迎巴巴；两人坐下，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讨论：

“见到您，我很高兴。”甘地说。

“我也高兴我们能见面，”巴巴答，“我白天很忙，但必须至少见你一次。”

“对，鲁斯特姆捎来您的讯息，我带话说我必须见您。”

“所以我来了。”

“您若不来，我会对您怀怨终身。”甘地说。

“你若被捕——我担心就在这一两天，也许这次会面就会取消。被捕是肯定的，所以时间虽晚我还是来了。我知道你不能到我那里。”

“很感激您来这儿。”

“好，有什么消息吗？”巴巴问。

“您都知道。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擦拳磨掌。我们只得与英国人奋战到底。”

“你若再见总督一次，就会好得多。那样，目前的高度激动就会得到很大平息，形势会更容易对付。”

“我也很希望见总督，但他预设了那些个条件，这个不能谈，那个不允许，等等。让我不可能达成协议。而且，还不许谈条例，而这乃是首要问题。他们不想谈这个，会面就无用。好比……”

巴巴打断：“尽管如此，你若去见一次总督，就能在更平静的气氛下工作。目前遍及印度的动乱会平息下来；否则，气氛将走向另一个极端——暴力。”

“我来解释一下，”巴巴继续，“你的非暴力主张传播广泛，是最好的方式。我也希望这种非暴力态度得到遵循执行。但我知道这非常、非常困难——基本不可能。所以说我反复要你亲自去见总督一趟，争取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达成调解态度。因为，我再重申一次，如果这次会面不成，事态将会恶化。人们会变得很残暴，一旦采取暴力，在每个方面都会是毁灭性的。”

“这很可能，”甘地同意，“我们也担心这种暴力。不过，我们不得不为正义而战。在说服英国人离开的斗争中，我们一直在倡导非暴力。结果全由万能者上帝来决定！”

巴巴接着向他解释：“无论会发生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度还要承受很多苦难。我以前对你讲过这一点，今天再次重申。不过，就连这种痛苦也是乔装的真祝福。印度在物质上愈受苦，灵性上就愈受益。我们大师只注重灵性利益。印度若不经历斗争

痛苦和牺牲就获得自治，它就会招致物质主义倾向的严重危险。这种物质独立会成为灵性进步道路上的障碍，是不可取的。”

“您说的对，”甘地说，“灵性优势必伴随灵性能力。那是真正的伟大。”

“为此，人必须受苦和牺牲，但要以非暴力态度。这就是我反复建议你亲自再次去见总督的原因。”

谈话随后转到巴巴最近对欧洲和美国的访问：

“从游历中，您怎么看西方？”甘地问。

“在美国，灵性饥饿强烈。这是我去那里并逗留一个月的原因。那里有物质上的一切。有财富；有头脑；有心灵。换言之，对灵性成长和发展，有足够的准备。”

禅吉接着详细讲述了巴巴的旅行，与各宗派和各行业人们的会见，他们对真理的真诚向往，以及对巴巴事业的传播组织。

甘地问：“那么说，在美国有对灵性的醒悟和兴趣？”

“是的，有很多，”巴巴回答，“但美国人在灵性方面尚未得到足够的光和大师的真正指引。有了这些，他们就会反应甚佳。”

“英国怎样？”

“在英国，也有兴趣和渴望，但不如美国强烈。美国人的反应极好，就连此时我还在考虑何时重返。他们不让我离开，要我保证很快返回后，才让我走。我回印度，是因为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已给西方跟随者留下指示，在我离开后该做什么。我得察看我在世界这一方的一切事务！”

“印度更需要您在这儿，察看全部的形势，”甘地说，“如果我被捕，您得照管这里的事情。”

“会的，”巴巴承诺，“我负责解决这一切自治斗争，但有一个条件：这一切解决后，你跟我去美国。”

甘地听此欣喜不已，立即向巴巴伸出手，说：“我保证。”

一群印度政治家站在不远处，听他们谈话。听到甘地对巴巴的承诺，瓦拉巴伊·帕特尔插口说：

“可是巴卜吉，你作保证时，考虑到我们，征求过我们在这些事情上的意见了吗？”

甘地转向瓦拉巴伊，答：“独立斗争一旦解决，谁还会在乎你我？那时，我想怎么生活乃是美赫巴巴和我之间的问题。我已经许诺。”随后转向巴巴，问：“是不是？”

“是，你已许诺，以前还曾一度许诺，离政后就来和我一起生活。”

“但要在斗争结束后。那一天何时来临？”甘地叹息。

接着问巴巴：“从这儿您打算去哪里？纳西科？”

“对，纳西科。”

“那我有一个请求。我听说大批的贱族要去纳西科见您。您能否告诉他们，他们掀起的进神庙风暴是徒劳无益的？安贝卡博士成为他们的领袖。他受过教育，但因种姓制度和偏见等古老陋习，印度教社会并不支持同情他，试图将他排挤在外。出于报复，他发起这个贱族事业运动，试图激起他们对婆罗门的敌意。”

甘地继续说：“我准备为贱族战斗到最后一息，我要摧毁不可接触性这个偏见——从根到枝叶。我要让他们与印度教社会和宗教合一并融入其他种姓。但他们现在试图建立一个独立阶层——贱族，要求分别选举和政府承认，而这正是我要废除的东西。”

巴巴回答：“我已建议这些来见我的贱族及领袖。我打算建议他们不用暴力去争取权利。在纳西科，婆罗门和贱族双方领袖都来我这里求助。”

甘地说：“这就是我向您提这个要求的原因。我相信他们会听您的，遵照您的建议。因此，我请求您调解他们。这是一项重要工作。我相信安贝卡博士会听您的。”

巴巴让甘地放心，说他会这么做。美赫巴巴拥抱甘地，并向其他政治家致意，随即离去。与巴巴会面后次日，甘地被捕入狱。

在此后的年间，直到1948年甘地遇刺，巴巴继续遣禅吉、拉姆玖·阿卜度拉或C·D·德希穆克，给甘地送去具体讯息。甘地也继续回信给巴巴。但他们之间未发生进一步的会面。每次禅吉拜访，甘地当时不管有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同禅吉交谈，询问美赫巴巴及他的活动情况。

世人从不知圣雄甘地对美赫巴巴的爱，也不知巴巴对甘地的关注。最后，巴巴敦促甘地来他这里，警告他有生命危险。注定如此，甘地被子弹击中时，在最后一刻喊道：“啊上帝！啊上帝！”重要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个灵魂——甘地：三次人生后，他将成为至师。

比解放百万奴隶更伟大的，

是一个灵魂在成道中的解脱。

比宇宙创造更伟大的，

是人成为神的完美。

比人之完美更伟大的，

是大师的缔造者

——永恒阿瓦塔。